

三國志

晉 陳 壽 撰
宋 裴 松 之 注

三國志

第 二 册
卷一〇至卷二〇（魏書一二）

中 華 書 局

三國志卷十

魏書十

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

荀彧字文若，潁川潁陰人也。祖父淑，字季和，朗陵令。當漢順、桓之間，知名當世。有子八人，號曰八龍。彧父緄，濟南相。叔父爽，司空。〔一〕

〔一〕續漢書曰：淑有高才，王暢、李膺皆以爲師，爲朗陵侯相，號稱神君。

張璠漢紀曰：淑博學有高行，與李固、李膺同志友善，拔李昭於小吏，友黃叔度于幼童。以賢良方正徵，對策譏切梁氏，出補朗陵侯相，卒官。八子：儉、緄、燾、詵、爽、肅、璆。音數。爽字慈明，幼好學，年十二，通春秋、論語，耽思經典，不應徵命，積十數年。董卓秉政，復徵爽，爽欲遁去，吏持之急。詔下郡，卽拜平原相。行至苑陵，又追拜光祿勳。視事三日，策拜司空。爽起自布衣，九十五日而至三公。淑舊居西豪里，縣令苑康曰：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，署其里爲高陽里。靖字叔慈，亦有至德，名幾亞爽，隱居終身。

皇甫謐逸士傳：或問許子將，靖與爽孰賢？子將曰：二人皆玉也，慈明外朗，叔慈內潤。」

彧年少時，南陽何顒異之，曰：「王佐才也。」〔二〕永漢元年，舉孝廉，拜守宮令。董卓之

亂，求出補吏。除亢父令，遂棄官歸，謂父老曰：「潁川，四戰之地也，天下有變，常爲兵衝，宜亟去之，無久留。」鄉人多懷土猶豫，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，莫有隨者，彧獨將宗族至冀州。而袁紹已奪馥位，待彧以上賓之禮。彧弟諶及同郡辛評、郭圖，皆爲紹所任。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，時太祖爲奮武將軍，在東郡，初平二年，彧去紹從太祖。太祖大悅，曰：「吾之子房也。」以爲司馬，時年二十九。是時，董卓威陵天下，太祖以問彧，彧曰：「卓暴虐已甚，必以亂終，無能爲也。」卓遣李傕等出關東，所過虜略，至潁川、陳留而還。鄉人留者多見殺略。明年，太祖領兗州牧，後爲鎮東將軍，彧常以司馬從。興平元年，太祖征陶謙，任彧留事。會張邈、陳宮以兗州反，潛迎呂布。布既至，邈乃使劉翊告彧曰：「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，宜亟供其軍食。」衆疑惑。彧知邈爲亂，卽勒兵設備，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，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。時太祖悉軍攻謙，留守兵少，而督將大吏多與邈、宮通謀。惇至，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，衆乃定。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，或言與呂布同謀，衆甚懼。貢求見彧，彧將往。惇等曰：「君，一州鎮也，往必危，不可。」彧曰：「貢與邈等，分非素結也，今來速，計必未定；及其未定說之，縱不爲用，可使中立，若先疑之，彼將怒而成計。」貢見彧無懼意，謂鄆城未易攻，遂引兵去。又與程昱計，使說范、東阿，卒全三城，以待太祖。太祖自徐州還，擊布濮陽，布東走。二年夏，太祖軍乘氏，大饑，人相食。

〔一〕典略曰：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，公明不娶，轉以與或。父緄慕衡勢，爲或娶之。或爲論者所譏。臣松之案：漢紀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，計或于時年始二歲，則或婚之日，衡之沒久矣。慕勢之言爲不然也。臣松之又以爲緄八龍之一，必非苟得者也，將有逼而然，何云慕勢哉？昔鄭忽以違齊致譏，雋生以拒霍見美，致譏在於失援，見美嘉其慮遠，並無交至之害，故得各全其志耳。至於閼豎用事，四海屏氣；左悺、唐衡，殺生在口。故于時諺云「左迴天，唐獨坐」，言威權莫二也。順之則六親以安，忤違則大禍立至；斯誠以存易亡，蒙恥期全之日。昔蔣詡姻于王氏，無損清高之操，緄之此婚，庸何傷乎！

陶謙死，太祖欲遂取徐州，還乃定布。或曰：「昔高祖保關中，光武據河內，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，進足以勝敵，退足以堅守，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。將軍本以兗州首事，平山東之難，百姓無不歸心悅服。且河、濟，天下之要地也，今雖殘壞，猶易以自保，是亦將軍之關中、河內也，不可以不先定。今以破李封、薛蘭，若分兵東擊陳宮，宮必不敢西顧，以其閒勒兵收熟麥，約食畜穀，一舉而布可破也。破布，然後南結揚州，共討袁術，以臨淮、泗。若舍布而東，多留兵則不足用，少留兵則民皆保城，不得樵採。布乘虛寇暴，民心益危，唯鄆城、范、衛可全，其餘非己之有，是無兗州也。若徐州不定，將軍當安所歸乎？且陶謙雖死，徐州未易亡也。彼懲往年之敗，將懼而結親，相爲表裏。今東方皆以收麥，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，將軍攻之不拔，略之無獲，不出十日，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。」〔二〕前討徐州，威罰

實行，^{〔三〕}其子弟念父兄之恥，必人自爲守，無降心，就能破之，尙不可有也。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，以大易小可也，以安易危可也，權一時之勢，不患本之不固可也。今三者莫利，願將軍熟慮之。」太祖乃止。大收麥，復與布戰，分兵平諸縣。布敗走，兗州遂平。

〔二〕臣松之以爲于時徐州未平，兗州又叛，而云十萬之衆，雖是抑抗之言，要非寡弱之稱。益知官渡之役，不得云兵不滿萬也。

〔三〕曹瞞傳云：自京師遭董卓之亂，人民流移東出，多依彭城間。遇太祖至，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，水爲不流。陶謙帥其衆軍武原，太祖不得進。引軍從泗南攻取慮、睢陵、夏丘諸縣，皆屠之；雞犬亦盡，墟邑無復行人。

建安元年，太祖擊破黃巾。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。太祖議奉迎都許，或以山東未平，韓暹、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，北連張楊，未可卒制。彧勸太祖曰：「昔〔晉文〕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」，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。自天子播越，將軍首唱義兵，徒以山東擾亂，未能遠赴關右，然猶分遣將帥，蒙險通使，雖禦難于外，乃心無不在王室，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。今車駕旋軫，〔東京〕榛蕪，義士有存本之思，百姓感舊而增哀。誠因此時，奉主上以從民望，大順也；秉至公以服雄傑，大略也；扶弘義以致英俊，大德也。天下雖有逆節，必不能爲累，明矣。韓暹、楊奉其敢爲害！若不時定，四方生心，後雖慮之，無及。」太祖遂至洛陽，奉迎天子都許。天子拜太祖大將軍，進彧爲漢侍中，守尙書令。常居中持重，〔二〕太

祖雖征伐在外，軍國事皆與彧籌焉。太祖問彧：「誰能代卿爲我謀者？」彧言「荀攸、鍾繇」。先是，彧言策謀士，進戲志才。志才卒，又進郭嘉。太祖以彧爲知人，諸所進達皆稱職，唯嚴象爲揚州，韋康爲涼州，後敗亡。（三）

〔二〕典略曰：彧折節下士，坐不累席。其在臺閣，不以私欲撓意。彧有羣從一人，才行實薄，或謂彧：「以君當事，不可不以某爲議郎邪？」彧笑曰：「官者所以表才也，若如來言，衆人其謂我何邪！」其持心平正皆類此。

〔三〕典略曰：彧爲人偉美。又平原禰衡傳曰：衡字正平，建安初，自荊州北游許都，恃才傲逸，臧否過差，見不如己者不與語，人皆以是憎之。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才，上書薦之曰：「淑質貞亮，英才卓犖。初涉藝文，升堂覩奧；目所一見，輒誦於口，耳所暫聞，不忘於心。性與道合，思若有神。弘羊心計，安世默識，以衡準之，誠不足怪。」衡時年二十四。是時許都雖新建，尙饒人士。衡嘗書一刺懷之，字漫滅而無所適。或問之曰：「何不從陳長文、司馬伯達乎？」衡曰：「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！」又問曰：「當今許中，誰最可者？」衡曰：「大兒有孔文舉，小兒有楊德祖。」又問：「曹公、荀令君、趙盪寇皆足蓋世乎？」衡稱曹公不甚多；又見荀有儀容，趙有腹尺，因答曰：「文若可借面弔喪，稚長可使監廚請客。」其意以爲荀但有貌，趙健啖肉也。於是衆人皆切齒。衡知衆不悅，將南還荊州。裝束臨發，衆人爲祖道，先設供帳於城南，自共相誡曰：「衡數不遜，今因其後到，以不起報之。」及衡至，衆人皆坐不起，衡乃號咷大哭。衆人問其故，衡曰：「行屍柩之間，能不悲乎？」衡南見劉表，表甚禮之。將軍黃祖屯夏口，祖子射與衡善，隨到夏口。祖嘉其才，每在坐，席有異賓，介使與衡談。後衡驕蹇，答祖言俳優饒言，祖以爲罵己也，大怒，顧伍伯捉頭出。左右遂扶以去，拉而殺之。

臣松之以本傳不稱或容貌，故載典略與衡傳以見之。又潘勗爲或碑文，稱或「瓌姿奇表」。張衡文士傳曰：孔融數薦衡于太祖，欲與相見，而衡疾惡之，意常憤懣。因狂疾不肯往，而數有言論。太祖聞其名，圖欲辱之，乃錄爲鼓吏〔史〕。後至八月朝，大宴，賓客並會。時鼓吏〔史〕擊鼓過，皆當脫其故服，易着新衣。次衡，衡擊爲漁陽參過，容態不常，音節殊妙。坐上賓客聽之，莫不慷慨。過不易衣，吏呵之，衡乃當太祖前，以次脫衣，裸身而立，徐徐乃著褌帽畢，復擊鼓參過，而顏色不忤。太祖大笑，告四坐曰：「本欲辱衡，衡反辱孤。」至今有漁陽參過，自衡造也。融深責衡，并宣太祖意，欲令與太祖相見。衡許之，曰：「當爲卿往。」至十月初，融先見太祖，說「衡欲求見」。至日晏，衡著布單衣，〔疏巾〕〔練布〕履，坐太祖營門外，以杖捶地，數罵太祖。太祖敕外廩急具精馬三匹，并騎二人，謂融曰：「衡豎子，乃敢爾！孤殺之無異於雀鼠，顧此人素有虛名，遠近所聞，今日殺之，人將謂孤不能容。今送與劉表，視卒當何如？」乃令騎以衡置馬上，兩騎扶送至南陽。

傅子曰：「衡辯于言而剋于論，見荊州牧劉表日，所以自結于表者甚至，表悅之以爲上賓。衡稱表之美盈口，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。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，曰：「衡稱將軍之仁，西伯不過也，唯以爲不能斷；終不濟者，必由此也。」是言實指表智短，而非衡所言也。表不詳察，遂疏衡而逐之。衡以交絕于劉表，智窮于黃祖，身死名滅，爲天下笑者，譖之者有形也。

〔三〕三輔決錄〔注〕曰：象字文則，京兆人。少聰博，有膽智。以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，會術病卒，因以爲揚州刺史。建安五年，爲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，時年三十八。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，恐時人不盡其意，故隱其書，唯以示象。

康字元將，亦京兆人。孔融與康父端書曰：「前日元將來，淵才亮茂，雅度弘毅，偉世之器也。昨日仲將又來，懿

性貞實，文敏篤誠，保家之主也。不意雙珠，近出老蚌，甚珍貴之。」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，康代爲涼州刺史，時人榮之。後爲馬超所圍，堅守歷時，救軍不至，遂爲超所殺。仲將名誕，見劉邵傳。

自太祖之迎天子也，袁紹內懷不服。紹既并河朔，天下畏其彊。太祖方東憂呂布，南拒張繡，而繡敗太祖軍於宛。紹益驕，與太祖書，其辭悖慢。太祖大怒，出入動靜變於常，衆皆謂以失利於張繡故也。鍾繇以問彧，彧曰：「公之聰明，必不追咎往事，殆有他慮。」則見太祖問之，太祖乃以紹書示彧，曰：「今將討不義，而力不敵，何如？」彧曰：「古之成敗者，誠有其才，雖弱必彊，苟非其人，雖彊易弱，劉、項之存亡，足以觀矣。今與公爭天下者，唯袁紹爾。紹貌外寬而內忌，任人而疑其心，公明達不拘，唯才所宜，此度勝也。紹遲重少決，失在後機，公能斷大事，應變無方，此謀勝也。紹御軍寬緩，法令不立，士卒雖衆，其實難用，公法令既明，賞罰必行，士卒雖寡，皆爭致死，此武勝也。紹憑世資，從容飾智，以收名譽，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，公以至仁待人，推誠心不爲虛美，行己謹儉，而與有功者無所忤惜，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，此德勝也。夫以四勝輔天子，扶義征伐，誰敢不從？紹之彊其何能爲！」太祖悅。彧曰：「不先取呂布，河北亦未易圖也。」太祖曰：「然。吾所惑者，又恐紹侵擾關中，亂羌、胡，南誘蜀漢，是我獨以兗、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。爲將奈何？」彧曰：「關中將帥以十數，莫能相一，唯韓遂、馬超最彊。彼見山東方爭，必各擁衆自

保。今若撫以恩德，遣使連和，相持雖不能久安，比公安定山東，足以不動。鍾繇可屬以西事。則公無憂矣。」

三年，太祖既破張繡，東禽呂布，定徐州，遂與袁紹相拒。孔融謂彧曰：「紹地廣兵彊，田豐、許攸，智計之士也，爲之謀；審配、逢紀，盡忠之臣也，任其事；顏良、文醜，勇冠三軍，統其兵，殆難克乎！」彧曰：「紹兵雖多而法不整。田豐剛而犯上，許攸貪而不治。審配專而無謀，逢紀果而自用，此二人留知後事，若攸家犯其法，必不能縱也，不縱，攸必爲變。顏良、文醜，一夫之勇耳，可一戰而禽也。」五年，與紹連戰。太祖保官渡，紹圍之。太祖軍糧方盡，書與彧，議欲還許以引紹。彧曰：「今軍食雖少，未若楚、漢在滎陽、成皋閒也。是時劉、項莫肯先退，先退者勢屈也。公以十分居一之衆，畫地而守之，扼其喉而不得進，已半年矣。情見勢竭，必將有變，此用奇之時，不可失也。」太祖乃住。遂以奇兵襲紹別屯，斬其將淳于瓊等，紹退走。審配以許攸家不法，收其妻子，攸怒叛紹；顏良、文醜臨陣授首；田豐以諫見誅：皆如彧所策。

六年，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，糧少，不足與河北相支，欲因紹新破，以其閒擊討劉表。彧曰：「今紹敗，其衆離心，宜乘其困，遂定之；而背兗、豫，遠師江、漢，若紹收其餘燼，承虛以出人後，則公事去矣。」太祖復次于河上。紹病死。太祖渡河，擊紹子譚，尙，而高幹、郭

援侵略河東，關右震動，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。語在繇傳。八年，太祖錄繇前後功，表封繇爲萬歲亭侯。〔二〕九年，太祖拔鄴，領冀州牧。或說太祖「宜復古置九州，則冀州所制者廣大，天下服矣。」太祖將從之，繇言曰：「若是，則冀州當得河東、馮翊、扶風、西河、幽、并之地，所奪者衆。前日公破袁尚，禽審配，海內震駭，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，守其兵衆也；今使分屬冀州，將皆動心。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；今聞此，以爲必以次見奪。一旦生變，雖有〔善守〕者，轉相脅爲非，則袁尚得寬其死，而袁譚懷貳，劉表遂保江、漢之間，天下未易圖也。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，然後修復舊京，南臨荊州，責貢之不入，則天下咸知公意，人人自安。天下大定，乃議古制，此社稷長久之利也。」太祖遂寢九州議。

〔二〕或別傳載太祖表曰：「臣聞慮爲功首，謀爲賞本，野績不越廟堂，戰多不踰國勳。是故曲阜之錫，不後營丘，蕭何之士，先於平陽。珍策重計，古今所尙。侍中守尙書令，繇積德累行，少長無悔，遭世紛擾，懷忠念治。臣自始舉義兵，周游征伐，與繇勳力同心，左右王略，發言授策，無施不效。繇之功業，臣由以濟，用披浮雲，顯光日月。陛下幸許，繇左右機近，忠恪祇順，如履薄冰，研精極銳，以撫庶事。天下之定，繇之功也。宜享高爵，以彰元勳。」繇固辭無野戰之勞，不通太祖表。太祖與繇書曰：「與君共事已來，立朝廷，君之相爲匡弼，君之相爲舉人，君之相爲建計，君之相爲密謀，亦以多矣。夫功未必皆野戰也，願君勿讓。」繇乃受。

是時荀攸常爲謀主。彧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，都督河北事。太祖之征袁尚也，高幹密遣兵謀襲鄴，衍逆覺，盡誅之，以功封列侯。^(一)太祖以女妻彧長子惲，後稱安陽公主。彧及攸並貴重，皆謙沖節儉，祿賜散之宗族知舊，家無餘財。十二年，復增彧邑千戶，合二千戶。^(二)

^(一)荀氏家傳曰：衍字休若，彧第三兄。彧第四兄譙，字友若，事見袁紹傳。陳羣與孔融論汝、穎人物，羣曰：「荀文若、公達、休若、友若、仲豫，當今並無對。」衍子紹，位至太僕。紹子融，字伯雅，與王弼、鍾會俱知名，爲洛陽令，參大將軍軍事，與弼、會論易、老義，傳於世。譙子閔，字仲茂，爲太子文學掾。時有甲乙疑論，閔與鍾繇、王朗、袁渙議各不同。文帝與繇書曰：「袁、王國士，更爲唇齒，荀閔勁悍，往來銳師，眞君侯之勍敵，左右之深憂也。」終黃門侍郎。閔從孫（惲）（惲）字景文，太子中庶子，亦知名。與賈充共定音律，又作易集解。仲豫名悅，朗陵長儉之少子，彧從父兄也。

張璠漢紀稱悅清虛沈靜，善於著述。建安初爲祕書監侍中，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，因事以明臧否，致有典要；其書大行于世。

^(二)彧別傳曰：太祖又表曰：「昔袁紹侵入郊甸，戰於官渡。時兵少糧盡，圖欲還許，書與彧議，彧不聽臣。建宜住之便，恢進討之規，更起臣心，易其愚慮，遂摧大逆，覆取其衆。此彧覩勝敗之機，略不世出也。及紹破敗，臣糧亦盡，以爲河北未易圖也，欲南討劉表。彧復止臣，陳其得失，臣用反旆，遂吞凶族，克平四州。向使臣退於官渡，紹必鼓行而前，有傾覆之形，無克捷之勢。後若南征，委棄亮、豫，利旣難要，將失本據。彧之二策，以亡爲存，以

禍致福，謀殊功異，臣所不及也。是以先帝貴指縱之功，薄搏獲之賞；古人尙帷幄之規，下攻拔之捷。前所賞錄，未副彧巍巍之勳，乞重平議，囑其尸邑。」彧深辭讓，太祖報之曰：「君之策謀，非但所表二事。前後謙沖，欲慕魯連先生乎？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。昔介子推有言『竊人之財，猶謂之盜』。況君密謀安衆，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！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，何取謙亮之多邪！」太祖欲表彧爲三公，彧使荀攸深讓，至于十數，太祖乃止。

太祖將伐劉表，問彧策安出，彧曰：「今華夏已平，南土知困矣。可顯出宛，葉而閒行輕進，以掩其不意。」太祖遂行。會表病死，太祖直趨宛，葉如彧計，表子琮以州逆降。

十七年，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，九錫備物，以彰殊勳，密以諮彧。彧以爲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，秉忠貞之誠，守退讓之實；君子愛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太祖由是心不能平。會征孫權，表請彧勞軍于譙，因輒留彧，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，參丞相軍事。太祖軍至濡須，彧疾留壽春，以憂薨，時年五十。諡曰敬侯。明年，太祖遂爲魏公矣。〔一〕

〔一〕魏氏春秋曰：太祖饋彧食，發之乃空器也，於是飲藥而卒。咸熙二年，贈彧太尉。

彧別傳曰：彧自爲尙書令，常以書陳事，臨薨，皆焚毀之，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。是時征役草創，制度多所興復，彧嘗言于太祖曰：「昔舜分命禹、稷、契、皋陶以揆庶績，教化征伐，並時而用。及高祖之初，金革方殷，猶舉民能善教訓者，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間，世祖有投戈講藝，息馬論道之事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。今公外定武功，內興文學，使干戈戢睦，大道流行，國難方弭，六禮俱治，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。旣立德立功，而又兼立言，誠仲尼述作之意；顯制度於當時，揚名於後世，豈不盛哉！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，以稽治化，於事未敏。宜

集天下大才通儒，考論六經，刊定傳記，存古今之學，除其煩重，以一聖真，並隆禮學，漸敦教化，則王道兩濟。」
或從容與太祖論治道，如此之類甚衆，太祖常嘉納之。或德行周備，非正道不用心，名重天下，莫不以爲儀表，海內英雋咸宗焉。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，吾自耳目所從聞見，逮百數十年間，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。前後所舉者，命世大才，邦昌則荀攸、鍾繇、陳羣，海內則司馬宣王，及引致當世知名郝慮、華歆、王朗、荀悅、杜襲、辛毗、趙儼之儔，終爲卿相，以十數人。取士不以一揆，戲志才、郭嘉等有負俗之譏，杜畿簡傲少文，皆以智策舉之，終各顯名。荀攸後爲魏尚書令，亦推賢進士。太祖曰：「二荀令之論人，久而益信，吾沒世不忘。」鍾繇以爲顏子既沒，能備九德，不貳其過，唯荀或然。或問繇曰：「君雅重荀君，比之顏子，自以不及，可得聞乎？」曰：「夫明君師臣，其次友之。以太祖之聰明，每有大事，常先諮之荀君，是則古師友之義也。吾等受命而行，猶或不盡，相去顧不遠邪！」

獻帝春秋曰：「董承之誅，伏后與父完書，言司空殺董承，帝方爲報怨。完得書以示或，或惡之，久隱而不言。完以示妻弟樊普，普封以呈太祖，太祖陰爲之備。或後恐事覺，欲自發之，因求使至鄴，勸太祖以女配帝。太祖曰：「今朝廷有伏后，吾女何得以配上，吾以微功見錄，位爲宰相，豈復賴女寵乎！」或曰：「伏后無子，性又凶邪，往常與父書，言辭醜惡，可因此廢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卿昔何不道之？」或陽驚曰：「昔已嘗爲公言也。」太祖曰：「此豈小事而吾忘之！」或又驚曰：「誠未語公邪！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，恐增內顧之念，故不言爾。」太祖曰：「官渡事後何以不言？」或無對，謝闕而已。太祖以此恨或，而外舍容之，故世莫得知。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，或意不同，欲言之於太祖。及齋壘書牘軍，飲饗禮畢，或留請閒。太祖知或欲言封事，揖而遣之，或遂不得言。或卒於壽春，壽春亡者告孫權，言太祖使或殺伏后，或不從，故自殺。權以露布於蜀，劉備聞之，曰：「老賊不死，禍亂未已。」

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或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，而方諛太祖云「昔已嘗言」。言既無徵，迴託以官渡之虞，俛仰之間，辭情頓屈，雖在庸人，猶不至此，何以玷累賢哲哉！凡諸云云，皆出自鄙俚，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。袁曜虛罔之類，此最爲甚也。

子惲，嗣侯，官至虎賁中郎將。初，文帝與平原侯植並有擬論，文帝曲禮事或。及或卒，惲又與植善，而與夏侯尚不穆，文帝深恨惲。惲早卒，子翹、翼，音翼。以外甥故猶寵待。惲弟俟，御史中丞，俟弟說，大將軍從事中郎，皆知名，早卒。說弟顗，咸熙中爲司空。惲子翹，嗣爲散騎常侍，進爵廣陽鄉侯，年三十薨。子顗嗣。翼官至中領軍，薨，諡曰貞侯，追贈驃騎將軍。子愷嗣。翼妻司馬景王、文王之妹也，二王皆與親善。咸熙中，開建五等，翼以著勳前朝，改封愷南頓子。愷四

〔一〕荀氏家傳曰：惲字長倩，俟字叔倩，說字曼倩，俟子寓，字景伯。世語曰：寓少與裴楷、王戎、杜默俱有名京邑，仕晉，位至尚書，名見顯著。子羽嗣，位至尚書。

〔二〕晉陽秋曰：顗字景倩，幼爲姊夫陳羣所異。博學洽聞，意思慎密。司馬宣王見顗，奇之，曰：「荀令君之子也。近見袁偏，亦曜卿之子也。」擢拜散騎侍郎。顗佐命晉室，位至太尉，封臨淮康公。嘗難鍾會「易無互體」，見稱於世。顗弟榮，字奉倩。何劭爲榮傳曰：榮字奉倩。榮諸兄並以儒術論議，而榮獨好言道，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聞，然則六籍雖存，固聖人之糠粃。榮兄俟難曰：「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，繫辭焉以盡言，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見哉？」榮答曰：「蓋理之微者，非物象之所舉也。今稱立象以盡意，此非通于意外者也，

繫辭焉以盡言，此非言乎繫表者也；斯則象外之意，繫表之言，固蘊而不出矣。」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。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。或立德高整，軌儀以訓物，而攸不治外形，慎密自居而已。粲以此言善攸，諸兄怒而不能迴也。太和初，到京邑與傅嘏談。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，宗致雖同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。裴徽通彼我之懷，爲二家騎驛，頃之，粲與嘏善。夏侯玄亦親。常謂嘏、玄曰：「子等在世塗間，功名必勝我，但識劣我耳！」嘏難曰：「能盛功名者，識也。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？」粲曰：「功名者，志局之所獎也。然則志局自一物耳，固非識之所獨濟也。我以能使子等爲貴，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也。」粲常以婦人者，才智不足論，自宜以色爲主。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，粲於是娉焉，容服帷帳甚麗，專房歡宴。歷年後，婦病亡，未殯，傅嘏往嘖 粲；粲不哭而神傷。嘏問曰：「婦人才色並茂爲難。子之娶也，遺才而好色。此自易遇，今何哀之甚？」粲曰：「佳人難再得！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，然未可謂之易遇。」痛悼不能已，歲餘亦亡，時年二十九。粲簡貴，不能與常人交接，所交皆一時俊傑。至葬夕，赴者裁十餘人，皆同時知名士也，哭之，感動路人。

〔三〕荀氏家傳曰：顏字溫伯，爲羽林右監，早卒。顏子崧，字景猷。晉陽秋稱崧少有志操，雅好文學，孝義和愛，在朝恪勤，位至左右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崧子羨，字令則，清和有才。尚公主，少歷顯位，年二十八爲北中郎將，徐、亮二州刺史，假節都督徐、亮、青三州諸軍事。在任十年，遇疾解職，卒於家，追贈驃騎將軍。羨、孫伯子，今御史中丞也。

〔四〕荀氏家傳曰：愷，晉武帝時爲侍中。

干寶晉紀曰：武帝使侍中荀勗、和嶠俱至東宮，觀察太子。勗還稱太子德識進茂，而嶠云聖質如初。孫盛曰：「遣荀勗，其餘語則同。」

臣松之案和嶠爲侍中，荀顗亡沒久矣。荀勗位亞台司，不與嶠同班，無緣方稱侍中。二書所云，皆爲非也。考其時位，愷是當之。愷位至征西大將軍。愷兄愷，少府。弟惲，護軍將軍，追贈車騎大將軍。

荀攸字公達，彥從子也。祖父彥，廣陵太守。〔一〕攸少孤。及彥卒，故吏張權求守彥墓。攸年十三，疑之，謂叔父衢曰：「此吏有非常之色，殆將有姦！」衢寤，乃推問，果殺人亡命。由是異之。〔二〕何進秉政，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。攸到，拜黃門侍郎。董卓之亂，關東兵起，卓徙都長安。攸與議郎鄭泰、何顥、侍中种輯、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：「董卓無道，甚於桀紂，天下皆怨之，雖資彊兵，實一匹夫耳。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，然後據殽、函，輔王命，以號令天下，此桓文之舉也。」事垂就而覺，收顥、攸繫獄，顥憂懼自殺。〔三〕攸言語飲食自若，會卓死得免。〔四〕棄官歸，復辟公府，舉高第，遷任城相，不行。攸以蜀漢險固，人民殷盛，乃求爲蜀郡太守，道絕不得至，駐荊州。

〔一〕荀氏家傳曰：彥字元智。兄昱，字伯脩。張璠漢紀稱昱、彥並傑俊有殊才。昱與李膺、王暢、杜密等號爲八俊，位至沛相。攸父彥，州從事。彥於彥爲從祖兄弟。

〔二〕魏書曰：攸年七八歲，衢曾醉，誤傷攸耳，而攸出入遊戲，常避護不欲令衢見。衢後聞之，乃驚其夙智如此。

荀氏家傳曰：衢子祈，字伯旗，與族父惲俱著名。祈與孔融論肉刑，惲與孔融論聖人優劣，並在融集。祈位至濟陰太守；惲後徵有道，至丞相祭酒。

〔三〕張璠漢紀曰：顓字伯求，少與郭泰、賈彪等遊學洛陽，泰等與同風好。顓顯名太學，於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、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。及黨事起，顓亦名在其中，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，所至皆交結其豪桀。顓既奇太祖而知荀彧，袁紹慕之，與爲奔走之友。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，顓常歲再三私入洛陽，從紹計議，爲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。而袁術亦豪俠，與紹爭名。顓未常造術，術深恨之。

漢末名士錄曰：術常於衆坐數顓三罪，曰：「王德彌先覺雋老，名德高亮，而伯求疎之，是一罪也。」許子遠凶淫之人，性行不純，而伯求親之，是二罪也。郭、賈寒賤，無他資業，而伯求肥馬輕裘，光耀道路，是三罪也。」陶丘洪曰：「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，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。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爲首，濟難則以子遠爲宗。且伯求嘗爲虞偉高手刃復仇，義名奮發。其怨家積財巨萬，文馬百駟，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，頓伏道路，此爲披其胸而假仇敵之刃也。」術意猶不平。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顯下，術發怒曰：「何伯求，凶德也，吾當殺之。」承曰：「何生英俊之士，足下善遇之，使延令名於天下。」術乃止。後黨禁解除，辟司空府。每三府掾屬會議，顓策謀有餘，議者皆自以爲不及。遷北軍中候，董卓以爲長史。後荀彧爲尙書令，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，使并置顓尸，而葬之於爽冢傍。

〔四〕魏書云：攸使人說卓得免，與此不同。

太祖迎天子都許，遣攸書曰：「方今天下大亂，智士勞心之時也，而顧觀變蜀漢，不已久乎！」於是徵攸爲汝南太守，入爲尙書。太祖素聞攸名，與語大悅，謂荀彧、鍾繇曰：「公達，非常人也，吾得與之計事，天下當何憂哉！」以爲軍師。建安三年，從征張繡。攸言於

太祖曰：「繡與劉表相恃爲彊，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，表不能供也，勢必離。不如緩軍以待之，可誘而致也；若急之，其勢必相救。」太祖不從，遂進軍之穰，與戰。繡急，表果救之。軍不利。太祖謂攸曰：「不用君言至是。」乃設奇兵復戰，大破之。

是歲，太祖自宛征呂布，^(一)至下邳，布敗退固守，攻之不拔，連戰，士卒疲，太祖欲還。攸與郭嘉說曰：「呂布勇而無謀，今三戰皆北，其銳氣衰矣。三軍以將爲主，主衰則軍無奮意。夫陳宮有智而遲，今及布氣之未復，宮謀之未定，進急攻之，布可拔也。」乃引沂、泗灌城，城潰，生禽布。

^(一)魏書曰：議者云表、繡在後而還襲呂布，其危必也。攸以爲表、繡新破，勢不敢動。布驍猛，又恃袁術，若縱橫淮、泗間，豪傑必應之。今乘其初叛，衆心未一，往可破也。太祖曰：「善。」比行，布以敗劉備，而臧霸等應之。

後從救劉延於白馬，攸畫策斬顏良。語在武紀。太祖拔白馬還，遣輜重循河而西。袁紹渡河追，卒與太祖遇。諸將皆恐，說太祖還保營，攸曰：「此所以禽敵，奈何去之！」太祖目攸而笑。遂以輜重餌賊，賊競奔之，陳亂。乃縱步騎擊，大破之，斬其騎將文醜，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。軍食方盡，攸言於太祖曰：「紹運車旦暮至，其將韓、莫銳而輕敵，擊可破也。」^(二)太祖曰：「誰可使？」攸曰：「徐晃可。」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，燒其輜重。會許攸來降，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，將驕卒惰，可要擊也。衆皆疑，唯攸與賈詡勸

太祖。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。太祖自將攻破之，盡斬瓊等。紹將張郃、高覽燒攻櫓降，紹遂棄軍走。郃之來，洪疑不敢受，攸謂洪曰：「郃計不用，怒而來，君何疑？」乃受之。

〔一〕臣松之案諸書，韓莫或作韓猛，或云韓若，未詳孰是。

七年，從討袁譚，尙於黎陽。明年，太祖方征劉表，譚、尙爭冀州。譚遣辛毗乞降請救，太祖將許之，以問羣下。羣下多以爲表彊，宜先平之，譚、尙不足憂也。攸曰：「天下方有事，而劉表坐保江、漢之間，其無四方志可知矣。袁氏據四州之地，帶甲十萬，紹以寬厚得衆，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，則天下之難未息也。今兄弟構惡，此勢不兩全。若有所并則力專，力專則難圖也。及其亂而取之，天下定矣，此時不可失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乃許譚和親，遂還擊破尙。其後譚叛，從斬譚於南皮。冀州平，太祖表封攸曰：「軍師荀攸，自初佐臣，無征不從，前後克敵，皆攸之謀也。」於是封陵樹亭侯。十二年，下令大論功行封，太祖曰：「忠正密謀，撫寧內外，文若是也。」公達其次也。」增邑四百，并前七百戶，〔二〕轉爲中軍師。魏國初建，爲尙書令。

〔一〕魏書曰：太祖自柳城還，過攸舍，稱述攸前後謀謨勞動，曰：「今天下事略已定矣，孤願與賢士大夫共饗其勞。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邑三萬戶，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。」

攸深密有智防，自從太祖征伐，常謀謨帷幄，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。〔二〕太祖每稱曰：

「公達外愚內智，外怯內勇，外弱內彊，不伐善，無施勞，智可及，愚不可及，雖顏子、甯武不能過也。」文帝在東宮，太祖謂曰：「荀公達，人之師表也，汝當盡禮敬之。」攸曾病，世子問病，獨拜牀下，其見尊異如此。攸與鍾繇善，繇言：「我每有所行，反覆思惟，自謂無以易；以咨公達，輒復過人意。」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，唯繇知之。繇撰集未就，會薨，故世不得盡聞也。」攸從征孫權，道薨。太祖言則流涕。」〔三〕

〔一〕魏書曰：攸姑子辛韜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。攸曰：「佐治爲袁譚乞降，王師自往平之，吾何知焉？」自是韜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也。

〔二〕臣松之案：攸亡後十六年，鍾繇乃卒，撰攸奇策，亦有何難？而年造八十，猶云未就，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於世，惜哉！

〔三〕魏書曰：時建安十九年，攸年五十八。計其年大或六歲。

魏書載太祖令曰：「孤與荀公達周游二十餘年，無毫毛可非者。」又曰：「荀公達真賢人也，所謂『溫良恭儉讓』以得之。」孔子稱『晏平仲善與人交，久而敬之』，公達卽其人也。」

傅子曰：或問近世大賢君子，答曰：「荀令君之仁，荀軍師之智，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。荀令君仁以立德，明以舉賢，行無詭譎，謀能應機。孟軻稱『五百年而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命世者』，其荀令君乎！太祖稱『荀令君之進善，不進不休，荀軍師之去惡，不去不止』也。」

長子緝，有攸風，早沒。次子適嗣，無子，絕。黃初中，紹封攸孫彪爲陵樹亭侯，邑三百

戶，後轉封丘陽亭侯。正始中，追諡曰敬侯。

賈詡字文和，武威姑臧人也。少時人莫知，唯漢陽閻忠異之，謂詡有良、平之奇。二察孝廉爲郎，疾病去官，西還至汧，道遇叛氏，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。詡曰：「我段公外孫也，汝別埋我，我家必厚贖之。」時太尉段熲，昔久爲邊將，威震西土，故詡假以懼氏。氏果不敢害，與盟而送之，其餘悉死。詡實非段甥，權以濟事，咸此類也。

〔一〕九州春秋曰：中平元年，車騎將軍皇甫嵩既破黃巾，威震天下。閻忠時罷信都令，說嵩曰：「夫難得而易失者，時也，時至而不旋踵者，機也，故聖人常順時而動，智者必因機以發。今將軍遭難得之運，蹈易解之機，而踐運不撫，臨機不發，將何以享大名乎？」嵩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忠曰：「天道無親，百姓與能，故有高人之功者，不受庸主之賞。今將軍授鉞於初春，收功於末冬，兵動若神，謀不再計，旬月之間，神兵電掃，攻堅易於折枯，摧敵甚於湯雪，七州席卷，屠三十六（萬）方，夷黃巾之師，除邪害之患，或封戶刻石，南向以報德，威震本朝，風馳海外。是以羣雄迴首，百姓企踵，雖湯武之舉，未有高於將軍者。身建高人之功，北面以事庸主，將何以圖安？」嵩曰：「心不忘忠，何爲不安？」忠曰：「不然。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，而棄三分之利，拒蒯通之忠，忽鼎峙之勢，利劍已揣其喉，乃歎息而悔，所以見烹於兒女也。今主勢弱於劉、項，將軍權重於淮陰，指麾可以振風雲，叱咤足以興雷電；赫然奮發，因危抵頽，崇恩以綏前附，振武以臨後服；徵冀方之士，動七州之衆，羽檄先馳於前，大軍震響於後，蹈蹟漳河，飲馬孟津，舉天網以網羅京都，誅闖宦之罪，除羣怨之積忿，解久危之倒懸。如此則攻守無堅城，不招

必影從，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，女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，沉厲智能之士，因迅風之勢，則大功不足合，八方不足同也。功業已就，天下已順，乃燎于上帝，告以天命，混齊六合，南面以制，移神器於己家，推亡漢以定祚，實神機之至決，風發之良時也。夫木朽不彫，世衰難佐，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，彫畫朽敗之木，猶逆坂而走丸，必不可也。方今權宦羣居，同惡如市，主上不自由，詔命出左右。如有至聰不察，機事不先，必與後悔，亦無及矣。」

嵩不從，忠乃亡去。

英雄記曰：涼州賊王國等起兵，共劫忠爲主，統三十六部，號車騎將軍。忠感慨發病而死。

董卓之入洛陽，詡以太尉掾爲平津都尉，遷討虜校尉。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，詡在輔軍。卓敗，輔又死，衆恐懼，校尉李傕、郭汜、張濟等欲解散，閒行歸鄉里。詡曰：「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，而諸君棄衆單行，卽一亭長能束君矣。不如率衆而西，所在收兵，以攻長安，爲董公報仇，幸而事濟，奉國家以征天下，若不濟，走未後也。」衆以爲然。傕乃西攻長安。語在卓傳。〔一〕後詡爲左馮翊，傕等欲以功侯之，詡曰：「此救命之計，何功之有！」固辭不受。又以爲尙書僕射，詡曰：「尙書僕射，官之師長，天下所望，詡名不素重，非所以服人也。縱詡昧于榮利，奈國朝何！」乃更拜詡尙書，典選舉，多所匡濟，傕等親而憚之。〔二〕會母喪去官，拜光祿大夫。傕、汜等鬪長安中，〔三〕傕復請詡爲宣義將軍。〔四〕傕等和，出天子，祐護大臣，詡有力焉。〔五〕天子旣出，詡上還印綬。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，〔六〕與詡同郡，遂去，惟託熲。詡素知名，爲熲軍所望。熲內恐其見奪，而外奉詡禮甚備，詡愈不自安。

〔一〕臣松之以爲傳稱「仁人之言，其利溥哉」！然則不仁之言，理必反是。夫仁功難著，而亂源易成，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。當是時，元惡旣梟，天地始開，致使厲階重結，大梗殷流，邦國遘殄悴之哀，黎民嬰周餘之酷，豈不由賈詡片言乎？詡之罪也，一何大哉！自古兆亂，未有如此之甚。

〔二〕獻帝紀曰：郭汜、樊稠與宦互相違戾，欲鬪者數矣。詡輒以道理責之，頗受詡言。

魏書曰：詡典選舉，多選舊名以爲令僕，論者以此多詡。

〔三〕獻帝紀曰：宦等與詡議，迎天子置其營中。詡曰：「不可。脅天子，非義也。」宦不聽。張繡謂詡曰：「此中不可久處，君胡不去？」詡曰：「吾受國恩，義不可背。卿自行，我不能也。」

〔四〕獻帝紀曰：宦時召羌、胡數千人，先以御物綵綵與之，又許以宮人婦女，欲令攻郭汜。羌、胡數來闕省門，曰：「天子在中邪！」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，今皆安在？」帝患之，使詡爲之方計。詡乃密呼羌、胡大帥飲食之，許以封爵重寶，於是皆引去。宦由此衰弱。

〔五〕獻帝紀曰：天子旣東，而李傕來追，王師敗績。司徒趙溫、太常王偉、衛尉周忠、司隸榮邵皆爲宦所嫌，欲殺之。詡謂宦曰：「此皆天子大臣，卿奈何害之？」宦乃止。

〔六〕典略稱煨在華陰時，脩農事，不虜略。天子東還，煨迎道貢遺周急。

獻帝紀曰：後以煨爲大鴻臚光祿大夫，建安十四年，以壽終。

張繡在南陽，詡陰結繡，繡遣人迎詡。詡將行，或謂詡曰：「煨待君厚矣，君安去之？」

詡曰：「煨性多疑，有忌詡意，禮雖厚，不可恃，久將爲所圖。我去必喜，又望吾結大援於外，

必厚吾妻子。繡無謀主，亦願得詡，則家與身必俱全矣。」詡遂往，繡執子孫禮，煨果善視其家。詡說繡與劉表連和。「太祖比征之，一朝引軍退，繡自追之。詡謂繡曰：「不可追也，追必敗。」繡不從，進兵交戰，大敗而還。詡謂繡曰：「促更追之，更戰必勝。」繡謝曰：「不用公言，以至於此。今已敗，奈何復追？」詡曰：「兵勢有變，亟往必利。」繡信之，遂收散卒赴追，大戰，果以勝還。問詡曰：「繡以精兵追退軍，而公曰必敗；退以敗卒擊勝兵，而公曰必剋。悉如公言，何其反而皆驗也？」詡曰：「此易知耳。將軍雖善用兵，非曹公敵也。軍雖新退，曹公必自斷後；追兵雖精，將既不敵，彼士亦銳，故知必敗。曹公攻將軍無失策，力未盡而退，必國內有故；已破將軍，必輕軍速進，縱留諸將斷後，諸將雖勇，亦非將軍敵，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。」繡乃服。是後，太祖拒袁紹於官渡，紹遣人招繡，并與詡書結援。繡欲許之，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：「歸謝袁本初，兄弟不能相容，而能容天下國士乎？」繡驚懼曰：「何至於此！」竊謂詡曰：「若此，當何歸？」詡曰：「不如從曹公。」繡曰：「袁彊曹弱，又與曹爲讎，從之如何？」詡曰：「此乃所以宜從也。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，其宜從一也。紹彊盛，我以少衆從之，必不以我爲重。曹公衆弱，其得我必喜，其宜從二也。夫有霸王之志者，固將釋私怨，以明德於四海，其宜從三也。願將軍無疑！」繡從之，率衆歸太祖。太祖見之，喜，執詡手曰：「使我信重於天下者，子也。」表詡爲執金吾，封

都亭侯，遷冀州牧。冀州未平，留參司空軍事。袁紹圍太祖於官渡，太祖糧方盡，問詡計焉。出，詡曰：「公明勝紹，勇勝紹，用人勝紹，決機勝紹，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，但顧萬全故也。必決其機，須臾可定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乃并兵出，圍擊紹三十餘里營，破之。紹軍大潰，河北平。太祖領冀州牧，徙詡爲太中大夫。建安十三年，太祖破荊州，欲順江東下。詡諫曰：「明公昔破袁氏，今收漢南，威名遠著，軍勢旣大；若乘舊楚之饒，以饗吏士，撫安百姓，使安土樂業，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。」太祖不從，軍遂無利。〔三〕太祖後與韓遂、馬超戰於渭南，超等索割地以和，并求任子。詡以爲可僞許之。又問詡計策，詡曰：「離之而已。」太祖曰：「解。」一承用詡謀。語在武紀。卒破遂、超，詡本謀也。

〔一〕傅子曰：「詡南見劉表，表以客禮待之。詡曰：『表，平世三公才也；不見事變，多疑無決，無能爲也。』」

〔二〕臣松之以爲詡之此謀，未合當時之宜。于時韓、馬之徒尙狼顧關右，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懷吳會，亦已明矣。彼荊州者，孫、劉之所必爭也。荊人服劉主之雄姿，憚孫權之武略，爲日旣久，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。故曹仁守江陵，敗不旋踵，何撫安之得行，稽服之可期？將此旣新平江、漢，威懾揚、越，資劉表水戰之具，藉荊楚櫟權之手，實震蕩之良會，廓定之大機。不乘此取吳，將安俟哉？至於赤壁之敗，蓋有運數。實由疾疫大興，以損凌厲之鋒，凱風自南，用成焚如之勢。天實爲之，豈人事哉？然則魏武之東下，非失算也。詡之此規，爲無當矣。魏武後克平張魯，蜀中一日數十驚，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止，由不用劉曄之計，以失席卷之會，斤石旣差，悔無所及，卽亦此事之類也。世咸謂劉計爲是，卽愈見實言之非也。

是時，文帝爲五官將，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，各有黨與，有奪宗之議。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，詡曰：「願將軍恢崇德度，躬素士之業，朝夕孜孜，不違子道。如此而已。」文帝從之，深自砥礪。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，詡嘿然不對。太祖曰：「與卿言而不答，何也？」詡曰：「屬適有所思，故不卽對耳。」太祖曰：「何思？」詡曰：「思袁本初、劉景升父子也。」太祖大笑，於是太子遂定。詡自以非太祖舊臣，而策謀深長，懼見猜疑，闔門自守，退無私交，男女嫁娶，不結高門，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。

文帝卽位，以詡爲太尉，^{〔一〕}進爵魏壽鄉侯，增邑三百，并前八百戶。又分邑二百，封小子訪爲列侯。以長子穆爲駙馬都尉。帝問詡曰：「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，吳、蜀何先？」對曰：「攻取者先兵權，建本者尙德化。陛下應期受禪，撫臨率土，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，則平之不難矣。吳、蜀雖蕞爾小國，依阻山水，劉備有雄才，諸葛亮善治國，孫權識虛實，陸議見兵勢，據險守要，汎舟江湖，皆難卒謀也。用兵之道，先勝後戰，量敵論將，故舉無遺策。臣竊料羣臣，無備、權對，雖以天威臨之，未見萬全之勢也。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，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。」文帝不納。後興江陵之役，士卒多死。詡年七十七，薨，謚曰肅侯。子穆嗣，歷位郡守。穆薨，子模嗣。^{〔三〕}

〔一〕魏略曰：文帝得詡之對太祖，故卽位首登上司。

荀勗別傳曰：晉司徒闕，武帝問其人於勗。答曰：「三公具瞻所歸，不可用非其人。昔魏文帝用賈詡爲三公，孫權笑之。」

〔三〕世語曰：模，晉惠帝時爲散騎常侍、護軍將軍，模子胤，胤弟龕，從弟疋，皆至大官，並顯於晉也。

評曰：荀彧清秀通雅，有王佐之風，然機鑒先識，未能充其志也。〔二〕荀攸、賈詡，庶乎算無遺策，經達權變，其良、平之亞歟！〔三〕

〔二〕世之論者，多譏彧協規魏氏，以傾漢祚；君臣易位，實彧之由。雖晚節立異，無救運移；功既違義，識亦疚焉。

陳氏此評，蓋亦同乎世識。臣松之以爲斯言之作，誠未得其遠大者也。彧豈不知魏武之志氣，非衰漢之貞臣哉？良以于時王道旣微，橫流已極，雄豪虎視，人懷異心，不有撥亂之資，仗順之略，則漢室之亡忽諸，黔首之類殄矣。夫欲翼讚時英，一匡屯運，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？是故經綸急病，若救身首，用能動于險中，至于大亨，蒼生蒙舟航之接，劉宗延二紀之祚，豈非荀生之本圖，仁恕之遠致乎？及至霸業旣隆，翦漢迹著，然後亡身殉節，以申素情，全大正於當年，布誠心於百代，可謂任重道遠，志行義立。謂之未充，其殆誣歟！

〔三〕臣松之以爲列傳之體，以事類相從。張子房青雲之士，誠非陳平之倫。然漢之謀臣，良、平而已。若不共列，則餘無所附，故前史合之，蓋其宜也。魏氏如詡之儔，其比幸多。詡不編程、郭之篇，而與二荀並列，失其類矣。且攸、詡之爲人，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！其照雖均，質則異焉。今荀、賈之評，共同一稱，尤失區別之宜也。

三國志卷十一

魏書十一

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

袁渙字曜卿，陳郡扶樂人也。父滂，爲漢司徒。^{〔一〕}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，而渙清靜，舉動必以禮。郡命爲功曹，郡中姦吏皆自引去。後辟公府，舉高第，遷侍御史。除譙令，不就。劉備之爲豫州，舉渙茂才。後避地江、淮間，爲袁術所命。術每有所咨訪，渙常正議，術不能抗，然敬之不敢不禮也。頃之，呂布擊術於阜陵，渙往從之，遂復爲布所拘留。布初與劉備和親，後離隙。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，渙不可，再三彊之，不許。布大怒，以兵脅渙曰：「爲之則生，不爲則死。」渙顏色不變，笑而應之曰：「渙聞唯德可以辱人，不聞以罵。使彼固君子邪，且不恥將軍之言，彼誠小人邪，將復將軍之意，則辱在此不在於彼。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，猶今日之事將軍也，如一旦去此，復罵將軍，可乎？」布慚而止。

^{〔一〕}袁宏漢紀曰：滂字公熙，純素寡欲，終不言人之短。當權寵之盛，或以同異致禍，滂獨中立於朝，故愛憎不及焉。

布誅，渙得歸太祖。^{〔二〕}渙言曰：「夫兵者，凶器也，不得已而用之。鼓之以道德，征之以

仁義，兼撫其民而除其害。夫然，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。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，民之欲安，甚於倒懸，然而暴亂未息者，何也？意者政失其道歟！渙聞明君善于救世，故世亂則齊之以義，時僞則鎮之以樸；世異事變，治國不同，不可不察也。夫制度損益，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。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於正，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，誠百王不易之道也。公明哲超世，古之所以得其民者，公既勤之矣，今之所以失其民者，公既戒之矣，海內賴公，得免於危亡之禍，然而民未知義，其惟公所以訓之，則天下幸甚！」太祖深納焉。拜爲沛南部都尉。

〔一〕袁氏世紀曰：布之破也，陳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，見太祖皆拜。渙獨高揖不爲禮，太祖甚嚴憚之。時太祖又給衆官車各數乘，使取布軍中物，唯其所欲。衆人皆重載，唯渙取書數百卷，資糧而已。衆人聞之，大慚。渙謂所親曰：「脫我以行陳，令軍發足以爲行糧而已，不以此爲我有。由是厲名也，大悔恨之。」太祖益以此重焉。

是時新募民開屯田，民不樂，多逃亡。渙白太祖曰：「夫民安土重遷，不可卒變，易以順行，難以逆動，宜順其意，樂之者乃取，不欲者勿彊。」太祖從之，百姓大悅。遷爲梁相。渙每敕諸縣：「務存鰥寡高年，表異孝子貞婦。常談曰『世治則禮詳，世亂則禮簡』，全在斟酌之間耳。方今雖擾攘，難以禮化，然在吾所以爲之。」爲政崇教訓，恕思而後行，外溫柔而內能斷。〔二〕以病去官，百姓思之。後徵爲諫議大夫、丞相軍祭酒。前後得賜甚多，皆散盡。

之家，無所儲，終不問產業，乏則取之於人，不爲讞察之行，然時人服其清。

〔一〕魏書曰：穀熟，長呂岐善、朱淵、爰津，遣使行學還，召用之，與相見，出署淵師友祭酒，津決疑祭酒。淵等因各歸家，不受署。岐大怒，將吏民收淵等，皆杖殺之，議者多非焉。渙教勿劾，主簿孫微等以爲「淵等罪不足死，長吏無專殺之義，孔子稱『唯器與名，不可以假人』」。謂之師友而加大戮，刑名相伐，不可以訓。」渙教曰：「主簿以不請爲罪，此則然矣。謂淵等罪不足死，則非也。夫師友之名，古今有之。然有君之師友，有士大夫之師友。夫君置師友之官者，所以敬其臣也；有罪加於刑焉，國之法也。今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，斯失之矣。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名，而加君誅臣之實，非其類也。夫聖哲之治，觀時而動，故不必循常，將有權也。聞者世亂，民陵其上，雖務尊君卑臣，猶或未也，而反長世之過，不亦謬乎！」遂不劾。

魏國初建，爲郎中令，行御史大夫事。渙言於太祖曰：「今天下大難已除，文武並用，長久之道也。以爲可大收篇籍，明先聖之教，以易民視聽，使海內斐然向風，則遠人不服，可以文德來之。」太祖善其言。時有傳劉備死者，羣臣皆賀；渙以嘗爲備舉吏，獨不賀。居官數年卒，太祖爲之流涕，賜穀二千斛，一教「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」，一教「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」，外不解其意。教曰：「以太倉穀者，官法也；以垣下穀者，親舊也。」又帝聞渙昔拒呂布之事，問渙從弟敏：「渙勇怯何如？」敏對曰：「渙貌似和柔，然其臨大節，處危難，雖責育不過也。」渙子侃，亦清粹閒素，有父風，歷位郡守尚書。〔二〕

〔二〕袁氏世紀曰：渙有四子，侃、寓、奧、準。侃字公然，論議清當，柔而不犯，善與人交。在廢興之間，人之所趣務者，

常謙退不爲也。時人以是稱之。歷位黃門選部郎，號爲清平。稍遷至尙書，早卒。寓字宣厚，精辯有機理，好道家之言，少被病，未官而卒。與字公榮，行足以厲俗，言約而理當，終於光祿勳。準字孝尼，忠信公正，不恥下問，唯恐人之不勝已。以世事多險，故常恬退而不取求進。著書十餘萬言，論治世之務，爲易、周官、詩傳，及論五經滯義，聖人之微言，以傳於世。此準之自序也。

荀綽九州記稱準有儁才，泰始中爲給事中。袁氏子孫世有名位，貴達至今。

初，渙從弟霸，公恪有功幹，魏初爲大司農，及同郡何夔並知名於時。而霸子亮，夔子曾，與侃復齊聲友善。亮貞固有學行，疾何晏、鄧颺等，著論以譏切之，位至河南尹、尙書。〔一〕霸弟徽，以儒素稱。遭天下亂，避難交州。司徒辟，不至。〔三〕徽弟敏，有武藝而好水功，官至河隄謁者。

〔一〕晉諸公贊曰：亮子粲，字儀祖，文學博識，累爲儒官，至尙書。

〔三〕袁宏漢紀曰：初，天下將亂，渙慨然歎曰：「漢室陵遲，亂無日矣。苟天下擾攘，逃將安之？若天未喪道，民以義存，唯彊而有禮，可以庇身乎！」徽曰：「古人有言：『知機其神乎！』見機而作，君子所以元吉也。天理盛衰，漢其亡矣！夫有大功必有大事，此又君子之所深識，退藏於密者也。且兵革旣興，外患必衆，徽將遠迹山海，以求免身。」及亂作，各行其志。

張範，字公儀，河內脩武人也。祖父歆，爲漢司徒。父延，爲太尉。太傅袁隗欲以女妻

範，範辭不受。性恬靜樂道，忽於榮利，徵命無所就。弟承，字公先，亦知名，以方正徵，拜議郎，遷伊闕都尉。董卓作亂，承欲合徒衆與天下共誅卓。承弟昭時爲議郎，適從長安來，謂承曰：「今欲誅卓，衆寡不敵，且起一朝之謀，戰阡陌之民，士不素撫，兵不練習，難以成功。卓阻兵而無義，固不能久；不若擇所歸附，待時而動，然後可以如志。」承然之，乃解印綬閒行歸家，與範避地揚州。袁術備禮招請，範稱疾不往，術不彊屈也。遣承與相見，術問曰：「昔周室陵遲，則有桓、文之霸；秦失其政，漢接而用之。今孤以土地之廣，士民之衆，欲徵福齊桓，擬迹高祖，何如？」承對曰：「在德不在彊。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，雖由匹夫之資，而興霸王之功，不足爲難。若苟僭擬，干時而動，衆之所棄，誰能興之？」術不悅。是時，太祖將征冀州，術復問曰：「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，敵十萬之衆，可謂不量力矣！子以爲何如？」承乃曰：「漢德雖衰，天命未改，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，雖敵百萬之衆可也。」術作色不懌，承去之。

太祖平冀州，遣使迎範。範以疾留彭城，遣承詣太祖，太祖表以爲諫議大夫。範子陵及承子戡爲山東賊所得，範直詣賊請二子，賊以陵還範。範謝曰：「諸君相還兒厚矣。夫人情雖愛其子，然吾憐戡之小，請以陵易之。」賊義其言，悉以還範。太祖自荊州還，範得見於陳，以爲議郎，參丞相軍事，甚見敬重。太祖征伐，常令範及邴原留，與世子居守。太祖

謂文帝：「舉動必諮此二人。」世子執子孫禮。救恤窮乏，家無所餘，中外孤寡皆歸焉。贈遺無所逆，亦終不用，及去，皆以還之。建安十七年卒。魏國初建，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，政化大行。太祖將西征，徵承參軍事，至長安，病卒。〔一〕

〔一〕魏書曰：文帝卽位，以範子參爲郎中。承孫邵，晉中護軍，與舅楊駿俱被誅。事見晉書。

涼茂字伯方，山陽昌邑人也。少好學，論議常據經典，以處是非。太祖辟爲司空掾，舉高第，補侍御史。時泰山多盜賊，以茂爲泰山太守，旬月之間，襁負而至者千餘家。〔二〕轉爲樂浪太守。公孫度在遼東，擅留茂，不遣之官，然茂終不爲屈。度謂茂及諸將曰：「聞曹公遠征，鄴無守備，今吾欲以步卒二萬，騎萬匹，直指鄴，誰能禦之？」諸將皆曰：「然。」〔三〕又顧謂茂曰：「於君意何如？」茂答曰：「比者海內大亂，社稷將傾，將軍擁十萬之衆，安坐而觀成敗，夫爲人臣者，固若是邪！曹公憂國家之危敗，愍百姓之苦毒，率義兵爲天下誅殘賊，功高而德廣，可謂無二矣。以海內初定，民始安集，故未責將軍之罪耳！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，則存亡之效，不崇朝而決。將軍其勉之！」諸將聞茂言，皆震動。良久，度曰：「涼君言是也。」後徵遷爲魏郡太守、甘陵相，所在有績。文帝爲五官將，茂以選爲長史，遷左軍師。魏國初建，遷尙書僕射，後爲中尉奉常。文帝在東宮，茂復爲太子太傅，甚見敬禮。卒官。〔三〕

〔一〕博物記曰：襪，織縷爲之，廣八寸，長尺二，以約小兒於背上，負之而行。

〔二〕臣松之案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，鄴無守備，則太祖定鄴後也。案度傳，度以建安九年卒，太祖亦以此年定鄴，自後遠征，唯有北征柳城耳。征柳城之年，度已不復在矣。

〔三〕英雄記曰：茂名在八友中。

國淵字子尼，樂安蓋人也。師事鄭玄。〔一〕後與邴原、管寧等避亂遼東。〔二〕既還舊土，太祖辟爲司空掾屬，每於公朝論議，常直言正色，退無私焉。太祖欲廣置屯田，使淵典其事。淵屢陳損益，相土處民，計民置吏，明功課之法，五年中倉廩豐實，百姓競勸樂業。太祖征關中，以淵爲居府長史，統留事。田銀、蘇伯反河間，銀等旣破，後有餘黨，皆應伏法。淵以爲非首惡，請不行刑。太祖從之，賴淵得生者千餘人。破賊文書，舊以一爲十，及淵上首級，如其實數。太祖問其故，淵曰：「夫征討外寇，多其斬獲之數者，欲以大武功，且示民聽也。河間在封域之內，銀等叛逆，雖克捷有功，淵竊恥之。」太祖大悅，遷魏郡太守。

〔一〕玄別傳曰：淵始未知名，玄稱之曰：「國子尼，美才也，吾觀其人，必爲國器。」

〔二〕魏書曰：淵篤學好古，在遼東，常講學於山巖，士人多推慕之，由此知名。

時有投書誹謗者，太祖疾之，欲必知其主。淵請留其本書，而不宣露。其書多引二京

賦，淵勅功曹曰：「此郡既大，今在都輦，而少學問者。其簡開解年少，欲造就師。」功曹差三人，臨遣引見，訓以「所學未及，二京賦，博物之書也，世人忽略，少有其師，可求能讀者從受之。」又密喻旨。旬日得能讀者，遂往受業。吏因請使作箋，比方其書，與投書人同手。收攝案問，具得情理。遷太僕，居列卿位，布衣蔬食，祿賜散之舊故宗族，以恭儉自守，卒官。

〔二〕魏書曰：太祖以其子泰爲郎。

田疇字子泰，右北平無終人也。好讀書，善擊劍。初平元年，義兵起，董卓遷帝于長安。幽州牧劉虞歎曰：「賊臣作亂，朝廷播蕩，四海俄然，莫有固志。身備宗室遺老，不得自同於衆。今欲奉使展效臣節，安得不辱命之士乎？」衆議咸曰：「田疇雖年少，多稱其奇。」疇時年二十二矣。虞乃備禮請與相見，大悅之，遂署爲從事，具其車騎。將行，疇曰：「今道路阻絕，寇虜縱橫，稱官奉使，爲衆所指名。願以私行，期於得達而已。」虞從之。疇乃歸，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。虞自出祖而遣之。〔二〕既取道，疇乃更上西關，出塞，傍北山，直趣朔方，循閒徑去，遂至長安致命。詔拜騎都尉。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，不可以荷佩榮寵，固辭不受。朝廷高其義。三府並辟，皆不就。得報，馳還，未至，虞已爲公孫瓚所害。疇至，謁祭虞墓，陳發章表，哭泣而去。瓚聞之大怒，購求獲疇，謂曰：

「汝何自哭劉虞墓，而不送章報於我也？」疇答曰：「漢室衰積，人懷異心，唯劉公不失忠節。章報所言，於將軍未美，恐非所樂聞，故不進也。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，既滅無罪之君，又讎守義之臣，誠行此事，則燕、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，豈忍有從將軍者乎！」瓚壯其對，釋不誅也。拘之軍下，禁其故人莫得與通。或說瓚曰：「田疇義士，君弗能禮，而又囚之，恐失衆心。」瓚乃縱遣疇。

（二）先賢行狀曰：疇將行，引虞密與議。疇因說虞曰：「今帝主幼弱，姦臣擅命，表上須報，懼失事機。且公孫瓚阻兵安忍，不早圖之，必有後悔。」虞不聽。

疇得北歸，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，掃地而盟曰：「君仇不報，吾不可以立於世！」遂入徐無山中，營深險平敞地而居，躬耕以養父母。百姓歸之，數年閒至五千餘家。疇謂其父老曰：「諸君不以疇不肖，遠來相就。衆成都邑，而莫相統一，恐非久安之道，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。」皆曰：「善。」同僉推疇。疇曰：「今來在此，非苟安而已，將圖大事，復怨雪恥。竊恐未得其志，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，偷快一時，無深計遠慮。疇有愚計，願與諸君共施之，可乎？」皆曰：「可。」疇乃爲約束相殺傷、犯盜、諍訟之法，法重者至死，其次抵罪，二十餘條。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，興舉學校講授之業，班行其衆，衆皆便之，至道不拾遺。北邊翕然服其威信，烏丸、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，疇悉撫納，令不爲寇。袁紹數遣使

招命，又卽授將軍印，因安輯所統，疇皆拒不〔當〕〔受〕。紹死，其子尙又辟焉，疇終不行。

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，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。建安十二年，太祖北征烏丸，未至，先遣使辟疇，又命田豫喻指。疇戒其門下趣治嚴。門人謂曰：「昔袁公慕君，禮命五至，君義不屈；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，何也？」疇笑而應之曰：「此非君所識也。」遂隨使者到軍，署司空戶曹掾，引見諮議。明日出令曰：「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。」卽舉茂才，拜爲碯令，不之官，隨軍次無終。時方夏水雨，而濱海沔下，寧滯不通，虜亦遮守蹊要，軍不得進。太祖患之，以問疇。疇曰：「此道，秋夏每常有水，淺不通車馬，深不載舟船，爲難久矣。舊北平郡治在平岡，道出盧龍，達于柳城；自建武以來，陷壞斷絕，垂二百載，而尙有微徑可從。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，不得進而退，懈弛無備。若嘿回軍，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，出空虛之地，路近而便，掩其不備，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乃引軍還，而署大木表于水側路傍曰：「方今暑夏，道路不通，且俟秋冬，乃復進軍。」虜候騎見之，誠以爲大軍去也。太祖令疇將其衆爲鄉導，上徐無山，出盧龍，歷平岡，登白狼堆，去柳城二百餘里，虜乃驚覺。單于身自臨陳，太祖與交戰，遂大斬獲，追奔逐北，至柳城。軍還入塞，論功行封，封疇亭侯，邑五百戶。〔二〕疇自以始爲居難，率衆遁逃，志義不立，反以爲利，非本意也，固讓。太祖知其至心，許而不奪。〔三〕

〔一〕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：「文雅優備，忠武又著，和於撫下，慎於事上，量時度理，進退合義。幽州始擾，胡、漢交萃，蕩析離居，靡所依懷。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，北拒盧龍，南守要害，清靜隱約，耕而後食，人民化從，咸共資奉。及袁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，遠結烏丸，與爲首尾，前後召疇，終不陷撓。後臣奉命，軍次易縣，疇長驅自到，陳討胡之勢，猶廣武之建燕策，薛公之度淮南。又使部曲持臣露布，出誘胡衆，漢民或因亡來，烏丸聞之，震蕩。王族出塞，塗由山中九百餘里，疇帥兵五百，啓導山谷，遂滅烏丸，蕩平塞表。疇文武有効，節義可嘉，誠應寵賞，以旌其美。」

〔二〕魏書載太祖令曰：「昔伯成棄國，夏后不奪，將欲便高尙之士，優賢之主，不止於一世也。其聽疇所執。」

遼東斬送袁尙首，令「三軍敢有哭之者斬」。疇以嘗爲尙所辟，乃往弔祭。太祖亦不問。〔三〕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。太祖賜疇車馬穀帛，皆散之宗族知舊。從征荊州還，太祖追念疇功殊美，恨前聽疇之讓，曰：「是成一人之志，而虧王法大制也。」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。〔四〕疇上疏陳誠，以死自誓。太祖不聽，欲引拜之，至于數四，終不受。有司劾疇狷介違道，苟立小節，宜免官加刑。太祖重其事，依違者久之。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，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，申胥逃賞，宜勿奪以優其節。尙書令荀彧、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爲可聽。〔五〕太祖猶欲侯之。疇素與夏侯惇善，太祖語惇曰：「且往以情喻之，自從君所言，無告吾意也。」惇就疇宿，如太祖所戒。疇揣知其指，不復發言。惇臨去，乃拊疇背曰：「田君，主意殷勤，曾不能顧乎！」疇答曰：「是何言之過也！疇，負義逃竄之人耳，蒙恩全活，

爲幸多矣。豈可賣盧龍之塞，以易賞祿哉？縱國私疇，疇獨不愧於心乎？將軍雅知疇者，猶復如此，若必不得已，請願效死刎首於前。」言未卒，涕泣橫流。惇具答太祖。太祖喟然知不可屈，乃拜爲議郎。年四十六卒。子又早死。文帝踐阼，高疇德義，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，以奉其嗣。

〔二〕臣松之以爲田疇不應袁紹父子之命，以其非正也。故盡規魏祖，建盧龍之策。致使袁尚奔迸，授首遼東，皆疇之由也。旣以明其爲賊，胡爲復弔祭其首乎？若以嘗被辟命，義在其中，則不應爲人設謀，使其至此也。疇此舉止，良爲進退無當，與王脩哭袁譚，貌同而心異也。

〔三〕先賢行狀載太祖命曰：「蔣令田疇，至節高尙，遭值州里戎夏交亂，引身深山，研精味道，百姓從之，以成都邑。袁賊之盛，命召不屈。慷慨守志，以徼眞主。及孤奉詔征定河北，遂服幽都，將定胡寇，時加禮命。疇卽受署，陳建攻胡蹊路所由，率齊山民，一時向化，開塞導送，供承使役，路近而便，令虜不意。斬蹋頓于白狼，遂長驅于柳城，疇有力焉。及軍入塞，將圖其功，表封亭侯，食邑五百，而疇懇惻，前後辭賞。出入三載，歷年未賜，此爲成一人之高，甚違王典，失之多矣。宜從表封，無久留吾過。」

〔四〕魏書載世子議曰：「昔蓬敖逃祿，傳載其美，所以激濁世，勵貪夫，賢於尸祿素餐之人也。故可得而小，不可得而毀。至于田疇，方斯近矣。免官加刑，於法爲重。」

魏略載敎曰：「昔夷、齊棄爵而譏武王，可謂愚闇，孔子猶以爲『求仁得仁』。疇之所守，雖不合道，但欲清高耳。使天下悉如疇志，卽墨翟兼愛尙同之事，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。外議雖善，爲復使令司隸以決之。」

魏書載荀彧議，以爲「君子之道，或出或處，期于爲善而已。故匹夫守志，聖人各因而成之」。鍾繇以爲「原思辭粟，仲尼不與，子路拒牛，謂之止善，雖可以激清勵濁，猶不足多也。疇雖不合大義，有益推讓之風，宜如世子議。」臣松之案呂氏春秋：「魯國之法，魯人有爲臣妾於諸侯，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。子貢贖人而辭不取金，孔子曰：『賜失之矣。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。』」子路拯溺者，其人拜之以牛，子路受之。孔子曰：『魯人必拯溺矣。』」案此語不與繇所引者相應，未詳爲繇之事誤邪，而事將別有所出〔耳〕？

王脩字叔治，北海營陵人也。年七歲喪母。母以社日亡，來歲鄰里社，脩感念母，哀甚。鄰里聞之，爲之罷社。年二十，游學南陽，止張奉舍。奉舉家得疾病，無相視者，脩親隱恤之，病愈乃去。初平中，北海孔融召以爲主簿，守高密令。高密孫氏素豪俠，人客數犯法。民有相劫者，賊入孫氏，吏不能執。脩將吏民圍之，孫氏拒守，吏民畏憚不敢近。脩令吏民：「敢有不攻者與同罪。」孫氏懼，乃出賊。由是豪彊懾服。脩讓邴原，融不聽。〔二〕時天下亂，遂不行。頃之，郡中有反者。脩聞融有難，夜往奔融。賊初發，融謂左右曰：「能冒難來，唯王脩耳！」言終而脩至。復署功曹。時膠東多賊寇，復令脩守膠東令。膠東人公沙盧宗彊，自爲營塹，不肯應發調。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，斬盧兄弟，公沙氏驚愕莫敢動。脩撫慰其餘，由是寇少止。融每有難，脩雖休歸在家，無不至。融常賴脩以免。

〔二〕融集有融答脩教曰：「原之賢也，吾已知之矣。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，堯不能用，舜實舉之。原可謂不患無位之

士。以遺後賢，不亦可乎！」脩重辭，融答曰：「掾清身絜己，歷試諸難，謀而鮮過，惠訓不倦。余嘉乃勲，應乃懿德，用升爾于王庭，其可辭乎！」

袁譚在青州，辟脩爲治中從事，別駕劉獻數毀短脩。後獻以事當死，脩理之，得免。時人益以此多焉。袁紹又辟脩除卽墨令，後復爲譚別駕。紹死，譚、尙有隙。尙攻譚，譚軍敗，脩率吏民往救譚。譚喜曰：「成吾軍者，王別駕也。」譚之敗，劉詢起兵漯陰，諸城皆應。譚歎息曰：「今舉州背叛，豈孤之不德邪！」脩曰：「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，此人不反，必來。」後十餘日，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，妻子爲賊所殺，譚更以統爲樂安太守。譚復欲攻尙，脩諫曰：「兄弟還相攻擊，是敗亡之道也。」譚不悅，然知其志節。後又問脩：「計安出？」脩曰：「夫兄弟者，左右手也。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，而曰『我必勝』，若是者可乎？夫棄兄弟而不親，天下其誰親之！屬有讒人，固將交鬪其間，以求一朝之利，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。若斬佞臣數人，復相親睦，以禦四方，可以橫行天下。」譚不聽，遂與尙相攻擊，請救於太祖。太祖旣破冀州，譚又叛。太祖遂引軍攻譚于南皮。脩時運糧在樂安，聞譚急，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。至高密，聞譚死，下馬號哭曰：「無君焉歸？」遂詣太祖，乞收葬譚屍。太祖欲觀脩意，默然不應。脩復曰：「受袁氏厚恩，若得收斂譚屍，然後就戮，無所恨。」太祖嘉其義，聽之。〔二〕以脩爲督軍糧，還樂安。譚之破，諸城皆服，唯管統以樂安

不從命。太祖命脩取統首，脩以統亡國之忠臣，因解其縛，使詣太祖。太祖悅而赦之。袁氏政寬，在職勢者多畜聚。太祖破鄴，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質以萬數。及破南皮，閱脩家，穀不滿十斛，有書數百卷。太祖歎曰：「士不妄有名。」乃禮辟爲司空掾，行司金中郎將，遷魏郡太守。爲治，抑彊扶弱，明賞罰，百姓稱之。魏國既建，爲大司農郎中令。太祖議行肉刑，脩以爲時未可行，太祖採其議。徙爲奉尙。其後嚴才反，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。脩聞變，召車馬未至，使將官屬步至宮門。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，曰：「彼來者必王叔治也。」相國鍾繇謂脩：「舊，京城有變，九卿各居其府。」脩曰：「食其祿，焉避其難？居府雖舊，非赴難之義。」頃之，病卒官。子忠，官至東萊太守、散騎常侍。初，脩識高柔于弱冠，異王基于幼童，終皆遠至，世稱其知人。（三）

（二）傳子曰：「太祖既誅袁譚，梟其首，令曰：「敢哭之者戮及妻子。」於是王叔治、田子泰相謂曰：「生受辟命，亡而不哭，非義也。畏死忘義，何以立世？」遂造其首而哭之，哀動三軍。軍正白行其戮，太祖曰：「義士也。」赦之。
臣松之案田疇傳，疇爲袁尙所辟，不被譚命。傳子合而言之，有違事實。

（三）魏略曰：脩爲司金中郎將，陳黃白異議，因奏記曰：「脩聞枳棘之林，無梁柱之質；涓流之水，無洪波之勢。是以在職七年，忠讜不昭於時，功業不見於事，欣於所受，俯慚不報，未嘗不長夜起坐，中飯釋餐。何者？力少任重，不堪而懼也。謹貢所議如左。」太祖甚然之，乃與脩書曰：「君澡身浴德，流聲本州，忠能成績，爲世美談，名實相

副，過人甚遠。孤以心知君，至深至熟，非徒耳目而已也。察觀先賢之論，多以鹽鐵之利，足贍軍國之用。昔孤初立司金之官，念非屈君，餘無可者。故與君教曰：『昔遏父陶正，民賴其器用，及子媯滿，建侯于陳；近桑弘羊，位至三公。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也』，是孤用君之本言也，或恐衆人未曉此意。自是以來，在朝之士，每得一顯選，常舉君爲首，及聞袁軍師衆賢之議，以爲不宜越君。然孤執心將有所底，以軍師之職，聞於司金，至於建功，重於軍師。孤之精誠，足以達君；君之察孤，足以不疑。但恐傍人淺見，以蠡測海，爲蛇畫足，將言前後百選，輒不用之，而使此君沉滯治官。張甲李乙，尙猶先之，此主人意待之不優之效也。孤懼有此空聲冒實，淫竈亂耳。假有斯事，亦庶鍾期不失聽也；若其無也，過備何害？昔宣帝察少府蕭望之之才任宰相，故復出之，令爲馮翊。從正卿往，似於左遷。上使侍中宣意曰：『君守平原淺，故復試君三輔，非有所間也。』孤揆先主中宗之意，誠備此事。既君崇勲業以副孤意。公叔文子與君俱升，獨何人哉！』後無幾而遷魏郡太守。

〔三〕王隱晉書曰：脩一子，名儀，字朱表，高亮雅直。司馬文王爲安東，儀爲司馬。東關之敗，文王曰：『近日之事，誰任其咎？』儀曰：『責在軍帥。』文王怒曰：『司馬欲委罪於孤邪？』遂殺之。子褒，字偉元。少立操尙，非禮不動。身長八尺四寸，容貌絕異。痛父不以命終，絕世不仕。立屋墓側，以教授爲務。旦夕常至墓前拜，輒悲號斷絕。墓前有一柏樹，褒常所攀援，涕泣所著，樹色與凡樹不同。讀詩至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悴」，未嘗不反覆流涕，泣下沾襟。家貧躬耕，計口而田，度身而蠶。諸生有密爲褒刈麥者，褒遂棄之；自是莫敢復佐刈者。褒門人爲本縣所役，求褒爲屬。褒曰：『卿學不足以庇身，吾德薄不足以蔭卿，屬之何益？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。』乃步擔乾飯，兒負鹽鼓，門徒從者千餘人。安丘令以爲見己，整衣出迎之於門。褒乃下道至土牛，磬折而立。云：『門生爲縣所役，故來送別。』執手涕泣而去。令卽放遣諸生，一縣以爲恥。同縣管彥，少有才力，未知名，褒獨以爲當

自達，常友愛之；男女各始生，共許爲婚。彥果爲西夷校尉。褒後更以女嫁人，彥弟馥問褒，褒曰：「吾薄志，願山藪自處，姊妹皆遠，吉凶斷絕，以此自誓。賢兄子葬父於帝都，此則洛陽之人也，豈吾欲婚之本指邪？」馥曰：「嫂，齊人也。當還臨淄。」褒曰：「安有葬父河南，隨（妻）（母）還齊，用意如此，何婚之有？」遂不婚。

邴春者，根矩之後也。少立志操，寒苦自居，負笈游學，身不停家，鄉邑翕然，以爲能係其先也。褒以爲春性險狹，慕名意多，終必不成，及後春果無學業，流離遠外，有識以此歸之。褒常以爲人所行，其當歸於善道，不可以己所能而責人所不能也。有致遺者，皆不受。及洛都傾覆，寇賊蠭起，褒宗親悉欲移江東，褒戀墳壠。賊大盛，乃南達泰山郡。褒思土不肯去，賊害之。

漢晉春秋曰：褒與濟南劉兆字延世，俱以不仕顯名。褒以父爲文王所濫殺，終身不應徵聘，未嘗西向坐，以示不臣於晉也。

魏略純固傳以脂習、王脩、龐涪、文聘、成公英、郭憲、單固七人爲一傳。其脩、涪、聘三人自各有傳，成公英別見張既傳，單固見王凌傳，餘習、憲二人列于脩傳後也。

脂習字元升，京兆人也。中平中仕郡，公府辟，舉高第，除太醫令。天子西遷及東詣許昌，習常隨從。與少府孔融親善。太祖爲司空，威德日盛，而融故以舊意，書疏倨傲。習常責融，欲令改節，融不從。會融被誅，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，莫敢收恤，而習獨往撫而哭之，曰：「文舉，卿捨我死，我當復與誰語者？」哀歎無已。太祖聞之，收習，欲理之，尋以其事直見原，徙許東土橋下。習後見太祖，陳謝前愆。太祖呼其字曰：「元升，卿故慷慨！」因問其居處，以新移徙，賜穀百斛。至黃初，詔欲用之，以其年老，然嘉其敦舊，有欒布之節，賜拜中散大夫。還家，年八十餘卒。

郭憲字幼簡，西平人，爲其郡右姓。建安中爲郡功曹，州辟不就，以仁篤爲一郡所歸。至十七年，韓約失衆，從羌中還，依憲。衆人多欲取約以微功，而憲皆責怒之，言：「人窮來歸我，云何欲危之？」遂擁護厚遇之。其後約病死，而田樂、陽逵等就斬約頭，當送之。逵等欲條疏憲名，憲不肯在名中，言我尙不忍生圖之，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？逵等乃止。時太祖方攻漢中，在武都，而逵等送約首到。太祖宿聞憲名，及視條疏，怪不在中，以問逵等，逵具以情對。太祖歎其志義，乃并表列與逵等並賜爵關內侯，由是名震隴右。黃初元年病亡。正始初，國家追嘉其事，復賜其子爵關內侯。

邴原字根矩，北海朱虛人也。少與管寧俱以操尙稱，州府辟命皆不就。黃巾起，原將家屬入海，住鬱洲山中。時孔融爲北海相，舉原有道。原以黃巾方盛，遂至遼東，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。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，盡收捕其家，政得脫。度告諸縣：「敢有藏政者與同罪。」政窘急，往投原，〔二〕原匿之月餘，時東萊太史慈當歸，原因以政付之。旣而謂度曰：「將軍前日欲殺劉政，以其爲己害。今政已去，君之害豈不除哉！」度曰：「然。」原曰：「君之畏政者，以其有智也。今政已免，智將用矣，尙奚拘政之家？不若赦之，無重怨。」度乃出之。原又資送政家，皆得歸故郡。原在遼東，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，游學之士，教授之聲，不絕。

〔二〕魏氏春秋曰：「政投原曰：『窮鳥入懷。』」原曰：「安知斯懷之可入邪？」

後得歸，太祖辟爲司空掾。原女早亡，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，太祖欲求合葬，原辭曰：「合葬，非禮也。」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，公之所以待原者，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。若聽明公之命，則是凡庸也，明公焉以爲哉？」太祖乃止，徙署丞相徵事。「崔琰爲東曹掾，記讓曰：「徵事邴原，議郎張範，皆秉德純懿，志行忠方，清靜足以厲俗，貞固足以幹事，所謂龍翰鳳翼，國之重寶。舉而用之，不仁者遠。」代涼茂爲五官將長史，閉門自守，非公事不出。太祖征吳，原從行，卒。」

〔一〕獻帝起居注曰：建安十五年，初置徵事二人，原與平原王烈俱以選補。

〔二〕原別傳曰：原十一而喪父，家貧，早孤。鄰有書舍，原過其旁而泣。師問曰：「童子何悲？」原曰：「孤者易傷，貧者易感。夫書者，必皆具有父兄者，一則羨其不孤，二則羨其得學，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。」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：「欲書可耳！」答曰：「無錢資。」師曰：「童子苟有志，我徒相教，不求資也。」於是遂就書。一冬之間，誦孝經、論語。自在童亂之中，巖然有異。及長，金玉其行。欲遠游學，詣安丘孫崧。崧辭曰：「君鄉里鄭君，君知之乎？」原答曰：「然。」崧曰：「鄭君學覽古今，博聞彊識，鉤深致遠，誠學者之師模也。君乃舍之，躡屣千里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。君似不知而曰然者，何？」原曰：「先生之說，誠可謂苦藥良鍼矣；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。人各有志，所規不同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，有入海而採珠者，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，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！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，君以僕爲西家愚夫邪？」崧辭謝焉。又曰：「亮、豫之士，吾多所識，未有若君者；當以書相分。」原重其意，難辭之，持書而別。原心以爲求師啓學，志高者通，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。書何

爲哉？乃藏書於家而行。原舊能飲酒，自行之後，八九年間，酒不向口。單步負笈，苦身持力，至陳留則師韓子助，潁川則宗陳仲弓，汝南則交范孟博，涿郡則親盧子幹。臨別，師友以原不飲酒，會米肉送原。原曰：「本能飲酒，但以荒思廢業，故斷之耳。今當遠別，因見貺餞，可一飲讌。」於是共坐飲酒，終日不醉。歸以書還孫崧，解不致書之意。後爲郡所召，署功曹主簿。時魯國孔融在郡，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，乃以鄭玄爲計掾，彭璆爲計吏，原爲計佐。融有所愛一人，常盛嗟歎之。後志望，欲殺之，朝吏皆請。時其人亦在坐，叩頭流血，而融意不解。原獨不爲請。融謂原曰：「衆皆請而君何獨不？」原對曰：「明府於某，本不薄也，常言歲終當舉之，此所謂『吾一子』也。如是，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，而今乃欲殺之。明府愛之，則引而方之於子，憎之，則推之欲危其身。原愚，不知明府以何愛之？以何惡之？」融曰：「某生于微門，吾成就其兄弟，拔擢而用之；某今孤負恩施。夫善則進之，惡則誅之，固君道也。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，舉一孝廉，旬月之間而殺之。夫君人者，厚薄何常之有！」原對曰：「仲遠舉孝廉，殺之，其義焉在？夫孝廉，國之俊選也。舉之若是，則殺之非也；若殺之是，則舉之非也。」詩云：『彼己之子，不遂其嬖。』蓋譏之也。語云：『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。』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」仲遠之惑甚矣。明府奚取焉？」融乃大笑曰：「吾直戲耳！」原又曰：「君子於其言，出乎身，加乎民；言行，君子之樞機也。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哉？」融無以答。是時漢朝陵遲，政以賄成，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。郡舉有道，融書喻原曰：「脩性保貞，清虛守高，危邦不入，久潛樂土。王室多難，西遷鎬京。聖朝勞謙，疇咨雋乂。我徂求定，策命懇惻。國之將隕，嫠不恤緯，家之將亡，緹縈跋涉，彼匹婦也，猶執此義。實望根矩，仁爲己任，授手援溺，振民於難。乃或晏晏居息，莫我肯顧，謂之君子，固如此乎！根矩，根矩，可以來矣！」原遂到遼東。遼東多虎，原之邑落獨無虎患。原嘗行而得遺錢，拾以繫樹枝，此錢既不見取，而繫錢者愈

多。問其故，答者謂之神樹。原惡其由己而成淫祀，乃辨之，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。後原欲歸鄉里，止於三山。孔融書曰：「隨會在秦，賈季在翟，諮仰靡所，歎息增懷。頃知來至，近在三山。詩不云乎，『來歸自鎬，我行永久』。今遣五官掾，奉問榜人舟楫之勞，禍福動靜告慰。亂階未已，阻兵之雄，若慕容皝。」原於是遂復反還。積十餘年，後乃遁還。南行已數日，而度甫覺。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，因曰：「邴君所謂雲中白鶴，非鶉鷄之網所能羅矣。又吾自遣之，勿復求也。」遂免危難。自反國土，原於是講述禮樂，吟咏詩書，門徒數百，服道數十。時鄭玄博學洽聞，註解典籍，故儒雅之士集焉。原亦自以高遠清白，頤志澹泊，口無擇言，身無擇行，故英偉之士向焉。是時海內清議，云青州有邴、鄭之學。魏太祖爲司空，辟原署東閣祭酒。太祖北伐三郡單于，還住昌國，燕士大夫。酒酣，太祖曰：「孤反，鄴守諸君必將來迎，今日明旦，度皆至矣。其不來者，獨有邴祭酒耳！」言訖未久，而原先至。門下通謁，太祖大驚喜，摩腹而起，遠出迎原曰：「賢者誠難測度！孤謂君將不能來，而遠自屈，誠副饑虛之心。」謁訖而出，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。太祖怪而問之，時荀文若在坐，對曰：「獨可省問邴耳！」太祖曰：「此君名重，乃亦傾士大夫心？」文若曰：「此一世異人，士之精藻，公宜盡禮以待之。」太祖曰：「固孤之宿心也。」自是之後，見敬益重。原雖在軍歷署，常以病疾，高枕里巷，終不當事，又希會見。河內張範，名公之子也，其志行有與原符，甚相親敬。令曰：「邴原名高德大，清規邈世，魁然而峙，不爲孤用。聞張子頗欲學之，吾恐造之者富，隨之者貧也。」魏太子爲五官中郎將，天下向慕，賓客如雲，而原獨守道持常，自非公事不妄舉動。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，原曰：「吾聞國危不事冢宰，君去不奉世子，此典制也。」於是乃轉五官長史，令曰：「子弱不才，懼其難正，貪欲相屈，以匡勵之。雖云利賢，能不惡惡！」太子燕會，衆賓百數十人，太子建議曰：「君父各有篤疾，有藥一丸，可救一人，當救君邪，父邪？」衆人紛紜，或父或君。時原在坐，不與此論。太子

諮之于原，原愕然對曰：「父也。」太子亦不復難之。

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、河南尹扶風龐迪以清賢稱，〔二〕永寧太僕東郡張閭以簡質聞。〔三〕

〔二〕荀綽冀州記曰：鉅鹿張鸞，字邵虎。祖父泰，字伯陽，有名於魏。父邈，字叔遼，遼東太守。著名自然好學論，在嵇康集。爲人弘深有遠識，恢恢然，使求之者莫之能測也。官歷二〔官〕〔宮〕，元康初爲城陽太守，未行而卒。

〔三〕杜恕著家戒稱閭曰：「張子臺，視之似鄙樸人，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閒何者爲美，何者爲好，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。作人如此，自可不富貴，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？世有高亮如子臺者，皆多力慕，體之不如也。」

管寧字幼安，北海朱虛人也。〔一〕年十六喪父，中表愍其孤貧，咸共贈貲，悉辭不受，稱財以送終。長八尺，美須眉。與平原華歆、同縣邴原相友，俱游學於異國，並敬善陳仲弓。天下大亂，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，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。度虛館以候之。既往見度，乃廬於山谷。時避難者多居郡南，而寧居北，示無遷志，後漸來從之。太祖爲司空，辟寧，度子康絕命不宣。〔三〕

〔一〕傅子曰：齊相管仲之後也。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，或適魯，或適楚。漢興有管少卿爲燕令，始家朱虛，世有名節，九世而生寧。

〔三〕傅子曰：寧往見度，語惟經典，不及世事。還乃因山爲廬，鑿坏爲室。越海避難者，皆來就之而居，旬月而成邑。遂講詩、書，陳俎豆，飾威儀，明禮讓，非學者無見也。由是度安其賢，民化其德。邴原性剛直，清議以格物，度已

下心不安之。寧謂原曰：「潛龍以不見成德，言非其時，皆招禍之道也。」密遣令西還。度庶子康代居郡，外以將軍太守爲號，而內實有王心，卑己崇禮，欲官寧以自鎮輔，而終莫敢發言，其敬憚如此。

皇甫謐高士傳曰：寧所居屯落，會井汲者，或男女雜錯，或爭井鬪鬪。寧患之，乃多買器，分置井傍，汲以待之，又不使知。來者得而怪之，問知寧所爲，乃各相責，不復鬪訟。鄰有牛暴寧田者，寧爲牽牛着涼處，自爲飲食，過於牛主。牛主得牛，大慚，若犯嚴刑。是以左右無鬪訟之聲，禮讓移于海表。

王烈者，字彥方，於時名聞在原、寧之右。辭公孫度長史，商賈自穢。太祖命爲丞相掾，徵事，未至，卒於海表。〔一〕

〔二〕先賢行狀曰：烈通識達道，秉義不回。以潁川陳太丘爲師，二子爲友。時潁川荀慈明、賈偉節、李元禮、韓元長皆就陳君學，見烈器業過人，歎服所履，亦與相親。由是英名著於海內。道成德立，還歸舊廬，遂遭父喪，泣淚三年。遇歲饑饉，路有餓殍，烈乃分釜庾之儲，以救邑里之命。是以宗族稱孝，鄉黨歸仁。以典籍娛心，育人爲務，遂建學校，敦崇庠序。其誘人也，皆不因其性氣，誨之以道，使之從善遠惡。益者不自覺，而大化隆行，皆成寶器。門人出入，容止可觀，時在市井，行步有異，人皆別之。州閭成風，咸競爲善。時國中有盜牛者，牛主得之。盜者曰：「我邂逅迷惑，從今已後將爲改過。子既已赦宥，幸無使王烈聞之。」人有以告烈者，烈以布一端遺之。或問：「此人既爲盜，畏君聞之，反與之布，何也？」烈曰：「昔秦穆公，人盜其駿馬食之，乃賜之酒。盜者不愛其死，以救穆公之難。今此盜人能悔其過，懼吾聞之，是知恥惡。知恥惡，則善心將生，故與布勸爲善也。」聞年之中，行路老父擔重，人代擔行數十里，欲至家，置而去，問姓名，不以告。頃之，老父復行，失劍於路。有人行而遇之，欲置而去，懼後人得之，劍主於是永失，欲取而購募，或恐差錯，遂守之。至暮，劍主還見之，前者代擔人也。老

父孳其袂，問曰：「子前者代吾擔，不得姓名，今子復守吾劍于路，未有若子之仁，請子告吾姓名，吾將以告王烈。」乃語之而去。老父以告烈，烈曰：「世有仁人，吾未之見。」遂使人推之，乃昔時盜牛人也。烈歎曰：「韶樂九成，虞賓以和；人能有感，乃至於斯也！」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。時人或訟曲直，將質於烈，或至塗而反，或望廬而還，皆相推以直，不敢使烈聞之。時國主皆親驂乘適烈私館，囑諮政令。察孝廉，三府並辟，皆不就。會董卓作亂，避地遼東，躬秉農器，編於四民，布衣蔬食，不改其樂。東域之人，奉之若君。時衰世弊，識真者少，朋黨之人，互相讒謗。自避世在東國者，多爲人所害，烈居之歷年，未嘗有患。使遼東強不淩弱，衆不暴寡，商賈之人，市不二價。太祖累徵召，遼東爲解而不遣。以建安二十三年癡疾，年七十八而終。

中國少安，客人皆還，唯寧晏然若將終焉。黃初四年，詔公卿舉獨行君子，司徒華歆薦寧。文帝卽位，徵寧，遂將家屬浮海還郡，公孫恭送之南郊，加贈服物。自寧之東也，度康、恭前後所資遺，皆受而藏諸。既已西渡，盡封還之。詔以寧爲太中大夫，固辭不受。明帝卽位，太尉華歆遜位讓寧，遂下詔曰：「太中大夫管寧，耽懷道德，服膺六藝，清虛足以侔古，廉白可以當世。曩遭王道衰缺，浮海遁居，大魏受命，則襁負而至，斯蓋應龍潛升之道，聖賢用舍之義。而黃初以來，徵命屢下，每輒辭疾，拒違不至。豈朝廷之政，與生殊趣，將安樂山林，往而不能反乎！夫以姬公之聖，而考德不降，則鳴鳥弗聞。」以秦穆之賢，猶思詢乎黃髮。況朕寡德，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！今以寧爲光祿勳。禮有大倫，君臣之道，不可廢也。望必速至，稱朕意焉。」又詔青州刺史曰：「寧抱道懷貞，潛翳海

隅，比下徵書，違命不至，盤桓利居，高尙其事。雖有素履幽人之貞，而失考父茲恭之義，使朕虛心引領歷年，其何謂邪？徒欲懷安，必肆其志，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！日逝月除，時方已過，澡身浴德，將以曷爲？仲尼有言：『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！』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，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，給安車、吏從、茵蓐、道上廚食，上道先奏。」寧稱草莽臣上疏曰：「臣海濱孤微，罷農無伍，祿運幸厚。橫蒙陛下纂承洪緒，德侔三皇，化溢有唐。久荷渥澤，積祀一紀，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。沈委篤痾，寢疾彌留，逋違臣隸顛倒之節，夙宵戰怖，無地自厝。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，八月甲申詔書徵臣，更賜安車、衣被、茵蓐，以禮發遣，光寵並臻，優命屢至，怔營竦息，悼心失圖。思自陳聞，申展愚情，而明詔抑割，不令稍脩章表，是以鬱滯，訖于今日。誠謂乾覆，恩有紀極，不意靈潤，彌以隆赫。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一月辛酉詔書，重賜安車、衣服，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，又特被璽書，以臣爲光祿勳，躬秉勞謙，引喻周、秦，損上益下。受詔之日，精魄飛散，靡所投死。臣重自省揆，德非園、綺而蒙安車之榮，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，案稅駑下，荷棟梁之任，垂沒之命，獲九棘之位，懼有朱博鼓妖之眚。又年疾日侵，有加無損，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。望慕閭闔，徘徊闕庭，謹拜章陳情，乞蒙哀省，抑恩聽放，無令骸骨填于衢路。」自黃初至于青龍，徵命相仍，常以八月賜牛酒。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：

「寧爲守節高乎，審老疾尙頓邪？」喜上言：「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，與寧鄰比，臣常使經營消息。貢說：『寧常著皂帽、布襦袴、布裙，隨時單複，出入閨庭，能自任杖，不須扶持。四時祠祭，輒自力強，改加衣服，著絮巾，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，親薦饌饋，跪拜成禮。寧少而喪母，不識形象，常特加觴，泫然流涕。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，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，闕於園圃。』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，獨自以生長潛逸，耆艾智衰，是以棲遲，每執謙退。此寧志行所欲必全，不爲守高。」〔五〕

〔二〕傅子曰：是時康又已死，嫡子不立而立弟恭，恭懦弱，而康孽子淵有雋才。寧曰：「廢嫡立庶，下有異心，亂之所由起也。」乃將家屬乘海卽受徵。寧在遼東，積三十七年乃歸，其後淵果襲奪恭位，叛國家而南連吳，僭號稱王，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。遼東之死者以萬計，如寧所籌。寧之歸也，海中遇暴風，船皆沒，唯寧乘船自若。時夜風晦冥，船人盡惑，莫知所泊。望見有火光，輒趣之，得島。島無居人，又無火燼，行人咸異焉，以爲神光之祐也。皇甫謐曰：「積善之應也。」

〔三〕傅子曰：寧上書天子，且以疾辭，曰：「臣聞傳說發夢，以感殷宗，呂尚啓兆，以動周文，以通神之才悟於聖主，用能匡佐帝業，克成大勳。臣之器朽，實非其人。雖貪清時，釋體蟬蛻。內省頑病，日薄西山。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，使一老者得盡微命。」書奏，帝親覽焉。

〔三〕傅子曰：司空陳羣又薦寧曰：「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，故湯舉伊尹，不仁者遠。伏見徵士北海管寧，行爲世表，學任人師，清儉足以激濁，貞正足以矯時。前雖徵命，禮未優備。昔司空荀爽，家拜光祿，先儒鄭玄，卽授司農，若

加備禮，庶必可致。至延西序，坐而論道，必能昭明古今，有益大化。」

〔四〕尚書君奭曰：「耆造德不降，我則鳴鳥不聞，矧曰其有能格。」鄭玄曰：「耆，老也。造，成也。詩云：『小子有造。』老成德之人，不降志與我並在位，則鳴鳥之聲不得聞，況乃曰有能德格於天者乎！言必無也。鳴鳥謂鳳也。」

〔五〕高士傳曰：管寧自越海及歸，常坐一木榻，積五十餘年，未嘗箕股，其榻上當膝處皆穿。

正始二年，太僕陶丘一、永寧衛尉孟觀、侍中孫資、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：

臣聞龍鳳隱耀，應德而臻，明哲潛遁，俟時而動。是以鸞鷟鳴岐，周道隆興，四皓爲佐，漢帝用康。伏見太中大夫管寧，應二儀之中和，總九德之純懿，含章素質，冰絜淵清，玄虛澹泊，與道逍遙；娛心黃老，游志六藝，升堂入室，究其闡奧，韜古今於胸懷，包道德之機要。中平之際，黃巾陸梁，華夏傾蕩，王綱弛頓。遂避時難，乘桴越海，羈旅遼東三十餘年。在乾之姤，匿景藏光，嘉遁養浩，韜韞儒墨，潛化傍流，暢于殊俗。

黃初四年，高祖文皇帝疇諮羣公，思求雋乂，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，公車特徵，振翼遐裔，翻然來翔。行遇屯厄，遭罹疾病，卽拜太中大夫。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，登爲光祿勳。寧疾彌留，未能進道。今寧舊疾已瘳，行年八十，志無衰倦。環堵簞門，偃息窮巷，飯嚮餬口，并日而食，吟詠詩書，不改其樂。困而能通，遭難必濟，經危蹈險，不易其節，金聲玉色，久而彌彰。揆其終始，殆天所祚，當贊大魏，輔亮雍熙。哀職有

闕，羣下屬望。昔高宗刻象，營求賢哲，周文啓龜，以下良佐。況寧前朝所表，名德已著，而久棲遲，未時引致，非所以奉遵明訓，繼成前志也。陛下踐阼，纂承洪緒。聖敬日躋，超越周成。每發德音，動諮師傅。若繼二祖招賢故典，賓禮雋邁，以廣緝熙，濟濟之化，侔于前代。

寧清高恬泊，擬跡前軌，德行卓絕，海內無偶。歷觀前世玉帛所命，申公、枚乘、周黨、樊英之儔，測其淵源，覽其清濁，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。誠宜束帛加璧，備禮徵聘，仍授几杖，延登東序，敷陳墳素，坐而論道，上正璇璣，協和皇極，下阜羣生，彝倫攸敘，必有可觀，光益大化。若寧固執匪石，守志箕山，追迹洪崖，參蹤巢許，斯亦聖朝同符唐虞，優賢揚歷，垂聲千載。〔一〕雖出處殊塗，俯仰異體，至於興治美俗，其揆一也。

〔一〕今文尚書曰「優賢揚歷」，謂揚其所歷試。左思魏都賦曰「優賢著于揚歷」也。

於是特具安車蒲輪，束帛加璧聘焉。會寧卒，時年八十四。拜子邈郎中，後爲博士。初，寧妻先卒，知故勸更娶，寧曰：「每省曾子、王駿之言，意常嘉之，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？」〔二〕

〔二〕傅子曰：寧以衰亂之時，世多妄變氏族者，違聖人之制，非禮命姓之意，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，文多不載。每所居姻親、知舊、鄰里有困窮者，家儲雖不盈擔石，必分以贍救之。與人子言，教以孝；與人弟言，訓以悌；言及人

臣，誨以忠。貌甚恭，言甚順，觀其行，邈然若不可及，卽之熙熙然，甚柔而溫，因其事而導之於善，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。寧之亡，天下知與不知，聞之無不嗟歎。醇德之所感若此，不亦至乎！

時鉅鹿張錡，字子明，潁川胡昭，字孔明，亦養志不仕。錡少游太學，學兼內外，後歸鄉里。袁紹前後辟命，不應，移居上黨。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，不就，徙遁常山，門徒且數百人，遷居任縣。太祖爲丞相，辟，不詣。太和中，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，郡累上錡，發遣，老病不行。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，綱紀白承前致版謁錡。毓教曰：「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，下不友諸侯者也。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！」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。青龍四年辛亥詔書：「張掖郡玄川溢涌，激波奮蕩，寶石負圖，狀像靈龜，宅于川西，嶷然磐峙，倉質素章，麟鳳龍馬，煥炳成形，文字告命，粲然著明。太史令高堂隆上言：古皇聖帝所未嘗蒙，實有魏之禎命，東序之世寶。」「二事頒天下。任令于綽連齋以問錡，錡密謂綽曰：「夫神以知來，不追已往，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。漢已久亡，魏已得之，何所追興徵祥乎！此石，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。」正始元年，戴鴛之鳥，巢錡門陰。錡告門人曰：「夫戴鴛陽鳥，而巢門陰，此凶祥也。」乃援琴歌詠，作詩二篇，旬日而卒，時年一百五歲。是歲，廣平太守王肅至官，教下縣曰：「前在京都，聞張子明，來至問之，會其已亡，致痛惜之。此君篤學隱居，不與時競，以道樂身。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，趙孟升之，諸侯用睦。愍其耄勤好

道，而不蒙榮寵，書到，遣吏勞問其家，顯題門戶，務加殊異，以慰既往，以勸將來。」

〔二〕尚書顧命篇曰：「大玉、夷玉、天球、河圖在東序。」注曰：「河圖，圖出於河，帝王聖者之所受。」

胡昭始避地冀州，亦辭袁紹之命，遁還鄉里。太祖爲司空丞相，頻加禮辟。昭往應命，既至，自陳一介野生，無軍國之用，歸誠求去。太祖曰：「人各有志，出處異趣，勉卒雅尚，義不相屈。」昭乃轉居陸渾山中，躬耕樂道，以經籍自娛。閭里敬而愛之。〔二〕建安二十三年，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，當給漢中。百姓惡憚遠役，並懷擾擾。民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，作爲叛亂，縣邑殘破。固率將十餘吏卒，依昭住止，招集遺民，安復社稷。狼等遂南附關羽。羽授印給兵，還爲寇賊，到陸渾南長樂亭，自相約誓，言：「胡居士賢者也，一不得犯其部落。」一川賴昭，咸無怵惕。天下安輯，徙宅宜陽。〔三〕正始中，驃騎將軍趙儼、尚書黃休、郭彞、散騎常侍荀顗、鍾毓、太僕庾嶷、〔三〕弘農太守何楨等〔四〕遞薦昭曰：「天真高潔，老而彌篤。玄虛靜素，有夷皓之節。宜蒙徵命，以勵風俗。」〔五〕至嘉平二年，公車特徵，會卒，年八十九。拜子纂郎中。初，昭善史書，與鍾繇、邯鄲淳、衛覲、韋誕並有名，尺牘之迹，動見模楷焉。〔六〕

〔一〕高士傳曰：初，晉宣帝爲布衣時，與昭有舊。同郡周生等謀害帝，昭聞而步陟險，邀生于嶠澗之間，止生，生不肯。昭泣與結誠，生感其義，乃止。昭因與斫棗樹共盟而別。昭雖有陰德於帝，口終不言，人莫知之。信行著於

鄉黨。建安十六年，百姓聞馬超叛，避兵入山者千餘家，飢乏，漸相劫略，昭常遜辭以解之，是以寇難消息，衆咸宗焉。故其所居部落中，三百里無相侵暴者。

〔三〕高士傳曰：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，言事論理，辭意謙敬，恕甚重焉。太尉蔣濟辟，不就。

〔三〕案陳氏譜：疑字劭然，潁川人。子儼字玄默，晉尚書、陽翟子。疑弟遁，字德先，太中大夫。遁胤嗣克昌，爲世盛門。侍中峻、河南尹純，皆遁之子，豫州牧長史顓，遁之孫，太尉文康公亮、司空冰皆遁之曾孫，貴達至今。

〔四〕文士傳曰：楨字元幹，廬江人，有文學器幹，容貌甚偉。歷幽州刺史、廷尉，入晉爲尚書光祿大夫。楨子龜，後將軍；勗，車騎將軍；惲，豫州刺史；其餘多至大官。自後累世昌阜，司空文穆公充，惲之孫也，貴達至今。

〔五〕高士傳曰：朝廷以戎車未息，徵命之事，且須後之，昭以故不卽徵。後顓、休復與陳疑薦昭，有詔訪於本州評議。侍中韋誕駁曰：「禮賢徵士，王政之所重也，古者考行於鄉。今顓等位皆常伯納言，疑爲卿佐，足以取信。附下罔上，忠臣之所不行也。昭宿德耆艾，遺逸山林，誠宜嘉異。」乃從誕議也。

〔六〕傅子曰：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，雖僕隸，必加禮焉。外同乎俗，內秉純絜，心非其好，王公不能屈，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，吾於胡徵君見之矣。

時有隱者焦先，河東人也。魏略曰：先字孝然。中平末，白波賊起。時先年二十餘，與同郡侯武陽相隨。武陽年小，有母，先與相扶接，避白波，東客揚州取婦。建安初來西還，武陽詣大陽占戶，先留陝界。至十六年，關中亂。先失家屬，獨竄於河渚間，食草飲水，無衣履。時大陽長朱南望見之，謂爲亡士，欲遣船捕取。武陽語縣：「此狂癡人耳！」遂注其籍。給廩，日五升。後有疫病，人多死者，縣常使埋藏，童兒豎子皆輕易之。然其行不踐邪徑，必循阡陌；及其捃拾，不取大穗；飢不苟食，寒不苟衣，結草以爲裳，科頭徒跣。每出，見婦人則隱翳，須去乃

出。自作一瓜牛廬，淨掃其中。營木爲牀，布草蓐其上。至天寒時，篝火以自炙，呻吟獨語。飢則出爲人客作，飽食而已，不取其直。又出於道中，邂逅與人相遇，輒下道藏匿。或問其故，常言「草茅之人，與狐兔同羣」。不肯妄語。太和、青龍中，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，輒獨云未可也，由是人頗疑其不狂。至嘉平中，太守賈穆初之官，故過其廬。先見穆再拜。穆與語，不應；與食，不食。穆謂之曰：「國家使我來爲卿作君，我食卿，卿不肯食，我與卿語，卿不應我，如是我，我不中爲卿作君，當去耳！」先乃曰：「寧有是邪？」遂不復語。其明年，大發卒將伐吳。有竊問先：「今討吳何如？」先不肯應，而謬歌曰：「祝衎祝衎，非魚非肉，更相追逐，本心爲當殺牂羊，更殺其殺牂邪！」郡人不知其謂。會諸軍敗，好事者乃推其意，疑牂羊謂吳，殺牂謂魏，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。議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，與先非故人，密往觀之。經到，乃奮其白鬚，爲如與之有舊者，謂曰：「阿先闊乎！念共避白波時不？」先熟視而不言。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，因復曰：「念武陽不邪？」先乃曰：「已報之矣。」經又復挑欲與語，遂不肯復應。後歲餘病亡，時年八十九矣。

高士傳曰：世莫知先所出。或言生乎漢末，自陝居大陽，無父母兄弟妻子。見漢室衰，乃自絕不言。及魏受禪，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，獨止其中。冬夏恆不着衣，臥不設席，又無草蓐，以身親土，其體垢污皆如泥漆，五形盡露，不行人間。或數日一食，欲食則爲人質作，人以衣衣之，乃使限功受直，足得一食輒去，人欲多與，終不肯取，亦有數日不食時。行不由邪徑，目不與女子逆視。口未嘗言，雖有驚急，不與人語。遺以食物皆不受。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，而不與語。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，又不肯語，經以爲大賢。其後野火燒其廬，先因露寢。遭冬雪大至，先祖臥不移，人以爲死，就視如故，不以爲病，人莫能審其意。度年可百歲餘乃卒。或問皇甫謐曰：「焦先何人？」曰：「吾不足以知之也。考之於表，可略而言矣。夫世之所常趣者榮昧也，形

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，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，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，心之不可絕者親戚也。今焦先棄榮味，釋衣服，離室宅，絕親戚，閉口不言，曠然以天地爲棟宇，闔然合至道之前，出羣形之表，入玄寂之幽，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，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，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。結繩已來，未及其至也，豈羣言之所能髣髴，常心之所得測量哉！彼行人所不能行，堪人所不能堪，犯寒暑不以傷其性，居曠野不以恐其形，遭驚急不以迫其慮，離榮愛不以累其心，損視聽不以汙其耳目，舍足於不損之地，居身於獨立之處，延年歷百，壽越期頤，雖上識不能尚也。自義皇已來，一人而已矣！」

魏氏春秋曰：故梁州刺史耿翹以先爲「仙人也」，北地傅玄謂之「性同禽獸」，並爲之傳，而莫能測之。

魏略又載扈累及寒貧者。累字伯重，京兆人也。初平中，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，字正方，客三輔。曉知星曆、風角、鳥情。常食青精、芡華。年似如五六十者，人或親識之，謂其已百餘歲矣。初，累年四十餘，隨正方遊學，人謂之得其術。有婦，無子。建安十六年，三輔亂，又隨正方南入漢中。漢中壤，正方入蜀，累與相失，隨徙民詣鄴，遭疾疫喪其婦。至黃初元年，又徙詣洛陽，遂不復娶婦。獨居道側，以甌甑爲障，施一廚牀，食宿其中。晝日潛思，夜則仰視星宿，吟詠內書。人或問之，閉口不肯言。至嘉平中，年八九十，裁若四五十者。縣官以其孤老，給廩日五升。五升不足食，頗行傭作以裨糴，糧盡復出，人與不取。食不求美，衣弊縑，後一二年病亡。寒貧者，本姓石，字德林，安定人也。建安初，客三輔。是時長安有宿儒樂文博者，門徒數千，德林亦就學，始精詩、書。後好內事，於衆輩中最玄默。至十六年，關中亂，南入漢中。初不治產業，不畜妻孥，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，晝夜吟詠。到二十五年，漢中破，隨衆還長安，遂癡愚不復識人。食不求味，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。體如無所勝，目如無所見。獨居窮巷小屋，無親里。人與之衣食，不肯取。郡縣以其鰥窮，給廩日五升，食不足，頗行乞，乞不

取多。人問其姓字，又不肯言，故因號之曰寒貧也。或素有與相知者，往存恤之，輒拜跪，由是人謂其不癡。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，問其所欲，亦不肯言。淮因與脯糒及衣，不取其衣，取其脯一胸，糒一升而止。

臣松之案魏略云：焦先及楊沛，並作瓜牛廬，止其中。以爲瓜當作蝸；蝸牛，螺蟲之有角者也，俗或呼爲黃犢。先等作園舍，形如蝸牛蔽，故謂之蝸牛廬。莊子曰：「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，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，時相與爭地而戰，伏尸數萬，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。」謂此物也。

評曰：袁渙、邴原、張範躬履清蹈，進退以道，〔一〕蓋是貢禹、兩龔之匹。涼茂、國淵亦其次也。張承名行亞範，可謂能弟矣。田疇抗節，王脩忠貞，足以矯俗；管寧淵雅高尙，確然不拔；張錡、胡昭闔門守靜，不營當世：故并錄焉。

〔一〕臣松之以爲蹈猶履也，「躬履清蹈」，近非言乎！

三國志卷十二

魏書十二

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

崔琰字季珪，清河東武城人也。少樸訥，好擊劍，尙武事。年二十三，鄉移爲正，始感激，讀論語、韓詩。至年二十九，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。學未朞，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，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。時穀糴縣乏，玄罷謝諸生。琰旣受遣，而寇盜充斥，西道不通。于是周旋青、徐、兗、豫之郊，東下壽春，南望江、湖。自去家四年乃歸，以琴書自娛。

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。時士卒橫暴，掘發丘隴，琰諫曰：「昔孫卿有言：『士不素教，甲兵不利，雖湯武不能以戰勝。』」今道路暴骨，民未見德，宜敕郡縣掩骼埋胔，示憐恤之愛，追文王之仁。」紹以爲騎都尉。後紹治兵黎陽，次于延津，琰復諫曰：「天子在許，民望助順，不如守境述職，以寧區宇。」紹不聽，遂敗于官渡。及紹卒，二子交爭，爭欲得琰。琰稱疾固辭，由是獲罪，幽于囹圄，賴陰夔、陳琳營救得免。

太祖破袁氏，領冀州牧，辟琰爲別駕從事，謂琰曰：「昨案戶籍，可得三十萬衆，故爲大

州也。」琰對曰：「今天下分崩，九州幅裂，二袁兄弟親尋干戈，冀方蒸庶暴骨原野。未聞王師仁聲先路，存問風俗，救其塗炭，而校計甲兵，唯此爲先，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！」太祖改容謝之。于時賓客皆伏失色。

太祖征并州，留琰傳文帝於鄴。世子仍出田獵，變易服乘，志在驅逐。琰書諫曰：「蓋聞盤于游田，書之所戒，魯隱觀魚，春秋譏之，此周、孔之格言，二經之明義。殷鑒夏后，詩稱不遠，子卯不樂，禮以爲忌，此又近者之得失，不可不深察也。袁族富彊，公子寬放，盤游滋侈，義聲不聞，哲人君子，俄有色斯之志，熊羆壯士，墮於吞噬之用，固所以擁徒百萬，跨有河朔，無所容足也。今邦國殄瘁，惠康未洽，士女企踵，所思者德。況公親御戎馬，上下勞慘，世子宜遵大路，慎以行正，思經國之高略，內鑒近戒，外揚遠節，深惟儲副，以身爲寶。而猥襲虞旅之賤服，忽馳驚而陵險，志雉兔之小娛，忘社稷之爲重，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。唯世子燔翳捐褶，以塞衆望，不令老臣獲罪於天。」世子報曰：「昨奉嘉命，惠示雅數，欲使燔翳捐褶。翳已壞矣，褶亦去焉。後有此比，蒙復誨諸。」

太祖爲丞相，琰復爲東西曹掾屬徵事。初授東曹時，敎曰：「君有伯夷之風，史魚之直，貪夫慕名而清，壯士尙稱而厲，斯可以率時者已。故授東曹，往踐厥職。」魏國初建，拜尙書。時未立太子，臨菑侯植有才而愛。太祖狐疑，以函令密訪於外。唯琰露板答曰：「蓋聞

春秋之義，立子以長，加五官將仁孝聰明，宜承正統。琰以死守之。」植，琰之兄女壻也。太祖貴其公亮，喟然歎息，「遷中尉。」

〔一〕世語曰：植妻衣繡，太祖登臺見之，以違制命，還家賜死。

琰聲姿高暢，眉目疏朗，鬚長四尺，甚有威重，朝士瞻望，而太祖亦敬憚焉。〔二〕琰嘗薦鉅鹿楊訓，雖才好不足，而清貞守道，太祖卽禮辟之。後太祖爲魏王，訓發表稱贊功伐，褒述盛德。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僞，謂琰爲失所舉。琰從訓取表草視之，與訓書曰：「省表，事佳耳！時乎時乎，會當有變時。」琰本意議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。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，太祖怒曰：「諺言『生女耳』，『耳』非佳語。『會當有變時』，意指不遜。」於是罰琰爲徒隸，使人視之，辭色不撓。太祖令曰：「琰雖見刑，而通賓客，門若市人，對賓客虬鬚直視，若有所瞋。」遂賜琰死。〔三〕

〔一〕先賢行狀曰：琰清忠高亮，雅識經遠，推方直道，正色於朝。魏氏初載，委授銓衡，總齊清議，十有餘年。文武羣才，多所明拔。朝廷歸高，天下稱平。

〔二〕魏略曰：人得琰書，以裏幘籠，行都道中。時有與琰宿不平者，遙見琰名著幘籠，從而視之，遂白之。太祖以爲琰腹誹心謗，乃收付獄，髡刑輸徒。前所白琰者又復白之云：「琰爲徒，虬鬚直視，心似不平。」時太祖亦以爲然，遂欲殺之。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，敕吏曰：「三日期消息。」琰不悟，後數日，吏故白琰平安。公忿然曰：「崔琰必

欲使孤行刀鋸乎！」吏以是教告琰，琰謝吏曰：「我殊不宜，不知公意至此也！」遂自殺。

始琰與司馬朗善，晉宣王方壯，琰謂朗曰：「子之弟，聰哲明允，剛斷英時，殆非子之所及也。」朗以爲不然，而琰每秉此論。琰從弟林，少無名望，雖姻族猶多輕之，而琰常曰：「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，終必遠至。」涿郡孫禮、盧毓始入軍府，琰又名之曰：「孫疏亮亢烈，剛簡能斷，盧清警明理，百鍊不消，皆公才也。」後林、禮、毓咸至鼎輔。及琰友人公孫方、宋階早卒，琰撫其遺孤，恩若己子。其鑒識篤義，類皆如此。」

〔一〕臣松之案：「時」或作「特」，竊謂「英特」爲是也。

〔二〕魏略曰：明帝時，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，稱琰爲首。羣以「智不存身」貶之。林曰：「大丈夫爲有邂逅耳，卽如卿諸人，良足貴乎！」

初，太祖性忌，有所不堪者，魯國孔融、〔二〕南陽許攸、〔三〕婁圭，皆以恃舊不虔見誅。〔三〕而琰最爲世所痛惜，至今冤之。〔四〕

〔一〕融字文舉。續漢書曰：融，孔子二十世孫也。高祖父尚，鉅鹿太守。父宙，太山都尉。融幼有異才。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，敕門下簡通賓客，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。融年十餘歲，欲觀其爲人，遂造膺門，語門者曰：「我，李君通家子孫也。」膺見融，問曰：「高明父祖，嘗與僕周旋乎？」融曰：「然。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，同德比義而相師友，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。」衆坐奇之，僉曰：「異童子也。」太中大夫陳煒後至，同坐以告煒，煒曰：「人小時了了者，大亦未必奇也。」融答曰：「卽如所言，君之幼時，豈實慧乎！」膺大笑，顧謂曰：「高明長大，

必爲偉器。」山陽張儉，以中正爲中常侍，候覽所忿疾，覽爲刊章下州郡捕儉。儉與融兄褒有舊，亡投褒。遇褒出，時融年十六，儉以其少不告也。融知儉長者，有窘迫色，謂曰：「吾獨不能爲君主邪！」因留舍藏之。後事泄，國相以下密就掩捕，儉得脫走，登時收融及褒送獄。融曰：「保納藏舍者融也，融當坐之。」褒曰：「彼來求我，罪我之由，非弟之過，我當坐之。」兄弟爭死，郡縣疑不能決，乃上讞，詔書令褒坐焉。融由是名震遠近，與平原陶丘洪、陳留邊讓，並以俊秀，爲後進冠蓋。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，而逸才宏博過之。司徒大將軍辟舉高第，累遷北軍中候、虎賁中郎將、北海相，時年三十八。承黃巾殘破之後，修復城邑，崇學校，設庠序，舉賢才，顯儒士。以彭璆爲方正，邴原爲有道，王脩爲孝廉。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，名爲鄭公鄉。又國人無後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，皆爲棺木而殯葬之。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，早卒，融恨不及之，乃令配食縣社。其禮賢如此。在郡六年，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。建安元年，徵還爲將作大匠，遷少府。每朝會訪對，輒爲議主，諸卿大夫寄名而已。司馬彪《九州春秋》曰：融在北海，自以智能優瞻，溢才命世，當時豪俊皆不能及。亦自許大志，且欲舉軍曜甲，與羣賢要功，自於海岱結殖根本，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，事方伯、赴期會而已。然其所任用，好奇取異，皆輕剽之才。至于稽古之士，謬爲恭敬，禮之雖備，不與論國事也。高密鄭玄，稱之鄭公，執子孫禮。及高談敎令，盈溢官曹，辭氣溫雅，可玩而誦。論事考實，難可悉行。但能張磔網羅，其自理甚疏。租賦少稽，一朝殺五部督郵。姦民汚吏，猾亂朝市，亦不能治。幽州精兵亂，至徐州，卒到城下，舉國皆恐。融直出說之，令無異志。遂與別校謀夜覆幽州，幽州軍敗，悉有其衆。無幾時，還復叛亡。黃巾將至，融大飲醇酒，躬自上馬，禦之涑水之上。寇令上部與融相拒，兩翼徑涉水，直到所治城。城潰，融不得入，轉至南縣，左右稍叛。連年傾覆，事無所濟，遂不能保郭四境，棄郡而去。後徙徐州，以北海相自還，領青州刺史，治郡北陲。欲附山東，外接遼東，得戎馬之利，建樹根本，

孤立一隅，不與共也。于時曹、袁、公孫共相首尾，戰士不滿數百，穀不至萬斛。王子法、劉孔慈凶辯小才，信爲腹心。左丞祖、劉義遜清雋之士，備在坐席而已，言此民望，不可失也。丞祖勸融自託疆國，融不聽而殺之。義遜棄去。遂爲袁譚所攻，自春至夏，城小寇衆，流矢雨集。然融憑几安坐，讀書論議自若。城壞衆亡，身奔山東，室家爲譚所虜。

張璠漢紀曰：融在郡八年，僅以身免。帝初都許，融以爲宜略依舊制，定王畿，正司隸所部爲千里之封，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。是時天下草創，曹、袁之權未分，融所建明，不識時務。又天性氣爽，頗推平生之意，狎侮太祖。太祖制酒禁，而融書囑之曰：「天有酒旗之星，地列酒泉之郡，人有旨酒之德，故堯不飲千鍾，無以成其聖。且桀紂以色亡國，今令不禁婚姻也。」太祖外雖寬容，而內不能平。御史大夫郗慮知旨，以法免融官。歲餘，拜太中大夫。雖居家失勢，而賓客日滿其門，愛才樂酒，常歎曰：「坐上客常滿，樽中酒不空，吾無憂矣。」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，融每酒酣，輒引與同坐，曰：「雖無老成人，尙有典刑。」其好士如此。

續漢書曰：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，術僭號，太祖與彪有隙，因是執彪，將殺焉。融聞之，不及朝服，往見太祖曰：「楊公累世清德，四葉重光，周書『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』，況以袁氏之罪乎？易稱『積善餘慶』，但欺人耳。」太祖曰：「國家之意也。」融曰：「假使成王欲殺召公，則周公可得言不知邪？今天下纓綬搢紳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，以明公聰明仁智，輔相漢朝，舉直措枉，致之雍熙耳。今橫殺無辜，則海內觀聽，誰不解體？孔融魯國男子，明日便當褰衣而去，不復朝矣。」太祖意解，遂理出彪。

魏氏春秋曰：袁紹之敗也，融與太祖書曰：「武王伐紂，以妲己賜周公。」太祖以融學博，謂書傳所紀。後見，問之，對曰：「以今度之，想其當然耳！」十三年，融對孫權使，有訕謗之言，坐棄市。二子年八歲，時方弈棋，融被

收，端坐不起。左右曰：「而父見執，不起何也？」二子曰：「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！」遂俱見殺。融有高名清才，世多哀之。太祖懼遠近之議也，乃令曰：「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，然世人多採其虛名，少於核實，見融浮豔，好作變異，眩其誑詐，不復察其亂俗也。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，以爲父母與人無親，譬若甌噐，寄盛其中，又言若遭饑饉，而父不肖，寧贍活餘人。融違天反道，敗倫亂理，雖肆市朝，猶恨其晚。更以此事列上，宣示諸軍將校掾屬，皆使聞見。」

世語曰：融二子，皆齟齬。融見收，顧謂二子曰：「何以不辭？」二子俱曰：「父尚如此，復何所辭！」以爲必俱死也。

臣松之以爲世語云融二子不辭，知必俱死，猶差可安。如孫盛之言，誠所未譬。八歲小兒，能玄了禍福，聰明特達，卓然既遠，則其憂樂之情，宜其有過成人，安有見父收執而會無變容，奔棊不起，若在暇豫者乎？昔申生就命，言不忘父，不以己身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。父安猶尚若茲，而況於顛沛哉？盛以此爲美談，無乃賊夫人之子與！蓋由好奇情多，而不知言之傷理。

〔三〕魏略曰：攸字子遠，少與袁紹及太祖善。初平中隨紹在冀州，嘗在坐席言議。官渡之役，諫紹勿與太祖相攻，語在紹傳。紹自以疆盛，必欲極其兵勢。攸知不可爲謀，乃亡詣太祖。紹破走，及後得冀州，攸有功焉。攸自恃勳勞，時與太祖相戲，每在席，不自限齊，至呼太祖小字，曰：「某甲，卿不得我，不得冀州也。」太祖笑曰：「汝言是也。」然內嫌之。其後從行出鄴東門，顧謂左右曰：「此家非得我，則不得出入此門也。」人有白者，遂見收之。

〔三〕魏略曰：婁圭字子伯，少與太祖有舊。初平中在荊州北界合衆，後詣太祖。太祖以爲大將，不使典兵，常在坐席言議。及河北平定，隨在冀州。其後太祖從諸子出游，子伯時亦隨從。子伯顧謂左右曰：「此家父子，如今日爲

樂也。」人有白者，太祖以爲有腹誹意，遂收治之。

吳書曰：子伯少有猛志，嘗歎息曰：「男兒居世，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耳！」儕輩笑之。後坐藏亡命，被繫當死，得踰獄出，捕者追之急，子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，吏不能覺，遂以得免。會天下義兵起，子伯亦合衆與劉表相依。後歸曹公，遂爲所用，軍國大計常與焉。劉表亡，曹公向荊州。表子琮降，以節迎曹公，諸將皆疑詐，曹公以問子伯。子伯曰：「天下擾攘，各貪王命以自重，今以節來，是必至誠。」曹公曰：「大善。」遂進兵。寵秩子伯，家累千金，曰：「婁子伯富樂于孤，但勢不如孤耳！」從破馬超等，子伯功爲多。曹公常歎曰：「子伯之計，孤不及也。」後與南郡習授同載，見曹公出，授曰：「父子如此，何其快耶！」子伯曰：「居世間，當自爲之，而但觀他人乎！」授乃白之，遂見誅。

魚豢曰：古人有言曰：「得鳥者，羅之一目也，然張一目之羅，終不得鳥矣。鳥能遠飛，遠飛者，六翮之力也，然無衆毛之助，則飛不遠矣。」以此推之，大魏之作，雖有功臣，亦未必非茲輩胥附之由也。

〔四〕世語曰：琰兄孫諒，字士文，以簡素稱，仕晉爲尙書大鴻臚。荀綽冀州記云諒卽琰之孫也。

毛玠字孝先，陳留平丘人也。少爲縣吏，以清公稱。將避亂荊州，未至，聞劉表政令不明，遂往魯陽。太祖臨兗州，辟爲治中從事。玠語太祖曰：「今天下分崩，國主遷移，生民廢業，饑饉流亡，公家無經歲之儲，百姓無安固之志，難以持久。今袁紹、劉表，雖士民衆彊，皆無經遠之慮，未有樹基建本者也。夫兵義者勝，守位以財，宜奉天子以令不臣，脩耕植，

畜軍資，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。」太祖敬納其言，轉幕府功曹。

太祖爲司空丞相，玠嘗爲東曹掾，與崔琰並典選舉。其所舉用，皆清正之士，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，終莫得進。務以儉率人，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，雖貴寵之臣，輿服不敢過度。太祖歎曰：「用人如此，使天下人自治，吾復何爲哉！」文帝爲五官將，親自詣玠，屬所親眷。玠答曰：「老臣以能守職，幸得免戾，今所說人非遷次，是以不敢奉命。」大軍還鄴，議所并省。玠請謁不行，時人憚之，咸欲省東曹。乃共白曰：「舊西曹爲上，東曹爲次，宜省東曹。」太祖知其情，令曰：「日出於東，月盛於東，凡人言方，亦復先東，何以省東曹？」遂省西曹。初，太祖平柳城，班所獲器物，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，曰：「君有古人之風，故賜君古人之服。」玠居顯位，常布衣蔬食，撫育孤兄子甚篤，賞賜以振施貧族，家無所餘。遷右軍師。魏國初建，爲尙書僕射，復典選舉。「二」時太子未定，而臨菑侯植有寵，玠密諫曰：「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，覆宗滅國。廢立大事，非所宜聞。」後羣僚會，玠起更衣，太祖目指曰：「此古所謂國之司直，我之周昌也。」

「二」先賢行狀曰：玠雅亮公正，在官清恪。其典選舉，拔貞實，斥華僞，進遜行，抑阿黨。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，皆免黜停廢，久不選用。于時四海翕然，莫不勵行。至乃長吏還者，垢面羸衣，常乘柴車。軍吏入府，朝服徒行。人擬壺飧之絜，家象濯纓之操，貴者無穢欲之累，賤者絕姦貨之求，吏絜于上，俗移乎下，民到于今稱

之。

崔琰既死，玠內不悅。後有白玠者：「出見黥面反者，其妻子沒爲官奴婢，玠言曰『使天不雨者蓋此也』。」太祖大怒，收玠付獄。大理鍾繇詰玠曰：「自古聖帝明王，罪及妻子。書云：『左不共左，右不共右，予則孥戮女。』司寇之職，男子入于罪隸，女子入于春槁。漢律，罪人妻子沒爲奴婢，黥面。漢法所行黥墨之刑，存於古典。今眞奴婢祖先有罪，雖歷百世，猶有黥面供官，一以寬良民之命，二以宥并罪之辜。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，而當致旱？案典謀，急恆寒若，舒恆燠若，寬則亢陽，所以爲旱。玠之吐言，以爲寬邪，以爲急也？急當陰霖，何以反旱？成湯聖世，野無生草，周宣令主，旱魃爲虐。亢旱以來，積三十年，歸咎黥面，爲相值不？衛人伐邢，師興而雨，罪惡無徵，何以應天？玠譏謗之言，流於下民，不悅之聲，上聞聖聽。玠之吐言，勢不獨語，時見黥面，凡爲幾人？黥面奴婢，所識知邪？何緣得見，對之歎言？時以語誰？見答云何？以何日月？於何處所？事已發露，不得隱欺，具以狀對。」玠曰：「臣聞蕭生縊死，困於石顯；賈子放外，讒在絳、灌；白起賜劍於杜郵；晁錯致誅於東市；伍員絕命於吳都；斯數子者，或妒其前，或害其後。臣垂齟執簡，累勤取官，職在機近，人事所竄。屬臣以私，無勢不絕，語臣以冤，無細不理。人情淫利，爲法所禁，法禁于利，勢能害之。青蠅橫生，爲臣作謗，謗臣之人，勢不在他。昔王叔、陳生爭正王廷，

宣子平理，命舉其契，是非有宜，曲直有所，春秋嘉焉，是以書之。臣不言此，無有時、人。說臣此言，必有徵要。乞蒙宣子之辨，而求王叔之對。若臣以曲聞，卽刑之日，方之安駟之贈；賜劍之來，比之重賞之惠。謹以狀對。」時桓階、和洽進言救玠。玠遂免黜，卒于家。〔二〕太祖賜棺器錢帛，拜子機郎中。

〔一〕孫盛曰：魏武於是失政刑矣。易稱「明折庶獄」，傳有「舉直措枉」，庶獄明則國無怨民，枉直當則民無不服，未有徵青蠅之浮聲，信浸潤之譖訴，可以允釐四海，惟清緝熙者也。昔者漢高獄蕭何，出復相之，玠之一責，永見擯放，一主度量，豈不殊哉！

徐奕字季才，東莞人也。避難江東，孫策禮命之。奕改姓名，微服還本郡。太祖爲司空，辟爲掾屬，從西征馬超。超破，軍還。時關中新服，未甚安，留奕爲丞相長史，鎮撫西京，西京稱其威信。轉爲雍州刺史，復還爲東曹屬。丁儀等見寵於時，並害之，而奕終不爲動。〔二〕出爲魏郡太守。太祖征孫權，徙爲留府長史，謂奕曰：「君之忠亮，古人不過也，然微太嚴。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，夫能以柔弱制剛彊者，望之於君也。今使君統留事，孤無復還顧之憂也。」魏國旣建，爲尙書，復典選舉，遷尙書令。

〔一〕魏書曰：或謂奕曰：「夫以史魚之直，孰與蘧伯玉之智？丁儀方貴重，宜思所以下之。」奕曰：「以公明聖，儀豈得

久行其僞乎！且姦以事君者，吾所能禦也，子寧以他規我。」

傳子曰：「武皇帝，至明也。崔琰、徐奕，一時清賢，皆以忠信顯於魏朝；丁儀聞之，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。」

太祖征漢中，魏諷等謀反，中尉楊俊左遷。太祖歎曰：「諷所以敢生亂心，以吾爪牙之臣無遏姦防謀者故也。安得如諸葛豐者，使代俊乎！」桓階曰：「徐奕其人也。」太祖乃以奕爲中尉，手令曰：「昔楚有子玉，文公爲之側席而坐；汲黯在朝，淮南爲之折謀。詩稱『邦之司直』，君之謂與！」在職數月，疾篤乞退，拜諫議大夫，卒。〔一〕

〔一〕魏書曰：文帝每與朝臣會同，未嘗不嗟歎，思奕之爲人。奕無子，詔以其族子統爲郎，以奉奕後。

何夔字叔龍，陳郡陽夏人也。曾祖父熙，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。〔一〕夔幼喪父，與母兄居，以孝友稱。長八尺三寸，容貌矜嚴。〔二〕避亂淮南。後袁術至壽春，辟之，夔不應，然遂爲術所留。久之，術與橋蕤俱攻圍蘄陽，蘄陽爲太祖固守。術以夔彼郡人，欲脅令說蘄陽。夔謂術謀臣李業曰：「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，曰『吾聞伐國不問仁人，斯言何爲至于我哉！』」遂遁匿潛山。術知夔終不爲己用，乃止。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，夔從姑也，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。

〔一〕華嶠漢書曰：熙字孟孫，少有大志，不拘小節。身長八尺五寸，體貌魁梧，善爲容儀。舉孝廉，爲謁者，贊拜殿中，

音動左右。和帝（佳）（偉）之，歷位司隸校尉、大司農。永初三年，南單于與烏丸俱反，以熙行車騎將軍征之，累有功。烏丸請降，單于復稱臣如舊。會熙暴疾卒。

（三）魏書曰：漢末關宦用事，夔從父衡爲尚書，有直言，由是在黨中，諸父兄皆禁錮。夔歎曰：「天地閉，賢人隱。」故不應宰司之命。

建安二年，夔將還鄉里，度術必急追，乃閒行得免，明年到本郡。頃之，太祖辟爲司空掾屬。時有傳袁術軍亂者，太祖問夔曰：「君以爲信不？」夔對曰：「天之所助者順，人之所助者信。術無信順之實，而望天人之助，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。夫失道之主，親戚叛之，而況於左右乎！以夔觀之，其亂必矣。」太祖曰：「爲國失賢則亡，君不爲術所用；亂，不亦宜乎！」太祖性嚴，掾屬公事，往往加杖；夔常畜毒藥，誓死無辱，是以終不見及。（二）出爲城父令。（三）遷長廣太守。郡濱山海，黃巾未平，豪傑多背叛，袁譚就加以官位。長廣縣人管承，徒衆三千餘家，爲寇害。議者欲舉兵攻之。夔曰：「承等非生而樂亂也，習於亂，不能自還，未被德教，故不知反善。今兵迫之急，彼恐夷滅，必并力戰。攻之既未易拔，雖勝，必傷吏民。不如徐喻以恩德，使容自悔，可不煩兵而定。」乃遣郡丞黃珍往，爲陳成敗，承等皆請服。夔遣吏成弘領校尉，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，詣郡。牟平賊從錢，衆亦數千，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。東牟人王營，衆三千餘家，脅昌陽縣爲亂。夔遣吏王欽等，授以計略，

使離散之。旬月皆平定。

〔二〕孫盛曰：夫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，是以上下休嘉，道光化洽。公府掾屬，古之造士也，必擢時雋，搜揚英逸，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，非其才則覆餗之患至。苟有疵覺，刑黜可也。加其捶扑之罰，肅以小懲之戒，豈導之以德，齊之以禮之謂與！然士之出處，宜度德投趾；可不之節，必審於所蹈。故高尚之徒，抗心於青雲之表，豈王侯之所能臣，名器之所羈縻哉！自非此族，委身世塗，否泰榮辱，制之由時，故箕子安於桎梏，柳下夷於三黜，蕭何、周勃亦在縲紲，夫豈不辱，君命故也。夔知時制，而甘其寵，挾藥要君，以避微恥。詩云「唯此褊心」，何夔其有焉。放之可也；宥之，非也。

〔三〕魏書曰：自劉備叛後，東南多變。太祖以陳羣爲鄴令，夔爲城父令，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，其後吏民稍定。

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，又收租稅綿絹。夔以郡初立，近以師旅之後，不可卒繩以法，乃上言曰：「自喪亂已來，民人失所，今雖小安，然服教日淺。所下新科，皆以明罰敕法，齊一大化也。所領六縣，疆域初定，加以饑饉，若一切齊以科禁，恐或不從教者。有不從教者，不得不誅，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。先王辨九服之賦，以殊遠近，制三典之刑，以平治亂，愚以爲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，其民間小事，使長吏臨時隨宜，上不背正法，下以順百姓之心。比及三年，民安其業，然後齊之以法，則無所不至矣。」太祖從其言。徵還，參丞相軍事。海賊郭祖寇暴樂安、濟南界，州郡苦之。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，拜樂安太守。到官數月，諸城悉平。

入爲丞相東曹掾。夔言於太祖曰：「自軍興以來，制度草創，用人未詳其本，是以各引其類，時忘道德。夔聞以賢制爵，則民慎德；以庸制祿，則民興功。以爲自今所用，必先核之鄉閭，使長幼順敍，無相踰越。顯忠直之賞，明公實之報，則賢不肖之分，居然別矣。又可脩保舉故不以實之令，使有司別受其負。在朝之臣，時受教與曹並選者，各任其責。上以觀朝臣之節，下以塞爭競之源，以督羣下，以率萬民，如是則天下幸甚。」太祖稱善。魏國既建，拜尚書僕射。(二)文帝爲太子，以涼茂爲太傅，夔爲少傅；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。茂卒，以夔代茂。每月朔，太傅入見太子，太子正法服而禮焉；他日無會儀。夔遷太僕，太子欲與辭，宿戒供，夔無往意；乃與書請之，夔以國有常制，遂不往。其履正如此。然於節儉之世，最爲豪汰。文帝踐阼，封成陽亭侯，邑三百戶。疾病，屢乞遜位。詔報曰：「蓋禮賢親舊，帝王之常務也。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勲焉，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。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，今君疾雖未瘳，神明聽之矣。君其卽安，以順朕意。」薨，諡曰靖侯。子曾嗣，咸熙中爲司徒。(三)

〔一〕魏書曰：時丁儀兄弟方進寵，儀與夔不合。尚書傳異謂夔曰：「儀不相好已甚，子友毛玠，玠等儀已害之矣。子宜少下之！」夔曰：「爲不義適足害其身，焉能害人？且懷姦佞之心，立於明朝，其得久乎！」夔終不屈志，儀後果以凶僞敗。

〔三〕干寶晉紀曰：曾字穎考。正元中爲司隸校尉。時母丘儉孫女適劉氏，以孕繫廷尉。女母荀，爲武衛將軍荀頤所表活，旣免，辭詣廷尉，乞爲官婢以贖女命。曾使主簿程咸爲議，議曰：「大魏承秦、漢之弊，未及革制。所以追戮已出之女，誠欲殄醜類之族也。若已產育，則成他家之母。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，於情則傷孝子之思，男不御罪於他族，而女獨嬰戮於二門，非所以哀矜女弱，均法制之大分也。臣以爲在室之女，可從父母之刑，旣醮之婦，使從夫家之戮。」朝廷從之，乃定律令。

晉諸公贊曰：曾以高雅稱，加性純孝，位至太宰，封朗陵縣公。年八十餘薨，諡曰元公。子邵嗣。邵字敬祖，才識深博，有經國體儀。位亦至太宰，諡康公。子凝嗣。邵庶兄遵，字思祖，有幹能。少經清職，終於太僕。遵子綏，字伯蔚，亦以幹事稱。永嘉中爲尙書，爲司馬越所殺。傅子稱曾及荀顗曰：「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，其頴昌何侯乎！其荀侯乎！古稱曾、閔，今曰荀、何。內盡其心以事其親，外崇禮讓以接天下。孝子，百世之宗；仁人，天下之令也。有能行仁孝之道者，君子之儀表矣。」

邢頤，字子昂，河間鄭人也。舉孝廉，司徒辟，皆不就。易姓字，適右北平，從田疇游。積五年，而太祖定冀州。頤謂疇曰：「黃巾起來二十餘年，海內鼎沸，百姓流離。今聞曹公法令嚴。民厭亂矣，亂極則平。請以身先。」遂裝還鄉里。田疇曰：「邢頤，民之先覺也。」乃見太祖，求爲鄉導以克柳城。

太祖辟頤爲冀州從事，時人稱之曰：「德行堂堂邢子昂。」除廣宗長，以故將喪棄官。

有司舉正，太祖曰：「願篤於舊君，有一致之節。」勿問也。更辟司空掾，除行唐令，勸民農桑，風化大行。入爲丞相門下督，遷左馮翊，病，去官。是時，太祖諸子高選官屬，令曰：「侯家吏，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。」遂以爲平原侯植家丞。顒防閑以禮，無所屈撓，由是不合。庶子劉楨書諫植曰：「家丞邢顒，北土之彥，少秉高節，玄靜澹泊，言少理多，眞雅士也。楨誠不足同貫斯人，並列左右。而楨禮遇殊特，顒反疎簡，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，禮賢不足，採庶子之春華，忘家丞之秋實。爲上招謗，其罪不小，以此反側。」後參丞相軍事，轉東曹掾。初，太子未定，而臨菑侯植有寵，丁儀等並贊翼其美。太祖問顒，顒對曰：「以庶代宗，先世之戒也。願殿下深重察之！」太祖識其意，後遂以爲太子少傅，遷太傅。文帝踐阼，爲侍中尚書僕射，賜爵關內侯，出爲司隸校尉，徙太常。黃初四年薨。子友嗣。〔二〕

〔一〕晉諸公贊曰：顒曾孫喬，字曾伯。有體量局幹，美於當世。歷清職。元康中，與劉渙俱爲尚書吏部郎，稍遷至司隸校尉。

鮑勛字叔業，泰山平陽人也，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。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，遂家焉。勛父信，靈帝時爲騎都尉，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。後爲濟北相，協規太祖，身以遇害。語在董卓傳、武帝紀。〔二〕建安十七年，太祖追錄信功，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。〔三〕辟勛

丞相掾。〔三〕

〔一〕魏書曰：信父丹，官至少府侍中，世以儒雅顯。少有大節，寬厚愛人，沈毅有謀。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，遣歸募兵，得千餘人，還到成皋而進已遇害。信至京師，董卓亦始到。信知卓必爲亂，勸袁紹襲卓，紹畏卓不敢發。語在紹傳。信乃引軍還鄉里，收徒衆二萬，騎七百，輜重五千餘乘。是歲，太祖始起兵於己吾，信與弟輅以兵應太祖。太祖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，輅裨將軍。時紹衆最盛，豪傑多向之。信獨謂太祖曰：「夫略不世出，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，君也。苟非其人，雖彊必斃。君殆天之所啓！」遂深自結納，太祖亦親異焉。汴水之敗，信被瘡，輅在陳戰亡。紹劫奪韓馥位，遂據冀州。信言於太祖曰：「奸臣乘釁，蕩覆王室，英雄奮節，天下嚮應者，義也。今紹爲盟主，因權專利，將自生亂，是復有一卓也。若抑之，則力不能制，祇以遘難，又何能濟？且可規大河之南，以待其變。」太祖善之。太祖爲東郡太守，表信爲濟北相。會黃巾大衆入州界，劉岱欲與戰，信止之，岱不從，遂敗。語在武紀。太祖以賊恃勝而驕，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。先與信出行戰地，後步軍未至，而卒與賊遇，遂接戰。信殊死戰，以救太祖，太祖僅得潰圍出，信遂沒，時年四十一。雖遭亂起兵，家本修儒，治身至儉，而厚養將士，居無餘財，士以此歸之。

〔二〕魏書曰：邵有父風，太祖嘉之，加拜騎都尉，使持節。邵薨，子融嗣。

〔三〕魏書曰：勛清白有高節，知名於世。

二十二年，立太子，以勛爲中庶子。徙黃門侍郎，出爲魏郡西部都尉。太子郭夫人弟爲曲周縣吏，斷盜官布，法應棄市。太祖時在譙，太子留鄴，數手書爲之請罪。勛不敢擅

縱，具列上。勛前在東宮，守正不撓，太子固不能悅，及重此事，恚望滋甚。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，密敕中尉奏免勛官。久之，拜侍御史。延康元年，太祖崩，太子卽王位，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。

文帝受禪，勛每陳「今之所急，唯在軍農，寬惠百姓。臺榭苑囿，宜以爲後。」文帝將出游獵，勛停車上疏曰：「臣聞五帝三王，靡不明本立教，以孝治天下。陛下仁聖惻隱，有同古烈。臣冀當繼蹤前代，令萬世可則也。如何在諒闇之中，修馳騁之事乎！臣冒死以聞，唯陛下察焉。」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，中道頓息，問侍臣曰：「獵之爲樂，何如八音也？」侍中劉曄對曰：「獵勝於樂。」勛抗辭曰：「夫樂，上通神明，下和人理，隆治致化，萬邦咸乂。移風易俗，莫善於樂。況獵，暴華蓋於原野，傷生育之至理，櫛風沐雨，不以時隙哉？昔魯隱觀漁於棠，春秋譏之。雖陛下以爲務，愚臣所不願也。」因奏：「劉曄佞諛不忠，阿順陛下過戲之言。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，曄之謂也。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。」帝怒作色，罷還，卽出勛爲右中郎將。

黃初四年，尙書令陳羣、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爲宮正，宮正卽御史中丞也。帝不得已而用之，百寮嚴憚，罔不肅然。六年秋，帝欲征吳，羣臣大議，勛面諫曰：「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，蓋以吳、蜀唇齒相依，憑阻山水，有難拔之勢故也。往年龍舟飄蕩，隔在南岸，聖躬

蹈危，臣下破膽。此時宗廟幾至傾覆，爲百世之戒。今又勞兵襲遠，日費千金，中國虛耗，令黠虜玩威，臣竊以爲不可。」帝益忿之，左遷勛爲治書執法。

帝從壽春還，屯陳留郡界。太守孫邕見，出過勛。時營壘未成，但立標埒，邕邪行不從正道，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，勛以塹壘未成，解止不舉。大軍還洛陽，曜有罪，勛奏紕遺，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。詔曰：「勛指鹿作馬，收付廷尉。」廷尉法議：「正刑五歲。」三官駁：「依律罰金二斤。」帝大怒曰：「勛無活分，而汝等敢縱之！收三官已下付刺姦，當令十鼠同穴。」太尉鍾繇、司徒華歆、鎮軍大將軍陳羣、侍中辛毗、尙書衛臻、守廷尉高柔等並表「勛父信有功於太祖」，求請勛罪。帝不許，遂誅勛。勛內行既脩，廉而能施，死之日，家無餘財。後二旬，文帝亦崩，莫不爲勛歎恨。

司馬芝字子華，河內溫人也。少爲書生，避亂荊州，於魯陽山遇賊，同行者皆棄老弱走，芝獨坐守老母。賊至，以刃臨芝，芝叩頭曰：「母老，唯在諸君！」賊曰：「此孝子也，殺之不義。」遂得免害，以鹿車推載母。居南方十餘年，躬耕守節。

太祖平荊州，以芝爲管長。時天下草創，多不奉法。郡主簿劉節，舊族豪俠，賓客千餘家，出爲盜賊，入亂吏治。頃之，芝差節客王同等爲兵，掾史據白：「節家前後未嘗給繇，若

至時藏匿，必爲留負。」芝不聽，與節書曰：「君爲大宗，加股肱郡，而賓客每不與役，旣衆庶怨望，或流聲上聞。今（條）（調）同等爲兵，幸時發遣。」兵已集郡，而節藏同等，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，縣掾史窮困，乞代同行。芝乃馳檄濟南，具陳節罪。太守郝光素敬信芝，卽以節代同行，青州號芝「以郡主簿爲兵」。遷廣平令。征虜將軍劉勳，貴寵驕豪，又芝故郡將，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。勳與芝書，不著姓名，而多所屬託，芝不報其書，一皆如法。後勳以不軌誅，交關者皆獲罪，而芝以見稱。（二）

（一）魏略曰：勳字子臺，瑯邪人。中平末，爲沛國建平長，與太祖有舊。後爲廬江太守，爲孫策所破，自歸太祖，封列侯，遂從在散伍議中。勳兄爲豫州刺史，病亡。兄子威，又代從政。勳自恃與太祖有宿，日驕慢，數犯法，又誹謗。爲李中成所白，收治，并免威官。

遷大理正。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，吏疑女工，收以付獄。芝曰：「夫刑罪之失，失在苛暴。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，若不勝掠，或至誣服。誣服之情，不可以折獄。且簡而易從，大人之化也。不失有罪，庸世之治耳。今有所疑，以隆易從之義，不亦可乎！」太祖從其議。歷甘陵、沛、陽平太守，所在有績。黃初中，入爲河南尹，抑彊扶弱，私請不行。會內官欲以事託芝，不敢發言，因芝妻伯父董昭。昭猶憚芝，不爲通。芝爲教與羣下曰：「蓋君能設教，不能使吏必不犯也。吏能犯教，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。夫設教而犯，君之劣也；犯

教而聞，吏之禍也。君劣於上，吏禍於下，此政事所以不理也。可不各勉之哉！」於是下吏莫不自勵。門下循行營疑門幹盜簪，幹辭不符，曹執爲獄。芝教曰：「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，自非離婁，鮮能不惑。就其實然，循行何忍重惜一簪，輕傷同類乎！其寢勿問。」

明帝卽位，賜爵關內侯。頃之，特進曹洪乳母當，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澗神〔一〕繫獄。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，芝不通，輒敕洛陽獄考竟，而上疏曰：「諸應死罪者，皆當先表須報。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，今當等所犯妖刑，辭語始定，黃門吳達詣臣，傳太皇太后令。臣不敢通，懼有救護，速聞聖聽，若不得已，以垂宿留。由事不早竟，是臣之罪，是以冒犯常科，輒敕縣考竟，擅行刑戮，伏須誅罰。」帝手報曰：「省表，明卿至心，欲奉詔書，以權行事，是也。此乃卿奉詔之意，何謝之有？後黃門復往，慎勿通也。」芝居官十一年，數議科條所不便者。其在公卿閒，直道而行。會諸王來朝，與京都人交通，坐免。

〔一〕臣松之案：無澗，山名，在洛陽東北。

後爲大司農。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，末作治生，以要利入。芝奏曰：「王者之治，崇本抑末，務農重穀。」王制：「無三年之儲，國非其國也。」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。方今二虜未滅，師旅不息，國家之要，惟在穀帛。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，專以農桑爲業。建安中，天下倉廩充實，百姓殷足。自黃初以來，聽諸典農治生，各爲部下之計，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。

夫王者以海內爲家，故傳曰：『百姓不足，君誰與足！』富足之由，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。今商旅所求，雖有加倍之顯利，然於一統之計，已有不貲之損，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。夫農民之事田，自正月耕種，耘鋤條桑，耕爨種麥，穫刈築場，十月乃畢。治廩繫橋，運輸租賦，除道理梁，堽塗室屋，以是終歲，無日不爲農事也。今諸典農，各言『留者爲行者宗田計，課其力，勢不得不爾。不有所廢，則當素有餘力。』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，專以農桑爲務，於國計爲便。」明帝從之。

每上官有所召問，常先見掾史，爲斷其意故，教其所以答塞之狀，皆如所度。芝性亮直，不矜廉隅。與賓客談論，有不可意，便面折其短，退無異言。卒於官，家無餘財，自魏迄今爲河南尹者莫及芝。

芝亡，子岐嗣，從河南丞轉廷尉正，遷陳留相。梁郡有繫囚，多所連及，數歲不決。詔書徙獄于岐屬縣，縣請豫治牢具。岐曰：「今囚有數十，既巧詐難符，且已倦楚毒，其情易見。豈當復久處囹圄邪！」及囚至，詰之，皆莫敢匿詐，一朝決竟，遂超爲廷尉。是時大將軍爽專權，尙書何晏、鄧颺等爲之輔翼。南陽主泰嘗以言連指，考繫廷尉。颺訊獄，將致泰重刑。岐數颺曰：「夫樞機大臣，王室之佐，旣不能輔化成德，齊美古人，而乃肆其私忿，枉論無辜。使百姓危心，非此焉在？」颺於是慚怒而退。岐終恐久獲罪，以疾去官。居家

未薨而卒，年三十五。子肇嗣。^{〔二〕}

^{〔二〕}肇，晉太康中爲冀州刺史、尙書，見〔百官志〕〔百官名〕。

評曰：徐奕、何夔、邢顒貴尙峻厲，爲世名人。毛玠清公素履，司馬芝忠亮不傾，庶乎不吐剛茹柔。崔琰高格最優，鮑勛秉正無虧，而皆不免其身，惜哉！大雅貴「旣明且哲」，虞書尙「直而能溫」，自非兼才，疇克備諸！

三國志卷十三

魏書十三

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

鍾繇字元常，潁川長社人也。〔一〕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，道遇相者，曰：「此童有貴相，然當厄於水，努力慎之！」行未十里，度橋，馬驚，墮水幾死。瑜以相者言中，益貴繇，而供給資費，使得專學。舉孝廉，〔二〕除尚書郎、陽陵令，以疾去。辟三府，爲廷尉正、黃門侍郎。是時，漢帝在西京，李傕、郭汜等亂長安中，與關東斷絕。太祖領兗州牧，始遣使上書。〔三〕傕、汜等以爲「關東欲自立天子，今曹操雖有使命，非其至實」，議留太祖使，拒絕其意。繇說傕、汜等曰：「方今英雄並起，各矯命專制，唯曹兗州乃心王室，而逆其忠款，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。」傕、汜等用繇言，厚加答報，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。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，又聞其說傕、汜，益虛心。後傕脅天子，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。天子得出長安，繇有力焉。拜御史中丞，遷侍中尚書僕射，并錄前功封東武亭侯。

〔一〕先賢行狀曰：鍾皓字季明，溫良篤慎，博學詩律，教授門生千有餘人，爲郡功曹。時太丘長陳寔爲西門亭長，皓深

獨敬異。寔少皓十七歲，常禮待與同分義。會辟公府，臨辭，太守問：「誰可代君？」皓曰：「明府欲必得其人，西門亭長可用。」寔曰：「鍾君似不察人爲意，不知何獨識我？」皓爲司徒掾，公出，道路泥濘，導從惡其相灑，去公車絕遠。公椎軾言：「司徒今日爲獨行耳！」還府向閣，鈴下不扶，令揖掾屬，公奮手不顧。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，皓爲西曹掾，卽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，曰：「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，若司隸舉繩墨，以公失宰相之禮，又不勝任，諸君終身何所任邪？」掾屬以故皆止。都官果移西曹掾，問空府去意，皓召都官吏，以見掾屬名示之，乃止。前後九辟三府，遷南鄉、林慮長，不之官。時郡中先輩爲海內所歸者，蒼梧太守定陵陳稚叔、故黎陽令潁陰荀淑及皓。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，曰：「荀君清識難尙，陳、鍾至德可師。」膺之姑爲皓兄之妻，生子覲，與膺年齊，並有令名。覲又好學慕古，有退讓之行。爲童幼時，膺祖太尉脩言：「覲似我家性，國有道不廢，國無道免于刑戮者也。」復以膺妹妻之。覲辟州宰，未嘗屈就。膺謂覲曰：「孟軻以爲人無好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弟於人何太無皂白邪！」覲嘗以膺之言白皓，皓曰：「元禮，祖公在位，諸父並盛，韓公之甥，故得然耳。國武子好招人過，以爲怨本，今豈其時！保身全家，汝道是也。」覲早亡，膺雖荷功名，位至卿佐，而卒隕身世禍。皓年六十九，終於家。皓二子迪、敷，並以黨錮不仕。繇則迪之孫。

〔三〕謝承後漢書曰：南陽陰脩爲潁川太守，以旌賢擢俊爲務，舉五官掾張仲方正，察功曹鍾繇、主簿荀彧、主記掾張禮、賊曹掾杜祐、孝廉荀攸、計吏郭圖爲吏，以光國朝。

〔三〕世語曰：太祖遣使從事王必致命天子。

時關中諸將馬騰、韓遂等，各擁彊兵相與爭。太祖方有事山東，以關右爲憂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，持節督關中諸軍，委之以後事，特使不拘科制。繇至長安，移書騰、遂

等，爲陳禍福，騰、遂各遣子入侍。太祖在官渡，與袁紹相持，繇送馬二千餘匹給軍。太祖與繇書曰：「得所送馬，甚應其急。」關右平定，朝廷無西顧之憂，足下之勳也。昔蕭何鎮守關中，足食成軍，亦適當爾。」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，繇帥諸軍圍之，未拔；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，衆甚盛。諸將議欲釋之去，繇曰：「袁氏方彊，援之來，關中陰與之通，所以未悉叛者，顧吾威名故耳。若棄而去，示之以弱，所在之民，誰非寇讎？縱吾欲歸，其得至乎！此爲未戰先自敗也。且援剛愎好勝，必易吾軍，若渡汾爲營，及其未濟擊之，可大克也。」張既說馬騰會擊援，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。援至，果輕渡汾，衆止之，不從。濟水未半，擊，大破之，「二」斬援，降單于。語在既傳。其後河東衛固作亂，與張晟、張琰及高幹等並爲寇，繇又率諸將討破之。「三」自天子西遷，洛陽人民單盡，繇徙關中民，又招納亡叛以充之，數年間民戶稍實。太祖征關中，得以爲資，表繇爲前軍師。

「二」司馬彪戰略曰：袁尚遣高幹、郭援將兵數萬人，與匈奴單于寇河東，遣使與馬騰、韓遂等連和，騰等陰許之。傅幹說騰曰：「古人有言『順道者昌，逆德者亡』。曹公奉天子誅暴亂，法明國治，上下用命，有義必賞，無義必罰，可謂順道矣。袁氏背王命，驅胡虜以陵中國，寬而多忌，仁而無斷，兵雖彊，實失天下心，可謂逆德矣。今將軍既事有道，不盡其力，陰懷兩端，欲以坐觀成敗，吾恐成敗既定，奉辭責罪，將軍先爲誅首矣。」於是騰懼。幹曰：「智者轉禍爲福。今曹公與袁氏相持，而高幹、郭援獨制河東，曹公雖有萬全之計，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。將軍誠能

引兵討援，內外擊之，其勢必舉。是將軍一舉，斷袁氏之臂，解一方之急，曹公必重德將軍。將軍功名，竹帛不能盡載也。唯將軍審所擇！」騰曰：「敬從教。」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，并將遂等兵，與繇會擊援等，大破之。

〔三〕魏略曰：詔徵河東太守王邑。邑以天下未定，心不願徵，而吏民亦戀邑，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。而詔已拜杜畿爲太守，畿已入界。繇不聽先等，促邑交符。邑佩印綬，徑從河北詣許自歸。繇時治在洛陽，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，乃上書自劾曰：「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，犯突科條，事當推劾，檢實姦詐。被詔書當如所糾。以其歸罪，故加寬赦。又臣上言吏民大小，各懷願望，謂邑當還，拒太守杜畿，今皆反悔，共迎畿之官。謹案文書，臣以空虛，被蒙拔擢，入充近侍，兼典機衡，忝膺重任，總統偏方。既無德政以惠民物，又無威刑以檢不恪，至使邑違犯詔書，郡掾衛固誑迫吏民，訟訴之言，交驛道路，漸失其禮，不虔王命。今雖反悔，醜聲流聞，咎皆由繇威刑不攝。臣又疾病，前後歷年，氣力日微，尸素重祿，曠廢職任，罪明法正。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，幸得蒙恩，以斗筭之才，仍見拔擢，顯從近密，銜命督使。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，檢下無刑，久病淹滯，衆職荒頓，法令失張。邑雖違科，當必繩正法，既舉文書，操彈失理，至乃使邑遠詣闕廷。隳忝使命，挫傷爪牙。而固誑迫吏民，拒畿連月，今雖反悔，犯順失正，海內兇赫，罪一由繇威刑闇弱。又繇久病，不任所職，非繇大臣當所宜爲。繇輕慢憲度，不畏詔令，不與國同心，爲臣不忠，無所畏忌，大爲不敬。又不承用詔書，奉詔不謹。又聰明蔽塞，爲下所欺，弱不勝任。數罪謹以劾，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，大鴻臚削爵土。臣久嬰篤疾，涉夏盛劇，命縣呼吸，不任部官。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，免冠徒跣，伏須罪誅。」詔不聽。

魏國初建，爲大理，遷相國。文帝在東宮，賜繇五熟釜，爲之銘曰：「於赫有魏，作漢藩

輔。厥相惟鍾，實幹心膂。靖恭夙夜，匪遑安處。百寮師師，楷茲度矩。」〔二〕數年，坐西曹掾魏諷謀反，策罷就第。〔三〕文帝卽王位，復爲大理。及踐阼，改爲廷尉，進封崇高鄉侯。遷太尉，轉封平陽鄉侯。時司徒華歆、司空王朗，並先世名臣。文帝罷朝，謂左右曰：「此三公者，乃一代之偉人也，後世殆難繼矣！」〔三〕明帝卽位，進封定陵侯，增邑五百，并前千八百戶，遷太傅。繇有膝疾，拜起不便。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，朝見皆使載輿車，虎賁舁上殿就坐。是後三公有疾，遂以爲故事。

〔二〕魏略曰：繇爲相國，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，釜成，太子與繇書曰：「昔有黃三鼎，周之九寶，咸以一體使調一味，豈若斯釜五味時芳？蓋鼎之烹飪，以饗上帝，以養聖賢，昭德祈福，莫斯之美。故非大人，莫之能造；故非斯器，莫宜盛德。今之嘉釜，有逾茲美。夫周之尸臣，宋之考父，衛之孔悝，晉之魏顗，彼四臣者，並以功德勒名鍾鼎。今執事寅亮大魏，以隆聖化。堂堂之德，於斯爲盛。誠太常之所宜銘，彝器之所宜勒。故作斯銘，勒之釜口，庶可贊揚洪美，垂之不朽。」

臣松之按漢書郊祀志，孝宣時，美陽得鼎，京兆尹張敞上議曰：「按鼎有刻書曰：『王命尸臣，官此枸邑。』（尸主事之臣枸音苟幽地）賜爾鸞旂，黼黻珣戈。尸臣拜手稽首曰：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！』此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，（子孫）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，藏之于宮廟也。」考父銘見左氏傳，孔悝銘在禮記，事顯故不載。國語曰：「昔克潞之役，秦來圖敗晉功，魏顗以其身追秦師于輔氏，親止杜回；其勒銘于景鍾，至于今不遺類，其子孫不可不興也。」太子所稱四銘者也。

魏略曰：後太祖征漢中，太子在孟津，聞繇有玉玦，欲得之而難公言。密使臨菑侯轉因人說之，繇卽送之。太子與繇書曰：「夫玉以比德君子，見美詩人。晉之垂棘，魯之瑯璠，宋之結綠，楚之和璞，價越萬金，貴重都城，有稱疇昔，流聲將來。是以垂棘出晉，虞、虢雙禽；和璧入秦，相如抗節。竊見玉書，稱美玉白若截肪，黑譬純漆，赤擬雞冠，黃侔蒸栗。側聞斯語，未覩厥狀。雖德非君子，義無詩人，高山景行，私所慕仰。然四寶邈焉以遠，秦、漢未聞有良匹。是以求之曠年，未遇厥真，私願不果，飢渴未副。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，聞之驚喜，笑與抃俱。當自白書，恐傳言未審，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。乃不忽遺，厚見周稱，鄴騎既到，寶玦初至，捧跪發匣，爛然滿目。猥以矇鄙之姿，得觀希世之寶，不煩一介之使，不損連城之價，既有秦昭章臺之觀，而無蘭生詭奪之誑。嘉貺益腆，敢不欽承！」繇報書曰：「昔忝近任，并得賜玦。尙方耆老，頗識舊物。名其符采，必得處所。以爲執事有珍此者，是以鄙之，用未奉貢。幸而紆意，實以悅懌。在昔和氏，殷勤忠篤，而繇待命，是懷愧恥。」

〔三〕魏略曰：孫權稱臣，斬送關羽。太子書報繇，繇答書曰：「臣向郡故司空荀爽言：『人當道情，愛我者一何可愛！憎我者一何可憎！』顧念孫權，了更斌媚。」太子又書曰：「得報，知喜南方。至于荀公之清談，孫權之斌媚，執書嗔，不能離手。若權復黠，當折以汝南許劭月旦之評。權優游二國，俯仰荀、許，亦已足矣。」

〔三〕陸氏異林曰：繇嘗數月不朝會，意性異常，或問其故，云：「常有婦來，美麗非凡。」問者曰：「必是鬼物，可殺之。」婦人後往，不卽前，止戶外。繇問何以，曰：「公有相殺意。」繇曰：「無此。」乃勤勤呼之，乃入。繇意恨，有不忍之心，然猶斫之傷髀。婦人卽出，以新綿拭血竟路。明日使人尋跡之，至一大冢，木中有好婦人，形體如生人，著白練衫，丹繡襦，傷左髀，以襦中綿拭血。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。清河，陸雲也。

初，太祖下令，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。繇以爲「古之肉刑，更歷聖人，宜復施行，以代死刑。」議者以爲非悅民之道，遂寢。及文帝臨饗羣臣，詔謂「大理欲復肉刑，此誠聖王之法。公卿當善共議。」議未定，會有軍事，復寢。太和中，繇上疏曰：「大魏受命，繼蹤虞、夏。孝文革法，不合古道。先帝聖德，固天所縱，墳典之業，一以貫之。是以繼世，仍發明詔，思復古刑，爲一代法。連有軍事，遂未施行。陛下遠追二祖遺意，惜斬趾可以禁惡，恨入死之無辜，使明習律令，與羣臣共議。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，復行此刑。」書云：「皇帝清問下民，鰥寡有辭于苗。」此言堯當除蚩尤、有苗之刑，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。若今蔽獄之時，訊問三槐、九棘、羣吏、萬民，使如孝景之令，其當棄市，欲斬右趾者許之。其黥、劓、左趾、宮刑者，自如孝文，易以髡、笞。能有姦者，率年二十至四五十，雖斬其足，猶任生育。今天下人少于孝文之世，下計所全，歲三千人。張蒼除肉刑，所殺歲以萬計。臣欲復肉刑，歲生三千人。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？子曰：「何事於仁，必也聖乎，堯、舜其猶病諸！」又曰：「仁遠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」若誠行之，斯民永濟。」書奏，詔曰：「太傅學優才高，留心政事，又於刑理深遠。此大事，公卿羣僚善共平議。」司徒王朗議，以爲「繇欲輕減大辟之條，以增益刑之數，此卽起偃爲豎，化屍爲人矣。然臣之愚，猶有未合微異之意。夫五刑之屬，著在科律，自有減死一等之法，不死卽爲減。施行已久，不待遠假斧鑿于彼肉刑，

然後有罪次也。前世仁者，不忍肉刑之慘酷，是以廢而不用。不用已來，歷年數百。今復行之，恐所減之文未彰于萬民之目，而肉刑之間已宣于寇讎之耳，非所以來遠人也。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，使減死之髡、劓。嫌其輕者，可倍其居作之歲數。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，外無以刑易鈇馱耳之聲。」議者百餘人，與朗同者多。帝以吳、蜀未平，且寢。」

〔二〕袁宏曰：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全，蓋利用之物懸於外，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。於是有進取貪競之行，希求放肆之事。進取不已，不能充其嗜慾，則苟且僥倖之所生也；希求無厭，無以愜其慾，則姦僞忿怒之所興也。先王知其如此，而欲救其弊，或先德化以陶其心；其心不化，然後加以刑辟。書曰：「百姓不親，五品不遜。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。蠻夷猾夏，寇賊姦宄。汝作士，五刑有服。」然則德、刑之設，參而用之者也。三代相因，其義詳焉。周禮：「使墨者守門，劓者守關，宮者守內，剕者守圉。」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。荀卿亦云，殺人者死，傷人者刑，百王之所同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。夫殺人者死，而相殺者不已，是大辟可以懲未殺，不能使天下無殺也。傷人者刑，而害物者不息，是黥、劓可以懼未刑，不能使天下無刑也。故將欲止之，莫若先以德化。夫罪過彰著，然後入于刑辟，是將殺人者不必死，欲傷人者不必刑。縱而弗化，則陷於刑辟。故刑之所制，在於不可移之地。禮教則不然，明其善惡，所以潛勸其情，消之於未殺也；示之恥辱，所以內愧其心，治之於未傷也。故過微而不至於著，罪薄而不及於刑。終入罪辟者，非教化之所得也，故雖殘一物之生，刑一人之體，是除天下之害，夫何傷哉！率斯道也，風化可以漸淳，刑罰可以漸少，其理然也。苟不能化其心，而專任刑罰，民失義方，動羅刑網，求世休和，焉可得哉？周之成、康，豈按三千之文而致刑錯之美乎？蓋德化漸漬，致斯有由也。漢初懲酷刑之弊，

務寬厚之論，公卿大夫，相與恥言人過。文帝登朝，加以玄默。張武受賂，賜金以愧其心；吳王不朝，崇禮以訓其失。是以吏民樂業，風流篤厚，斷獄四百，幾致刑措，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効哉？世之欲言刑罰之用，不先德教之益，失之遠矣。今大辟之罪，與古同制。免死已下，不過五歲，既釋鉗鎖，復得齒于人倫。是以民無恥惡，數爲姦盜，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。苟教之所去，罰當其罪，一離刀鋸，沒身不齒，鄰里且猶恥之，而況于鄉黨乎？而況朝廷乎？如此，則夙沙、趙高之儔，無施其惡矣。古者察其言，觀其行，而善惡彰焉。然則君子之去刑辟，固已遠矣。過誤不幸，則八議之所宥也。若夫下和、史遷之冤，淫刑之所及也。苟失其道，或不免於大辟，而況肉刑哉！漢書：「斬右趾及殺人先自言告，吏坐受賕，守官物而即盜之，皆棄市。」此班固所謂當生而令死者也。今不忍刻截之慘，而安剿絕之悲，此最治體之所先，有國所宜改者也。

太和四年，繇薨。帝素服臨弔，諡曰成侯。子毓嗣。初，文帝分毓戶邑，封繇弟演及子劭、孫豫列侯。

〔一〕魏書曰：有司議諡，以爲繇昔爲廷尉，辦理刑獄，決嫌明疑，民無怨者，由于于、張之在漢也。詔曰：「太傅功高德茂，位爲師保，論行賜諡，常先依此，兼敘廷尉于、張之德耳。」乃策諡曰成侯。

毓字稚叔。年十四爲散騎侍郎，機捷談笑，有父風。太和初，蜀相諸葛亮圍祁山，明帝欲西征，毓上疏曰：「夫策貴廟勝，功尚帷幄，不下殿堂之上，而決勝千里之外。車駕宜鎮守中土，以爲四方威勢之援。今大軍西征，雖有百倍之威，於關中之費，所損非一。且盛暑行師，詩人所重，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。」遷黃門侍郎。時大興洛陽宮室，車駕便幸許昌，天

下當朝正許昌。許昌偏狹，於城南以氈爲殿，備設魚龍曼延，民罷勞役。毓諫，以爲「水旱不時，帑藏空虛，凡此之類，可須豐年。」又上「宜復關內開荒地，使民肆力於農。」事遂施行。正始中，爲散騎（侍郎）〔常侍〕。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，蜀拒守，軍不得進。爽方欲增兵，毓與書曰：「竊以爲廟勝之策，不臨矢石；王者之兵，有征無戰。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，退舍足以納原寇，不必縱吳漢于江關，騁韓信於井陘也。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，蓋自古之政。惟公侯詳之！」爽無功而還。後以失爽意，徙侍中，出爲魏郡太守。爽既誅，入爲御史中丞、侍中、廷尉。聽君父已沒，臣子得爲理謗，及士爲侯，其妻不復配嫁，毓所創也。

正元中，田丘儉、文欽反，毓持節至揚、豫州，班行赦令，告諭士民，還爲尙書。諸葛誕反，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詣壽春討誕。會吳大將孫壹率衆降，或以爲「吳新有釁，必不能復出軍。東兵已多，可須後問」。毓以爲「夫論事料敵，當以己度人。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，孫壹所率，口不至千，兵不過三百。吳之所失，蓋爲無幾。若壽春之圍未解，而吳國內轉安，未可必其不出也。」大將軍曰：「善。」遂將毓行。〔二〕淮南既平，爲青州刺史，加後將軍，遷都督徐州諸軍事，假節，又轉都督荊州。景元四年薨，追贈車騎將軍，諡曰惠侯。子駿嗣。毓弟會，自有傳。

〔一〕臣松之以爲諸葛誕舉淮南以與吳，孫壹率三百人以歸魏，謂吳有釁，本非有理之言。毓之此議，蓋何足稱耳！

華歆字子魚，平原高唐人也。高唐爲齊名都，衣冠無不游行市里。歆爲吏，休沐出府，則歸家闔門。議論持平，終不毀傷人。〔一〕同郡陶丘洪亦知名，自以明見過歆。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。語在武紀。〔二〕芬陰呼歆、洪共定計，洪欲行，歆止之曰：「夫廢立大事，伊、霍之所難。芬性疎而不武，此必無成，而禍將及族。子其無往！」洪從歆言而止。後芬果敗，洪乃服。舉孝廉，除郎中，病，去官。靈帝崩，何進輔政，徵河南鄭泰、潁川荀攸及歆等。歆到，爲尙書郎。董卓遷天子長安，歆求出爲下邳令，病不行，遂從藍田至南陽。〔三〕時袁術在穰，留歆。歆說術使進軍討卓，術不能用。歆欲棄去，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，日磾辟歆爲掾。東至徐州，詔卽拜歆豫章太守，以爲政清靜不煩，吏民感而愛之。〔四〕孫策略地江東，歆知策善用兵，乃幅巾奉迎。策以其長者，待以上賓之禮。〔五〕後策死。太祖在官渡，表天子徵歆。孫權欲不遣，歆謂權曰：「將軍奉王命，始交好曹公，分義未固，使僕得爲將軍效心，豈不有益乎？今空留僕，是爲養無用之物，非將軍之良計也。」權悅，乃遣歆。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，贈遺數百金。歆皆無所拒，密各題識，至臨去，悉聚諸物，謂諸賓客曰：「本無拒諸君之心，而所受遂多。念單車遠行，將以懷璧爲罪，願賓客爲之計。」衆乃各留所贈，而服其德。

〔二〕魏略曰：歆與北海邴原、管寧俱游學，三人相善，時人號三人爲「二龍」，歆爲龍頭，原爲龍腹，寧爲龍尾。

臣松之以爲邴根矩之微猷懿望，不必有愧華公，管幼安含德高蹈，又恐弗當爲尾。魏略此言，未可以定其先後也。

〔三〕魏書稱芬有大名於天下。

〔三〕華嶠譜敘曰：歆少以高行顯名。避西京之亂，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，閒步出武關。道遇一丈夫獨行，願得俱，皆哀欲許之。歆獨曰：「不可。今已在危險之中，禍福患害，義猶一也。無故受人，不知其義。既以受之，若有進退，可中棄乎！」衆不忍，卒與俱行。此丈夫中道墮井，皆欲棄之。歆曰：「已與俱矣，棄之不義。」相率共還出之，而後別去。衆乃大義之。

〔四〕魏略曰：揚州刺史劉繇死，其衆願奉歆爲主。歆以爲因時擅命，非人臣之宜。衆守之連月，卒謝遣之，不從。

〔五〕胡沖吳歷曰：孫策擊豫章，先遣虞翻說歆。歆答曰：「歆久在江表，常欲北歸；孫會稽來，吾便去也。」翻還報策，策乃進軍。歆葛巾迎策，策謂歆曰：「府君年德名望，遠近所歸；策年幼稚，宜脩子弟之禮。」便向歆拜。

華嶠譜敘曰：孫策略有揚州，盛兵徇豫章，一郡大恐。官屬請出郊迎，教曰：「無然。」策稍進，復白發兵，又不聽。及策至，一府皆造閣，請出避之。乃笑曰：「今將自來，何遽避之？」有頃，門下白曰：「孫將軍至。」請見，乃前與歆共坐，談議良久，夜乃別去。義士聞之，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。策遂親執子弟之禮，禮爲上賓。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衆，皆出其下，人人望風。每策大會，坐上莫敢先發言，歆時起更衣，則論議謹譁。歆能劇飲，至石餘不亂，衆人微察，常以其整衣冠爲異，江南號之曰「華獨坐」。

虞溥江表傳曰：孫策在椒丘，遣虞翻說歆。翻既去，歆請功曹劉壹入議。壹勸歆住城，遣檄迎軍。歆曰：「吾雖劉

刺史所置，上用，猶是剖符吏也。今從卿計，恐死有餘責矣。」壹曰：「王景興既漢朝所用，且爾時會稽人衆盛彊，猶見原恕，明府何慮？」於是夜逆作檄，明旦出城，遣吏齎迎。策便進軍，與歆相見，待以上賓，接以朋友之禮。

孫盛曰：夫大雅之處世也，必先審隱顯之期，以定出處之分，否則括囊以保其身，泰則行義以達其道。歆既無夷、皓、韜邈之風，又失王臣匪躬之操，故撓心於邪儒之說，交臂於陵肆之徒，位尊於一豎，節墮於當時。昔許、蔡失位，不得列於諸侯；州公實來，魯人以爲賤恥。方之於歆，咎孰大焉！

歆至，拜議郎，參司空軍事，入爲尙書，轉侍中，代荀彧爲尙書令。太祖征孫權，表歆爲軍師。魏國既建，爲御史大夫。文帝卽王位，拜相國，封安樂鄉侯。及踐阼，改爲司徒。歆素清貧，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，家無擔石之儲。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，唯歆出而嫁之。帝歎息，三下詔曰：「司徒，國之雋老，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。今大官重膳，而司徒蔬食，甚無謂也。」特賜御衣，及爲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。三三府議：「舉孝廉，本以德行，不復限以試經。」歆以爲「喪亂以來，六籍墮廢，當務存立，以崇王道。夫制法者，所以經盛衰。今聽孝廉不以經試，恐學業遂從此而廢。若有秀異，可特徵用。患於無其人，何患不得哉？」帝從其言。

〔一〕魏書曰：文帝受禪，歆登壇相儀，奉皇帝璽綬，以成受命之禮。

華嶠譜敘曰：文帝受禪，朝臣三公已下並受爵位；歆以形色忤時，徙爲司徒，而不進爵。魏文帝久不懌，以問尙

書令陳羣曰：「我應天受禪，百辟羣后，莫不人人悅喜，形于聲色，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，何也？」羣起離席長跪曰：「臣與相國會臣漢朝，心雖悅喜，義形其色，亦懼陛下實應且憎。」帝大悅，遂重異之。

〔三〕孫盛曰：盛聞慶賞威刑，必宗於主，權宜有恕，出自人君。子路私饋，仲尼毀其食器；田氏盜施，春秋著以爲譏。斯褒貶之成言，已然之顯義也。孥戮之家，國刑所肅，受賜之室，乾施所加，若在哀矜，理無偏宥。歆居股肱之任，同元首之重，則當公言皇朝，以彰天澤，而默受嘉賜，獨爲君子，既犯作福之嫌，又違必去之義，可謂匹夫之仁，蹈道則未也。

魏書曰：歆性周密，舉動詳慎。常以爲人臣陳事，務以諷諫合道爲貴，就有所言，不敢顯露，故其事多不見載。

華嶠諸敘曰：歆淡於財欲，前後寵賜，諸公莫及，然終不殖產業。陳羣常歎曰：「若華公，可謂通而不泰，清而不介者矣。」

傅子曰：敢問今之君子？曰：「袁郎中積德行儉，華太尉積德居順，其智可及也，其清不可及也。事上以忠，濟下以仁，晏嬰、行父何以加諸？」

〔三〕魏書曰：又賜奴婢五十人。

黃初中，詔公卿舉獨行君子，歆舉管寧，帝以安車徵之。明帝卽位，進封博平侯，增邑五百戶，并前千三百戶，轉拜太尉。〔二〕歆稱病乞退，讓位於寧。帝不許。臨當大會，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指曰：「朕新蒞庶事，一日萬幾，懼聽斷之不明。賴有德之臣，左右朕躬，而君屢以疾辭位。夫量主擇君，不居其朝，委榮棄祿，不究其位，古人固有之矣，顧以爲周

公、伊尹則不然。絜身徇節，常人爲之，不望之於君。君其力疾就會，以惠予一人。將立席几筵，命百官總己，以須君到，朕然後御坐。」又詔襲：「須歆必起，乃還。」歆不得已，乃起。

〔一〕列異傳曰：歆爲諸生時，嘗宿人門外。主人婦夜產。有頃，兩吏詣門，便辟易卻，相謂曰：「公在此。」躊躇良久，一吏曰：「籍當定，奈何得住？」乃前向歆拜，相將入。出並行，共語曰：「當與幾歲？」一人曰：「當三歲。」天明，歆去。後欲驗其事，至三歲，故往問兒消息，果已死。歆乃自知當爲公。

臣松之按晉陽秋說魏舒少時寄宿事，亦如之。以爲理無二人俱有此事，將由傳者不同。今寧信列異。

太和中，遣曹眞從子午道伐蜀，車駕東幸許昌。歆上疏曰：「兵亂以來，過踰二紀。大魏承天受命，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，宜弘一代之治，紹三王之迹。雖有二賊負險延命，苟聖化日躋，遠人懷德，將襁負而至。夫兵不得已而用之，故戢而時動。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，以征伐爲後事。且千里運糧，非用兵之利；越險深入，無獨克之功。如聞今年徵役，頗失農桑之業。爲國者以民爲基，民以衣食爲本。使中國無饑寒之患，百姓無離土之心，則天下幸甚，二賊之釁，可坐而待也。臣備位宰相，老病日篤，犬馬之命將盡，恐不復奉望鑾蓋，不敢不竭臣子之懷，唯陛下裁察！」帝報曰：「君深慮國計，朕甚嘉之。賊憑恃山川，二祖勞於前世，猶不克平，朕豈敢自多，謂必滅之哉！諸將以爲不一採取，無由自弊，是以觀兵以闕其釁。若天時未至，周武還師，乃前事之鑒，朕敬不忘所戒。」時秋大雨，詔眞

引軍還。太和五年，歆薨，諡曰敬侯。〔二〕子表嗣。初，文帝分歆戶邑，封歆弟緝列侯。表，咸熙中爲尙書。〔三〕

〔一〕魏書云：歆時年七十五。

〔二〕華嶠譜敘曰：歆有三子。表字偉容，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。時同僚諸郎共平尙書事，年少，並兼厲鋒氣，要〔君〕〔召〕名譽。尙書事至，或有不便，故遺漏不視，及傳書者去，卽入深文論駁。惟表不然，事來有不便，輒與尙書共論盡其意，主者固執，不得已，然後共奏議。司空〔陳泰〕〔陳羣〕等以此稱之。仕晉，歷太子少傅、太常。稱疾致仕，拜光祿大夫。性清淡，常慮天下退理。司徒李胤、司隸〔王密〕〔王弘〕等常稱曰：「若此人者，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，〔不可得而親〕，不可得而疎。」中子博，歷三縣內史，治有名跡。少子周，黃門侍郎、常山太守，博學有文思。中年遇疾，終于家。表有三子。長子廙，字長駿。

晉諸公贊曰：廙有文翰，歷位尙書令、太子少傅，追贈光祿大夫開府。嶠字叔駿，有才學，撰後漢書，世稱爲良史。爲祕書監、尙書。澹字玄駿，最知名，爲河南尹。廙三子。昆字敬倫，清粹有檢，爲尙書。薈字敬叔。世語稱薈貴正。恆字敬則，以通理稱。昆，尙書；薈，河南尹；恆，左光祿大夫開府。澹子軼，字彥夏。有當世才志，爲江州刺史。

王朗字景興，東海〔郡〕〔郟〕人也。以通經，拜郎中，除菑丘長。師太尉楊賜，賜薨，棄官行服。舉孝廉，辟公府，不應。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。時漢帝在長安，關東兵起，朗爲謙

治中，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：「春秋之義，求諸侯莫如勤王。今天子越在西京，宜遣使奉承王命。」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。天子嘉其意，拜謙安東將軍。以昱爲廣陵太守，朗會稽太守。朗孫策渡江略地。朗功曹虞翻以爲力不能拒，不如避之。朗自以身爲漢吏，宜保城邑，遂舉兵與策戰，敗績，浮海至東冶。策又追擊，大破之。朗乃詣策。策以朗儒雅，詰讓而不害。朗雖流移窮困，朝不謀夕，而收卹親舊，分多割少，行義甚著。

〔二〕朗家傳曰：會稽舊祀秦始皇，刻木爲像，與夏禹同廟。朗到官，以爲無德之君，不應見祀，於是除之。居郡四年，惠愛在民。

〔三〕獻帝春秋曰：孫策率軍如閩、越討朗。朗泛舟浮海，欲走交州，爲兵所逼，遂詣軍降。策令使者詰朗曰：「問逆賊故會稽太守王朗：朗受國恩當官，云何不惟報德，而阻兵安忍？大軍征討，幸免梟夷，不自掃屏，復聚黨衆，屯住郡境。遠勞王誅，卒不悟順。捕得云降，庶以欺詐，用全首領，得爾與不，具以狀對。」朗稱禽虜，對使者曰：「朗以瑣才，誤竊朝私，受爵不讓，以違罪網。前見征討，畏死苟免。因治人物，寄命須臾。又迫大兵，惶怖北引。從者疾患，死亡略盡。獨與老母，共乘一櫬。流矢始交，便棄櫬就俘，稽顙自首於征役之中。朗惶惑不達，自稱降虜。緣前迷謬，被詰慚懼。朗愚淺驚怯，畏威自驚。又無良介，不早自歸。於破亡之中，然後委命下隸。身輕罪重，死有餘辜。申脰就鞅，蹴足入紲，叱咤聽聲，東西惟命。」

太祖表徵之，朗自曲阿展轉江海，積年乃至。〔二〕拜諫議大夫，參司空軍事。〔三〕魏國初建，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，遷少府、奉常、大理。務在寬恕，罪疑從輕。鍾繇明察當法，俱以治

獄見稱。〔三〕

〔二〕朗被徵未至。孔融與朗書曰：「世路隔塞，情問斷絕，感懷增思。前見章表，知尋湯武罪己之迹，自投東裔同鯀之罰，覽省未周，涕隕潸然。主上寬仁，貴德宥過。曹公輔政，思賢並立。策書屢下，殷勤款至。知權舟浮海，息駕廣陵，不意黃熊突出羽淵也。談笑有期，勉行自愛！」

漢晉春秋曰：孫策之始得朗也，譴讓之。使張昭私問朗，朗誓不屈，策忿而不敢害也，留置曲阿。建安三年，太祖表徵朗，策遣之。太祖問曰：「孫策何以得至此邪？」朗曰：「策勇冠一世，有儒才大志。張子布，民之望也，北面而相之。周公瑾，江淮之傑，攘臂而爲其將。謀而有成，所規不細，終爲天下大賊，非徒狗盜而已。」

〔三〕朗家傳曰：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。陽爲荊令，年三十而卒，故後世鮮聞。初，陽以漢室漸衰，知太祖有雄才，恐爲漢累，意欲除之而事不會。及太祖貴，求其嗣子甚急。其子惶窘，走伏無所。陽親舊雖多，莫敢藏者。朗乃納受積年，及從會稽還，又數開解。太祖久乃赦之，陽門戶由是得全。

〔三〕魏略曰：太祖請同會，囑朗曰：「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稭米飯也。」朗仰而歎曰：「宜適難值！」太祖問：「云何？」朗曰：「如朗昔者，未可折而折；如明公今日，可折而不折也。」太祖以孫權稱臣遣貢諮朗，朗答曰：「孫權前牋，自詭躬討虜以補前愆，後疏稱臣，以明無二。牙獸屈膝，言鳥告歡，明珠、南金，遠珍必至。情見乎辭，效著乎功。三江五湖，爲治於魏，西吳東越，化爲國民。鄢、郢旣拔，荆門自開。席卷巴、蜀，形勢已成。重休累慶，雜沓相隨。承旨之日，撫掌擊節。情之畜者，辭不能宣。」

文帝卽王位，遷御史大夫，封安陵亭侯。上疏勸育民省刑曰：「兵起已來三十餘年，四海盪覆，萬國殄瘁。賴先王芟除寇賊，扶育孤弱，遂令華夏復有綱紀。鳩集兆民，于茲魏

土，使封鄙之內，雞鳴狗吠，達於四境，蒸庶欣欣，喜遇升平。今遠方之寇未賓，兵戎之役未息，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，良宰足以宣德澤，阡陌咸修，四民殷熾，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。易稱敕法，書著祥刑，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，慎法獄之謂也。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寄，路溫舒疾治獄之吏。夫治獄者得其情，則無冤死之囚；丁壯者得盡地力，則無饑饉之民；窮老者得仰食倉廩，則無餓餓之殍；嫁娶以時，則男女無怨曠之恨；胎養必全，則孕者無自傷之哀；新生必復，則孩者無不育之累；壯而後役，則幼者無離家之思；二毛不戎，則老者無頓伏之患。醫藥以療其疾，寬繇以樂其業，威罰以抑其強，恩仁以濟其弱，賑貸以贍其乏。十年之後，既筭者必盈巷。二十年之後，勝兵者必滿野矣。」

及文帝踐阼，改爲司空，進封樂平鄉侯。「二」時帝頗出游獵，或昏夜還宮。朗上疏曰：「夫帝王之居，外則飾周衛，內則重禁門，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，稱警而後踐墀，張弧而後登輿，清道而後奉引，遮列而後轉轂，靜室而後息駕，皆所以顯至尊，務戒愼，垂法教也。近日車駕出臨捕虎，日昃而行，及昏而反，違警蹕之常法，非萬乘之至愼也。」帝報曰：「覽表，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，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，未足以喻。方今二寇未殄，將帥遠征，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。至於夜還之戒，已詔有司施行。」「三」

「二」魏名臣奏載朗節省奏曰：「詔問所宜損益，必謂東京之事也。若夫西京雲陽、汾陰之大祭，千有五百之羣，祀通天

之臺，入阿房之宮，齋必百日，養犧五載，牛則三千，其重玉則七千；其器，文綺以飾重席，童女以蹈舞綴；釀酎必貫三時而後成，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；內宮美人數至近千，學官博士（弟子）七千餘人；中廕則駢騾駟馬六萬餘匹，外牧則廐養三萬而馬十之；執金吾從騎六百，走卒倍焉；太常行陵幸車千乘，太官賜官奴婢六千，長安城內治民爲政者三千，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。政充事猥，威儀繁富，隆於三代，近過禮中。夫所以極奢者，大抵多受之於秦餘。既違繭栗懲誠之本，掃地簡易之指，又失替質而損文、避泰而從約之趣。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，祖述堯舜之際，割奢務儉之政，除繁崇省之令，詳刑慎罰之教，所宜希慕哉？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，郡國立宗廟之法，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，若此之輩，既已屢改於哀平之前，不行光武之後矣。謹按圖牒所改奏，在天地及五帝、六宗、宗廟、社稷，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。夫天地則掃地而祭，其餘則皆壇而埒之矣。明堂所以祀上帝，靈臺所以觀天文，辟雍所以脩禮樂，太學所以集儒林，高禪所以祈休祥，又所以察時務，揚教化。稽古先民，開誕慶祚，舊時皆在國之陽，並高棟夏屋，足以（肆）（肆）饗射，望雲物。七郊雖尊祀尙質，猶皆有門宇便坐，足以避風雨。可須軍罷年豐，以漸脩治。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，及衛士并合，雖且萬人，或商賈惰游子弟，或農野謹鈍之人；雖有乘制之處，不講戎陳，既不簡練，又希更寇，雖名實不副，難以備急。有警而後募兵，軍行而後運糧，或乃兵既久屯，而不務營佃，不脩器械，無有貯聚，一隅馳羽檄，則三面並荒擾，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。當今諸夏已安，而巴蜀在畫外。雖未得偃武而弢甲，放馬而戢兵，宜因年之大豐，遂寄軍政於農事。吏士小大，並勤稼穡，止則成井里於廣野，動則成校隊於六軍，省其暴繇，瞻其衣食。易稱『悅以使民，民忘其勞；悅以犯難，民忘其死』，今之謂矣。糧畜於食，勇畜於勢，雖坐曜烈威而衆未動，畫外之蠻，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。若畏威效用，不戰而定，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，接刃而後功成遠矣。若姦凶不革，遂迷不

反，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，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，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，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，伐腐摧枯，未足以爲喻。」

〔三〕王朗集載朗爲大理時上主簿趙郡張登：「昔爲本縣主簿，值黑山賊圍郡，登與縣長王雋帥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，與賊交戰，吏兵散走。雋殆見害，登手格一賊，以全雋命。又守長夏逸，爲督郵所枉，登身受考掠，理逸之罪。義濟二君，宜加顯異。」太祖以所急者多，未遑擢敘。至黃初中，朗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，兼稱登在職勤勞。詔曰：「登忠義彰著，在職功勤。名位雖卑，直亮宜顯。饗膳近任，當得此吏。今以登爲太官令。」

初，建安末，孫權始遣使稱藩，而與劉備交兵。詔議「當興師與吳并取蜀不」？朗議曰：「天子之軍，重於華岱，誠宜坐曜天威，不動若山。假使權親與蜀賊相持，搏戰曠日，智均力敵，兵不速決，當須軍興以成其勢者，然後宜選持重之將，承寇賊之要，相時而後動，擇地而後行，一舉更無餘事。今權之師未動，則助吳之軍無爲先征。且雨水方盛，非行軍動衆之時。」帝納其計。黃初中，鵠鵠集靈芝池，詔公卿舉獨行君子。朗薦光祿大夫楊彪，且稱疾，讓位於彪。帝乃爲彪置吏卒，位次三公。詔曰：「朕求賢於君而未得，君乃翻然稱疾，非徒不得賢，更開失賢之路，增玉鉉之傾。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，見違於君子乎！君其勿有後辭。」朗乃起。

孫權欲遣子登入侍，不至。是時車駕徙許昌，大興屯田，欲舉軍東征。朗上疏曰：「昔

南越守善，嬰齊入侍，遂爲冢嗣，還君其國。康居驕黠，情不副辭，都護奏議以爲宜遣侍子，以黜無禮。且吳濩之禍，萌於子入，隗囂之叛，亦不顧子。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，今六軍戒嚴，臣恐與人未暢聖旨，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，是以爲之興師。設師行而登乃至，則爲所動者至大，所致者至細，猶未足以爲慶。設其傲狠，殊無入志，懼彼輿論之未暢者，並懷伊邑。臣愚以爲宜敕別征諸將，各明奉禁令，以慎守所部。外曜烈威，內廣耕稼，使泊然若山，澹然若淵，勢不可動，計不可測。」是時，帝以成軍遂行，權子不至，車駕臨江而還。〔一〕

〔一〕魏書曰：車駕既還，詔三公曰：「三世爲將，道家所忌。窮兵黷武，古有成戒。況連年水旱，士民損耗，而功作倍於前，勞役兼於昔，進不滅賊，退不和民。夫屋漏在上，知之在下，然迷而知反，失道不遠，過而能改，謂之不過。今將休息，棲備高山，沉權九淵，割除擯棄，投之畫外。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、淮、漢衆軍，亦各還反，不臘西歸矣。」

明帝卽位，進封蘭陵侯，增邑五百，并前千二百戶。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，見百姓或有不足。是時方營修宮室，朗上疏曰：「陛下卽位已來，恩詔屢布，百姓萬民莫不欣欣。臣頃奉使北行，往反道路，聞衆徭役，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。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，以計制寇。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，故乃先卑其宮室，儉其衣食，用能盡有九州，弼成五服。句

踐欲廣其禦兒之疆，^{〔二〕}馘夫差於姑蘇，故亦約其身以及家，儉其家以施國，用能囊括五湖，席卷三江，取威中國，定霸華夏。漢之文、景亦欲恢弘祖業，增崇洪緒，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，昭儉於弋綈之服，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，外省徭賦而務農桑，用能號稱升平，幾致刑錯。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，拓其外境，誠因祖考畜積素足，故能遂成大功。霍去病，中才之將，猶以匈奴未滅，不治第宅。明卹遠者略近，事外者簡內。自漢之初及其中興，皆於金革略寢之後，然後鳳闕猥闌，德陽並起。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，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，華林、天淵足用展游宴，若且先成閭闔之象魏，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，脩城池，使足用絕踰越，成國險，其餘一切，且須豐年。一以勤耕農爲務，習戎備爲事，則國無怨曠，戶口滋息，民充兵彊，而寇戎不賓，緝熙不足，未之有也。」轉爲司徒。

〔二〕禦兒，吳界邊戍之地名。

時屢失皇子，而後宮就館者少，朗上疏曰：「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，遂享十子之祚，以廣諸姬之胤。武王既老而生成王，成王是以鮮於兄弟。此二王者，各樹聖德，無以相過，比其子孫之祚，則不相如。蓋生育有早晚，所產有衆寡也。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，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，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，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。以成王爲喻，雖未爲晚，取譬伯邑，則不爲夙。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，而諸經常說，咸以十二爲限，至於秦漢

之末，或以千百爲數矣。然雖彌猥，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，明『百斯男』之本，誠在於一意，不但在於務廣也。老臣懷懷，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，而未及周文之二五，用爲伊邑。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溫，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，是以難可防護，而易用感慨。若常令少小之緼袍，不至於甚厚，則必咸保金石之性，而比壽於南山矣。」帝報曰：「夫忠至者辭篤，愛重者言深。君旣勞思慮，又手筆將順，三復德音，欣然無量。朕繼嗣未立，以爲君憂，欽納至言，思聞良規。」朗著易、春秋、孝經、周官傳，奏議論記，咸傳於世。〔二〕太和二年薨，諡曰成侯。子肅嗣。初，文帝分朗戶邑，封一子列侯，朗乞封兄子詳。

〔一〕魏略曰：朗本名嚴，後改爲朗。魏書曰：朗高才博雅，而性嚴整慷慨，多威儀，恭儉節約，自婚姻中表禮贊無所受。常譏世俗有好施之名，而不卹窮賤，故用財以周急爲先。

肅字子雍。年十八，從宋忠讀太玄，而更爲之解。〔二〕黃初中，爲散騎黃門侍郎。太和三年，拜散騎常侍。四年，大司馬曹眞征蜀，肅上疏曰：「前志有之，『千里饋糧，士有飢色，樵蘇後爨，師不宿飽』，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。又況於深入阻險，鑿路而前，則其爲勞必相百也。今又加之以霖雨，山坂峻滑，衆逼而不展，糧縣而難繼，實行軍者之大忌也。聞曹眞發已踰月而行，裁半谷，治道功夫，戰士悉作。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，乃兵家之所憚也。言之前代，則武王伐紂，出關而復還；論之近事，則武、文征權，臨江而不濟。豈非所謂順天知

時，通於權變者哉！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，休而息之，後日有釁，乘而用之，則所謂悅以犯難，民忘其死者矣。」於是遂罷。又上疏：「宜遵舊禮，爲大臣發哀，薦果宗廟。」事皆施行。又上疏陳政本曰：「除無事之位，損不急之祿，止因食之費，并從容之官；使官必有職，職任其事，事必受祿，祿代其耕，乃往古之常式，當今之所宜也。官寡而祿厚，則公家之費鮮，進仕之志勸。各展才力，莫相倚仗。敷奏以言，明試以功，能之與否，簡在帝心。是以唐、虞之設官分職，申命公卿，各以其事，然後惟龍爲納言，猶今尙書也，以出內帝命而已。夏、殷不可得而詳。甘誓曰『六事之人』，明六卿亦典事者也。周官則備矣，五日視朝，公卿大夫並進，而司士辨其位焉。其記曰：『坐而論道，謂之王公；作而行之，謂之士大夫。』及漢之初，依擬前代，公卿皆親以事升朝。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，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，成帝始置尙書五人。自是陵遲，朝禮遂闕。可復五日視朝之儀，使公卿尙書各以事進。廢禮復興，光宣聖緒，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。」

〔二〕肅父朗與許靖書云：肅生於會稽。

青龍中，山陽公薨，漢主也。肅上疏曰：「昔唐禪虞，虞禪夏，皆終三年之喪，然後踐天子之尊。是以帝號無虧，君禮猶存。今山陽公承順天命，允答民望，進禪大魏，退處賓位。公之奉魏，不敢不盡節。魏之待公，優崇而不臣。既至其薨，櫬斂之制，輿徒之飾，皆同之

於王者，是故遠近歸仁，以爲盛美。且漢總帝皇之號，號曰皇帝。有別稱帝，無別稱皇，則皇是其差輕者也。故當高祖之時，土無二王，其父見在而使稱皇，明非二王之嫌也。況今以贈終，可使稱皇以配其諡。」明帝不從使稱皇，乃追諡曰漢孝獻皇帝。」

〔一〕孫盛曰：「化合神者曰皇，德合天者曰帝。是故三皇創號，五帝次之。然則皇之爲稱，妙於帝矣。肅謂爲輕，不亦謬乎！」

臣松之以爲上古謂皇皇后帝，次言三、五，先皇後帝，誠如盛言。然漢氏諸帝，雖尊父爲皇，其實則貴而無位，高而無民，比之於帝，得不謂之輕乎！魏因漢禮，名號無改。孝獻之崩，豈得遠考古義？肅之所云，蓋就漢制而爲言耳。謂之爲謬，乃是譏漢，非難肅也。

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，兼崇文觀祭酒。景初間，宮室盛興，民失農業，期信不敦，刑殺倉卒。肅上疏曰：「大魏承百王之極，生民無幾，干戈未戢，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。夫務畜積而息疲民，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。今宮室未就，功業未訖，運漕調發，轉相供奉。是以丁夫疲於力作，農者離其南畝，種穀者寡，食穀者衆，舊穀旣沒，新穀莫繼。斯則有國之大患，而非備豫之長策也。今見作者三四萬人，九龍可以安聖體，其內足以列六宮，顯陽之殿，又向將畢，惟泰極已前，功夫尙大，方向盛寒，疾疢或作。誠願陛下發德音，下明詔，深愍役夫之疲勞，厚矜兆民之不贍，取常食廩之士，非急要者之用，選其丁壯，擇留萬

人，使一期而更之，咸知息代有日，則莫不悅以卽事，勞而不怨矣。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，亦不爲少。當一歲成者，聽且三年。分遣其餘，使皆卽農，無窮之計也。倉有溢粟，民有餘力，以此興功，何功不立？以此行化，何化不成？夫信之於民，國家大寶也。仲尼曰：『自古皆有死，民非信不立。』夫區區之晉國，微微之重耳，欲用其民，先示以信，是故原雖將降，顧信而歸，用能一戰而霸，于今見稱。前車駕當幸洛陽，發民爲營，有司命以營成而罷。旣成，又利其功力，不以時遣。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，不顧經國之體。臣愚以爲自今以後，儻復使民，宜明其令，使必如期。若有事以次，寧復更發，無或失信。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，皆有罪之吏，宜死之人也。然衆庶不知，謂爲倉卒。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。鈞其死也，無使汙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。且人命至重，難生易殺，氣絕而不續者也，是以聖賢重之。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，仁者不爲也。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，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，文帝怪其輕，而釋之曰：『方其時，上使誅之則已。今下廷尉。廷尉，天下之平也，一傾之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，民安所措其手足？』臣以爲大失其義，非忠臣所宜陳也。廷尉者，天子之吏也，猶不可以失平，而天子之身，反可以惑謬乎？斯重於爲己，而輕於爲君，不忠之甚也。周公曰：『天子無戲言；言則史書之，工誦之，士稱之。』言猶不戲，而況行之乎？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，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。」又陳「諸鳥獸無用之物，而有芻穀人徒

之費，皆可蠲除。」

帝嘗問曰：「漢桓帝時，白馬令李雲上書言：『帝者，諦也。是帝欲不諦。』當何得不死？」肅對曰：「但爲言失逆順之節。原其本意，皆欲盡心，念存補國。且帝者之威，過於雷霆，殺一匹夫，無異螻蟻。寬而宥之，可以示容受切言，廣德宇於天下。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。」帝又問：「司馬遷以受刑之故，內懷隱切，著史記非貶孝武，令人切齒。」對曰：「司馬遷記事，不虛美，不隱惡。劉向、揚雄服其善敘事，有良史之才，謂之實錄。漢武帝聞其述史記，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，於是大怒，削而投之。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。後遭李陵事，遂下遷蠶室。此爲隱切在孝武，而不在於史遷也。」

正始元年，出爲廣平太守。公事徵還，拜議郎。頃之，爲侍中，遷太常。時大將軍曹爽專權，任用何晏、鄧颺等。肅與太尉蔣濟、司農桓範論及時政，肅正色曰：「此輩卽弘恭、石顯之屬，復稱說邪！」爽聞之，戒何晏等曰：「當共慎之！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。」坐宗廟事免。後爲光祿勳。時有二魚長尺，集于武庫之屋，有司以爲吉祥。肅曰：「魚生於淵而亢於屋，介鱗之物失其所也。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？」其後果有東關之敗。徙爲河南尹。嘉平六年，持節兼太常，奉法駕，迎高貴鄉公于元城。是歲，白氣經天，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，肅答曰：「此蚩尤之旗也，東南其有亂乎？君若脩己以安百姓，則天下樂安。」

者歸德，唱亂者先亡矣。」明年春，鎮東將軍田丘儉、揚州刺史文欽反，景王謂肅曰：「霍光感夏侯勝之言，始重儒學之士，良有以也。安國寧主，其術焉在？」肅曰：「昔關羽率荊州之衆，降于禁於漢濱，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。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，羽士衆一旦瓦解。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，但急往禦衛，使不得前，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。」景王從之，遂破儉、欽。後遷中領軍，加散騎常侍，增邑三百，并前二千二百戶。甘露元年薨，門生縗絰者以百數。追贈衛將軍，諡曰景侯。子惲嗣。惲薨，無子，國絕。景元四年，封肅子恂爲蘭陵侯。咸熙中，開建五等，以肅著勳前朝，改封恂爲永子。〔一〕

〔一〕世語曰：恂字子良大，〔良夫〕，有通識，在朝忠正。歷河南尹、侍中，所居有稱。乃心存公，有匪躬之節。葛亮、袁毅餽以駿馬，知其貪財，不受。毅竟以贖貨而敗。建立二學，崇明五經，皆恂所建。卒時年四十餘，贈車騎將軍。肅女適司馬文王，即文明皇后，生晉武帝、齊獻王攸。

晉諸公贊曰：恂兄弟八人。其達者，虔字恭祖，以功幹見稱，位至尚書。弟愷，字君夫，少有才力而無行檢，與衛尉石崇友善，俱以豪侈競於世，終於後將軍。虔子康、隆，仕亦宦達，爲後世所重。

初，肅善賈、馬之學，而不好鄭氏，采會同異，爲尚書、詩、論語、三禮、左氏解，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，皆列於學官。其所論駁朝廷典制、郊祀、宗廟、喪紀、輕重，凡百餘篇。時樂安孫叔然，〔二〕受學鄭玄之門，人稱東州大儒。徵爲祕書監，不就。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，叔

然駁而釋之，及作周易、春秋例、毛詩、禮記、春秋三傳、國語、爾雅諸注，又注書十餘篇。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，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，亦歷注經傳，頗傳於世。〔三〕

〔一〕臣松之案叔然與晉武帝同名，故稱其字。

〔二〕臣松之案此人姓周生，名烈。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，餘所著述，見晉武帝中經簿。

〔三〕魏略曰：遇字季直，性質訥而好學。興平中，關中擾亂，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熲。采芻負販，而常挾持經書，投閒習讀。其兄笑之而遇不改。及建安初，王綱小設，郡舉孝廉，稍遷黃門侍郎。是時，漢帝委政太祖，遇旦夕侍講，爲天子所愛信。至二十二年，許中百官矯制，遇雖不與謀，猶被錄詣鄴，轉爲冗散。常從太祖西征，道由孟津，過弘農王冢。太祖疑欲謁，顧問左右，左右莫對，遇乃越第進曰：「春秋之義，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，未成爲君。弘農王卽阼既淺，又爲暴臣所制，降在藩國，不應謁。」太祖乃過。黃初中，出爲郡守。明帝時，入爲侍中、大司農。數年，病亡。初，遇善治老子，爲老子作訓注。又善左氏傳，更爲作朱墨別異。人有從學者，遇不肯教，而云「必當先讀百遍」。言「讀書百遍而義自見」。從學者云：「苦渴無日。」遇言「當以三餘」。或問三餘之意，遇言「冬者歲之餘，夜者日之餘，陰雨者時之餘也」。由是諸生少從遇學，無傳其朱墨者。

世語曰：遇子綏，位至祕書監，亦有才學。齊王冏功臣董艾，卽綏之子也。

魏略以遇及賈洪、邯鄲淳、薛夏、隗禧、蘇林、樂詳等七人爲儒宗，其序曰：「從初平之元，至建安之末，天下分崩，人懷苟且，綱紀既衰，儒道尤甚。至黃初元年之後，新主乃復，始掃除太學之灰炭，補舊石碑之缺壞，備博士之員錄，依漢甲乙以考課。申告州郡，有欲學者，皆遣詣太學。太學始開，有弟子數百人。至太和、青龍中，中外多事，人懷避就。雖性非解學，多求詣太學。太學諸生有千數，而諸博士率皆龔疎，無以教弟子。弟子本亦避役，

竟無能習學，冬來春去，歲歲如是。又雖有精者，而臺閣舉格太高，加不念統其大義，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，百人同試，度者未十。是以志學之士，遂復陵遲，而未求浮虛者各競逐也。正始中，有詔議園丘，普延學士。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，雖復分布，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，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。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，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，多皆相從飽食而退。嗟夫！學業沈隕，乃至於此。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，各處荒亂之際，而能守志彌敦者也。」

賈洪字叔業，京兆新豐人也。好學有才，而特精於春秋左傳。建安初，仕郡，舉計掾，應州辟。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，唯洪與馮翊嚴苞（交）（文）通才學最高。洪歷守三縣令，所在輒開除廩舍，親授諸生。後馬超反，超劫洪，將詣華陰，使作露布。洪不獲已，爲作之。司徒鍾繇在東，識其文，曰：「此賈洪作也。」及超破走，太祖召洪署軍謀掾。猶以其前爲超作露布文，故不卽敘。晚乃出爲陰泉長。延康中，轉爲白馬王相。善能談戲。王彪亦雅好文學，常師宗之，過於三卿。數歲病亡，亡時年五十餘，時人爲之恨仕不至二千石。而嚴苞亦歷守二縣，黃初中，以高才入爲祕書丞，數奏文賦，文帝異之。出爲西平太守，卒官。

薛夏字宣聲，天水人也。博學有才。天水舊有姜、閭、任、趙四姓，常推於郡中，而夏爲單家，不爲降屈。四姓欲共治之，夏乃游逸，東詣京師。太祖宿聞其名，甚禮遇之。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，關移潁川，收捕繫獄。時太祖已在冀州，聞夏爲本郡所質，撫掌曰：「夏無罪也。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！」乃告潁川使理出之，召署軍謀掾。文帝又嘉其才，黃初中爲祕書丞，帝每與夏推論書傳，未嘗不終日也。每呼之不名，而謂之薛君。夏居甚貧，帝又顧其衣薄，解所御服袍賜之。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，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，而外啓休到，帝引入。坐定，帝顧夏言之於休曰：「此君，祕書丞天水薛宣聲也，宜共談。」其見遇如此。尋欲用之，會文帝崩。至太和中，嘗以

公事移蘭臺。蘭臺自以臺也，而祕書署耳，謂夏爲不得移也，推使當有坐者。夏報之曰：「蘭臺爲外臺，祕書爲內閣，臺、閣，一也，何不相移之有？」蘭臺屈無以折。自是之後，遂以爲常。後數歲病亡，敕其子無還天水。

隗禧字子牙，京兆人也。世單家。少好學。初平中，三輔亂，禧南客荊州，不以荒擾，擔負經書，每以採稻餘日，則誦習之。太祖定荊州，召署軍謀掾。黃初中，爲譙王郎中。王宿聞其儒者，常虛心從學。禧亦敬恭以授王，由是大得賜遺。以病還，拜郎中。年八十餘，以老處家，就之學者甚多。禧旣明經，又善星官，常仰瞻天文，歎息謂魚豢曰：「天下兵戈尙猶未息，如之何？」豢又常從問左氏傳，禧答曰：「欲知幽微莫若易，人倫之紀莫若禮，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，左氏直相斫書耳，不足精意也。」豢因從問詩，禧說齊、韓、魯、毛四家義，不復執文，有如諷誦。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，未及繕寫而得聾，後數歲病亡也。

其邯鄲淳事在王粲傳，蘇林事在劉邵、高堂隆傳，樂詳事在杜畿傳。

魚豢曰：學之資於人也，其猶藍之染於素乎！故雖仲尼，猶曰「吾非生而知之者」，況凡品哉！且世人所以不貴學者，必見夫有「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」故也。余以爲是則下科耳，不當顧中庸以上，材質適等，而加之以文乎！今此數賢者，略余之所識也。檢其事能，誠不多也。但以守學不輟，乃上爲帝王所嘉，下爲國家名儒，非由學乎？由是觀之，學其胡可以已哉！

評曰：鍾繇開達理幹，華歆清純德素，王朗文博富膽，誠皆一時之俊偉也。魏氏初祚，

肇登三司，盛矣夫！王肅亮直多聞，能析薪哉！〔二〕

〔二〕劉寔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倭己，此一反也。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，此二反也。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，此三反也。

三國志卷十四

魏書十四

程郭董劉蔣劉傳第十四

程昱字仲德，東郡東阿人也。長八尺三寸，美鬚髯。黃巾起，縣丞王度反應之，燒倉庫。縣令踰城走，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。昱使人偵視度，度等得空城不能守，出城西五六里止屯。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：「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，其勢可知。此不過欲虜掠財物，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。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？且城高厚，多穀米，今若還求令共堅守，度必不能久，攻可破也。」房等以爲然。吏民不肯從，曰：「賊在西，但有東耳。」昱謂房等：「愚民不可計事。」乃密遣數騎舉幡于東山上，令房等望見，大呼言「賊已至」，便下山趣城，吏民奔走隨之，求得縣令，遂共城守。度等來攻城，不能下，欲去。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，度等破走。東阿由此得全。

初平中，兗州刺史劉岱辟昱，昱不應。是時岱與袁紹、公孫瓚和親，紹令妻子居岱所，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。後紹與瓚有隙。瓚擊破紹軍，乃遣使語岱，令遣紹妻子，使與

紹絕。別敕范方：「若岱不遣紹家，將騎還。吾定紹，將加兵于岱。」岱議連日不決，別駕王彧、白岱：「程昱有謀，能斷大事。」岱乃召見昱，問計。昱曰：「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，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。夫公孫瓚，非袁紹之敵也。今雖壞紹軍，然終爲紹所禽。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，將軍終敗。」岱從之。范方將其騎歸，未至，瓚大爲紹所破。岱表昱爲騎都尉，昱辭以疾。

劉岱爲黃巾所殺。太祖臨兗州，辟昱。昱將行，其鄉人謂曰：「何前後之相背也！」昱笑而不應。太祖與語，說之，以昱守壽張令。太祖征徐州，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。張邈等叛迎呂布，郡縣響應，唯鄆城、范、東阿不動。布軍降者，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，又使汜嶷取范，吏民皆恐。彧謂昱曰：「今兗州反，唯有此三城。宮等以重兵臨之，非有以深結其心，三城必動。君，民之望也，歸而說之，殆可！」昱乃歸，過范，說其令靳允曰：「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，孝子誠不可爲心！今天下大亂，英雄並起，必有命世，能息天下之亂者，此智者所詳擇也。得主者昌，失主者亡。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，似能有爲，然以君觀之，布何如人哉！夫布，麤中少親，剛而無禮，匹夫之雄耳。宮等以勢假合，不能相君也。兵雖衆，終必無成。曹使君智略不世出，殆天所授！君必固范，我守東阿，則田單之功可立也。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？唯君詳慮之！」允流涕曰：「不敢有二心。」時汜嶷已在縣，允

乃見嶷，伏兵刺殺之，歸勒兵守。^{〔一〕}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，陳宮至，不得渡。昱至東阿，東阿令棗祗已率厲吏民，拒城堅守。又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，卒完三城，以待太祖。太祖還，執昱手曰：「微子之力，吾無所歸矣。」乃表昱爲東平相，屯范。^{〔三〕}

^{〔一〕}徐衆評曰：允於曹公，未成君臣。母，至親也，於義應去。昔王陵母爲項羽所拘，母以高祖必得天下，因自殺以固陵志。明心無所係，然後可得成事人盡死之節。衛公子開方仕齊，積年不歸，管仲以爲不懷其親，安能愛君，不可以爲相。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，允宜先救至親。徐庶母爲曹公所得，劉備乃遣庶歸，欲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。曹公亦宜遣允。

^{〔二〕}魏書曰：昱少時常夢上泰山，兩手捧日。昱私異之，以語荀彧。及兗州反，賴昱得完三城。於是彧以昱夢白太祖。太祖曰：「卿當終爲吾腹心。」昱本名立，太祖乃加其上「日」，更名昱也。

太祖與呂布戰于濮陽，數不利。蝗蟲起，乃各引去。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，欲使太祖遷家居鄴。太祖新失兗州，軍食盡，將許之。時昱使適還，引見，因言曰：「竊聞將軍欲遣家，與袁紹連和，誠有之乎？」太祖曰：「然。」昱曰：「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，不然何慮之不深也！夫袁紹據燕、趙之地，有并天下之心，而智不能濟也。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？將軍以龍虎之威，可爲韓、彭之事邪？今兗州雖殘，尙有三城。能戰之士，不下萬人。以將軍之神武，與文若、昱等，收而用之，霸王之業可成也。願將軍更慮之！」太祖乃止。^{〔二〕}

〔一〕魏略載昱說太祖曰：「昔田橫，齊之世族，兄弟三人更王，據千里之（齊）（地），擁百萬之衆，與諸侯並南面稱孤。既而高祖得天下，而橫顧爲降虜。當此之時，橫豈可爲心哉！」太祖曰：「然。此誠丈夫之至辱也。」昱曰：「昱愚，不識大旨，以爲將軍之志，不如田橫。田橫，齊一壯士耳，猶羞爲高祖臣。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，將北面而事袁紹。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，而反不羞爲袁紹之下，竊爲將軍恥之！」其後語與本傳略同。

天子都許，以昱爲尙書。兗州尙未安集，復以昱爲東中郎將，領濟陰太守，都督兗州事。劉備失徐州，來歸太祖。昱說太祖殺備，太祖不聽。語在武紀。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，昱與郭嘉說太祖曰：「公前日不圖備，昱等誠不及也。今借之以兵，必有異心。」太祖悔，追之不及。會術病死，備至徐州，遂殺車胄，舉兵背太祖。頃之，昱遷振威將軍。袁紹在黎陽，將南渡。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，太祖聞之，使人告昱，欲益二千兵。昱不肯，曰：「袁紹擁十萬衆，自以所向無前。今見昱兵少，必輕易不來攻。若益昱兵，過則不可不攻，攻之必克，徒兩損其勢。願公無疑！」太祖從之。紹聞昱兵少，果不往。太祖謂賈詡曰：「程昱之膽，過于賁育。」昱收山澤亡命，得精兵數千人，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，討袁譚、袁尙。譚、尙破走，拜昱奮武將軍，封安國亭侯。太祖征荊州，劉備奔吳。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，昱料之曰：「孫權新在位，未爲海內所憚。曹公無敵於天下，初舉荊州，威震江表，權雖有謀，不能獨當也。劉備有英名，關羽、張飛皆萬人敵也，權必資之以禦我。難解勢分，備

資以成，又不可得而殺也。」權果多與備兵，以禦太祖。是後中夏漸平，太祖拊昱背曰：「兗州之敗，不用君言，吾何以至此？」宗人奉牛酒大會，昱曰：「知足不辱，吾可以退矣。」乃自表歸兵，闔門不出。(二)

(一)魏書曰：太祖征馬超，文帝留守，使昱參軍事。田銀、蘇伯等反河間，遣將軍賈信討之。賊有千餘人請降，議者皆以爲宜如舊法，昱曰：「誅降者，謂在擾攘之時，天下雲起，故圍而後降者不赦，以示威天下，開其利路，使不至於圍也。今天下略定，且在邦域之中，此必降之賊，殺之無所威懼，非前日誅降之意。臣以爲不可誅也；縱誅之，宜先啓聞。」衆議者曰：「軍事有專，無請。」昱不答。文帝起入，特引見昱曰：「君有所不盡邪？」昱曰：「凡專命者，謂有臨時之急，呼吸之間者耳。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，無朝夕之變，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。」文帝曰：「君慮之善。」卽白太祖，太祖果不誅。太祖還，聞之甚說，謂昱曰：「君非徒明於軍計，又善處人父子之間。」

昱性剛戾，與人多忤。人有告昱謀反，太祖賜待益厚。魏國旣建，爲衛尉，與中尉邢貞爭威儀，免。文帝踐阼，復爲衛尉，進封安鄉侯，增邑三百戶，并前八百戶。分封少子延及孫曉列侯。方欲以爲公，會薨，帝爲流涕，追贈車騎將軍，諡曰肅侯。(二)子武嗣。武薨，子克嗣。克薨，子良嗣。

(一)魏書曰：昱時年八十。

世語曰：初，太祖乏食，昱略其本縣，供三日糧，頗雜以人脯，由是失朝望，故位不至公。

曉，嘉平中爲黃門侍郎。(二)時校事放橫，曉上疏曰：「周禮云：『設官分職，以爲民極。』」

春秋傳曰：『天有十日，人有十等。』愚不得臨賢，賤不得臨貴。於是並建聖哲，樹之風聲。明試以功，九載考績。各脩厥業，思不出位。故欒書欲拯晉侯，其子不聽；死人橫於街路，邴吉不問。上不責非職之功，下不務分外之賞，吏無兼統之勢，民無二事之役，斯誠爲國要道，治亂所由也。遠覽典志，近觀秦漢，雖官名改易，職司不同，至于崇上抑下，顯分明例，其致一也。初無校事之官，干與庶政者也。昔武皇帝大業草創，衆官未備，而軍旅勤苦，民心不安，乃有小罪，不可不察，故置校事，取其一切耳，然檢御有方，不至縱恣也。此霸世之權宜，非帝王之正典。其後漸蒙見任，復爲疾病，轉相因仍，莫正其本。遂令上察宮廟，下攝衆司，官無局業，職無分限，隨意任情，唯心所適。法造於筆端，不依科詔；獄成於門下，不顧覆訊。其選官屬，以謹慎爲粗疏，以諛詞爲賢能。其治事，以刻暴爲公嚴，以循理爲怯弱。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，內則聚羣姦以爲腹心。大臣恥與分勢，含忍而不言，小人畏其鋒芒，鬱結而無告。至使尹模公于目下肆其奸慝；罪惡之著，行路皆知，纖惡之過，積年不聞。既非周禮設官之意，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。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，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，司隸校尉督察京輦，御史中丞董攝宮殿，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，申明科詔以督其違。若此諸賢猶不足任，校事小吏，益不可信。若此諸賢各思盡忠，校事區區，亦復無益。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，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。若如舊選，尹模之奸今復發矣。進退

推算，無所用之。昔桑弘羊爲漢求利，卜式以爲獨烹弘羊，天乃可雨。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，臣恐水旱之災，未必非校事之由也。曹恭公遠君子，近小人，國風託以爲刺。衛獻公舍大臣，與小臣謀，定姜謂之有罪。縱令校事有益於國，以禮義言之，尙傷大臣之心，況姦回暴露，而復不罷，是袞闕不補，迷而不返也。」於是遂罷校事官。曉遷汝南太守，年四十餘薨。(三)

〔一〕世語曰：曉字季明，有通識。

〔二〕曉別傳曰：曉大著文章多亡失，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。

郭嘉字奉孝，潁川陽翟人也。(一)初，北見袁紹，謂紹謀臣辛評、郭圖曰：「夫智者審于量主，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。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，而未知用人之機。多端寡要，好謀無決，欲與共濟天下大難，定霸王之業，難矣！」於是遂去之。先是時，潁川戲志才，籌畫士也，太祖甚器之。早卒。太祖與荀彧書曰：「自志才亡後，莫可與計事者。汝、潁固多奇士，誰可以繼之？」彧薦嘉。召見，論天下事。太祖曰：「使孤成大業者，必此人也。」嘉出，亦喜曰：「真吾主也。」表爲司空軍祭酒。(二)

〔一〕傅子曰：嘉少有遠量。漢末天下將亂。自弱冠匿名迹，密交結英雋，不與俗接，故時人多莫知，惟識達者奇之。

年二十七，辟司徒府。

〔三〕傅子曰：太祖謂嘉曰：「本初擁冀州之衆，青、并從之，地廣兵彊，而數爲不遜。吾欲討之，力不敵，如何？」對曰：「劉、項之不敵，公所知也。漢祖唯智勝；項羽雖彊，終爲所禽。嘉竊料之，紹有十敗，公有十勝，雖兵彊，無能爲也。紹繁禮多儀，公體任自然，此道勝一也。紹以逆動，公奉順以率天下，此義勝二也。漢末政失於寬，紹以寬濟寬，故不攝，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，此治勝三也。紹外寬內忌，用人而疑之，所任唯親戚子弟，公外易簡而內機明，用人無疑，唯才所宜，不問遠近，此度勝四也。紹多謀少決，失在後事，公策得輒行，應變無窮，此謀勝五也。紹因累世之資，高議揖讓以收名譽，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，公以至心待人，推誠而行，不爲虛美，以儉率下，與有功者無所吝，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，此德勝六也。紹見人飢寒，恤念之形于顏色，其所不見，慮或不及也，所謂婦人之仁耳，公於目前小事，時有所忽，至於大事，與四海接，恩之所加，皆過其望，雖所不見，慮之所周，無不濟也，此仁勝七也。紹大臣爭權，讒言惑亂，公御下以道，浸潤不行，此明勝八也。紹是非不可知，公所是進之以禮，所不是正之以法，此文勝九也。紹好爲虛勢，不知兵要，公以少克衆，用兵如神，軍人恃之，敵人畏之，此武勝十也。」太祖笑曰：「如卿所言，孤何德以堪之也！」嘉又曰：「紹方北擊公孫瓚，可因其遠征，東取呂布。不先取布，若紹爲寇，布爲之援，此深害也。」太祖曰：「然。」

征呂布，三戰破之，布退固守。時士卒疲倦，太祖欲引軍還，嘉說太祖急攻之，遂禽布。

語在荀攸傳。〔一〕

〔一〕傅子曰：太祖欲引軍還，嘉曰：「昔項籍七十餘戰，未嘗敗北，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，恃勇無謀故也。今布每戰

輒破，氣衰力盡，內外失守。布之威力不及項籍，而困敗過之，若乘勝攻之，此成禽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

魏書曰：劉備來奔，以爲豫州牧。或謂太祖曰：「備有英雄志，今不早圖，後必爲患。」太祖以問嘉，嘉曰：「有是。然公提劍起義兵，爲百姓除暴，推誠仗信以招俊傑，猶懼其未也。今備有英雄名，以窮歸己而害之，是以害賢爲名，則智士將自疑，回心擇主，公誰與定天下？夫除一人之患，以沮四海之望，安危之機，不可不察！」太祖笑曰：「君得之矣。」

傳子曰：初，劉備來降，太祖以客禮待之，使爲豫州牧。嘉言于太祖曰：「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。張飛、關羽者，皆萬人之敵也，爲之死用。嘉觀之，備終不爲人下，其謀未可測也。古人有言：『一日縱敵，數世之患。』宜早爲之所。」是時，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，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，未得從嘉謀。會太祖使備要擊袁術，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：「放備，變作矣！」時備已去，遂舉兵以叛。太祖恨不用嘉之言。

案魏書所云，與傳子正反也。

孫策轉鬪千里，盡有江東，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，將渡江北襲許。衆聞皆懼，嘉料之曰：「策新并江東，所誅皆英豪雄傑，能得人死力者也。然策輕而無備，雖有百萬之衆，無異於獨行中原也。若刺客伏起，一人之敵耳。以吾觀之，必死於匹夫之手。」策臨江未濟，果爲許貢客所殺。」

〔二〕傳子曰：太祖欲速征劉備，議者懼軍出，袁紹擊其後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。語在武紀。太祖疑，以問嘉。嘉勸太祖曰：「紹性遲而多疑，來必不速。備新起，衆心未附，急擊之必敗。此存亡之機，不可失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遂

東征備。備敗奔紹，紹果不出。

臣松之案：武紀決計征備，量紹不出，皆出自太祖。此云用嘉計，則爲不同。又本傳稱（自）嘉料孫策輕佻，必死於匹夫之手，誠爲明於見事。然自非上智，無以知其死在何年也。今正以襲許年死，此蓋事之偶合。

從破袁紹，紹死，又從討譚、尚于黎陽，連戰數克。諸將欲乘勝遂攻之，嘉曰：「袁紹愛此二子，莫適立也。有郭圖、逢紀爲之謀臣，必交鬪其間，還相離也。急之則相持，緩之而後爭心生。不如南向荊州，若征劉表者，以待其變；變成而後擊之，可一舉定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乃南征。軍至西平，譚、尚果爭冀州。譚爲尚軍所敗，走保平原，遣辛毗乞降。太祖還救之，遂從定鄴。又從攻譚於南皮，冀州平。封嘉洧陽亭侯。（二）

（一）傅子曰：河北既平，太祖多辟召青、冀、幽，并知名之士，漸臣使之，以爲省事掾屬。皆嘉之謀也。

太祖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，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，嘉曰：「公雖威震天下，胡恃其遠，必不設備。因其無備，卒然擊之，可破滅也。且袁紹有恩于民夷，而尚兄弟生存。今四州之民，徒以威附，德施未加，舍而南征，尚因烏丸之資，招其死主之臣，胡人一動，民夷俱應，以生蹋頓之心，成覬覦之計，恐青、冀非己之有也。」表，坐談客耳，自知才不足以御備，重任之則恐不能制，輕任之則備不爲用，雖虛國遠征，公無憂矣。」太祖遂行。至易，嘉言曰：「兵貴神速。今千里襲人，輜重多，難以趣利，且彼聞之，必爲備；不如留輜

重，輕兵兼道以出，掩其不意。」太祖乃密出盧龍塞，直指單于庭。虜卒聞太祖至，惶怖合戰。大破之，斬蹋頓及名王已下。尙及兄熙走遼東。

嘉深通有算略，達於事情。太祖曰：「唯奉孝爲能知孤意。」年三十八，自柳城還，疾篤，太祖問疾者交錯。及薨，臨其喪，哀甚，謂荀攸等曰：「諸君年皆孤輩也，唯奉孝最少。天下事竟，欲以後事屬之，而中年夭折，命也夫！」乃表曰：「軍祭酒郭嘉，自從征伐，十有一年。每有大議，臨敵制變。臣策未決，嘉輒成之。平定天下，謀功爲高。不幸短命，事業未終。追思嘉勳，實不可忘。可增邑八百戶，并前千戶。」〔二〕諡曰貞侯。子奕嗣。〔三〕

〔二〕魏書載太祖表曰：「臣聞褒忠寵賢，未必當身，念功惟續，恩隆後嗣。是以楚宗孫叔，顯封厥子；岑彭既沒，爵及支庶。故軍祭酒郭嘉，忠良淵淑，體通性達。每有大議，發言盈庭，執中處理，動無遺策。自在軍旅，十有餘年，行同騎乘，坐共幄席，東禽呂布，西取睦固，斬袁譚之首，平朔土之衆，踰越險塞，盪定烏丸，震威遼東，以臯袁尙。雖假天威，易爲指麾，至於臨敵，發揚誓命，凶逆克殄，勳實由嘉。方將表顯，短命早終。上爲朝廷悼惜良臣，下自毒恨喪失奇佐。宜追增嘉封，并前千戶，褒亡爲存，厚往勸來也。」

〔三〕魏書稱突通達見理。突字伯益，見王昶家誠。

後太祖征荊州還，於巴丘遇疾疫，燒船，歎曰：「郭奉孝在，不使孤至此。」〔二〕初，陳羣非嘉不治行檢，數廷訴嘉，嘉意自若。太祖愈益重之，然以羣能持正，亦悅焉。〔三〕奕爲太子文

學早薨。子深嗣。深薨，子獵嗣。(三)

〔二〕傅子曰：太祖又云：「哀哉奉孝！痛哉奉孝！惜哉奉孝！」

〔三〕傅子曰：太祖與荀彧書，追傷嘉曰：「郭奉孝年不滿四十，相與周旋十一年，阻險艱難，皆共罹之。又以其通達，見世事無所凝滯，欲以後事屬之，何意卒爾失之，悲痛傷心。今表增其子滿千戶，然何益亡者，追念之感深。且奉孝乃知孤者也；天下人相知者少，又以此痛惜。奈何奈何！」又與彧書曰：「追惜奉孝，不能去心。其人見時事兵事，過絕於人。又人多畏病，南方有疫，常言『吾往南方，則不生還』。然與共論計，云當先定荆。此爲不但見計之忠厚，必欲立功分，棄命定。事人心乃爾，何得使人忘之！」

〔三〕世語曰：嘉孫敞，字泰中，有才識，位散騎常侍。

董昭字公仁，濟陰定陶人也。舉孝廉，除廩陶長、柏人令，袁紹以爲參軍事。紹逆公孫瓚于界橋，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，以瓚兵彊，皆欲屬瓚。紹聞之，使昭領鉅鹿。問：「禦以何術？」對曰：「一人之微，不能消衆謀，欲誘致其心，唱與同議，及得其情，乃當權以制之耳。計在臨時，未可得言。」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爲謀主，驚動吏民。昭至郡，僞作紹檄告郡云：「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，當攻鉅鹿，賊故孝廉孫伉等爲應，檄到收行軍法，惡止其身，妻子勿坐。」昭案檄告令，皆卽斬之。一郡惶恐，乃以次安慰，遂皆平集。事訖白紹，紹稱善。會魏郡太守栗攀爲兵所害，紹以昭領魏郡太守。時郡界大亂，賊以萬數，遣使往來，

交易市買。昭厚待之，因用爲間，乘虛掩討，輒大克破。二日之中，羽檄三至。

昭弟訪，在張邈軍中。邈與紹有隙，紹受讒將致罪於昭。昭欲詣漢獻帝，至河內，爲張楊所留。因楊上還印綬，拜騎都尉。時太祖領兗州，遣使詣楊，欲令假塗西至長安，楊不聽。昭說楊曰：「袁、曹雖爲一家，勢不久羣。曹今雖弱，然實天下之英雄也，當故結之。況今有緣，宜通其上事，并表薦之；若事有成，永爲深分。」楊於是通太祖上事，表薦太祖。昭爲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傕、郭汜等，各隨輕重致殷勤。楊亦遣使詣太祖。太祖遺楊犬馬金帛，遂與西方往來。天子在安邑，昭從河內往，詔拜議郎。

建安元年，太祖定黃巾于許，遣使詣河東。會天子還洛陽，韓暹、楊奉、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。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，作太祖書與奉曰：「吾與將軍聞名慕義，便推赤心。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，反之舊都，翼佐之功，超世無疇，何其休哉！方今羣凶猾夏，四海未寧，神器至重，事在維輔；必須衆賢以清王軌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。心腹四支，實相恃賴，一物不備，則有闕焉。將軍當爲內主，吾爲外援。今吾有糧，將軍有兵，有無相通，足以相濟，死生契闊，相與共之。」奉得書喜悅，語諸將軍曰：「兗州諸軍近在許耳，有兵有糧，國家所當依仰也。」遂共表太祖爲鎮東將軍，襲父爵費亭侯；昭遷符節令。

太祖朝天子於洛陽，引昭並坐，問曰：「今孤來此，當施何計？」昭曰：「將軍興義兵以

誅暴亂，入朝天子，輔翼王室，此五伯之功也。此下諸將，人殊意異，未必服從，今留匡弼，事勢不便，惟有移駕幸許耳。然朝廷播越，新還舊京，遠近跂望，冀一朝獲安。今復徙駕，不厭衆心。夫行非常之事，乃有非常之功，願將軍算其多者。」太祖曰：「此孤本志也。」楊奉近在梁耳，聞其兵精，得無爲孤累乎？」昭曰：「奉少黨援，將獨委質。鎮東、費亭之事，皆奉所定，又聞書命申束，足以見信。宜時遣使厚遺答謝，以安其意。說『京都無糧，欲車駕暫幸魯陽，魯陽近許，轉運稍易，可無縣乏之憂』。奉爲人勇而寡慮，必不見疑，比使往來，足以定計。奉何能爲累！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卽遣使詣奉。徙大駕至許。奉由是失望，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。太祖不應，密往攻其梁營，降誅卽定。奉、暹失衆，東降袁術。三年，昭遷河南尹。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，楊長史薛洪、河內太守繆尙城守待紹救。太祖令昭單身入城，告諭洪、尙等，卽日舉衆降。以昭爲冀州牧。

太祖令劉備拒袁術，昭曰：「備勇而志大，關羽、張飛爲之羽翼，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！」太祖曰：「吾已許之矣。」備到下邳，殺徐州刺史車胄，反。太祖自征備，徙昭爲徐州牧。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，又徙昭爲魏郡太守，從討良。良死後，進圍鄴城。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，在城中，其父元長在揚州，太祖遣人迎之。昭書與春卿曰：「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，仁者不忘君以徇私，志士不探亂以徼幸，智者不詭道以自危。足下大君，昔避內

難，南游百越，非疏骨肉，樂彼吳會，智者深識，獨或宜然。曹公愍其守志清恪，離羣寡儔，故特遣使江東，或迎或送，今將至矣。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，依德義之主，居有泰山之固，身爲喬松之偶，以義言之，猶宜背彼向此，舍民趣父也。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，魯人嘉之，而不書爵，然則王所未命，爵尊不成，春秋之義也。況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，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？苟不逞之與羣，而厥父之不恤，不可以言孝。忘祖宗所居之本朝，安非正之奸職，難可以言忠。忠孝並替，難以言智。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，夫戚族人而疏所生，內所寓而外王室，懷邪祿而叛知己，遠福祚而近危亡，棄明義而收大恥，不亦可惜邪！若能翻然易節，奉帝養父，委身曹公，忠孝不墜，榮名彰矣。宜深留計，早決良圖。」鄴既定，以昭爲諫議大夫。後袁尙依烏丸，蹋頓，太祖將征之。患軍糧難致，鑿平虜、泉州二渠入海通運，昭所建也。太祖表封千秋亭侯，轉拜司空軍祭酒。

後昭建議：「宜脩古建封五等。」太祖曰：「建設五等者，聖人也，又非人臣所制，吾何以堪之？」昭曰：「自古以來，人臣匡世，未有今日之功。有今日之功，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。今明公恥有慚德而未盡善，樂保名節而無大責，德美過於伊、周，此至德之所極也。然太甲、成王未必可遭，今民難化，甚於殷、周，處大臣之勢，使人以大事疑己，誠不可不重慮也。明公雖邁威德，明法術，而不定其基，爲萬世計，猶未至也。定基之本，在地與人，宜稍

建立，以自藩衛。明公忠節穎露，天威在顏，耿弇牀下之言，朱英無妄之論，不得過耳。昭受恩非凡，不敢不陳。」
〔二〕後太祖遂受魏公、魏王之號，皆昭所創。

〔一〕獻帝春秋曰：昭與列侯諸將議，以丞相宜進爵國公，九錫備物，以彰殊勳；書與荀彧曰：「昔周旦、呂望，當姬氏之盛，因二聖之業，輔翼成王之幼，功勳若彼，猶受上爵，錫土開宇。末世田單，驅疆齊之衆，報弱燕之怨，收城七十，迎復襄王；襄王加賞于單，使東有掖邑之封，西有菑上之虞。前世錄功，濃厚如此。今曹公遭海內傾覆，宗廟焚滅，躬擐甲冑，周旋征伐，櫛風沐雨，且三十年，芟夷羣凶，爲百姓除害，使漢室復存，劉氏奉祀。方之曩者數公，若太山之與丘垤，豈同日而論乎？今徒與列將功臣，並侯一縣，此豈天下所望哉！」

及關羽圍曹仁於樊，孫權遣使辭以「遣兵西上，欲掩取羽」。江陵、公安累重，羽失二城，必自奔走，樊軍之圍，不救自解。乞密不漏，令羽有備。」太祖詰羣臣，羣臣咸言宜當密之。昭曰：「軍事尙權，期於合宜。宜應權以密，而內露之。」羽聞權上，若還自護，圍則速解，便獲其利。可使兩賊相對銜持，坐待其弊。祕而不露，使權得志，非計之上。又，圍中將吏不知有救，計糧怖懼，儻有他意，爲難不小。露之爲便。且羽爲人彊梁，自恃二城守固，必不速退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即敕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，圍裏聞之，志氣百倍。羽果猶豫。權軍至，得其二城，羽乃破敗。

文帝卽王位，拜昭將作大匠。及踐阼，遷大鴻臚，進封右鄉侯。二年，分邑百戶，賜昭

弟訪爵關內侯，徙昭爲侍中。三年，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，自表：「願將銳卒虎步江南，因敵取資，事必克捷；若其無臣，不須爲念。」帝恐休便渡江，驛馬詔止。時昭侍側，因曰：「竊見陛下有憂色，獨以休濟江故乎？今者渡江，人情所難，就休有此志，勢不獨行，當須諸將。臧霸等既富且貴，無復他望，但欲終其天年，保守祿祚而已，何肯乘危自投死地，以求微倖？苟霸等不進，休意自沮。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，猶必沉吟，未便從命也。」是後無幾，暴風吹賊船，悉詣休等營下，斬首獲生，賊遂迸散。詔敕諸軍促渡。軍未時進，賊救船遂至。

大駕幸宛，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，未拔。時江水淺狹，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，作浮橋，南北往來，議者多以爲城必不可拔。昭上疏曰：「武皇帝智勇過人，而用兵畏敵，不敢輕之若此也。夫兵好進惡退，常然之數。平地無險，猶尚艱難，就當深入，還道宜利，兵有進退，不可如意。今屯渚中，至深也；浮橋而濟，至危也；一道而行，至狹也；三者兵家所忌，而今行之。賊頻攻橋，誤有漏失，渚中精銳，非魏之有，將轉化爲吳矣。臣私惑之，忘寢與食，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，豈不惑哉！加江水向長，一旦暴增，何以防禦？就不破賊，尚當自完。奈何乘危，不以爲懼？事將危矣，惟陛下察之！」帝悟，昭言，卽詔尚等促出。賊兩頭並前，官兵一道引去，不時得泄，將軍石建、高遷僅得自免。軍出旬日，江水

暴長。帝曰：「君論此事，何其審也！正使張、陳當之，何以復加。」五年，徙封成都鄉侯，拜太常。其年，徙光祿大夫、給事中。從大駕東征，七年還，拜太僕。明帝卽位，進爵樂平侯，邑千戶，轉衛尉。分邑百戶，賜一子爵關內侯。

太和四年，行司徒事，六年，拜眞。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：「凡有天下者，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，深疾虛僞不眞之人者，以其毀教亂治，敗俗傷化也。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，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。伏惟前後聖詔，深疾浮僞，欲以破散邪黨，常用切齒；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，莫能糾擿，毀壞風俗，侵欲滋甚。竊見當今年少，不復以學問爲本，專更以交游爲業；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爲首，乃以趨勢游利爲先。合黨連羣，互相褒歎，以毀譽爲罰戮，用黨譽爲爵賞，附己者則歎之盈言，不附者則爲作瑕釁。至乃相謂『今世何憂不度邪，但求人道不勤，羅之不博耳；又何患其不知己矣，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。』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，冒之出入，往來禁奧，交通書疏，有所探問。凡此諸事，皆法之所不取，刑之所不赦，雖諷、偉之罪，無以加也。」帝於是發切詔，斥免諸葛誕、鄧颺等。昭年八十一薨，諡曰定侯。子冑嗣。冑歷位郡守、九卿。

劉曄字子揚，淮南成憲人，惠音德。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。父普，母脩，產渙及曄。渙

九歲，曄七歲，而母病困。臨終，戒渙、曄以「普之侍人，有諂害之性。身死之後，懼必亂家。汝長大能除之，則吾無恨矣。」曄年十三，謂兄渙曰：「亡母之言，可以行矣。」渙曰：「那可爾！」曄卽入室殺侍者，徑出拜墓。舍內大驚，白普。普怒，遣人追曄。曄還拜謝曰：「亡母顧命之言，敢受不請擅行之罰。」普心異之，遂不責也。汝南許劭名知人，避地揚州，稱曄有佐世之才。

揚士多輕俠狡桀，有鄭寶、張多、許乾之屬，各擁部曲。寶最驍果，才力過人，一方所憚。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，以曄高族名人，欲彊逼曄使唱導此謀。曄時年二十餘，心內憂之，而未有緣。會太祖遣使詣州，有所案問。曄往見，爲論事勢，要將與歸，駐止數日。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，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，爲設酒飯；與寶於內宴飲。密勒健兒，令因行觴而斫寶。寶性不甘酒，視候甚明，觴者不敢發。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，斬其首以令其軍，云：「曹公有令，敢有動者，與寶同罪。」衆皆驚怖，走還營。營有督將精兵數千，懼其爲亂，曄卽乘寶馬，將家僮數人，詣寶營門，呼其渠帥，喻以禍福，皆叩頭開門內曄。曄撫慰安懷，咸悉悅服，推曄爲主。曄覩漢室漸微，已爲支屬，不欲擁兵，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。勳怪其故，曄曰：「寶無法制，其衆素以鈔略爲利，僕宿無資，而整齊之，必懷怨難久，故相與耳。」時勳兵彊于江、淮之間。孫策惡之，遣使卑辭厚幣，以書說勳曰：「上繚

宗民，數欺下國，忿之有年矣。擊之，路不便，願因大國伐之。上繚甚實，得之可以富國，請出兵爲外援。」勳信之，又得策珠寶、葛越，喜悅。外內盡賀，而曄獨否。勳問其故，對曰：「上繚雖小，城堅池深，攻難守易，不可旬日而舉，則兵疲於外，而國內虛。策乘虛而襲我，則後不能獨守。是將軍進屈於敵，退無所歸。若軍必出，禍今至矣。」勳不從。興兵伐上繚，策果襲其後。勳窮蹙，遂奔太祖。

太祖至壽春，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，衆數萬人，臨險而守。先時遣偏將致誅，莫能禽克。太祖問羣下，可伐與不？咸云：「山峻高而谿谷深隘，守易攻難；又無之不足爲損，得之不足爲益。」曄曰：「策等小豎，因亂赴險，遂相依爲彊耳，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。往者偏將資輕，而中國未夷，故策敢據險以守。今天下略定，後伏先誅。夫畏死趨賞，愚知所同，故廣武君爲韓信畫策，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。豈況明公之德，東征西怨，先開賞募，大兵臨之，令宣之日，軍門啓而虜自潰矣。」太祖笑曰：「卿言近之！」遂遣猛將在前，大軍在後，至則克策，如曄所度。太祖還，辟曄爲司空倉曹掾。（二）

〔二〕傅子曰：太祖徵曄及蔣濟、胡質等五人，皆揚州名士。每舍亭傳，未會不講，所以見重；內論國邑先賢、禦賊固守、行軍進退之宜，外料敵之變化、彼我虛實、戰爭之術，夙夜不解。而曄獨臥車中，終不一言。濟怪而問之，曄答曰：「對明主非精神不接，精神可學而得乎？」及見太祖，太祖果問揚州先賢、賊之形勢。四人爭對，待次而言，

再見如此，太祖每和悅，而曄終不一言。四人笑之。後一見太祖，止無所復問，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，太祖適知便止。若是者三。其旨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，獨見以盡其機，不宜於猥坐說也。太祖已探見其心矣，坐罷，尋以四人爲令，而授曄以心腹之任；每有疑事，輒以函問曄，至一夜數十至耳。

太祖征張魯，轉曄爲主簿。既至漢中，山峻難登，軍食頗乏。太祖曰：「此妖妄之國耳，何能爲有無？吾軍少食，不如速還。」便自引歸，令曄督後諸軍，使以次出。曄策魯可克，加糧道不繼，雖出，軍猶不能皆全，馳白太祖：「不如致攻。」遂進兵，多出弩以射其營。魯奔走，漢中遂平。曄進曰：「明公以步卒五千，將誅董卓，北破袁紹，南征劉表，九州百郡，十并其八，威震天下，勢懾海外。今舉漢中，蜀人望風，破膽失守，推此而前，蜀可傳檄而定。劉備，人傑也，有度而遲，得蜀日淺，蜀人未恃也。今破漢中，蜀人震恐，其勢自傾。以公之神明，因其傾而壓之，無不克也。若小緩之，諸葛亮明於治而爲相，關羽、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，蜀民既定，據險守要，則不可犯矣。今不取，必爲後憂。」太祖不從，「二」大軍遂還。曄自漢中還，爲行軍長史，兼領軍。延康元年，蜀將孟達率衆降。達有容止才觀，文帝甚器愛之，使達爲新城太守，加散騎常侍。曄以爲「達有苟得之心，而恃才好術，必不能感恩懷義。新城與吳、蜀接連，若有變態，爲國生患。」文帝竟不易，後達終于叛敗。「三」

「二」傅子曰：居七日，蜀降者說：「蜀中一日數十驚，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。」太祖延問曄曰：「今尚可擊不？」曄曰：

「今已小定，未可擊也。」

〔三〕傅子曰：初，太祖時，魏諷有重名，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。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，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。曄一見諷，達而皆云必反，卒如其言。

黃初元年，以曄爲侍中，賜爵關內侯。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爲關羽出報吳不。衆議咸云：「蜀，小國耳，名將唯羽。羽死軍破，國內憂懼，無緣復出。」曄獨曰：「蜀雖狹弱，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，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。且關羽與備，義爲君臣，恩猶父子；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敵，於終始之分不足。」後備果出兵擊吳。吳悉國應之，而遣使稱藩。朝臣皆賀，曄曰：「吳絕在江、漢之表，無內臣之心久矣。陛下雖齊德有虞，然醜虜之性，未有所感。因難求臣，必難信也。彼必外迫內困，然後發此使耳，可因其窮，襲而取之。夫一日縱敵，數世之患，不可不察也。」備軍敗退，吳禮敬轉廢，帝欲興衆伐之，曄以爲「彼新得志，上下齊心，而阻帶江湖，必難倉卒。」帝不聽。〔二〕五年，幸廣陵泗口，命荆、揚州諸軍並進。會羣臣，問：「權當自來不？」咸曰：「陛下親征，權恐怖，必舉國而應。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，必自將而來。」曄曰：「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，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，必勒兵待事，未有進退也。」大駕停住積日，權果不至，帝乃旋師。云：「卿策之是也。當念爲吾滅二賊，不可但知其情而已。」

(二) 傅子曰：孫權遣使求降，帝以問曄。曄對曰：「權無故求降，必內有急。權前襲殺關羽，取荊州四郡，備怒，必大興師伐之。外有疆寇，衆心不安，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，故委地求降，一以卻中國之兵，二則假中國之援，以彊其衆而疑敵人。權善用兵，見策知變，其計必出於此。今天下三分，中國十有其八。吳、蜀各保一州，阻山依水，有急相救，此小國之利也。今還自相攻，天亡之也。宜大興師，徑渡江襲其內。蜀攻其外，我襲其內，吳之亡不出旬月矣。吳亡則蜀孤。若割吳半，蜀固不能久存，況蜀得其外，我得其內乎！」帝曰：「人稱臣降而伐之，疑天下欲來者心，必以爲懼，其殆不可！孤何不且受吳降，而襲蜀之後乎？」對曰：「蜀遠吳近，又聞中國伐之，便還軍，不能止也。今備已怒，故興兵擊吳，聞我伐吳，知吳必亡，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，必不改計抑怒救吳，必然之勢也。」帝不聽，遂受吳降，即拜權爲吳王。曄又進曰：「不可。先帝征伐，天下兼其八，威震海內，陛下受禪即真，德合天地，聲暨四遠，此實然之勢，非卑臣頌言也。權雖有雄才，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，官輕勢卑。士民有畏中國心，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。不得已受其降，可進其將軍號，封十萬戶侯，不可即以爲王也。夫王位，去天子一階耳，其禮秩服御相亂也。彼直爲侯，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。我信其僞降，就封殖之，崇其位號，定其君臣，是爲虎傅翼也。權既受王位，卻蜀兵之後，外盡禮事中國，使其國內皆聞之，內爲無禮以怒陛下。陛下赫然發怒，興兵討之，乃徐告其民曰：『我委身事中國，不愛珍貨重寶，隨時貢獻，不敢失臣禮也，無故伐我，必欲殘我國家，俘我民人子女以爲僮隸僕妾。』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。信其言而感怒，上下同心，戰加十倍矣。」又不從。遂即拜權爲吳王。權將陸議大敗劉備，殺其兵八萬餘人，備僅以身免。權外禮愈卑，而內行不順，果如曄言。

明帝即位，進爵東亭侯，邑三百戶。詔曰：「尊嚴祖考，所以崇孝表行也；追本敬始，所以篤教流化也。是以成湯、文、武，實造商、周，詩、書之義，追尊稷、契，歌頌有娥、姜嫄之事，

明盛德之源流，受命所由興也。自我魏室之承天序，既發迹於高皇、太皇帝，而功隆于武皇、文皇帝。至于高皇之父處士君，潛脩德讓，行動神明，斯乃乾坤所福饗，光靈所從來也。而精神幽遠，號稱罔記，非所謂崇孝重本也。其令公卿已下，會議號諡。」曄議曰：「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，誠無量已。然親疏之數，遠近之降，蓋有禮紀，所以割斷私情，克成公法，爲萬世式也。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，以其佐唐有功，名在祀典故也。至於漢氏之初，追諡之義，不過其父。上比周室，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；下論漢氏，則追諡之禮不及其祖。此誠往代之成法，當今之明義也。陛下孝思中發，誠無已已，然君舉必書，所以慎於禮制也。以爲追尊之義，宜齊高皇而已。」尙書衛臻與曄議同，事遂施行。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，擅自立，遣使表狀。曄以爲公孫氏漢時所用，遂世官相承，水則由海，陸則阻山，故胡夷絕遠難制，而世權日久。今若不誅，後必生患。若懷貳阻兵，然後致誅，於事爲難。不如因其新立，有黨有仇，先其不意，以兵臨之，開設賞募，可不勞師而定也。後淵竟反。

曄在朝，略不交接時人。或問其故，曄答曰：「魏室卽阼尙新，智者知命，俗或未咸。僕在漢爲支葉，於魏備腹心，寡偶少徒，於宜未失也。」太和六年，以疾拜太中大夫。有閒，爲大鴻臚，在位二年遜位，復爲太中大夫，薨。諡曰景侯。子寓嗣。〔一〕少子陶，亦高才而薄行，官至平原太守。〔二〕

〔二〕傅子曰：曄事明皇帝，又大見親重。帝將伐蜀，朝臣內外皆曰「不可」。曄入與帝議，因曰「可伐」；出與朝臣言，因曰「不可伐」。曄有膽智，言之皆有形。中領軍楊暨，帝之親臣，又重曄，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，每從內出，輒過曄，曄講不可之意。後暨從駕行天淵池，帝論伐蜀事，暨切諫。帝曰：「卿書生，焉知兵事！」暨謙謝曰：「臣出自儒生之末，陛下過聽，拔臣羣萃之中，立之六軍之上，臣有微心，不敢不盡言。臣言誠不足采，侍中劉曄先帝謀臣，常曰蜀不可伐。」帝曰：「曄與吾言蜀可伐。」暨曰：「曄可召質也。」詔召曄至，帝問曄，終不言。後獨見，曄責帝曰：「伐國，大謀也，臣得與聞大謀，常恐眇夢漏泄以益臣罪，焉敢向人言之？夫兵，詭道也，軍事未發，不厭其密也。陛下顯然露之，臣恐敵國已聞之矣。」於是帝謝之。曄見出，責暨曰：「夫釣者中大魚，則縱而隨之，須可制而後牽，則無不得也。人主之威，豈徒大魚而已！子誠直臣，然計不足采，不可不精思也。」暨亦謝之。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。或惡曄于帝曰：「曄不盡忠，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。陛下試與曄言，皆反意而問之，若皆與所問反者，是曄常與聖意合也。復每問皆同者，曄之情必無所逃矣。」帝如言以驗之，果得其情，從此疏焉。曄遂發狂，出爲大鴻臚，以憂死。諺曰「巧詐不如拙誠」，信矣。以曄之明智權計，若居之以德義，行之以忠信，古之上賢，何以加諸？獨任才智，不與世士相經緯，內不推心事上，外困於俗，卒不能自安於天下，豈不惜哉！

〔三〕王弼傳曰：淮南人劉陶，善論縱橫，爲當時所推。

傅子曰：陶字季治，善名稱，有大辯。曹爽時爲選部郎，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。當此之時，其人意陵青雲，謂玄曰：「仲尼不聖。何以知其然？智者圖國；天下羣愚，如弄一丸于掌中，而不能得天下。」玄以其言大惑，不復詳難也。謂之曰：「天下之質，變無常也。今見卿窮！」爽之敗，退居里舍，乃謝其言之過。

干寶晉紀曰：母丘儉之起也，大將軍以問陶，陶答依違。大將軍怒曰：「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，至于今日而更不盡

乎？一乃出爲平原太守，又追殺之。

蔣濟字子通，楚國平阿人也。仕郡計吏、州別駕。建安十三年，孫權率衆圍合肥。時大軍征荊州，遇疾疫，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，過領汝南兵以解圍，頗復疾疫。濟乃密白刺史，僞得喜書，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，遣主簿迎喜。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，一部得入城，二部爲賊所得。權信之，遽燒圍走，城用得全。明年使於譙，太祖問濟曰：「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，徙燕、白馬民，民不得走，賊亦不敢鈔。今欲徙淮南民，何如？」濟對曰：「是時兵弱賊彊，不徙必失之。自破袁紹，北拔柳城，南向江、漢，荊州交臂，威震天下，民無他志。然百姓懷土，實不樂徙，懼必不安。」太祖不從，而江、淮間十餘萬衆，皆驚走吳。後濟使詣鄴，太祖迎見大笑曰：「本但欲使避賊，乃更驅盡之。」拜濟 丹陽太守。大軍南征還，以溫恢爲揚州刺史，濟爲別駕。令曰：「季子爲臣，吳宜有君。今君還州，吾無憂矣。」民有誣告濟爲謀叛主率者，太祖聞之，指前令與左將軍于禁、沛相封仁等曰：「蔣濟寧有此事！有此事，吾爲不知人也。此必愚民樂亂，妄引之耳。」促理出之。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。令曰：「舜舉皋陶，不仁者遠；臧否得中，望于賢屬矣。」關羽圍樊、襄陽。太祖以漢帝在許，近賊，欲徙都。司馬宣王及濟說太祖曰：「于禁等爲水所沒，非戰攻之失，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。劉

備、孫權，外親內疎，關羽得志，權必不願也。可遣人勸躡其後，許割江南以封權，則樊圍自解。」太祖如其言。權聞之，即引兵西襲公安、江陵。羽遂見禽。

文帝即王位，轉爲相國長史。及踐阼，出爲東中郎將。濟請留，詔曰：「高祖歌曰『安得猛士守四方』！天下未寧，要須良臣以鎮邊境。如其無事，乃還鳴玉，未爲後也。」濟上萬機論，帝善之。入爲散騎常侍。時有詔，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：「卿腹心重將，特當任使。恩施足死，惠愛可懷。作威作福，殺人活人。」尚以示濟。濟既至，帝問曰：「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？」濟對曰：「未有他善，但見亡國之語耳。」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，濟具以答，因曰：「夫『作威作福』，書之明誡。『天子無戲言』，古人所慎。惟陛下察之！」於是帝意解，遣追取前詔。黃初三年，與大司馬曹仁征吳，濟別襲羨谿。仁欲攻濡須洲中，濟曰：「賊據西岸，列船上流，而兵入洲中，是爲自內地獄，危亡之道也。」仁不從，果敗。仁薨，復以濟爲東中郎將，代領其兵。詔曰：「卿兼資文武，志節慷慨，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，故復授將率之任。」頃之，徵爲尚書。車駕幸廣陵，濟表水道難通，又上三州論以諷帝。帝不從，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。議者欲就留兵屯田，濟以爲東近湖，北臨淮，若水盛時，賊易爲寇，不可安屯。帝從之，車駕即發。還到精湖，水稍盡，盡留船付濟。船本歷適數百里中，濟更鑿地作四五道，蹴船令聚；豫作土豚遏斷湖水，皆引後船，一時開遏入淮中。帝還

洛陽，謂濟曰：「事不可不曉。吾前決謂分半燒船于山陽池中，卿於後致之，略與吾俱至譙。又每得所陳，實入吾意。自今討賊計畫，善思論之。」

明帝卽位，賜爵關內侯。大司馬曹休帥軍向皖，濟表以爲「深入虜地，與權精兵對，而朱然等在上流，乘休後，臣未見其利也。」軍至皖，吳出兵安陸，濟又上疏曰：「今賊示形於西，必欲并兵圖東，宜急詔諸軍往救之。」會休軍已敗，盡棄器仗輜重退還。吳欲塞夾石，遇救兵至，是以官軍得不沒。遷爲中護軍。時中書監、令號爲專任，濟上疏曰：「大臣太重者國危，左右太親者身蔽，古之至戒也。往者大臣秉事，外內扇動。陛下卓然自覽萬機，莫不祇肅。夫大臣非不忠也，然威權在下，則衆心慢上，勢之常也。陛下旣已察之於大臣，願無忘於左右。左右忠正遠慮，未必賢於大臣，至於便辟取合，或能工之。今外所言，輒云中書，雖使恭慎不敢外交，但有此名，猶惑世俗。沉實握事要，日在目前，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，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，卽亦因時而向之。一有此端，因當內設自完，以此衆語，私招所交，爲之內援。若此，臧否毀譽，必有所興，功負賞罰，必有所易；直道而上者或壅，曲附左右者反達。因微而入，緣形而出，意所狎信，不復猜覺。此宜聖智所當早聞，外以經意，則形際自見。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，莫適以聞。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，公聽並觀，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，將改曲易調，遠與黃、唐角功，近昭武、文之迹，豈近

習而已哉！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，當有所付。三官任一臣，非周公旦之忠，又非管夷吾之公，則有弄機敗官之弊。當今柱石之士雖少，至于行稱一州，智效一官，忠信竭命，各奉其職，可並驅策，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。」詔曰：「夫骨鯁之臣，人主之所仗也。濟才兼文武，服勤盡節，每軍國大事，輒有奏議，忠誠奮發，吾甚壯之。」就遷爲護軍將軍，加散騎常侍。」

〔二〕司馬彪戰略曰：太和六年，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，幽州刺史王雄陸道，并攻遼東。蔣濟諫曰：「凡非相吞之國，不侵叛之臣，不宜輕伐。伐之而不制，是驅使爲賊。故曰『虎狼當路，不治狐狸。』先除大害，小害自己。」今海表之地，累世委質，歲選計考，不乏職貢。議者先之，正使一舉便克，得其民不足益國，得其財不足爲富；儻不如意，是爲結怨失信也。」帝不聽，豫行竟無成而還。

景初中，外勤征役，內務宮室，怨曠者多，而年穀饑儉。濟上疏曰：「陛下當恢崇前緒，光濟遺業，誠未得高枕而治也。今雖有十二州，至于民數，不過漢時一大郡。二賊未誅，宿兵邊陲，且耕且戰，怨曠積年。宗廟宮室，百事草創，農桑者少，衣食者多，今其所急，唯當息耗百姓，不至甚弊。弊勅之民，儻有水旱，百萬之衆，不爲國用。凡使民必須農隙，不奪其時。夫欲大興功之君，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。句踐養胎以待用，昭王恤病以雪仇，故能以弱燕服彊齊，羸越滅勁吳。今二敵不攻不滅，不事卽侵，當身不除，百世之責也。以

陛下聖明神武之略，舍其緩者，專心討賊，臣以爲無難矣。又歡娛之耽，害于精爽；神太用則竭，形太勞則弊。願大簡賢妙，足以充『百斯男』者。其冗散未齒，且悉分出，務在清靜。」詔曰：「微護軍，吾弗聞斯言也。」〔一〕

〔二〕漢晉春秋曰：公孫淵聞魏將來討，復稱臣于孫權，乞兵自救。帝問濟：「孫權其救遼東乎？」濟曰：「彼知官備以固，利不可得，深入則非力所能，淺入則勞而無獲；權雖子弟在危，猶將不動，況異域之人，兼以往者之辱乎！今所以外揚此聲者，譎其行人疑於我，我之不克，冀折後事已耳。然沓渚之間，去淵尙遠，若大軍相持，事不速決，則權之淺規，或能輕兵掩襲，未可測也。」

齊王卽位，徙爲領軍將軍，進爵昌陵亭侯，〔二〕遷太尉。初，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，以魏爲舜後，推舜配天。濟以爲舜本姓媯，其苗曰田，非曹之先，著文以追詰隆。〔三〕是時，曹爽專政，丁謐、鄧颺等輕改法度。會有日蝕變，詔羣臣問其得失，濟上疏曰：「昔大舜佐治，戒在比周；周公輔政，慎于其朋；齊侯問災，晏嬰對以布惠；魯君問異，臧孫答以緩役。應天塞變，乃實人事。今二賊未滅，將士暴露已數十年，男女怨曠，百姓貧苦。夫爲國法度，惟命世大才，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？終無益于治，適足傷民，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，率以清平，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。」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，誅曹爽等，進封都鄉侯，邑七百戶。濟上疏曰：「臣忝寵上司，而爽敢苞藏禍心，此臣

之無任也。太傅奮獨斷之策，陛下明其忠節，罪人伏誅，社稷之福也。夫封寵慶賞，必加有功。今論謀則臣不先知，語戰則非臣所率，而上失其制，下受其弊。臣備宰司，民所具瞻，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，推讓之風由此而廢。」固辭，不許。^{〔三〕}是歲薨，諡曰景侯。^{〔四〕}子秀嗣。秀薨，子凱嗣。咸熙中，開建五等，以濟著勳前朝，改封凱爲下蔡子。

〔二〕列異傳曰：濟爲領軍，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：「死生異路，我生時爲卿相子孫，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，憔悴困辱，不可復言。今太廟西謳士孫阿，今見召爲泰山令，願母爲白侯，屬阿令轉我得樂處。」言訖，母忽然驚寤，明日以白濟。濟曰：「夢爲爾耳，不足怪也。」明日暮，復夢曰：「我來迎新君，止在廟下。未發之頃，暫得來歸。新君明日中當發，臨發多事，不復得歸，永辭於此。侯氣彊，難感悟，故自訴於母，願重啓侯，何惜不一試驗之？」遂道阿之形狀，言甚備悉。天明，母重啓侯：「雖云夢不足怪，此何太適，適亦何惜不一驗之？」濟乃遣人詣太廟下，推問孫阿，果得之，形狀證驗悉如兒言。濟涕泣曰：「幾負吾兒！」於是乃見孫阿，具語其事。阿不懼當死，而喜得爲泰山令，惟恐濟言不信也。曰：「若如節下言，阿之願也。不知賢子欲得何職？」濟曰：「隨地下樂者與之。」阿曰：「輒當奉教。」乃厚賞之，言訖遣還。濟欲速知其驗，從領軍門至廟下，十步安一人，以傳阿消息。辰時傳阿心痛，已時傳阿劇，日中傳阿亡。濟泣曰：「雖哀吾兒之不幸，且喜亡者有知。」後月餘，兒復來語母曰：「已得轉爲錄事矣。」

〔三〕臣松之案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「曹氏族出自邾」，魏書述曹氏胤緒亦如之。魏武作家傳，自云曹叔振鐸之後。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：「於穆武皇，胄稷胤周。」此其不同者也。及至景初，明帝從高堂隆議，謂魏爲舜後，

後魏爲禪晉文，稱「昔我皇祖有虞」，則其異彌甚。尋濟難降，及與尙書繆襲往反，並有理據，文多不載。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，但謂「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，降黜太祖，不配正天，皆爲繆妄」。然于時竟莫能正。濟又難：鄭玄注祭法云「有虞以上尙德，禘郊祖宗，配用有德，自夏已下，稍用其姓氏」。濟曰：「夫虬龍神於獺，獺自祭其先，不祭虬龍也。麒麟白虎仁於豺，豺自祭其先，不祭麒麟也。如玄之說，有虞已上，豺獺之不若邪？臣以爲祭法所云，見疑學者久矣，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。」濟豺獺之譬，雖似俳諧，然其義旨，有可求焉。

〔三〕孫盛曰：蔣濟之辭邑，可謂不負心矣。語曰「不爲利回，不爲義疚」，蔣濟其有焉。

〔四〕世語曰：初，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，濟書與曹爽，言宣王旨「惟免官而已」，爽遂誅滅。濟病其言之失信，發病卒。

劉放字子棄，涿郡人，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。歷郡綱紀，舉孝廉，遭世大亂，時漁陽王松據其土，放往依之。太祖克冀州，放說松曰：「往者董卓作逆，英雄並起，阻兵擅命，人自封殖，惟曹公能拔拯危亂，翼戴天子，奉辭伐罪，所向必克。以二袁之彊，守則淮南冰消，戰則官渡大敗；乘勝席卷，將清河朔，威刑既合，大勢以見。速至者漸福，後服者先亡，此乃不俟終日馳驚之時也。昔黥布棄南面之尊，仗劍歸漢，誠識廢興之理，審去就之分也。將軍宜投身委命，厚自結納。」松然之。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，以書招松，松舉雍奴、泉州、安次以附之。放爲松答太祖書，其文甚麗。太祖既善之，又聞其說，由是遂辟放。建安十

吏。尙書令荀彧見資，嘆曰：「北州承喪亂已久，謂其賢智零落，今日乃復見孫計君乎！」表留以爲尙書郎。辭以家難，得還河東。

〔三〕資別傳曰：諸葛亮出在南鄭，時議者以爲可因大發兵，就討之，帝意亦然，以問資。資曰：「昔武皇帝征南鄭，取張魯，陽平之役，危而後濟。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，數言『南鄭直爲天獄，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』，言其深險，喜出淵軍之辭也。又武皇帝聖於用兵，察蜀賊棲於山巖，視吳虜竄於江湖，皆撓而避之，不責將士之力，不爭一朝之忿，誠所謂見勝而戰，知難而退也。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，道旣險阻，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，遏禦水賊，凡用十五六萬人，必當復更有所發興。天下騷動，費力廣大，此誠陛下所宜深慮。夫守戰之力，力役參倍。但以今日見兵，分命大將據諸要險，威足以震攝疆寇，鎮靜疆場，將士虎睡，百姓無事。數年之間，中國日盛，吳蜀二虜必自罷弊。」帝由是止。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，議者以爲因此伐之，必有所克。帝問資，資曰：「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，衆弱謀淺，旋輒乖散。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，言洞浦殺萬人，得船千萬，數日間船人復會；江陵被圍歷月，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，而其土地無崩解者。是有法禁，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。以此推綺，懼未能爲權腹心大疾也。」綺果尋敗亡。

〔三〕魏氏春秋曰：烏丸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泄歸尼等出塞，討軻比能，智鬱塞鍵，破之，還至馬邑故城，比能帥三萬騎圍豫。帝聞之，計未有所出，如中書省以問監、令。令孫資對曰：「上谷太守閭志，柔弟也，爲比能素所歸信。令馳詔使說比能，可不勞師而自解矣。」帝從之，比能果釋豫而還。

〔四〕資別傳曰：是時，孫權、諸葛亮號稱劇賊，無歲不有軍征。而帝總攝羣下，內圖禦寇之計，外規廟勝之畫，資皆管之。然自以受腹心，常議事於帝曰：「動大衆，舉大事，宜與羣下共之；旣以示明，且於探求爲廣。」旣朝臣會議，

資奏當其是非，擇其善者推成之，終不顯己之德也。若衆人有譴過及愛憎之說，輒復爲請解，以塞譖潤之端。如征東將軍滿寵、涼州刺史徐邈，並有譖毀之者，資皆盛陳其素行，使卒無纖介。寵、邈得保其功名者，資之力也。初，資在邦邑，名出同類之右。鄉人司空掾田豫、梁相宗豔皆妬害之，而楊豐黨附豫等，專爲資構造謗端，怨隙甚重。資既不以爲言，而終無恨意。豫等慚服，求釋宿憾，結爲婚姻。資謂之曰：「吾無憾心，不知所釋。此爲卿自薄之，卿自厚之耳！」乃爲長子宏取其女。及當顯位，而田豫老疾在家。資遇之甚厚，又致其子於本郡，以爲孝廉。而楊豐子後爲尙方吏，帝以職事譴怒，欲致之法，資請活之。其不念舊惡如此。

其年，帝寢疾，欲以燕王宇爲大將軍，及領軍將軍夏侯獻、武衛將軍曹爽、屯騎校尉曹肇、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。宇性恭良，陳誠固辭。帝引見放、資，入臥內，問曰：「燕王正爾爲？」放、資對曰：「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。」帝曰：「曹爽可代宇不？」放、資因贊成之。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，以綱維皇室。帝納其言，即以黃紙授放作詔。放、資既出，帝意復變，詔止宣王勿使來。尋更見放、資曰：「我自召太尉，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，幾敗吾事！」命更爲詔，帝獨召爽與放、資俱受詔命，遂免宇、獻、肇、朗官。太尉亦至，登牀受詔，然後帝崩。〔一〕齊王卽位，以放、資決定大謀，增邑三百，放并前千一百，資千戶；封愛子一人亭侯，次子騎都尉，餘子皆郎中。正始元年，更加放左光祿大夫，資右光祿大夫，金印紫綬，儀同三司。六年，放轉驃騎，資衛將軍，領監、令如故。七年，復封子一人亭侯，各

年老遜位，以列侯朝朔望，位特進。^{〔三〕}曹爽誅後，復以資爲侍中，領中書令。嘉平二年，放薨，諡曰敬侯。子正嗣。^{〔三〕}資復遜位歸第，就拜驃騎將軍，轉侍中，特進如故。三年薨，諡曰貞侯。子宏嗣。

〔二〕世語曰：放、資久典機任，獻、肇心內不平。殿中有雞棲樹，二人相謂：「此亦久矣，其能復幾？」指謂放、資。放、資懼，乃勸帝召宣王。帝作手詔，令給使辟邪至，以授宣王。宣王在汲，獻等先詔令於軹關西還長安，辟邪又至，宣王疑有變，呼辟邪具問，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。帝問放、資：「誰可與太尉對者？」放曰：「曹爽。」帝曰：「堪其事不？」爽在左右，流汗不能對。放躡其足，耳之曰：「臣以死奉社稷。」曹肇弟纂爲大將軍司馬，燕王頗失指。肇出，纂見，驚曰：「上不安，云何悉共出？宜還。」已暮，放、資宣詔宮門，不得復內肇等，罷燕王。肇明日至門，不得入，懼，詣廷尉，以處事失宜免。帝謂獻曰：「吾已差，便出。」獻流涕而出，亦免。案世語所云樹置先後，與本傳不同。

資別傳曰：帝詔資曰：「吾年稍長，又歷觀書傳中，皆歎息無所不念。圖萬年後計，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勢，兵任又重。今射聲校尉缺，久欲得親人，誰可用者？」資曰：「陛下思深慮遠，誠非愚臣所及。書傳所載，皆聖聽所究，向使漢高不知平、勃能安劉氏，孝武不識金、霍付屬以事，殆不可言！文皇帝始召曹真還時，親詔臣以重慮，及至晏駕，陛下卽阼，猶有曹休外內之望，賴遭日月，御勒不傾，使各守分職，纖介不間。以此推之，親臣貴戚，雖當據勢握兵，宜使輕重素定。若諸侯典兵，力均衡平，寵齊愛等，則不相爲服；不相爲服，則意有異同。今五營所領見兵，常不過數百，選授校尉，如其輩類，爲有疇匹。至於重大之任，能有所維綱者，宜以聖恩簡擇，如平、勃、金、

霍、劉章等二人，漸殊其威重，使相鎖固，於事爲善。」帝曰：「然。如卿言，當爲吾遠慮所圖。今日可參平、勃、侔、金、霍，雙劉章者，其誰哉？」資曰：「臣聞知人則哲，惟帝難之。唐虞之聖，凡所進用，明試以功。陳平初事漢祖，絳、灌等謗平有受金盜嫂之罪。周勃以吹簫引疆，始事高祖，亦未知名也；高祖察其行跡，然後知可付以大事。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，小心謹慎，乃見親信。日磾夷狄，以至孝質直，特見擢用，左右尙曰『妄得一胡兒而重貴之』。平、勃雖安漢嗣，其終，勃被反名，平劣自免於呂須之讖。上官桀、桑弘羊與霍光爭權，幾成禍亂。此誠知人之不易，爲臣之難也。又所簡擇，當得陛下所親，當得陛下所信，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。」

臣松之以爲孫、劉于時號爲專任，制斷機密，政事無不綜。資、放被託付之間，當安危所斷，而更依違其對，無有適莫。受人親任，理豈得然？案本傳及諸書並云放、資稱贊曹爽，勸召宣王，魏室之亡，禍基於此。資之別傳，出自其家，欲以是言掩其大失，然恐負國之玷，終莫能磨也。

〔三〕資別傳曰：大將軍爽專事，多變易舊章。資歎曰：「吾累世蒙寵，加以豫聞屬託，今縱不能匡弼時事，可以坐受素餐之祿邪？」遂固稱疾。九年二月，乃賜詔曰：「君掌機密三十餘年，經營庶事，勲著前朝。暨朕統位，動賴良謀。是以曩者增崇寵章，同之三事，外帥羣官，內望讜言。屬以年耆疾篤，上還印綬，前後鄭重，辭旨懇切。天地以大順成德，君子以善恕成仁，重以職事，違奪君志；今聽所執，賜錢百萬，使兼光祿勳少府卿，策詔君養疾于第。君其勉進醫藥，頤神和氣，以永無疆之祚。置舍人官騎，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。」

〔三〕臣松之案頭責子羽曰：士卿劉許字文生，正之弟也。與張華六人，並稱文辭可觀，意思詳序。晉惠帝世，許爲越騎校尉。

放才計優資，而自脩不如也。放、資既善承順主上，又未嘗顯言得失，抑辛毗而助王

思，以是獲譏於世。然時因羣臣諫諍，扶贊其義，并時密陳損益，不專導諛言云。及咸熙中，開建五等，以放、資著勳前朝，改封正方城子，宏離石子。^{〔一〕}

〔一〕案孫氏譜：宏爲南陽太守。宏子楚，字子荆。晉陽秋曰：楚鄉人王濟，豪俊公子也，爲本州大中正。訪問關求楚品狀，濟曰：「此人非卿所能名。」自狀之曰：「天才英博，亮拔不羣。」楚位至討虜護軍、馮翊太守。楚子洵，潁川太守。洵子盛，字安國，給事中，祕書監。盛從父弟綽，字興公，廷尉正。楚及盛、綽，並有文藻，盛又善言名理，諸所論著，並傳於世。

評曰：程昱、郭嘉、董昭、劉曄、蔣濟才策謀略，世之奇士，雖清治德業，殊於荀攸，而籌畫所料，是其倫也。劉放、文翰、孫資勤慎，並管喉舌，權聞當時，雅亮非體，是故譏諛之聲，每過其實矣。

三國志卷十五

魏書十五

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

劉馥字元穎，沛國相人也。避亂揚州，建安初，說袁術將戚寄、秦翊，使率衆與俱詣太祖。太祖悅之，司徒辟爲掾。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，廬江梅乾、雷緒、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、淮間，郡縣殘破。太祖方有袁紹之難，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，遂表爲揚州刺史。

馥旣受命，單馬造合肥空城，建立州治，南懷緒等，皆安集之，貢獻相繼。數年中恩化大行，百姓樂其政，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。於是聚諸生，立學校，廣屯田，興治芍陂及（茹）〔陂、七門、吳塘諸竭以溉稻田，官民有畜。又高爲城壘，多積木石，編作草苫數千萬枚，益貯魚膏數千斛，爲戰守備。

建安十三年卒。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，時天連雨，城欲崩，於是以苫蓑覆之，夜然脂照城外，視賊所作而爲備，賊以破走。揚州士民益追思之，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

陽，不能過也。及陂塘之利，至今爲用。

馥子靖，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，詔曰：「卿父昔爲彼州，今卿復據此郡，可謂克負荷者也。」轉在河內，遷尙書，賜爵關內侯，出爲河南尹。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：「入作納言，出臨京任。富民之術，日引月長。藩落高峻，絕穿窬之心。五種別出，遠水火之災。農器必具，無失時之闕。蠶麥有苦備之用，無雨濕之虞。封符指期，無流連之吏。鰥寡孤獨，蒙廩振之實。加之以明擿幽微，重之以秉憲不撓；有司供承王命，百里垂拱仰辦。雖昔趙、張、三王之治，未足以方也。」靖爲政類如此。初雖如碎密，終於百姓便之，有馥遺風。母喪去官，後爲大司農衛尉，進封廣陸亭侯，邑三百戶。上疏陳儒訓之本曰：「夫學者，治亂之軌儀，聖人之大教也。自黃初以來，崇立太學二十餘年，而寡有成者，蓋由博士選輕，諸生避役，高門子弟，恥非其倫，故無學者。雖有其名而無其人，雖設其教而無其功。宜高選博士，取行爲人表，經任人師者，掌教國子。依遵古法，使二千石以上子孫，年從十五，皆入太學。明制黜陟榮辱之路；其經明行修者，則進之以崇德；荒教廢業者，則退之以懲惡；舉善而教不能則勸，浮華交游，不禁自息矣。闡弘大化，以綏未賓；六合承風，遠人來格。此聖人之教，致治之本也。」後遷鎮北將軍，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。靖以爲「經常之大法，莫善於守防，使民夷有別」。遂開拓邊守，屯據險要。又修廣戾陵渠大塢，水溉

灌薊南北，三更種稻，邊民利之。嘉平六年薨，追贈征北將軍，進封建成鄉侯，諡曰景侯。子熙嗣。(一)

(二)晉陽秋曰：劉弘字叔和，熙之弟也。弘與晉世祖同年，居同里，以舊恩屢登顯位。自靖至弘，世不曠名，而有政事才。晉西朝之末，弘爲車騎大將軍開府，荊州刺史，假節都督荆、交、廣州諸軍事，封新城郡公。其在江、漢，值王室多難，得專命一方，盡其器能。推誠羣下，厲以公義，簡刑獄，務農桑。每有興發，手書郡國，丁寧款密，故莫不感悅，顛倒奔赴，咸曰「得劉公一紙書，賢於十部從事也」。時帝在長安，命弘得選用宰守。徵士武陵伍朝高尙其事，牙門將皮初有勳江漢，弘上朝爲零陵太守，初爲襄陽太守。詔書以襄陽顯郡，初資名輕淺，以弘壻夏侯陟爲襄陽。弘曰：「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，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。吾統荊州十郡，安得十女壻，然後爲治哉！」乃表「陟姻親，舊制不得相監臨事，初勳宜見酬」。報聽之，衆益服其公當。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，四方雲擾，進從橫計於弘。弘怒斬之，時人莫不稱善。

晉諸公贊曰：于時天下雖亂，荊州安全。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，不附太傅司馬越。越甚銜之。會弘病卒。子璠，北中郎將。

司馬朗字伯達，河內溫人也。(二)九歲，人有道其父字者，朗曰：「慢人親者，不敬其親者也。」客謝之。十二，試經爲童子郎，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，疑朗匿年，劾問。朗曰：「朗之內外，累世長大，朗雖穉弱，無仰高之風，損年以求早成，非志所爲也。」監試者異之。後關

東兵起，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，近山險，欲徙居溫。朗謂邵曰：「脣齒之喻，豈唯虞、虢，溫與野王卽是也；今去彼而居此，是爲避朝亡之期耳。且君，國人之望也，今寇未至而先徙，帶山之縣必駭，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，竊爲郡內憂之。」邵不從。邊山之民果亂，內徙，或爲寇鈔。

〔二〕司馬彪序傳曰：朗祖父儁，字元異，博學好古，倜儻有大度。長八尺三寸，腰帶十圍，儀狀魁岸，與衆有異，鄉黨宗族咸景附焉。位至潁川太守。父防，字建公，性質直公方，雖閒居宴處，威儀不忒。雅好漢書，名臣列傳，所諷誦者數十萬言。少仕州郡，歷官洛陽令、京兆尹，以年老轉拜騎都尉。養志閭巷，闔門自守。諸子雖冠成人，不命曰進不敢進，不命曰坐不敢坐，不指有所問不敢言，父子之間肅如也。年七十一，建安二十四年終。有子八人，朗最長，次卽晉宣皇帝也。

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，卓因留洛陽。朗父防爲治書御史，當徙西，以四方雲擾，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。或有告朗欲逃亡者，執以詣卓，卓謂朗曰：「卿與吾亡兒同歲，幾大相負！」朗因曰：「明公以高世之德，遭陽九之會，清除羣穢，廣舉賢士，此誠虛心垂慮，將興至治也。威德以隆，功業以著，而兵難日起，州郡鼎沸，郊境之內，民不安業，捐棄居產，流亡藏竄，雖四關設禁，重加刑戮，猶不絕息，此朗之所以於邑也。願明公監觀往事，少加三思，卽榮名並於日月，伊、周不足侔也。」卓曰：「吾亦悟之，卿言有意！」〔二〕

〔二〕臣松之案朗此對，但爲稱述卓功德，未相箴誨而已。了不自申釋，而卓便云「吾亦悟之，卿言有意」！客主之辭如爲不相酬塞也。

朗知卓必亡，恐見留，卽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，求歸鄉里。到謂父老曰：「董卓悖逆，爲天下所讐，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。郡與京都境壤相接，洛東有成皋，北界大河，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，其勢必停於此。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，難以自安，不如及道路尙通，舉宗東到黎陽。黎陽有營兵，趙威孫鄉里舊婚，爲監營謁者，統兵馬，足以爲主。若後有變，徐復觀望未晚也。」父老戀舊，莫有從者，惟同縣趙咨，將家屬俱與朗往焉。後數月，關東諸州郡起兵，衆數十萬，皆集滎陽及河內。諸將不能相一，縱兵鈔掠，民人死者且半。久之，關東兵散，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，朗乃將家還溫。時歲大饑，人相食，朗收恤宗族，教訓諸弟，不爲衰世解業。

年二十二，太祖辟爲司空掾屬，除成皋令，以病去，復爲堂陽長。其治務寬惠，不行鞭杖，而民不犯禁。先時，民有徙充都內者，後縣調當作船，徙民恐其不辦，乃相率私還助之，其見愛如此。遷元城令，入爲丞相主簿。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，由秦滅五等之制，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。今雖五等未可復行，可令州郡並置兵，外備四夷，內威不軌，於策爲長。又以爲宜復井田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，難中奪之，是以至今。今承大亂之後，民

人分散，土業無主，皆爲公田，宜及此時復之。議雖未施行，然州郡領兵，朗本意也。遷兗州刺史，政化大行，百姓稱之。雖在軍旅，常麤衣惡食，儉以率下。雅好人倫典籍，鄉人李觀等盛得名譽，朗常顯貶下之；後觀等敗，時人服焉。鍾繇、王粲著論云：「非聖人不能致太平。」朗以爲「伊、顏之徒雖非聖人，使得數世相承，太平可致」。建安二十二年，與夏侯惇、臧霸等征吳。到居巢，軍士大疫，朗躬巡視，致醫藥。遇疾卒，時年四十七。遺命布衣幅巾，斂以時服，州人追思之。明帝卽位，封朗子遺昌武亭侯，邑百戶。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。遺薨，望子洪嗣。三

二 魏書曰：文帝善朗論，命祕書錄其文。

孫盛曰：繇既失之，朗亦未爲得也。昔湯舉伊尹，而不仁者遠矣。易稱「顏氏之子，其殆庶幾乎！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」。由此而言，聖人之與大賢，行藏道一，舒卷斯同，御世垂風，理無降異；升泰之美，豈俟積世哉？「善人爲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」。又曰「不踐跡，亦不入于室」。數世之論，其在斯乎！方之大賢，固有間矣。

三 魏書曰：朗臨卒，謂將士曰：「刺史蒙國厚恩，督司萬里，微功未效，而遭此疫癘，旣不能自救，辜負國恩。身沒之後，其布衣幅巾，斂以時服，勿違吾志也。」

三 晉諸公贊曰：望字子初，孚之長子。有才識，早知名。咸熙中位至司徒，入晉封義陽王，遷太尉、大司馬。時孚爲太宰，父子居上公位，自中代以來未之有也。洪字孔業，封河間王。

初朗所與俱徙趙咨，官至太常，爲世好士。^{〔二〕}

^{〔一〕}咨字君初。子鄼字子仲，晉驃騎將軍，封東平陵公。並見百官名（志）。

梁習字子虞，陳郡柘人也，爲郡綱紀。太祖爲司空，辟召爲漳長，累轉乘氏、海西、下邳令，所在有治名。還爲西曹令史，遷爲屬。并土新附，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。時承高幹荒亂之餘，胡狄在界，張雄跋扈，吏民亡叛，入其部落，兵家擁衆，作爲寇害，更相扇動，往往暴時。習到官，誘諭招納，皆禮召其豪右，稍稍薦舉，使詣幕府；豪右已盡，乃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；又因大軍出征，分請以爲勇力。吏兵已去之後，稍移其家，前後送鄴，凡數萬口；其不從命者，興兵致討，斬首千數，降附者萬計。單于恭順，名王稽顙，部曲服事供職，同於編戶。邊境肅清，百姓布野，勤勸農桑，令行禁止。貢達名士，咸顯於世，語在常林傳。太祖嘉之，賜爵關內侯，更拜爲眞。長老稱詠，以爲自所聞識，刺史未有及習者。建安十八年，州并屬冀州，更拜議郎、西部都督從事，統屬冀州，總故部曲。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。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，領客六百夫，於道次耕種菽粟，以給人牛之費。後單于入侍，西北無虞，習之績也。^{〔二〕}文帝踐阼，復置并州，復爲刺史，進封申門亭侯，邑百戶；政治常爲天下最。太和二年，徵拜大司農。習在州二十餘年，而居處貧窮，無方面珍物，明帝異

之，禮賜甚厚。四年，薨，子施嗣。

〔二〕魏略曰：鮮卑大人育延，常爲州所畏，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，求互市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，若聽到州下，又恐爲所略，於是乃許之，往與會空城中交市。遂敕郡縣，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。市易未畢，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，上馬彎弓圍習數重，吏民惶怖不知所施。習乃徐呼市吏，問縛胡意，而胡實侵犯人。習乃使譯呼延，延到，習責延曰：「汝胡自犯法，吏不侵汝，汝何爲使諸騎驚駭邪？」遂斬之，餘胡破膽不敢動。是後無寇虜。至二十二年，太祖拔漢中，諸軍還到長安，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，使屯池陽，以備盧水。昔有愛妻，住在晉陽。昔既思之，又恐遂不得歸，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，留其餘騎置山谷間，而單騎獨入晉陽，盜取其妻。已出城，州郡乃覺；吏民又畏昔善射，不敢追。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。昔馬負其妻，重騎行遲，未及與其衆合，而爲鮮卑所射死。始太祖聞昔叛，恐其爲亂於北邊，會聞已殺之，大喜，以習前後有策略，封爲關內侯。

初，濟陰王思與習俱爲西曹令史。思因直日白事，失太祖指。太祖大怒，敕召主者，將加重辟。時思近出，習代往對，已被收執矣，思乃馳還，自陳已罪，罪應受死。太祖歎習之不言，思之識分，曰：「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？」〔二〕後同時擢爲刺史，思領豫州。思亦能吏，然苛碎無大體，官至九卿，封列侯。〔三〕

〔二〕臣松之以爲習與王思，同寮而已，親非骨肉，義非刎頸，而以身代思，受不測之禍。以之爲義，無乃乖先哲之雅旨乎！史遷云「死有重於太山，有輕於鴻毛」，故君子不爲苟存，不爲苟亡。若使思不引分，主不加恕，則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。習之死義者，豈其然哉！

〔三〕魏略苛吏傳曰：思與薛悌、郤嘉俱從微起，官位略等。三人中，悌差挾儒術，所在名爲閒省。嘉與思事行相似。文帝詔曰：「薛悌駁吏，王思、郤嘉純吏也，各賜關內侯，以報其勤。」思爲人雖煩碎，而曉練文書，敬賢禮士，傾意形勢，亦以是顯名。正始中，爲大司農，年老目瞶，瞋怒無度，下吏噉然不知何據。性少信，時有吏父病篤，近在外舍，自白求假。思疑其不實，發怒曰：「世有思婦病母者，豈此謂乎！」遂不與假。吏父明日死，思無恨意。其爲刻薄類如此。思又性急，嘗執筆作書，蠅集筆端，驅去復來，如是再三。思恚怒，自起逐蠅不能得，還取筆擲地，蹋壞之。時有丹陽施畏、魯郡倪顗、南陽胡業亦爲刺史、郡守，時人謂之苛暴。又有高陽劉類，歷位宰守，苛慝尤甚，以善修人事，不廢於世。嘉平中，爲弘農太守。吏二百餘人，不與休假，專使爲不急。過無輕重，輒摔其頭，又亂杖撻之，牽出復入，如是數四。乃使人掘地求錢，所在市里，皆有孔穴。又外託簡省，每出行，陽敕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，而陰識不來者，輒發怒中傷之。性又少信，每遣大吏出，輒使小吏隨覆察之，白日常自於牆壁間闕閃，夜使幹廉察諸曹，復以幹不足信，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相檢驗。嘗案行，宿止民家。民家二狗逐猪，猪驚走，頭插柵間，號呼良久。類以爲外之吏擅共飲食，不復徵察，便使伍百曳五官掾孫弼入，頓頭責之。弼以實對，類自愧不詳，因託問以他事。民尹昌，年垂百歲，聞類出行，當經過，謂其兒曰：「扶我迎府君，我欲陳恩。」兒扶昌在道左，類望見，呵其兒曰：「用是死人，使來見我。」其視人無禮，皆此類也。舊俗，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，謂遷、免與死也。類在弘農，吏民患之，乃題其門曰：「劉府君有三不肯。」類雖聞之，猶不能自改。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，路經弘農，弘農人告類荒耄不任宰郡，乃召入爲五官中郎將。

張既字德容，馮翊高陵人也。年十六，爲郡小吏。〔二〕後歷右職，舉孝廉，不行。太祖爲

司空，辟，未至，舉茂才，除新豐令，治爲三輔第一。袁尙拒太祖於黎陽，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、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，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。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，既爲言利害，騰等從之。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，與繇會擊幹、援，大破之，斬援首。幹及單于皆降。其後幹復舉并州反。河內張晟衆萬餘人無所屬，寇崤、澠間，河東衛固、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。太祖以既爲議郎，參繇軍事，使西徵諸將馬騰等，皆引兵會擊晟等，破之。斬琰、固首，幹奔荊州。封既武始亭侯。太祖將征荊州，而騰等分據關中。太祖復遣既喻騰等，令釋部曲求還。騰已許之而更猶豫，既恐爲變，乃移諸縣促儲偁，二千石郊迎。騰不得已，發東。太祖表騰爲衛尉，子超爲將軍，統其衆。後超反，既從太祖破超於華陰，西定關右。以既爲京兆尹，招懷流民，興復縣邑，百姓懷之。魏國既建，爲尙書，出爲雍州刺史。太祖謂既曰：「還君本州，可謂衣繡畫行矣。」從征張魯，別從散關入討叛氐，收其麥以給軍食。魯降，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。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，又與夏侯淵討宋建，別攻臨洮、狄道，平之。是時，太祖徙民以充河北，隴西、天水、南安民相恐動，擾擾不安，既假三郡人爲將吏者休課，使治屋宅，作水碓，民心遂安。太祖將拔漢中守，恐劉備北取武都，氐以逼關中，問既。既曰：「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，前至者厚其寵賞，則先者知利，後必慕之。」太祖從其策，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，令既之武都，徙氐五

萬餘落出居扶風、天水界。〔三〕

〔一〕魏略曰：既世單家，（富）爲人有容儀。少小工書疏，爲郡門下小吏，而家富。自惟門寒，念無以自達，乃常蓄好刀筆及版奏，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，以是見識焉。

〔三〕三輔決錄注曰：既爲兒童，（爲）郡功曹游殷察異之，引既過家，既敬諸。殷先歸，敕家具設賓饌。及既至，殷妻笑曰：「君其悖乎！張德容童昏小兒，何異客哉！」殷曰：「卿勿怪，乃方伯之器也。」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。饗訖，以子楚託之；既謙不受，殷固託之。既以殷邦之宿望，難違其旨，乃許之。殷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，軫誣搆殺殷。殷死月餘，軫得疾患，自說但言「伏罪，伏罪，游功曹將鬼來」。於是遂死。于時關中稱曰：「生有知人之明，死有貴神之靈。」子楚字仲允，爲蒲阪令。太祖定關中時，漢興郡缺，太祖以問既，既稱楚才兼文武，遂以爲漢興太守。後轉隴西。

魏略曰：楚爲人慷慨，歷位宰守，所在以恩德爲治，不好刑殺。太和中，諸葛亮出隴右，吏民騷動。天水、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，楚獨據隴西，召會吏民，謂之曰：「太守無恩德。今蜀兵至，諸郡吏民皆已應之，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。太守本爲國家守郡，義在必死，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。」吏民皆涕淚，言「死生當與明府同，無有二心」。楚復言：「卿曹若不願，我爲卿畫一計。今東二郡已去，必將寇來，但可共堅守。若國家救到，寇必去，是爲一郡守義，人人獲爵寵也。若官救不到，蜀攻日急，爾乃取太守以降，未爲晚也。」吏民遂城守。而南安果將蜀兵，就攻隴西。楚聞賊到，乃遣長史馬顯出門設陳，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，言：「卿能斷隴，使東兵不上，一月之中，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；卿若不能，虛自疲弊耳。」使顯鳴鼓擊之，蜀人乃去。後十餘日，諸軍上隴，諸葛亮破走。南安、天水皆坐應亮破滅，兩郡守各獲重刑，而楚以功封列侯，長史掾屬皆賜拜。帝嘉其治，詔特聽朝，引上

殿。楚爲人短小而大聲，自爲吏，初不朝覲，被詔登階，不知儀式。帝令侍中贊引，呼「隴西太守前」，楚當言「唯」，而大應稱「諾」。帝顧之而笑，遂勞勉之。罷會，自表乞留宿衛，拜駙馬都尉。楚不學問，而性好遊邀音樂。乃畜歌者，琵琶、箏、簫，每行來將以自隨。所在樗蒲、投壺，歡欣自娛。數歲，復出爲北地太守，年七十餘卒。

是時，武威顏俊、張掖和鸞、酒泉黃華、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，自號將軍，更相攻擊。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爲質，求助。太祖問既，既曰：「俊等外假國威，內生傲悖，計定勢足，後卽反耳。今方事定蜀，且宜兩存而鬪之，猶卞莊子之刺虎，坐收其斃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歲餘，鸞遂殺俊，武威王祕又殺鸞。是時不置涼州，自三輔拒西域，皆屬雍州。文帝卽王位，初置涼州，以安定太守鄒岐爲刺史。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，黃華、麴演各逐故太守，舉兵以應之。既進兵爲護羌校尉蘇則聲勢，故則得以有功。既進爵都鄉侯。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、治元多等反，河西大擾。帝憂之，曰：「非既莫能安涼州。」乃召鄒岐，以既代之。詔曰：「昔賈復請擊郾賊，光武笑曰：『執金吾擊郾，吾復何憂？』卿謀略過人，今則其時。以便宜從事，勿復先請。」遣護軍夏侯儒、將軍費曜等繼其後。既至金城，欲渡河，諸將守以爲「兵少道險，未可深入」。既曰：「道雖險，非井陘之隘，夷狄烏合，無左車之計，今武威危急，赴之宜速。」遂渡河。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鷓陰口，既揚聲軍由鷓陰，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。胡以爲神，引還顯美。既已據武威，曜乃至，儒等猶未達。既勞賜將士，欲進

軍擊胡。諸將皆曰：「士卒疲倦，虜衆氣銳，難與爭鋒。」既曰：「今軍無見糧，當因敵爲資。若虜見兵合，退依深山，追之則道險窮餓，兵還則出候寇鈔。如此，兵不得解，所謂『一日縱敵，患在數世』也。」遂前軍顯美。胡騎數千，因大風欲放火燒營，將士皆恐。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爲伏，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，敕使陽退。胡果爭奔之，因發伏截其後，首尾進擊，大破之，斬首獲生以萬數。〔二〕帝甚悅，詔曰：「卿踰河歷險，以勞擊逸，以寡勝衆，功過南仲，勤踰吉甫。此勲非但破胡，乃永寧河右，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。」徙封西鄉侯，增邑二百，并前四百戶。

〔二〕魏略曰：成公英，金城人也。中平末，隨韓約爲腹心。建安中，約從華陰破走，還湟中，部黨散去，唯英獨從。

典略曰：韓遂在湟中，其壻閼行欲殺遂以降，夜攻遂，不下。遂歎息曰：「丈夫困厄，禍起婚姻乎！」謂英曰：「今親戚離叛，人衆轉少，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。」英曰：「興軍數十年，今雖罷敗，何有棄其門而依於人乎！」遂曰：「吾年老矣，子欲何施？」英曰：「曹公不能遠來，獨夏侯爾。夏侯之衆，不足以追我，又不能久留；且息肩於羌中，以須其去。招呼故人，緩會羌、胡，猶可以有爲也。」遂從其計，時隨從者男女尙數千人。遂宿有恩於羌，羌衛護之。及夏侯淵還，使閼行留後。乃合羌、胡數萬將攻行，行欲走，會遂死，英降太祖。太祖見英甚喜，以爲軍師，封列侯。從行出獵，有三鹿走過前，公命英射之，三發三中，皆應弦而倒。公抵掌謂之曰：「但韓文約可爲盡節，而孤獨不可乎？」英乃下馬而跪曰：「不欺明公。假使英本主人在，實不來此也。」遂流涕哽咽。公嘉其敦舊，遂親敬之。延康、黃初之際，河西有逆謀。詔遣英佐涼州 平隴右，病卒。

魏略曰：閼行，金城人也，後名豔，字彥明。少有健名，始爲小將，隨韓約。建安初，約與馬騰相攻擊。騰子超亦號爲健。行嘗刺超，矛折，因以折矛搗超項，幾殺之。至十四年，爲約所使詣太祖，太祖厚遇之，表拜犍爲太守。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，西還見約，宣太祖教云：「謝文約：卿始起兵時，自有所逼，我所具明也。當早來，共匡輔國朝。」行因謂約曰：「行亦爲將軍，與軍以來三十餘年，民兵疲瘁，所處又狹，宜早自附。是以前在鄴，自啓當令老父詣京師，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，以示丹赤。」約曰：「且可復觀望數歲中！」後遂遣其子，與行父母俱東。會約西討張猛，留行守舊營，而馬超等結反謀，舉約爲都督。及約還，超謂約曰：「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，關東人不可復信也。今超棄父，以將軍爲父，將軍亦當棄子，以超爲子。」行諫約，不欲令與超合。約謂行曰：「今諸將不謀而同，似有天數。」乃東詣華陰。及太祖與約交馬語，行在其後，太祖望謂行曰：「當念作孝子。」及超等破走，行隨約還金城。太祖聞行前意，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。乃手書與行曰：「觀文約所爲，使人笑來。吾前後與之書，無所不說，如此何可復忍！卿父諫議，自平安也。雖然，牢獄之中，非養親之處，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爲人養老也。」約聞行父獨在，欲使并遇害，以一其心，乃強以少女妻行，行不獲已。太祖果疑行。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。遂勒其部曲，與約相攻擊。行不勝，乃將家人東詣太祖。太祖表拜列侯。

酒泉蘇衡反，與羌豪鄴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。既與夏侯儒擊破之，衡及鄴戴等皆降。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，築鄣塞，置烽候、邸閣以備胡。西羌恐，率衆二萬餘落降。其後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，諸將欲擊之，既曰：「唯光等造反，郡人未必悉同。若便以軍臨之，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，更使皆相持著，此爲虎傅翼也。」光等欲以羌胡爲援，今先使

羌胡鈔擊，重其賞募，所虜獲者皆以畀之。外沮其勢，內離其交，必不戰而定。」乃檄告諭諸羌，爲光等所誑誤者原之；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。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，其餘咸安堵如故。

〔二〕魏略曰：儒字俊林，夏侯尙從弟。初爲鄆陵侯彰驍騎司馬，（宣王）〔□□〕爲征南將軍、都督荆、豫州。正始二年，朱然圍樊城，城中守將乙修等求救甚急。儒進屯鄧塞，以兵少不敢進，但作鼓吹，設導從，去然六七里，翱翔而還，使修等遙見之，數數如是。月餘，及太傅到，乃俱進，然等走。時謂儒爲怯，或以爲曉以少疑衆，得聲救之宜。儒猶以此召還，爲太僕。

既臨二州十餘年，政惠著聞，其所禮辟扶風龐延、天水楊阜、安定胡遵、酒泉龐涪、燉煌張恭、周生烈等，終皆有名位。〔二〕黃初四年薨。詔曰：「昔荀桓子立勳翟土，晉侯賞以千室之邑；馮異輸力漢朝，光武封其二子。故涼州刺史張既，能容民畜衆，使羣羌歸土，可謂國之良臣。不幸薨隕，朕甚愍之，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。」明帝卽位，追諡曰肅侯。子緝嗣。

〔二〕魏略曰：初，既爲郡小吏，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。英字伯濟，馮翊著姓，建安初爲蒲阪令。英性剛爽，自見族氏勝既，於鄉里名行在前，加以前辱既，雖知既貴顯，終不肯求於既。既雖得志，亦不顧計本原，猶欲與英和。嘗因醉欲親狎英，英故抗意不納。英由此遂不復進用。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，而壯英之不撓。

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。嘉平中，女爲皇后，徵拜光祿大夫，位特進，封妻向爲安城

鄉君。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，誅。語在夏侯玄傳。〔一〕

〔一〕魏略曰：緝字敬仲，太和中爲溫令，名有治能。會諸葛亮出，緝上便宜，詔以問中書令孫資，資以爲有籌略，遂召拜騎都尉，遣參征蜀軍。軍罷，入爲尚書郎，以稱職爲明帝所識。帝以爲緝之材能，多所堪任，試呼相者相之。相者云：「不過二千石。」帝曰：「何材如是而位止二千石乎？」及在東莞，領兵數千人。緝性吝於財而矜於勢，一旦以女徵去郡，還坐里舍，悒悒躁擾。數爲國家陳壘吳蜀形勢，又嘗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土，見誅不久。大將軍問其故，緝云：「威震其主，功蓋一國，欲不死可得乎？」及恪從合肥還，吳果殺之。大將軍聞恪死，謂衆人曰：「諸葛恪多輩耳！近張敬仲縣論恪，以爲必見殺，今果然如此。敬仲之智爲勝恪也。」緝與李豐通家，又居相側近。豐時取急出，子藐往見之，有所咨道。豐被收，事與緝連，遂收送廷尉，賜死獄中，其諸子皆并誅。緝孫殷，晉永興中爲梁州刺史，見晉書。

溫恢字曼基，太原祁人也。父恕，爲涿郡太守，卒。恢年十五，送喪還歸鄉里，內足於財。恢曰：「世方亂，安以富爲？」一朝盡散，振施宗族。州里高之，比之郇越。舉孝廉，爲廩丘長，鄢陵、廣川令，彭城、魯相，所在見稱。入爲丞相主簿，出爲揚州刺史。太祖曰：「甚欲使卿在親近，顧以爲不如此州事大。」故書云：「股肱良哉！庶事康哉！」得無當得蔣濟爲治中邪？時濟見爲丹楊太守，乃遣濟還州。又語張遼、樂進等曰：「揚州刺史曉達軍事，動靜與共咨議。」

建安二十四年，孫權攻合肥，是時諸州皆屯戍。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：「此閒雖有賊，不足憂，而畏征南方有變。今水生而子孝縣軍，無有遠備。關羽驍銳，乘利而進，必將爲患。」於是有樊城之事。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，潛等緩之。恢密語潛曰：「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。所以不爲急會者，不欲驚動遠衆。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，張遼等又將被召。遼等素知王意，後召前至，卿受其責矣！」潛受其言，置輜重，更爲輕裝速發，果被促令。遼等尋各見召，如恢所策。

文帝踐阼，以恢爲侍中，出爲魏郡太守。數年，遷涼州刺史，持節領護羌校尉。道病卒，時年四十五。詔曰：「恢有柱石之質，服事先帝，功勤名著。及爲朕執事，忠於王室，故授之以萬里之任，任之以一方之事。如何不遂，吾甚愍之！」賜恢子生爵關內侯。生早卒，爵絕。

恢卒後，汝南孟建爲涼州刺史，有治名，官至征東將軍。〔一〕

〔一〕魏略曰：建字公威，少與諸葛亮俱游學。亮後出祁山，答司馬宣王書，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。

賈逵字梁道，河東襄陵人也。自爲兒童，戲弄常設部伍，祖父習異之，曰：「汝大必爲將率。」口授兵法數萬言。〔二〕初爲郡吏，守絳邑長。郭援之攻河東，所經城邑皆下，逵堅

守，援攻之不拔，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。城將潰，絳父老與援要，不害達。絳人既潰，援聞達名，欲使爲將，以兵劫之，達不動。左右引達使叩頭，達叱之曰：「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！」援怒，將斬之。絳吏民聞將殺達，皆乘城呼曰：「負要殺我賢君，寧俱死耳！」左右義達，多爲請，遂得免。〔三〕初，達過皮氏，曰：「爭地先據者勝。」及圍急，知不免，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，且曰「急據皮氏」。援既并絳衆，將進兵。達恐其先得皮氏，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奧，援由是留七日。郡從達言，故得無敗。〔三〕

〔一〕魏略曰：達世爲著姓，少孤家貧，冬常無袴，過其妻兄柳孚宿，其明無何，著字袴去，故時人謂之通健。

〔二〕魏略曰：援捕得達，達不肯拜，謂援曰：「王府君臨郡積年，不知足下曷爲者也？」援怒曰：「促斬之。」諸將覆護，

乃囚於壺關，閉著土窖中，以車輪蓋上，使人固守。方將殺之，達從窖中謂守者曰：「此閒無健兒邪，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？」時有祝公道者，與達非故人，而適聞其言，憐其守正危厄，乃夜盜往引出，折械遣去，不語其姓名。

〔三〕孫資別傳曰：資舉河東計吏，到許，薦於相府曰：「達在絳邑，帥厲吏民，與賊郭援交戰，力盡而敗，爲賊所俘，挺然直志，顏辭不屈；忠言聞於大衆，烈節顯於當時，雖古之直髮、據鼎，罔以加也。其才兼文武，誠時之利用。」

魏略曰：郭援破後，達乃知前出己者爲祝公道。公道，河南人也。後坐他事，當伏法。達救之，力不能解，爲之改服焉。

後舉茂才，除滬池令。高幹之反，張琰將舉兵以應之。達不知其謀，往見琰。聞變起，欲還，恐見執，乃爲琰畫計，如與同謀者，琰信之。時縣寄治蠡城，城塹不固，達從琰求兵脩

城。諸欲爲亂者皆不隱其謀，故達得盡誅之。遂脩城拒琰。琰敗，達以喪祖父去官，司徒辟爲掾，以議郎參司隸軍事。太祖征馬超，至弘農，曰「此西道之要」，以達領弘農太守。召見計事，大悅之，謂左右曰：「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，吾何憂？」其後發兵，達疑屯田都尉藏亡民。都尉自以不屬郡，言語不順。達怒，收之，數以罪，撾折腳，坐免。然太祖心善達，以爲丞相主簿。太祖征劉備，先遣達至斜谷觀形勢。道逢水衡，載囚人數十車，達以軍事急，輒竟重者一人，皆放其餘。太祖善之，拜諫議大夫，與夏侯尚並掌軍計。太祖崩，洛陽，達典喪事。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，從長安來赴，問達先王璽綬所在。達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鄴，國有儲副。先王璽綬，非君侯所宜問也。」遂奉梓宮還鄴。

〔二〕魏略曰：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，三軍多不願行。太祖知其然，恐外有諫者，敕曰：「今孤戒嚴，未知所之，有諫者死。」達受敕，謂其同寮三主簿曰：「今實不可出，而敕如此，不可不諫也。」乃建諫草以示三人，三人不獲已，皆署名，入白事。太祖怒，收達等。當送獄，取造意者，達即言「我造意」，遂走詣獄。獄吏以達主簿也，不卽著械。謂獄吏曰：「促械我。尊者且疑我在近職，求緩於卿，今將遣人來察我。」達著械適訖，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達。旣而敕曰：「達無惡意，原復其職。」始，達爲諸生，略覽大義，取其可用。最好春秋左傳，及爲牧守，常自謀讀之，月常一遍。達前在弘農，與典農校尉爭公事，不得理，乃發憤生瘰，後所病稍大，自啓願欲令醫割之。太祖惜達忠，恐其不活，敕「謝主簿，吾聞『十人割瘰九人死』」。 達猶行其意，而瘰愈大。達本名衡，後改爲達。

〔三〕魏略曰：時太子在鄴，鄢陵侯未到，士民頗苦勞役，又有疾病，於是軍中騷動。羣寮恐天下有變，欲不發喪。達建

議爲不可祕，乃發哀，令內外皆入臨，臨訖，各安敍不得動。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。衆人以爲宜禁止之，不從者討之。達以爲「方大喪在殯，嗣王未立，宜因而撫之」。乃爲作長檄，告所在給其廩食。

文帝卽王位，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，多不法，乃以達爲鄴令。月餘，遷魏郡太守。^{〔一〕}大軍出征，復爲丞相主簿祭酒。達嘗坐人爲罪，王曰：「叔向猶十世宥之，況達功德親在其身乎？」從至黎陽，津渡者亂行，達斬之，乃整。至譙，以達爲豫州刺史。^{〔二〕}是時天下初復，州郡多不攝。達曰：「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，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，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，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。今長吏慢法，盜賊公行，州知而不糾，天下復何取正乎？」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，達到官數月，乃還；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，皆舉奏免之。帝曰：「達眞刺史矣。」布告天下，當以豫州爲法。賜爵關內侯。

^{〔一〕}魏略曰：初，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，會聞達當爲郡，舉府皆詣縣門外。及遷書到，達出門，而郡官屬悉當門，謁達於車下。達抵掌曰：「詣治所，何宜如是！」

^{〔二〕}魏略曰：達爲豫州。達進曰：「臣守天門，出入六年，天門始開，而臣在外。唯殿下爲兆民計，無違天人之望。」

州南與吳接，達明斥候，繕甲兵，爲守戰之備，賊不敢犯。外修軍旅，內治民事，遏鄢、汝，造新陂，又斷山溜長谿水，造小弋陽陂，又通運渠二百餘里，所謂賈侯渠者也。黃初中，與諸將並征吳，破呂範於洞浦，進封陽里亭侯，加建威將軍。明帝卽位，增邑二百戶，并前

四百戶。時孫權在東關，當豫州南，去江四百餘里。每出兵爲寇，輒西從江夏，東從廬江。國家征伐，亦由淮、沔。是時州軍在項、汝南、弋陽諸郡，守境而已。權無北方之虞，東西有急，并軍相救，故常少敗。達以爲宜開直道臨江，若權自守，則二方無救；若二方無救，則東關可取。乃移屯潦口，陳攻取之計，帝善之。

吳將張嬰、王崇率衆降。太和二年，帝使達督前將軍滿寵、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，從西陽直向東關，曹休從皖，司馬宣王從江陵。達至五將山，休更表賊有請降者，求深入應之。詔宣王駐軍，達東與休合進。達度賊無東關之備，必并軍於皖；休深入與賊戰，必敗。乃部署諸將，水陸並進，行二百里，得生賊，言休戰敗，權遣兵斷夾石。諸將不知所出，或欲待後軍。達曰：「休兵敗於外，路絕於內，進不能戰，退不得還，安危之機，不及終日。賊以軍無後繼，故至此；今疾進，出其不意，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，賊見吾兵必走。若待後軍，賊已斷險，兵雖多何益！」乃兼道進軍，多設旗鼓爲疑兵，賊見達軍，遂退。達據夾石，以兵糧給休，休軍乃振。初，達與休不善。黃初中，文帝欲假達節，休曰：「達性剛，素侮易諸將，不可爲督。」帝乃止。及夾石之敗，微達，休軍幾無救也。」

〔一〕魏略曰：「休怨達進遲，乃呵責達，遂使主者敕豫州刺史往拾棄仗。達恃心直，謂休曰：「本爲國家作豫州刺史，不來相爲拾棄仗也。」乃引軍還。遂與休更相表奏，朝廷雖知達直，猶以休爲宗室任重，兩無所非也。」

魏書云：休猶挾前意，欲以後期罪達，達終無言，時人益以此多達。

習鑿齒曰：夫賢人者，外身虛己，內以下物，嫌忌之名，何由而生乎？有嫌忌之名者，必與物爲對，存勝負於己身者也。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，彼雖傾覆，於我何利？我苟無利，乘之曷爲？以是稱說，臧獲之心耳。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，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，使功顯於明君，惠施於百姓，身登於君子之塗，義愧於敵人之心，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，而況於曹休乎？然則濟彼之危，所以成我之勝，不計宿憾，所以服彼之心，公義既成，私利亦弘，可謂善爭矣。在於未能忘勝之流，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，未之有也。

會病篤，謂左右曰：「受國厚恩，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。喪事一不得有所脩作。」薨，諡曰肅侯。〔二〕子充嗣。豫州吏民追思之，爲刻石立祠。青龍中，帝東征，乘輦入達祠，詔曰：「昨過項，見賈達碑像，念之愴然。古人有言，患名之不立，不患年之不長。達存有忠勳，沒而見思，可謂死而不朽者矣。其布告天下，以勸將來。」〔三〕充，咸熙中爲中護軍。〔三〕

〔二〕魏書曰：達時年五十五。

〔三〕魏略曰：甘露二年，車駕東征，屯項，復入達祠下，詔曰：「達沒有遺愛，歷世見祠。追聞風烈，朕甚嘉之。昔先帝東征，亦幸于此，親發德音，褒揚達美，徘徊之心，益有慨然！夫禮賢之義，或掃其墳墓，或脩其門閭，所以崇敬也。其掃除祠堂，有穿漏者補治之。」

〔三〕晉諸公贊曰：充字公閭，甘露中爲大將軍長史。高貴鄉公之難，司馬文王賴充以免。爲晉室元功之臣，位至太宰，封魯公。諡曰武公。

《魏略》列傳以達及李孚、楊沛三人爲一卷，今列孚、沛二人繼達後耳。

孚字子憲，鉅鹿人也。興平中，本郡人民饑困。孚爲諸生，當種蕪，欲以成計。有從索者，亦不與一莖，亦不自食，故時人謂能行意。後爲吏。建安中，袁尙領冀州，以孚爲主簿。後尙與其兄譚爭鬪，尙出軍詣平原，留別駕審配守鄴城，孚隨尙行。會太祖圍鄴，尙還欲救鄴。行未到，尙疑鄴中守備少，復欲令配知外動止，與孚議所遣。孚答尙言：「今使小人往，恐不足以知外內，且恐不能自達。」孚請自往。」尙問孚：「當何所得？」孚曰：「聞鄴圍甚堅，多人則覺，以爲直當將三騎足矣。」尙從其計。孚自選溫信者三人，不語所之，皆敕使具脯糧，不得持兵仗，各給快馬。遂辭尙來南，所在止亭傳。及到梁淇，使從者研問事杖三十枚，繫著馬邊，自著平上幘，將三騎，投暮詣鄴下。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，而芻牧者多。故孚因此夜到，以鼓一中，自稱都督，歷北圍，循表而東，從東圍表，又循圍而南，步步呵責守圍將士，隨輕重行其罰。遂歷太祖營前，徑南過，從南圍角西折，當章門，復責怒守圍者，收縛之。因開其圍，馳到城下，呼城上人，城上人以繩引，孚得入。配等見孚，悲喜，鼓譟稱萬歲。守圍者以狀聞，太祖笑曰：「此非徒得入也，方且復得出。」孚事訖欲得還，而顧外圍必急，不可復冒。謂已使命當速反，乃陰心計，請配曰：「今城中穀少，無用老弱爲也，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。」配從其計，乃復夜簡別得數千人，皆使持白幡，從三門並出降。又使人持火，孚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，隨輩夜出。時守圍將士，聞城中悉降，火光照曜。但共觀火，不復視圍。孚出北門，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。其明，太祖聞孚已得出，抵掌笑曰：「果如吾言也。」孚比見尙，尙甚歡喜。會尙不能救鄴，破走至中山，而袁譚又追擊尙，尙走。孚與尙相失，遂詣譚，復爲譚主簿，東還平原。太祖進攻譚，譚戰死。孚還城，城中雖必降，尙擾亂未安。孚權宜欲得見太祖，乃騎詣牙門，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。太祖見之，孚叩頭謝。太祖問其所白，孚言「今城中疆弱相陵，心皆不定，

以爲宜令新降爲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。」公謂孚曰：「卿便還宣之。」孚跪請教，公曰：「便以卿意宣也。」孚還入城，宣教「各安故業，不得相侵陵。」城中以安，乃還報命，公以孚爲良足用也。會爲所聞，裁署冗散。出守解長，名爲嚴能。稍遷至司隸校尉，時年七十餘矣，其於精斷無衰，而術略不損於故。終於陽平太守。孚本姓馮，後改爲李。

楊沛字孔渠，馮翊萬年人也。初平中，爲公府令史，以牒除爲新鄭長。興平末，人多飢窶，沛課民益畜乾棧，收登豆，閱其有餘以補不足，如此積得千餘斛，藏在小倉。會太祖爲兗州刺史，西迎天子，所將千餘人皆無糧。過新鄭，沛謁見，乃皆進乾棧。太祖甚喜。及太祖輔政，遷沛爲長社令。時曹洪賓客在縣界，徵調不肯如法，沛先搃折其腳，遂殺之。由此太祖以爲能。累遷九江、東平、樂安太守，並有治迹。坐與督軍爭鬪，髡刑五歲。輸作未央，會太祖出征在譙，聞鄴下頗不奉科禁，乃發教選鄴令，當得嚴能如楊沛比，故沛從徒中起爲鄴令。已拜，太祖見之，問曰：「以何治鄴？」沛曰：「竭盡心力，奉宣科法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顧謂坐席曰：「諸君，此可畏也。」賜其生口十人，絹百匹，旣欲以勵之，且以報乾棧也。沛辭去，未到鄴，而軍中豪右曹洪、劉勳等畏沛名，遣家（馳騎）〔騎馳〕告子弟，使各自檢敕。沛爲令數年，以功能轉爲護羌都尉。十六年，馬超反，大軍西討，沛隨軍，都督孟津渡事。太祖已南過，其餘未畢，而中黃門前渡，忘持行軒，私北還取之，從吏求小船，欲獨先渡。吏呵不肯，黃門與吏爭言。沛問黃門：「有疏邪？」黃門云：「無疏。」沛怒曰：「何知汝不欲逃邪？」遂使人捧其頭，與杖欲捶之，而逸得去，衣幘皆裂壞，自訴于太祖。太祖曰：「汝不死爲幸矣。」由是聲名益振。及關中破，代張既領京兆尹。黃初中，儒雅並進，而沛本以事能見用，遂以議郎冗散里巷。沛前後宰歷城守，不以私計介意，又不肯以事貴人，故身退之後，家無餘積。治疾於家，借舍從兒，無他奴婢。後占河南（夕）〔几〕陽亭部荒田二頃，起瓜牛

廬，居止其中，其妻子凍餓。沛病亡，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爲殯葬也。

評曰：自漢季以來，刺史總統諸郡，賦政于外，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。太祖創基，迄終魏業，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。咸精達事機，威恩兼著，故能肅齊萬里，見述于後也。

三國志卷十六

魏書十六

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

任峻字伯達，河南中牟人也。漢末擾亂，關東皆震。中牟令楊原愁恐，欲棄官走。峻說原曰：「董卓首亂，天下莫不側目，然而未有先發者，非無其心也，勢未敢耳。明府若能唱之，必有和者。」原曰：「爲之奈何？」峻曰：「今關東有十餘縣，能勝兵者不減萬人，若權行河南尹事，總而用之，無不濟矣。」原從其計，以峻爲主簿。峻乃爲原表行尹事，使諸縣堅守，遂發兵。會太祖起關東，入中牟界，衆不知所從，峻獨與同郡張奮議，舉郡以歸太祖。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，願從太祖。太祖大悅，表峻爲騎都尉，妻以從妹，甚見親信。太祖每征伐，峻常居守以給軍。是時歲飢旱，軍食不足，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，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，〔募百姓屯田於許下，得穀百萬斛，郡國列置田官〕，數年中所在積粟，倉廩皆滿。官渡之戰，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。賊數寇鈔絕糧道，乃使千乘爲一部，十道方行，爲複陳以營衛之，賊不敢近。軍國之饒，起於棗祗而成於峻。〔太祖以峻功高，乃表

封爲都亭侯，邑三百戶，遷長水校尉。

〔一〕魏武故事載令曰：「故陳留太守棓祗，天性忠能。始共舉義兵，周旋征討。後袁紹在冀州，亦貪祗，欲得之。祗深附託於孤，使領東阿令。呂布之亂，兗州皆叛，惟范、東阿完在，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。後大軍糧乏，得東阿以繼，祗之功也。及破黃巾定許，得賊資業。當興立屯田，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，佃科以定。施行後，祗白以爲儻牛輸穀，大收不增穀，有水旱災除，大不便。反覆來說，孤猶以爲當如故，大收不可復改易。祗猶執之，孤不知所從，使與荀令君議之。時故軍祭酒侯聲云：『科取官牛，爲官田計。如祗議，於官便，於客不便。』聲懷此云云，以疑令君。祗猶自信，據計畫還白，執分田之術。孤乃然之，使爲屯田都尉，施設田業。其時歲則大收，後遂因此大田，豐足軍用，摧滅羣逆，克定天下，以隆王室。祗興其功，不幸早沒，追贈以郡，猶未副之。今重思之，祗宜受封，稽留至今，孤之過也。祗子處中，宜加封爵，以祀祗爲不朽之事。」

〔文士傳曰：〕祗本姓棘，先人避難，易爲棓。孫據，字道彥，晉冀州刺史。據子嵩，字臺產，散騎常侍。並有才名，多所著述。嵩兄腆，字玄方，襄陽太守，亦有文采。

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，每有所陳，太祖多善之。於饑荒之際，收卹朋友孤遺，中外貧宗，周急繼乏，信義見稱。建安九年薨，太祖流涕者久之。子先嗣。先薨，無子，國除。文帝追錄功臣，諡峻曰成侯。復以峻中子覽爲關內侯。

蘇則字文師，扶風武功人也。少以學行聞，舉孝廉茂才，辟公府，皆不就。起家爲酒泉

太守，轉安定、武都，〔二〕所在有威名。太祖征張魯，過其郡，見則悅之，使爲軍導。魯破，則綏定下辯諸氏，通河西道，徙爲金城太守。是時喪亂之後，吏民流散飢窮，戶口損耗，則撫循之甚謹。外招懷羌胡，得其牛羊，以養貧老。與民分糧而食，旬月之間，流民皆歸，得數千家。乃明爲禁令，有干犯者輒戮，其從教者必賞。親自教民耕種，其歲大豐收，由是歸附者日多。李越以隴西反，則率羌胡圍越，越卽請服。太祖崩，西平麴演叛，稱護羌校尉。則勒兵討之。演恐，乞降。文帝以其功，加則護羌校尉，賜爵關內侯。〔三〕

〔一〕魏書曰：則剛直疾惡，常慕汲黯之爲人。

魏略曰：則世爲著姓，興平中，三輔亂，飢窮，避難北地。客安定，依富室師亮。亮待遇不足，則慨然歎曰：「天下會安，當不久爾，必還爲此郡守，折庸輩士也。」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，以書籍自娛。及爲安定太守，而師亮等皆欲逃走。則聞之，豫使人解語，以禮報之。

〔三〕魏名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既曰：「試守金城太守蘇則，既有綏民平夷之功，聞又出軍西定湟中，爲河西作聲勢，吾甚嘉之。則之功効，爲可加爵邑未邪？封爵重事，故以問卿。密白意，且勿宣露也。」既答曰：「金城郡，昔爲韓遂所見屠剝，死喪流亡，或竄戎狄，或陷寇亂，戶不滿五百。則到官，內撫彫殘，外鳩離散，今見戶千餘。又梁燒雜種羌，昔與遂同惡，遂斃之後，越出障塞。則前後招懷，歸就郡者三千餘落，皆卹以威恩，爲官効用。西平麴演等倡造邪謀，則尋出軍，臨其項領，演卽歸命送質，破絕賊糧。則既有恤民之效，又能和戎狄，盡忠効節。遭遇聖明，有功必錄。若則加爵邑，誠足以勸忠臣，勵風俗也。」

後演復結旁郡爲亂，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，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，進、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。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，道路斷絕。武威太守田丘興告急於則。時雍、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，郡人咸以爲進不可當。又將軍郝昭、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，亦受詔不得西度。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：「今賊雖盛，然皆新合，或有脅從，未必同心；因釁擊之，善惡必離，離而歸我，我增而彼損矣。既獲益衆之實，且有倍氣之勢，率以進討，破之必矣。若待大軍，曠日持久，善人無歸，必合於惡，善惡既合，勢難卒離。雖有詔命，違而合權，專之可也。」於是昭等從之，乃發兵救武威，降其三種胡，與興擊進於張掖。演聞之，將步騎三千迎則，辭來助軍，而實欲爲變。則誘與相見，因斬之，出以徇軍，其黨皆散走。則遂與諸軍圍張掖，破之，斬進及其支黨，衆皆降。演軍敗，華懼，出所執乞降，河西平。乃還金城。進封都亭侯，邑三百戶。

徵拜侍中，與董昭同寮。昭嘗枕則膝臥，則推下之，曰：「蘇則之膝，非佞人之枕也。」初，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，皆發服悲哭，文帝聞植如此，而不聞則也。帝在洛陽，嘗從容言曰：「吾應天而禪，而聞有哭者，何也？」則謂爲見問，鬚髯悉張，欲正論以對。侍中傅異招音苦洽反。則曰：「不謂卿也。」於是乃止。文帝問則曰：「前破酒泉、張掖，西域通使，燉煌獻徑寸大珠，可復求市益得不？」則對曰：「若陛下化洽中國，德流沙漠，即不求自

至；求而得之，不足貴也。」帝默然。後則從行獵，槎桎拔，失鹿，帝大怒，踞胡牀拔刀，悉收督吏，將斬之。則稽首曰：「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，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，而以獵戲多殺羣吏，愚臣以爲不可。敢以死請！」帝曰：「卿，直臣也。」遂皆赦之。然以此見憚。黃初四年，左遷東平相。未至，道病薨，諡曰剛侯。子怡嗣。怡薨，無子，弟愉襲封。愉，咸熙中爲尙書。（三）

〔二〕魏略曰：舊儀，侍中親省起居，故俗謂之執虎子。始則同郡吉茂者，是時仕甫歷縣令，遷爲冗散。茂見則，嘲之曰：「仕進不止執虎子。」則笑曰：「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。」初，則在金城，聞漢帝禪位，以爲崩也，乃發喪；後聞其在，自以不審，意頗默然。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，亦怨激而哭。其後文帝出游，追恨臨菑，顧謂左右曰：「人心不同，當我登大位之時，天下有哭者。」時從臣知帝此言，有爲而發也，而則以爲爲己，欲下馬謝。侍中傅巽目之，乃悟。

孫盛曰：夫士不事其所非，不非其所事，趣舍出處，而豈徒哉！則既策名新朝，委質異代，而方懷二心生忿，欲奮爽言，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？詩云：「士也罔極，二三其德。」士之二三，猶喪妃偶，況人臣乎？

〔三〕愉字休豫，歷位太常光祿大夫，見晉百官名。山濤啓事稱愉忠篤有智意。

臣松之案愉子紹，字世嗣，爲吳王師。石崇妻，紹之女兒也。紹有詩在金谷集。紹弟愼，左衛將軍。

杜畿字伯侯，京兆杜陵人也。〔二〕少孤，繼母苦之，以孝聞。年二十，爲郡功曹，守鄭縣

令。縣囚繫數百人，畿親臨獄，裁其輕重，盡決遣之，雖未悉當，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。舉孝廉，除漢中府丞。會天下亂，遂棄官客荊州，建安中乃還。荀彧進之太祖，太祖以畿爲司空司直，遷護羌校尉，使持節，領西平太守。(三)

(二) 傅子曰：畿，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。延年父周，自南陽徙茂陵，延年徙杜陵，子孫世居焉。

(三) 傅子曰：畿自荊州還，後至許，見侍中耿紀，語終夜。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，夜聞畿言，異之，且遣人謂紀曰：「有國士而不進，何以居位？」既見畿，知之如舊相識者，遂進畿於朝。

(三) 魏略曰：畿少有大志。在荊州數歲，繼母亡後，以三輔開通，負其母喪北歸。道爲賊所劫略，衆人奔走，畿獨不去。賊射之，畿請賊曰：「卿欲得財耳，今我無物，用射我何爲邪？」賊乃止。畿到鄉里，京兆尹張時，河東人也，與畿有舊，署爲功曹。嘗嫌其闊達，不助留意於諸事，言此家疏誕，不中功曹也。畿竊云：「不中功曹，中河東守也。」

太祖既定河北，而高幹舉并州反。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，河東人衛固、范先外以請邑爲名，而內實與幹通謀。太祖謂荀彧曰：「關西諸將，恃險與馬，征必爲亂。張晟寇殽，渾間，南通劉表，固等因之，吾恐其爲害深。河東被山帶河，四鄰多變，當今天下之要地也。君爲我舉蕭何、寇恂以鎮之。」彧曰：「杜畿其人也。」於是追拜畿爲河東太守。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，畿至不得渡。太祖遣夏侯惇討之，未至。或謂畿曰：「宜須大兵。」畿曰：

「河東有三萬戶，非皆欲爲亂也。今兵迫之急，欲爲善者無主，必懼而聽於固。固等勢專，必以死戰。討之不勝，四鄰應之，天下之變未息也；討之而勝，是殘一郡之民也。且固等未顯絕王命，外以請故君爲名，必不害新君。吾單車直往，出其不意。固爲人多計而無斷，必僞受吾。吾得居郡一月，以計縻之，足矣。」遂詭道從鄆津度。鄆音豆。「范先欲殺畿以威衆。」（三）且觀畿去就，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，畿舉動自若。於是固曰：「殺之無損，徒有惡名；且制之在我。」遂奉之。畿謂衛固、范先曰：「衛、范，河東之望也，吾仰成而已。然君臣有定義，成敗同之，大事當共平議。」以固爲都督，行承事，領功曹；將校吏兵三千餘人，皆范先督之。固等喜，雖陽事畿，不以爲意。固欲大發兵，畿患之，說固曰：「夫欲爲非常之事，不可動衆心。今大發兵，衆必擾，不如徐以賞募兵。」固以爲然，從之，遂爲賞調發，數十日乃定，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。又入喻固等曰：「人情顧家，諸將掾吏，可分遣休息，急緩召之不難。」固等惡逆衆心，又從之。於是善人在外，陰爲已援；惡人分散，各還其家，則衆離矣。會白騎攻東垣，高幹入獲澤，上黨諸縣殺長吏，弘農執郡守，固等密調兵未至。畿知諸縣附已，因出，單將數十騎，赴張辟拒守，吏民多舉城助畿者，比數十日，得四千餘人。固等與幹、晟共攻畿，不下，略諸縣，無所得。會大兵至，幹、晟敗，固等伏誅，其餘黨與皆赦之，使復其居業。

〔一〕傅子曰：或稱畿勇足以當大難，智能應變，其可試之。

〔二〕魏略曰：初，畿與衛固少相狎侮，固嘗輕畿。畿嘗與固博而爭道，畿嘗謂固曰：「仲堅，我今作河東也。」固褻衣罵之。及畿之官，而固爲郡功曹。張時故任京兆。畿迎司隸，與時會華陰，時、畿相見，於儀當各持版。時歎曰：「昨日功曹，今爲郡將也！」

〔三〕傅子曰：先云：「既欲爲虎而惡食人肉，失所以爲虎矣。今不殺，必爲後患。」

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，河東最先定，少耗減。畿治之，崇寬惠，與民無爲。民嘗辭訟，有相告者，畿親見爲陳大義，遣令歸諦思之，若意有所不盡，更來詣府。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：「有君如此，奈何不從其教？」自是少有辭訟。班下屬縣，舉孝子、貞婦、順孫，復其繇役，隨時慰勉之。漸課民畜牝牛、草馬，下逮雞豚犬豕，皆有章程。百姓勤農，家家豐實。畿乃曰：「民富矣，不可不教也。」於是冬月修戎講武，又開學宮，親自執經教授，郡中化之。〔二〕

〔一〕魏略曰：博士樂詳，由畿而升。至今河東特多儒者，則畿之由矣。

韓遂、馬超之叛也，弘農、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。河東雖與賊接，民無異心。太祖西征至蒲阪，與賊夾渭爲軍，軍食一仰河東。及賊破，餘畜二十餘萬斛。太祖下令曰：「河東太守杜畿，孔子所謂『禹，吾無閒然矣』。增秩中二千石。」太祖征漢中，遣五千人運，運者自率

勉曰：「人生有一死，不可負我府君。」終無一人逃亡，其得人心如此。〔二〕魏國既建，以畿爲尙書。事平，更有令曰：「昔蕭何定關中，寇恂平河內，卿有其功，閒將授卿以納言之職；顧念河東吾股肱郡，充實之所，足以制天下，故且煩卿臥鎮之。」畿在河東十六年，常爲天下最。

〔一〕杜氏新書曰：平虜將軍劉勳，爲太祖所親，貴震朝廷。嘗從畿求大棗，畿拒以他故。後勳伏法，太祖得其書，歎曰：「杜畿可謂『不媚於寵』者也。」稱畿功美，以下州郡，曰：「昔仲尼之於顏子，每言不能不歎，旣情愛發中，又宜牽馬以驥。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，慕景行也。」

文帝卽王位，賜爵關內侯，徵爲尙書。及踐阼，進封豐樂亭侯，邑百戶，〔二〕守司隸校尉。帝征吳，以畿爲尙書僕射，統留事。其後帝幸許昌，畿復居守。受詔作御樓船，於陶河試船，遇風沒。帝爲之流涕，〔三〕詔曰：「昔冥勤其官而水死，稷勤百穀而山死。〔三〕故尙書僕射杜畿，於孟津試船，遂至覆沒，忠之至也。朕甚愍焉。」追贈太僕，諡曰戴侯。子恕嗣。〔四〕

〔一〕魏略曰：初畿在郡，被書錄寡婦。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，依書皆錄奪，啼哭道路。畿但取寡者，故所送少；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。文帝問畿：「前君所送何少，今何多也？」畿對曰：「臣前所錄皆亡者妻，今儼送生人婦也。」帝及左右顧而失色。

〔三〕魏氏春秋曰：初，畿嘗見童子謂之曰：「司命使我召子。」畿固請之，童子曰：「今將爲君求相代者。君其慎勿言！」言卒，忽然不見。至此二十年矣，畿乃言之。其日而卒，時年六十二。

〔三〕韋昭國語注稱毛詩傳曰：「冥，契六世孫也，爲夏水官，勤於其職而死於水。稷、周棄也，勤播百穀，死於黑水之山。」

〔四〕傅子曰：畿與太僕李恢、東安太守郭智有好。恢子豐交結英雋，以才智顯於天下。智子沖有內實而無外觀，州里弗稱也。畿爲尙書僕射，二人各脩子孫禮見畿。既退，畿歎曰：「孝懿無子；非徒無子，殆將無家。君謀爲不死也，其子足繼其業。」時人皆以畿爲誤。恢死後，豐爲中書令，父子兄弟皆誅；沖爲代郡太守，卒繼父業；世乃服畿知人。

魏略曰李豐父名義，與此不同，義蓋恢之別名也。

恕字務伯，太和中爲散騎黃門侍郎。〔一〕恕推誠以質，不治飾，少無名譽。及在朝，不結交援，專心向公。每政有得失，常引綱維以正言，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。

〔二〕杜氏新書曰：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爲父任，總角相善。及各成人，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，而恕誕節直意，與豐殊趣。豐竟馳名一時，京師之士多爲之游說。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，而恕被褐懷玉也。由此爲豐所不善。恕亦任其自然，不力行以合時。豐以顯仕朝廷，恕猶居家自若。明帝以恕大臣子，擢拜散騎侍郎，數月，轉補黃門侍郎。

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，恕以爲「古之刺史，奉宣六條，以清靜爲名，威風著稱，今可勿令領兵，以專民事。」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，〔二〕乃上疏曰：

帝王之道，莫尙乎安民；安民之術，在於豐財。豐財者，務本而節用也。方今二

賊未滅，戎車亟駕，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。然搢紳之儒，橫加榮慕，搯腕抗論，以孫、吳爲首，州郡牧守，咸共忽恤民之術，脩將率之事。農桑之民，競干戈之業，不可謂務本。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，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，不可謂節用。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，而承喪亂之弊，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，然而二方僭逆，北虜未賓，三邊遘難，繞天略帀；所以統一州之民，經營九州之地，其爲艱難，譬策羸馬以取道里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？以武皇帝之節儉，府藏充實，猶不能十州擁兵；郡且二十也。今荆、揚、青、徐、幽、并、雍、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，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，惟兗、豫、司、冀而已。臣前以州郡典兵，則專心軍功，不勤民事，宜別置將守，以盡治理之務；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。冀州戶口最多，田多墾闢，又有桑棗之饒，國家徵求之府，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。若以北方當須鎮守，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。計所置吏士之費，與兼官無異。然昭於人才尙復易；中朝苟乏人，兼才者勢不獨多。以此推之，知國家以人擇官，不爲官擇人也。官得其人，則政平訟理；政平故民富實，訟理故囹圄空虛。陛下踐阼，天下斷獄百數十人，歲歲增多，至五百餘人矣。民不益多，法不益峻。以此推之，非政教陵遲，牧守不稱之明效歟？往年牛死，通率天下十能損二；麥不半收，秋種未下。若二賊游魂於疆場，飛芻輓粟，千里不及。究此之術，豈在彊兵

乎？武士勤卒愈多，愈多愈病耳。夫天下猶人之體，腹心充實，四支雖病，終無大患；今兗、豫、司、冀亦天下之腹心也。是以愚臣懷懷，實願四州之牧守，獨脩務本之業，以堪四支之重。然孤論難持，犯欲難成，衆怨難積，疑似難分，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。凡言此者，類皆疏賤；疏賤之言，實未易聽。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，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，此古今之所常患也。

〔一〕世語曰：昭字子展，東平人。長子巽，字長悌，爲相國掾，有寵於司馬文王。次子安，字仲悌，與嵇康善，與康俱被誅。次子粹，字季悌，河南尹。粹子預，字景虞，御史中丞。

時又大議考課之制，以考內外衆官。恕以爲用不盡其人，雖才且無益，所存非所務，所務非世要。上疏曰：

書稱「明試以功，三考黜陟」，誠帝王之盛制。使有能者當其官，有功者受其祿，譬猶烏獲之舉千鈞，良、樂之選驥足也。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，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，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，其詳難備舉故也。語曰：「世有亂人而無亂法。」若使法可專任，則唐、虞可不須稷、契之佐，殷、周無貴伊、呂之輔矣。今奏考功者，陳、周、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，可謂明考課之要矣。於以崇揖讓之風，興濟濟之治，臣以爲未盡善也。其欲使州郡考士，必由四科，皆有事効，然後察舉，試辟公府，爲親民長吏，轉以功次補

郡守者，或就增秩賜爵，此最考課之急務也。臣以爲便當顯其身，用其言，使具爲課州郡之法，法具施行，立必信之賞，施必行之罰。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，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。

古之三公，坐而論道，內職大臣，納言補闕，無善不紀，無過不舉。且天下至大，萬機至衆，誠非一明所能徧照。故君爲元首，臣作股肱，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。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，非一木之支；帝王之業，非一士之略。由是言之，焉有大臣守職辨課，可以致雍熙者哉！且布衣之交，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，感知己而披肝膽，徇聲名而立節義者；況於束帶立朝，致位卿相，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，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，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！

諸蒙寵祿受重任者，不徒欲舉明主於唐、虞之上而已；身亦欲廁稷、契之列。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，患於自任之意不足，此誠人主使之然也。唐、虞之君，委任稷、契、夔、龍而責成功，及其罪也，殛鯀而放四凶。今大臣親奉明詔，給事目下，其有夙夜在公，恪勤特立，當官不撓貴勢，執平不阿所私，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，自明主所察也。若尸祿以爲高，拱默以爲智，當官苟在於免負，立朝不忘於容身，絜行遜言以處朝廷者，亦明主所察也。誠使容身保位，無放退之辜，而盡節在公，抱見疑之勢，公義

不脩而私議成俗，雖仲尼爲謀，猶不能盡一才，又況於世俗之人乎！今之學者，師商、韓而上法術，競以儒家爲迂闊，不周世用，此最風俗之流弊，創業者之所致愼也。

後考課竟不行。(一)

(一) 杜氏新書曰：時李豐爲常侍，黃門郎袁侃見轉爲吏部郎，荀悝出爲東郡太守，三人皆恕之同班友善。

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，頗好言事。恕上疏極諫曰：

伏見尙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，坐判問。又云「諸當坐者別奏」。尙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，亦不敢以處重爲恭，意至懇惻。臣竊憫然爲朝廷惜之！夫聖人不擇世而興，不易民而治，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，蓋進之以道，率之以禮故也。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，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，近盡羣臣之智力。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，而不能盡其力，不可謂能使人；若非天下之選，亦不可謂能官人。陛下憂勞萬機，或親燈火，而庶事不康，刑禁日弛，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？原其所由，非獨臣有不盡忠，亦主有不能使。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，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，斯則古人之明驗矣。今臣言一朝皆不忠，是誣一朝也；然其事類，可推而得。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，而軍事未息，至乃斷四時之賦衣，薄御府之私穀，帥由聖意，舉朝稱明，與聞政事密勿大臣，寧有懇懇憂此者乎？

騎都尉王才、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，振動京都，而其罪狀發於小吏，公卿大臣初無一言。自陛下踐阼以來，司隸校尉、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奸宄，使朝廷肅然者邪？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，朝廷乏賢佐，豈可追望稷、契之遐蹤，坐待來世之偶父乎！今之所謂賢者，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，然而奉上之節未立，向公之心不一者，委任之責不專，而俗多忌諱故也。臣以爲忠臣不必親，親臣不必忠。何者？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。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，而必曰私報所憎，譽人不實其所譽，而必曰私愛所親，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。非獨毀譽有之，政事損益，亦皆有嫌。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，篤厲有道之節，使之自同古人，望與竹帛耳。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，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，坐觀得失，爲來世戒也！

昔周公戒魯侯曰「無使大臣怨乎不以」，不言賢愚，明皆當世用也。堯數舜之功，稱去四凶，不言大小，有罪則去也。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，以陛下爲不任也；不自以爲不智，以陛下爲不問也。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，大舜之所以去？使侍中、尙書坐則侍帷幄，行則從華輦，親對詔問，所陳必達，則羣臣之行，能否皆可得而知；忠能者進，闇劣者退，誰敢依違而不自盡？以陛下之聖明，親與羣臣論議政事，使羣臣人得自盡，人自以爲親，人思所以報，賢愚能否，在陛下之所用。以此治事，何事不辦？

以此建功，何功不成？每有軍事，詔書常曰：「誰當憂此者邪？吾當自憂耳。」近詔又曰：「憂公忘私者必不然，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。」伏讀明詔，乃知聖思究盡下情，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。人之能否，實有本性，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。明主之用人也，使能者不敢遺其力，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。選舉非其人，未必爲有罪也；舉朝共容非其人，乃爲怪耳。陛下知其不盡力也，而代之憂其職，知其不能也，而教之治其事，豈徒主勞而臣逸哉？雖聖賢並世，終不能以此爲治也。

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，人事請屬之不絕，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，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；威禁由之，實未得爲禁之本也。昔漢安帝時，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，猶見舉奏，章劾紛紛。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，而有司嘿爾，望風希指，甚於受屬。選舉不以實，人事之大者也。〔一〕嘉有親戚之寵，躬非社稷重臣，猶尙如此；以今況古，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。伊尹之制，與惡吏守門，非治世之具也。使臣之言少蒙察納，何患於奸不削滅，而養若昭等乎！

夫糾擿奸宄，忠事也，然而世憎小人之行者，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。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，必以違衆忤世爲奉公，密行白人爲盡節，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？誠顧道理而弗爲耳。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，則人主之所最病者，陛下將何樂

焉，胡不絕其萌乎！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，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，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，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。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，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？夫人臣得人主之心，安業也；處尊顯之官，榮事也；食千鍾之祿，厚實也。人臣雖愚，未有不樂此而喜干迕者也，迫於道，自彊耳。誠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，少委任焉，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，而忽若人者乎？今者外有伺隙之寇，內有貧曠之民，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，政事之得失，誠不可以怠也。

恕在朝八年，其論議亢直，皆此類也。

〔一〕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。晉書云：「宣王第五弟，名通，爲司隸從事。」疑恕所云狂悖者。通子順，封龍陽亭侯。晉初受禪，以不達天命，守節不移，削爵土，徙武威。

出爲弘農太守，數歲轉趙相，〔二〕以疾去官。〔三〕起家爲河東太守，歲餘，遷淮北都督護軍，復以疾去。恕所在，務存大體而已，其樹惠愛，益得百姓歡心，不及於畿。頃之，拜御史中丞。恕在朝廷，以不得當世之和，故屢在外任。復出爲幽州刺史，加建威將軍，使持節，護烏丸校尉。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，尙書袁侃等戒恕曰：「程申伯處先帝之世，傾田國讓於青州。足下今俱杖節，使共屯一城，宜深有以待之。」而恕不以爲意。至官未期，有鮮卑大人兒，不由關塞，徑將數十騎詣州，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，無表言上。喜於是劾奏恕，下廷

尉，當死。以父畿勤事水死，免爲庶人，徙章武郡，是歲嘉平元年。〔三〕恕倜儻任意，而思不防患，終致此敗。

〔二〕魏略曰：恕在弘農，寬和有惠愛。及遷，以孟康代恕爲弘農。康字公休，安平人。黃初中，以於郭后有外屬，并受九親賜拜，遂轉爲散騎侍郎。是時，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，而康獨緣妃嬪雜在其間，故于時皆共輕之，號爲阿九。康既（無）才敏，因在冗官，博讀書傳，後遂有所彈駁，其文義雅而切要，衆人乃更加意。正始中，出爲弘農，領典農校尉。康到官，清己奉職，嘉善而矜不能，省息獄訟，緣民所欲，因而利之。郡領吏二百餘人，涉春遣休，常四分遣一。事無宿諾，時出案行，皆豫敕督郵平水，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，修設曲敬。又不欲煩損吏民，常豫敕吏卒，行各持鎌，所在自刈馬草，不止亭傳，露宿樹下，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。郡帶道路，其諸過賓客，自非公法無所出給；若知舊造之，自出於家。康之始拜，衆人雖知其有志量，以其未嘗宰牧，不保其能也；而康恩澤治能乃爾，吏民稱歌焉。嘉平末，從渤海太守徵入爲中書令，後轉爲監。

〔三〕杜氏新書曰：恕遂去京師，營宜陽一泉塢，因其壘塹之固，小大家焉。明帝崩時，人多爲恕言者。

〔三〕杜氏新書曰：喜欲恕折節謝己，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。恕答權書曰：「沉示委曲。夫法天下事，以善意相待，無不致快也；以不善意相待，無不致嫌隙也。而議者言，凡人天性皆不善，不當待以善意，更墮其調中。僕得此輩，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，不能自諧在其間也。然以年五十二，不見廢棄，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；若不見亮，使人剗心著地，正與數斤肉相似，何足有所明，故終不自解說。程征北功名宿著，在僕前甚多，有人出征北乎！若令下官事無大小，咨而後行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；若咨而不從，又非上下相順之宜。故推一心，任一意，直而行之耳。殺胡之事，天下謂之是邪，是僕諧也；呼爲非邪，僕自受之，無所怨咎。程征北明之亦善，不明之

亦善，諸君子自共爲其心耳，不在僕言也。」喜於是遂深文劾恕。

初，恕從趙郡還，陳留 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，俱自薄廷尉。謂恕曰：「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，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，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，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。今向閒暇，可試潛思，成一家言。」在章武，遂著體論八節。^{〔一〕}又著興性論一篇，蓋興於爲己也。四年，卒於徙所。

^{〔一〕}杜氏新書曰：以爲人倫之大綱，莫重於君臣；立身之基本，莫大於言行；安上理民，莫精於政法；勝殘去殺，莫善於用兵。夫禮也者，萬物之體也，萬物皆得其體，無有不善，故謂之體論。

甘露二年，河東 樂詳年九十餘，上書訟畿之遺績，朝廷感焉。詔封恕子預爲豐樂亭侯，

邑百戶。^{〔二〕}

^{〔二〕}魏略曰：樂詳字文載。少好學，建安初，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 謝該善左氏傳，乃從南陽 步 涉 詣 許，從該問疑難諸要，今左氏 樂氏問七十二事，詳所撰也。所問既了而歸鄉里，時杜畿爲太守，亦甚好學，署詳文學祭酒，使教後進，於是河東學業大興。至黃初中，徵拜博士。于時太學初立，有博士十餘人，學多褊狹，又不熟悉，略不親教，備員而已。惟詳五業並授，其或難解，質而不解，詳無慍色，以杖畫地，牽譬引類，至忘寢食，以是獨擅名於遠近。詳學既精悉，又善推步三五，別受詔與太史典定律曆。太和中，轉拜騎都尉。詳學優能少，故歷三世，竟不出爲宰守。至正始中，以年老罷歸於舍，本國宗族歸之，門徒數千人。

恕奏議論駁皆可觀，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。^{〔二〕}

〔二〕杜氏新書曰：恕弟理，字務仲。少而機察精要，畿奇之，故名之曰理。年二十一而卒。弟寬，字務叔。清虛玄靜，敏而好古。以名臣門戶，少長京師，而篤志博學，絕於世務，其意欲探賾索隱，由此顯名，當塗之士多交焉。舉孝廉，除郎中。年四十二而卒。經傳之義，多所論駁，皆草創未就，惟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，今存于世。

預字元凱，司馬宣王女壻。王隱書稱預智謀淵博，明於理亂，常稱「德者非所以企及，立功立言，所庶幾也」。大觀羣典，謂公羊、穀梁，詭辨之言。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，而橫以二傳亂之。乃錯綜微言，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，又參考衆家，謂之釋例，又作盟會圖、春秋長曆，備成一家之學，至老乃成。尙書郎摯虞甚重之，曰：「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，而左傳遂自孤行；釋例本爲傳設，而所發明何但左傳，故亦孤行。」預有大功名於晉室，位至征南大將軍，開府，封當陽侯，食邑八千戶。子錫，字世嘏，尙書左丞。

晉諸公贊曰：嘏有器局。預從兄斌，字世將，亦有才望，爲黃門郎，爲趙王倫所枉殺。嘏子乂，字洪治。少有令名，爲丹陽丞，早卒。阮武者，亦拓落大才也。案阮氏譜：武父諱士信，徵辟無所就，造三禮圖傳於世。

杜氏新書曰：武字文業，閭達博通，淵雅之士。位止清河太守。武弟炳，字叔文，河南尹。精意醫術，撰藥方一部。炳子坦，字弘舒，晉太子少傅，平東將軍。坦弟柯，字士度。

荀綽 兖州記曰：坦出紹伯父，亡，次兄當襲爵，父愛柯，言名傳之，遂承封。時幼小，不能讓，及長悔恨，遂幅巾而居，後雖出身，未嘗釋也。性純篤閑雅，好禮無違，存心經誥，博學洽聞。選爲濮陽王文學，遷領軍長史，喪官。王衍時爲領軍，哭之甚慟。

鄭渾字文公，河南開封人也。高祖父衆，衆父興，皆爲名儒。〔二〕渾兄泰，與荀攸等謀誅

董卓，爲揚州刺史，卒。（三）渾將泰小子表避難淮南，袁術賓禮甚厚。渾知術必敗。時華歆爲豫章太守，素與泰善，渾乃渡江投歆。太祖聞其篤行，召爲掾，復遷下蔡長、邵陵令。天下未定，民皆剽輕，不念產殖；其生子無以相活，率皆不舉。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，課使耕桑，又兼開稻田，重去子之法。民初畏罪，後稍豐給，無不舉贍；所育男女，多以鄭爲字。辟爲丞相掾屬，遷左馮翊。

〔二〕續漢書曰：興字少贗，諫議大夫。衆字子師，大司農。

〔三〕張璠漢紀曰：泰字公業。少有才略，多謀計，知天下將亂，陰交結豪傑。家富於財，有田四百頃，而食常不足，名聞山東。舉孝廉，三府辟，公車徵，皆不就。何進輔政，徵用名士，以泰爲尙書侍郎，加奉車都尉。進將誅黃門，欲召董卓爲助，泰謂進曰：「董卓彊忍寡義，志欲無鑒，若借之朝政，授之大事，將肆其心以危朝廷。以明公之威德，據阿衡之重任，秉意獨斷，誅除有罪，誠不待卓以爲資援也。且事留變生，其鑒不遠。」又爲陳時之要務，進不能用，乃棄官去。謂潁川人荀攸曰：「何公未易輔也。」進尋見害，卓果專權，廢帝。關東義兵起，卓會議大發兵，羣寮咸憚卓，莫敢忤旨。泰恐其彊，益將難制，乃曰：「夫治在德，不在兵也。」卓不悅曰：「如此，兵無益邪？」衆人莫不變容，爲泰震慄。泰乃詭辭對曰：「非以無益，以山東不足加兵也。今山東議欲起兵，州郡相連，人衆相動，非不能也。然中國自光武以來，無雞鳴狗吠之警，百姓忘戰日久；仲尼有言『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』，雖衆不能爲害，一也。明公出自西州，少爲國將，閑習軍事，數踐戰場，名稱當世；以此威民，民懷懾服，二也。袁本初公卿子弟，生處京師，體長婦人；張孟卓東平長者，坐不窺堂；孔公緒能清談高論，噓枯吹生，無軍帥之才，負

霜露之勤；臨鋒履刃，決敵雌雄，皆非明公敵，三也。察山東之士，力能跨馬控弦，勇等孟賁，捷齊慶忌，信有聊城之守，策有良平之謀；可任以偏師，責以成功，未聞有其人者，四也。就有其人，王爵不相加，婦姑位不定，各恃衆怙力，將人人綦時，以觀成敗，不肯同心共膽，率徒旅進，五也。關西諸郡，北接上黨、太原、馮翊、扶風、安定，自頃以來，數與胡戰，婦女載戟挾矛，弦弓負矢，況其悍夫；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，譬驅羣羊向虎狼，其勝可必，六也。且天下之權勇，今見在者不過并、涼、匈奴、屠各、湟中、義從、八種西羌，皆百姓素所畏服，而明公權以爲爪牙，壯夫震慄，沉小醜乎！七也。又明公之將帥，皆中表腹心，周旋日久，自三原、破口以來，恩信醇著，忠誠可遠任，智謀可特使，以此當山東解（合）（后）之虛誕，實不相若，八也。夫戰有三亡：以亂攻治者亡，以邪攻正者亡，以逆攻順者亡。今明公秉國政平，討夷凶宦，忠義克立；以三德待於三亡，奉辭伐罪，誰人敢禦？九也。東州有鄒康成，學該古今，儒生之所以集；北海邴根矩，清高直亮，羣士之楷式。彼諸將若詢其計畫，案典校之彊弱，燕、趙、齊、梁非不盛，終見滅於秦，吳、楚七國非不衆，而不敢踰滎陽，況今德政之赫赫，股肱之邦良，欲造亂以徼不義者，必不相然讚，成其凶謀，十也。若十事少有可采，無事徵兵以驚天下，使患役之民，相聚爲非，棄德恃衆，以輕威重。」卓乃悅，以秦爲將軍，統諸軍擊關東。或謂卓曰：「鄭泰智略過人，而結謀山東，今資之士馬，使就其黨，竊爲明公懼之。」卓收其兵馬，留拜議郎。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，泰脫身自武關走，東歸。後將軍袁術以爲揚州刺史，未至官，道卒，時年四十一。

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，諸縣不能禦，皆恐懼，寄治郡下。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，渾曰：「興等破散，竄在山阻。雖有隨者，率脅從耳。今當廣開降路，宣喻恩信。而保

險自守，此示弱也。」乃聚斂吏民，治城郭，爲守禦之備。遂發民逐賊，明賞罰，與要誓，其所得獲，十以七賞。百姓大悅，皆願捕賊，多得婦女、財物。賊之失妻子者，皆還求降。渾賁其得他婦女，然後還其妻子，於是轉相寇盜，黨與離散。又遣吏民有恩信者，分布山谷告諭，出者相繼，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。興等懼，將餘衆聚鄆城。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，渾率吏民前登，斬興及其支黨。又賊靳富等，脅將夏陽長、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山，渾復討擊破富等，獲二縣長吏，將其所略還。及趙青龍者，殺左內史程休，渾聞，遣壯士就梟其首。前後歸附四千餘家，由是山賊皆平，民安產業。轉爲上黨太守。

太祖征漢中，以渾爲京兆尹。渾以百姓新集，爲制移居之法，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，溫信者與孤老爲比，勤稼穡，明禁令，以發奸者。由是民安於農，而盜賊止息。及大軍入漢中，運轉軍糧爲最。又遣民田漢中，無逃亡者。太祖益嘉之，復入爲丞相掾。文帝卽位，爲侍御史，加駙馬都尉，遷陽平、沛郡二太守。郡界下溼，患水澇，百姓飢乏。渾於蕭、相二縣界，興陂遏，開稻田。郡人皆以爲不便，渾曰：「地勢洿下，宜溉灌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，此豐民之本也。」遂躬率吏民，興立功夫，一冬間皆成。比年大收，頃畝歲增，租入倍常，民賴其利，刻石頌之，號曰鄭陂。轉爲山陽、魏郡太守，其治放此。又以郡下百姓，苦乏材木，乃課樹榆爲籬，並益樹五果；榆皆成藩，五果豐實。入魏郡界，村落齊整如一，民得財足用。

饒。明帝聞之，下詔稱述，布告天下。遷將作大匠。渾清素在公，妻子不免於飢寒。及卒，以子崇爲郎中。〔一〕

〔一〕晉陽秋曰：泰子裘，字林叔。泰與華歆、荀攸善。見裘曰：「鄭公業爲不亡矣。」初爲臨菑侯文學，稍遷至光祿大夫。泰始七年，以裘爲司空，固辭不受，終於家。子默，字思玄。

晉諸公贊曰：默遵守家業，以篤素稱，位至太常。默弟質、舒、詡，皆爲卿。默子球，清直有理識，尙書右僕射、領選。球弟豫，爲尙書。

倉慈字孝仁，淮南人也。始爲郡吏。建安中，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，以慈爲綏集都尉。黃初末，爲長安令，清約有方，吏民畏而愛之。太和中，遷燉煌太守。郡在西陲，以喪亂隔絕，曠無太守二十歲，大姓雄張，遂以爲俗。前太守尹奉等，循故而已，無所匡革。慈到，抑挫權右，撫恤貧羸，甚得其理。舊大族田地有餘，而小民無立錫之土；慈皆隨口割賦，稍稍使畢其本直。先是屬城獄訟衆猥，縣不能決，多集治下；慈躬往省閱，料簡輕重，自非殊死，但鞭杖遣之，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。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，而諸豪族多逆斷絕；旣與貿遷，欺詐侮易，多不得分明。胡常怨望，慈皆勞之。欲詣洛者，爲封過所，欲從郡還者，官爲平取，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，使吏民護送道路，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。數年卒官，吏

民悲感如喪親戚，圖畫其形，思其遺像。及西域諸胡聞慈死，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，或有以刀畫面，以明血誠，又爲立祠，遙共祠之。^{〔一〕}

^{〔一〕}魏略曰：天水王遷，承代慈，雖循其迹，不能及也。金城趙基承遷後，復不如遷。至嘉平中，安定皇甫隆代基爲太守。初，燉煌不甚曉田，常灌漑渚水，使極濡洽，然後乃耕。又不曉作耨犁，用水及種，人牛功力既費，而收穀更少。隆到，教作耨犁，又教衍漑，歲終率計，其所省庸力過半，得穀加五。又燉煌俗，婦人作裙，攣縮如羊腸，用布一匹；隆又禁改之，所省復不訾。故燉煌人以爲隆剛斷嚴毅不及於慈，至於勤恪愛惠，爲下興利，可以亞之。

自太祖迄于咸熙，魏郡太守陳國吳瓘、清河太守樂安任煥、京兆太守濟北顏斐、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、濟南相魯國孔乂，或哀矜折獄，或推誠惠愛，或治身清白，或擿姦發伏，咸爲良二千石。^{〔二〕}

^{〔二〕}瓘、煥事行無所見。魏略曰：顏斐字文林。有才學。丞相召爲太子洗馬，黃初初轉爲黃門侍郎，後爲京兆太守。始，京兆從馬超破後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，又歷數四二千石，取解目前，亦不爲民作久遠計。斐到官，乃令屬縣整阡陌，樹桑果。是時民多無車牛。斐又課民以閒月取車材，使轉相教匠作車。又課民無牛者，令畜猪狗，賣以買牛。始者民以爲煩，一二年間，家家有丁車、大牛。又起文學，聽吏民欲讀書者，復其小徭。又於府下起菜園，使吏役閒鋤治。又課民當輸租時，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，爲冬寒冰炙筆硯。於是風化大行，吏不煩民，民不求吏。京兆與馮翊、扶風接界，二郡道路旣穢塞，田疇又荒萊，人民饑凍，而京兆皆整頓開明，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。斐又清己，仰奉而已，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。至青龍中，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，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，斐以白

宣王。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，便於裴前杖一百。時長安典農與裴共坐，以爲裴宜謝，乃私推策裴。裴不肯謝，良久乃曰：「裴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，乃欲一齊衆庶，必非有所左右也。而典農竊見推策，欲令裴謝；假令裴謝，是更爲不得明公意也。」宣王遂嚴持吏士。自是之後，軍營、郡縣各得其分。後數歲，遷爲平原太守，吏民啼泣遮道，車不得前，步步稽留，十餘日乃出界，東行至嶠而疾困。裴素心戀京兆，其家人從者見裴病甚，勸之，言：「平原當自勉勵作健。」裴曰：「我心不願平原，汝曹等呼我，何不言京兆邪？」遂卒，還平原。京兆聞之，皆爲流涕，爲立碑，於今稱頌之。

令狐邵字孔叔。父仕漢，爲烏丸校尉。建安初，袁氏在冀州，邵去本郡家居鄴。九年，暫出到武安毛城中。會太祖破鄴，遂圍毛城。城破，執邵等輩十餘人，皆當斬。太祖閱見之，疑其衣冠也，問其祖考，而識其父，乃解放，署軍謀掾。仍歷宰守，後徙丞相主簿，出爲弘農太守。所在清如冰雪，妻子希至官省；舉善而教，恕以待人，不好獄訟，與下無忌。是時，郡無知經者，乃歷問諸吏，有欲遠行就師，輒假遣，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，粗明乃還，因設文學。由是弘農學業轉興。至黃初初，徵拜羽林郎，遷虎賁中郎將，三歲，病亡。始，邵族子愚，爲白衣時，常有高志，衆人謂愚必榮令狐氏，而邵獨以爲「愚性倜儻，不修德而願大，必滅我宗」。愚聞邵言，其心不平。及邵爲虎賁郎將，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，所在有名稱。愚見邵，因從容言次，微激之曰：「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，愚今竟云何邪？」邵熟視而不答也。然私謂其妻子曰：「公治性度猶如故也。以吾觀之，終當敗滅。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？將逮汝曹耳！」邵沒之後，十餘年間，愚爲兗州刺史，果與王淩謀廢立，家屬誅滅。邵子華，時爲弘農郡丞，以屬疏得不坐。

案孔氏譜：孔父字元儒，孔子之後。曾祖疇，字元矩，陳相。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，畫孔子象於壁；疇

爲陳相，立孔子碑於像前，今見存。父父祖皆二千石，父爲散騎常侍，上疏規諫。語在三少帝紀。至大鴻臚。子恂字士信，晉平東將軍衛尉也。

評曰：任峻始興義兵，以歸太祖，闢土殖穀，倉庾盈溢，庸績致矣。蘇則威以平亂，旣政事之良，又矯矯剛直，風烈足稱。杜畿寬猛克濟，惠以康民。鄭渾、倉慈，恤理有方。抑皆魏代之名守乎！恕屢陳時政，經論治體，蓋有可觀焉。

三國志卷十七

魏書十七

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

張遼字文遠，雁門馬邑人也。本聶壹之後，以避怨變姓。少爲郡吏。漢末，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，召爲從事，使將兵詣京都。何進遣詣河北募兵，得千餘人。還，進敗，以兵屬董卓。卓敗，以兵屬呂布，遷騎都尉。布爲李傕所敗，從布東奔徐州，領魯相，時年二十八。太祖破呂布於下邳，遼將其衆降，拜中郎將，賜爵關內侯。數有戰功，遷裨將軍。袁紹破，別遣遼定魯國諸縣。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，數月糧盡，議引軍還，遼謂淵曰：「數日已來，每行諸圍，豨輒屬目視遼。又其射矢更稀，此必豨計猶豫，故不力戰。遼欲挑與語，儻可誘也？」乃使謂豨曰：「公有命，使遼傳之。」豨果下與遼語，遼爲說「太祖神武，方以德懷四方，先附者受大賞」。豨乃許降。遼遂單身上三公山，入豨家，拜妻子。豨歡喜，隨詣太祖。太祖遣豨還，責遼曰：「此非大將法也。」遼謝曰：「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，遼奉聖旨，豨必不敢害故也。」從討袁譚、袁尙於黎陽，有功，行中堅將軍。從攻尙於鄴，尙堅守

不下。太祖還許，使遼與樂進拔陰安，徙其民河南。復從攻鄴，鄴破，遼別徇趙國、常山，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。從攻袁譚，譚破，別將徇海濱，破遼東賊柳毅等。還鄴，太祖自出迎遼，引共載，以遼爲盪寇將軍。復別擊荊州，定江夏諸縣，還屯臨潁，封都亭侯。從征袁尚於柳城，卒與虜遇，遼勸太祖戰，氣甚奮，太祖壯之，自以所持麾授遼。遂擊，大破之，斬單于蹋頓。(二)

〔二〕傳子曰：太祖將征柳城，遼諫曰：「夫許，天下之會也。今天子在許，公遠北征，若劉表遣劉備襲許，據之以號令四方，公之勢去矣。」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，遂行也。

時荊州未定，復遣遼屯長社。臨發，軍中有謀反者，夜驚亂起火，一軍盡擾。遼謂左右曰：「勿動。是不一營盡反，必有造變者，欲以動亂人耳。」乃令軍中，其不反者安坐。遼將親兵數十人，中陳而立。有頃定，即得首謀者殺之。陳蘭、梅成以氐六縣叛，太祖遣于禁、臧霸等討成，遼督張郃、牛蓋等討蘭。成僞降禁，禁還。成遂將其衆就蘭，轉入潯山。潯中有天柱山，高峻二十餘里，道險狹，步徑裁通，蘭等壁其上。遼欲進，諸將曰：「兵少道險，難用深入。」遼曰：「此所謂一與一，勇者得前耳。」遂進到山下安營，攻之，斬蘭、成首，盡虜其衆。太祖論諸將功，曰：「登天山，履峻險，以取蘭、成，盪寇功也。」增邑，假節。

太祖既征孫權還，使遼與樂進、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。太祖征張魯，教與護軍薛

梯，署函邊曰「賊至乃發」。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，乃共發教，教曰：「若孫權至者，張、李將軍出戰；樂將軍守護軍，勿得與戰。」諸將皆疑。遼曰：「公遠征在外，比救至，彼破我必矣。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，折其盛勢，以安衆心，然後可守也。成敗之機，在此一戰，諸君何疑？」李典亦與遼同。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，得八百人，椎牛饗將士，明日大戰。平旦，遼被甲持戟，先登陷陳，殺數十人，斬二將，大呼自名，衝壘入，至權麾下。權大驚，衆不知所爲，走登高冢，以長戟自守。遼叱權下戰，權不敢動，望見遼所將衆少，乃聚圍遼數重。遼左右麾圍，直前急擊，圍開，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，餘衆號呼曰：「將軍棄我乎！」遼復還突圍，拔出餘衆。權人馬皆披靡，無敢當者。自旦戰至日中，吳人奪氣，還修守備，衆心乃安，諸將咸服。權守合肥十餘日，城不可拔，乃引退。遼率諸軍追擊，幾復獲權。太祖大壯遼，拜征東將軍。〔二〕建安二十一年，太祖復征孫權，到合肥，循行遼戰處，歎息者良久。乃增遼兵，多留諸軍，徙屯居巢。

〔一〕孫盛曰：夫兵固詭道，奇正相資，若乃命將出征，推轂委權，或頓率然之形，或憑犄角之勢，羣帥不和，則棄師之道也。至於合肥之守，縣弱無援，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，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。且彼衆我寡，必懷貪墮；以致命之兵，擊貪墮之卒，其勢必勝；勝而後守，守則必固。是以魏武推選方員，參以同異，爲之密教，節宣其用；事至而應，若合符契，妙矣夫！

關羽圍曹仁於樊，會權稱藩，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。遼未至，徐晃已破關羽，仁圍解。遼與太祖會摩陂。遼軍至，太祖乘輦出勞之，還屯陳郡。文帝卽王位，轉前將軍。二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。孫權復叛，遣遼還屯合肥，進遼爵都鄉侯。給遼母輿車，及兵馬送遼家詣屯，敕遼母至，導從出迎。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，觀者榮之。文帝踐阼，封晉陽侯，增邑千戶，并前二千六百戶。黃初二年，遼朝洛陽宮，文帝引遼會建始殿，親問破吳意狀。帝歎息顧左右曰：「此亦古之召虎也。」爲起第舍，又特爲遼母作殿，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，皆爲虎賁。孫權復稱藩。遼還屯雍丘，得疾。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，虎賁問消息，道路相屬。疾未瘳，帝迎遼就行在所，車駕親臨，執其手，賜以御衣，太官日送御食。疾小差，還屯。孫權復叛，帝遣遼乘舟，與曹休至海陵，臨江。權甚憚焉，敕諸將：「張遼雖病，不可當也，慎之！」是歲，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。遼病篤，遂薨于江都。帝爲流涕，諡曰剛侯。子虎嗣。六年，帝追念遼，典在合肥之功，詔曰：「合肥之役，遼、典以步卒八百，破賊十萬，自古用兵，未之有也。使賊至今奪氣，可謂國之爪牙矣。其分遼、典邑各百戶，賜一子爵關內侯。」虎爲偏將軍，薨。子統嗣。

〔二〕魏書曰：王賜遼帛千匹，穀萬斛。

樂進字文謙，陽平衛國人也。容貌短小，以膽烈從太祖，爲帳下吏。遣還本郡募兵，得千餘人，還爲軍假司馬、陷陳都尉。從擊呂布於濮陽，張超於雍丘，橋蕤於苦，皆先登有功，封廣昌亭侯。從征張繡於安衆，圍呂布於下邳，破別將，擊眭固於射犬，攻劉備於沛，皆破之，拜討寇校尉。渡河攻獲嘉，還，從擊袁紹於官渡，力戰，斬紹將淳于瓊。從擊譚、尚於黎陽，斬其大將嚴敬，行遊擊將軍。別擊黃巾，破之，定樂安郡。從圍鄴，鄴定，從擊袁譚於南皮，先登，入譚東門。譚敗，別攻雍奴，破之。建安十一年，太祖表漢帝，稱進及于禁、張遼曰：「武力既弘，計略周備，質忠性一，守執節義，每臨戰攻，常爲督率，奮強突固，無堅不陷，自援枹鼓，手不知倦。又遣別征，統御師旅，撫衆則和，奉令無犯，當敵制決，靡有遺失。論功紀用，宜各顯寵。」於是禁爲虎威；進，折衝；遼，盪寇將軍。

進別征高幹，從北道入上黨，回出其後。幹等還守壺關，連戰斬首。幹堅守未下，會太祖自征之，乃拔。太祖征管承，軍淳于，遣進與李典擊之。承破走，逃入海島，海濱平。荊州未服，遣屯陽翟。後從平荊州，留屯襄陽，擊關羽、蘇非等，皆走之，南郡諸郡山谷蠻夷詣進降。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、旌陽長梁大，皆大破之。後從征孫權，假進節。太祖還，留進與張遼、李典屯合肥，增邑五百，并前凡千二百戶。以進數有功，分五百戶，封一子列侯；進遷右將軍。建安二十三年薨，諡曰威侯。子綝嗣。綝果毅有父風，官至揚州刺史。諸葛誕

反，掩襲殺綝，詔悼惜之，追贈衛尉，諡曰愍侯。子肇嗣。

于禁字文則，泰山鉅平人也。黃巾起，鮑信招合徒衆，禁附從焉。及太祖領兗州，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，屬將軍王朗。朗異之，薦禁才任大將軍。太祖召見與語，拜軍司馬，使將兵詣徐州，攻廣威，拔之，拜陷陳都尉。從討呂布於濮陽，別破布二營於城南，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。從攻壽張、定陶、離狐，圍張超於雍丘，皆拔之。從征黃巾劉辟、黃邵等，屯版梁，邵等夜襲太祖營，禁帥麾下擊破之，斬（辟）邵等，盡降其衆。遷平虜校尉。從圍橋蕤於苦，斬蕤等四將。從至宛，降張繡。繡復叛，太祖與戰不利，軍敗，還舞陰。是時軍亂，各間行求太祖，禁獨勒所將數百人，且戰且引，雖有死傷不相離。虜追稍緩，禁徐整行隊，鳴鼓而還。未至太祖所，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，禁問其故，曰：「爲青州兵所劫。」初，黃巾降，號青州兵，太祖寬之，故敢因緣爲略。禁怒，令其衆曰：「青州兵同屬曹公，而還爲賊乎！」乃討之，數之以罪。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。禁既至，先立營壘，不時謁太祖。或謂禁：「青州兵已訴君矣，宜促詣公辨之。」禁曰：「今賊在後，追至無時，不先爲備，何以待敵？且公聰明，譖訴何緣！」徐鑿暫安營訖，乃入謁，具陳其狀。太祖悅，謂禁曰：「清水之難，吾其急也，將軍在亂能整，討暴堅壘，有不可動之節，雖古名將，何以加之！」於是錄禁前後功，

封益壽亭侯。復從攻張繡於穰，禽呂布於下邳，別與史渙、曹仁攻睦固於射犬，破斬之。

太祖初征袁紹，紹兵盛，禁願爲先登。太祖壯之，乃遣步卒二千人，使禁將，守延津以拒紹，太祖引軍還官渡。劉備以徐州叛，太祖東征之。紹攻禁，禁堅守，紹不能拔。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，擊紹別營，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，獲嘉二縣，焚燒保聚三十餘屯，斬首獲生各數千，降紹將何茂、王摩等二十餘人。太祖復使禁別將屯原武，擊紹別營於杜氏津，破之。遷裨將軍，後從還官渡。太祖與紹連營，起土山相對。紹射營中，士卒多死傷，軍中懼。禁督守土山，力戰，氣益奮。紹破，遷偏將軍。冀州平。昌豨復叛，遣禁征之。禁急進攻豨，豨與禁有舊，詣禁降。諸將皆以爲豨已降，當送詣太祖，禁曰：「諸君不知公常令乎！圍而後降者不赦。夫奉法行令，事上之節也。豨雖舊友，禁可失節乎！」自臨與豨決，隕涕而斬之。是時太祖軍淳于，聞而歎曰：「豨降不詣吾而歸禁，豈非命耶！」益重禁。〔一〕東海平，拜禁虎威將軍。後與臧霸等攻梅成，張遼、張郃等討陳蘭。禁到，成舉衆三千餘人降。旣降復叛，其衆奔蘭。遼等與蘭相持，軍食少，禁運糧前後相屬，遼遂斬蘭、成。增邑二百戶，并前千二百戶。是時，禁與張遼、樂進、張郃、徐晃俱爲名將，太祖每征伐，咸遞行爲軍鋒，還爲後拒，而禁持軍嚴整，得賊財物，無所私入，由是賞賜特重。然以法御下，不甚得士衆心。太祖常恨朱靈，欲奪其營。以禁有威重，遣禁將數十騎，齎令書，徑詣靈營奪

其軍，靈及其部衆莫敢動；乃以靈爲禁部下督，衆皆震服，其見憚如此。遷左將軍，假節鉞，分邑五百戶，封一子列侯。

〔二〕臣松之以爲圍而後降，法雖不赦；囚而送之，未爲違命。禁曾不爲舊交希冀萬一，而肆其好殺之心，以戾衆人之議，所以卒爲降虜，死加惡諡，宜哉。

建安二十四年，太祖在長安，使曹仁討關羽於樊，又遣禁助仁。秋，大霖雨，漢水溢，平地水數丈，禁等七軍皆沒。禁與諸將登高望水，無所回避，羽乘大船就攻禁等，禁遂降，惟龐惠不屈節而死。太祖聞之，哀歎者久之，曰：「吾知禁三十年，何意臨危處難，反不如龐惠邪！」會孫權禽羽，獲其衆，禁復在吳。文帝踐阼，權稱藩，遣禁還。帝引見禁，鬚髮皓白，形容顛頽，泣涕頓首。帝慰諭以荀林父、孟明視故事，〔二〕拜爲安遠將軍。欲遣使吳，先令北詣鄴謁高陵。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、龐惠憤怒、禁降服之狀。禁見，慚恚發病薨。子圭嗣封益壽亭侯。諡禁曰厲侯。

〔二〕魏書載制曰：「昔荀林父敗績于鄴，孟明喪師於殽，秦、晉不替，使復其位。其後晉獲狄土，秦霸西戎，區區小國，猶尙若斯，而況萬乘乎？樊城之敗，水災暴至，非戰之咎，其復禁等官。」

張郃字儁乂，河間鄆人也。漢末應募討黃巾，爲軍司馬，屬韓馥。馥敗，以兵歸袁紹。

紹以邵爲校尉，使拒公孫瓚。瓚破，邵功多，遷寧國中郎將。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，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，太祖自將急擊之。邵說紹曰：「曹公兵精，往必破瓊等；瓊等破，則將軍事去矣，宜急引兵救之。」郭圖曰：「邵計非也。不如攻其本營，勢必還，此爲不救而自解也。」邵曰：「曹公營固，攻之必不拔，若瓊等見禽，吾屬盡爲虜矣。」紹但遣輕騎救瓊，而以重兵攻太祖營，不能下。太祖果破瓊等，紹軍潰。圖慚，又更譖邵曰：「邵快軍敗，出言不遜。」邵懼，乃歸太祖。三

〔一〕漢晉春秋曰：邵說紹曰：「公雖連勝，然勿與曹公戰也，密遣輕騎鈔絕其南，則兵自敗矣。」紹不從之。

〔二〕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邵、高覽攻太祖營，邵等聞淳于瓊破，遂來降，紹衆於是大潰。是則緣邵等降而後紹軍壞也。至如此傳，爲紹軍先潰，懼郭圖之譖，然後歸太祖，爲參錯不同矣。

太祖得邵甚喜，謂曰：「昔子胥不早寤，自使身危，豈若微子去殷、韓信歸漢邪？」拜邵偏將軍，封都亭侯。授以衆，從攻鄴，拔之。又從擊袁譚於渤海，別將軍圍雍奴，大破之。從討柳城，與張遼俱爲軍鋒，以功遷平狄將軍。別征東萊，討管承，又與張遼討陳蘭、梅成等，破之。從破馬超、韓遂於渭南。圍安定，降楊秋。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氏。又破馬超，平宋建。太祖征張魯，先遣邵督諸軍討興和氏王寶茂。太祖從散關入漢中，又先遣邵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。至陽平，魯降，太祖還，留邵與夏侯淵等守漢中，拒劉備。邵別

督諸軍，降巴東、巴西二郡，徙其民於漢中。進軍宕渠，爲備將張飛所拒，引還南鄭。拜盪寇將軍。劉備屯陽平，郃屯廣石。備以精卒萬餘，分爲十部，夜急攻郃。郃率親兵搏戰，備不能克。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，淵救火，從他道與備相遇，交戰，短兵接刃。淵遂沒，郃還陽平。〔二〕當是時，新失元帥，恐爲備所乘，三軍皆失色。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：「張將軍，國家名將，劉備所憚；今日事急，非張將軍不能安也。」遂推郃爲軍主。郃出，勒兵安陳，諸將皆受郃節度，衆心乃定。太祖在長安，遣使假郃節。太祖遂自至漢中，劉備保高山不敢戰。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，郃還屯陳倉。

〔一〕魏略曰：淵雖爲都督，劉備憚郃而易淵。及殺淵，備曰：「當得其魁，用此何爲邪！」

文帝卽王位，以郃爲左將軍，進爵都鄉侯。及踐阼，進封鄭侯。詔郃與曹眞討安定、盧水胡及東羌，召郃與眞並朝許宮，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。郃別督諸軍渡江，取洲上屯塢。明帝卽位，遣南屯荊州，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，追至祁口，交戰，破之。諸葛亮出祁山，加郃位特進，遣督諸軍，拒亮將馬謖於街亭。謖依阻南山，不下據城。郃絕其汲道，擊，大破之。南安、天水、安定郡反應亮，郃皆破平之。詔曰：「賊亮以巴蜀之衆，當虓虎之師。將軍被堅執銳，所向克定，朕甚嘉之。益邑千戶，并前四千三百戶。」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荊州，欲順沔入江伐吳，詔郃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。至荊州，會冬水淺，大船不得行，乃

還屯方城。諸葛亮復出，急攻陳倉，帝驛馬召郃到京都。帝自幸河南城，置酒送郃，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衛、虎賁使衛郃，因問郃曰：「遲將軍到，亮得無已得陳倉乎！」郃知亮縣軍無穀，不能久攻，對曰：「比臣未到，亮已走矣；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。」郃晨夜進至南鄭，亮退。詔郃還京都，拜征西車騎將軍。

郃識變數，善處營陳，料戰勢地形，無不如計，自諸葛亮皆憚之。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，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，詔曰：「昔祭遵爲將，奏置五經大夫，居軍中，與諸生雅歌投壺。今將軍外勒戎旅，內存國朝。朕嘉將軍之意，今擢湛爲博士。」

諸葛亮復出祁山，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，亮還保祁山，郃追至木門，與亮軍交戰，飛矢中郃右膝，薨，諡曰壯侯。子雄嗣。郃前後征伐有功，明帝分郃戶，封郃四子列侯。賜小子爵關內侯。

〔一〕魏略曰：亮軍退，司馬宣王使郃追之，郃曰：「軍法，圍城必開出路，歸軍勿追。」宣王不聽。郃不得已，遂進。蜀軍乘高布伏，弓弩亂發，矢中郃髀。

徐晃字公明，河東楊人也。爲郡吏，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，拜騎都尉。李傕、郭汜之亂，長安也，晃說奉，令與天子還洛陽，奉從其計。天子渡河至安邑，封晃都亭侯。及到洛

陽、韓暹、董承日爭鬪，晃說奉令歸太祖；奉欲從之，後悔。太祖討奉於梁，晃遂歸太祖。

太祖授晃兵，使擊卷，卷音墟，權反。原武賊，破之，拜裨將軍。從征呂布，別降布將趙庶、

李鄒等。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。從破劉備，又從破顏良，拔白馬，進至延津，破文醜，拜偏

將軍。與曹洪擊潁彊賊祝臂，破之，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，功最多，封都亭侯。太祖

既圍鄴，破邯鄲，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而拒守，太祖遣晃攻之。晃至，飛矢城中，爲陳成敗。

範悔，晃輒降之。既而言於太祖曰：「二袁未破，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，今日滅易陽，明日皆

以死守，恐河北無定時也。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，則莫不望風。」太祖善之。別討毛城，設

伏兵掩擊，破三屯。從破袁譚於南皮，討平原叛賊，克之。從征蹋頓，拜橫野將軍。從征荆

州，別屯樊，討中廬、臨沮、宜城賊。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，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。十五

年，討太原反者，圍大陵，拔之，斬賊帥商曜。韓遂、馬超等反關右，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，

賜牛酒，令上先人墓。太祖至潼關，恐不得渡，召問晃。晃曰：「公盛兵於此，而賊不復別守

蒲阪，知其無謀也。今假臣精兵，渡蒲坂津，爲軍先置，以截其裏，賊可擒也。」太祖曰：

「善。」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。作塹柵未成，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，晃擊走之，

太祖軍得渡。遂破超等，使晃與夏侯淵平隄、汧諸氏，與太祖會安定。太祖還鄴，使晃

與夏侯淵平郿、夏陽餘賊，斬梁興，降二千餘戶。從征張魯。別遣晃討攻犢、仇夷諸山氏，

皆降之。遷平寇將軍。解將軍張順圍。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，皆破之。

〔一〕臣松之云：案晃于時未應稱臣，傳寫者誤也。

太祖還鄴，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。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，晃別征破之，賊自投山谷，多死者。太祖聞，甚喜，假晃節，令曰：「此閣道，漢中之險要咽喉也。劉備欲斷絕外內，以取漢中。將軍一舉，克奪賊計，善之善者也。」太祖遂自至陽平，引出漢中諸軍。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，屯宛。會漢水暴隘，于禁等沒。羽圍仁於樊，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。晃所將多新卒，以羽難與爭鋒，遂前至陽陵陂屯。太祖復還，遣將軍徐商、呂建等詣晃，令曰：「須兵馬集至，乃俱前。」賊屯偃城。晃到，詭道作都塹，示欲截其後，賊燒屯走。晃得偃城，兩面連營，稍前，去賊圍三丈所。未攻，太祖前後遣殷署、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。賊圍頭有屯，又別屯四冢。晃揚聲當攻圍頭屯，而密攻四冢。羽見四冢欲壞，自將步騎五千出戰，晃擊之，退走，遂追陷與俱入圍，破之，或自投沔水死。太祖令曰：「賊圍塹鹿角十重，將軍致戰全勝，遂陷賊圍，多斬首虜。吾用兵三十餘年，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，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。且樊、襄陽之在圍，過於莒、即墨，將軍之功，踰孫武、穰苴。」晃振旅還摩陂，太祖迎晃七里，置酒大會。太祖舉卮酒勸晃，且勞之曰：「全樊、襄陽，將軍之功也。」時諸軍皆集，太祖案行諸營，士卒咸離陳觀，而晃軍營整齊，將士駐陳不動。太祖

歎曰：「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。」

文帝卽王位，以晃爲右將軍，進封遂鄉侯。及踐阼，進封楊侯。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，破之。以晃鎮陽平，徙封陽平侯。明帝卽位，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。增邑二百，并前三千一百戶。病篤，遺令斂以時服。

性儉約畏慎，將軍常遠斥候，先爲不可勝，然後戰，追奔爭利，士不暇食。常歎曰：「古人患不遭明君，今幸遇之，當以功自効，何用私譽爲！」終不廣交援。太和元年薨，諡曰壯侯。子蓋嗣。蓋薨，子霸嗣。明帝分晃戶，封晃子孫二人列侯。

初，清河朱靈爲袁紹將。太祖之征陶謙，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，戰有功。紹所遣諸將各罷歸，靈曰：「靈觀人多矣，無若曹公者，此乃眞明主也。今已遇，復何之？」遂留不去。所將士卒慕之，皆隨靈留。靈後遂爲好將，名亞晃等，至後將軍，封高唐亭侯。〔二〕

〔一〕九州春秋曰：初，清河季雍以鄴叛袁紹而降公孫瓚，瓚遣兵衛之。紹遣靈攻之。靈家在城中，瓚將靈母弟置城上，誘呼靈。靈望城涕泣曰：「丈夫一出身與人，豈復顧家耶！」遂力戰拔之，生擒雍而靈家皆死。

魏書曰：靈字文博。太祖旣平冀州，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。太祖戒之曰：「冀州新兵，數承寬緩，暫見齊整，意尙快快。卿名先有威嚴，善以道寬之，不然卽有變。」靈至陽翟，中郎將程昂等果反，卽斬昂，以狀聞。太祖手書曰：「兵中所以爲危險者，外對敵國，內有姦謀不測之變。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，而有宗歆、馮愜之難，

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，禹豈以是減損哉？來書懇惻，多引咎過，未必如所云也。」文帝卽位，封靈鄴侯，增其戶邑。詔曰：「將軍佐命先帝，典兵歷年，威過方邵，功踰絳灌。圖籍所美，何以加焉？朕受天命，帝有海內，元功之將，社稷之臣，皆朕所與同福共慶，傳之無窮者也。今封隃侯。富貴不歸故鄉，如夜行衣繡。若平常所志，願勿難言。」靈謝曰：「高唐，宿所願。」於是更封高唐侯，薨，諡曰威侯。

評曰：太祖建茲武功，而時之良將，五子爲先。于禁最號毅重，然弗克其終。張郃以巧變爲稱，樂進以驍果顯名，而鑒其行事，未副所聞。或注記有遺漏，未如張遼、徐晃之備詳也。

三國志卷十八

魏書十八

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閭傳第十八

李典字曼成，山陽鉅野人也。典從父乾，有雄氣，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。初平中，以衆隨太祖，破黃巾於壽張，又從擊袁術，征徐州。呂布之亂，太祖遣乾還乘氏，慰勞諸縣。布別駕薛蘭、治中李封招乾，欲俱叛，乾不聽，遂殺乾。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，與諸將擊蘭、封。蘭、封破，從平兗州諸縣有功，稍遷青州刺史。整卒，典徙潁陰令，爲中郎將，將整軍，遷離狐太守。

〔一〕魏書曰：典少好學，不樂兵事，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，博觀羣書。太祖善之，故試以治民之政。

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，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。紹破，以典爲裨將軍，屯安民。太祖擊譚，尙於黎陽，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。會尙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，絕水道，太祖敕典、昱：「若船不得過，下從陸道。」典與諸將議曰：「蕃軍少甲而恃水，有懈怠之心，擊之必克。軍不內御，苟利國家，專之可也，宜亟擊之。」昱亦以爲然。遂北渡河，攻

蕃，破之，水道得通。劉表使劉備北侵，至葉，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。備一旦燒屯去，惇率諸軍追擊之，典曰：「賊無故退，疑必有伏。南道狹窄，草木深，不可追也。」惇不聽，與于禁追之，典留守。惇等果入賊伏裏，戰不利，典往救，備望見救至，乃散退。從圍鄴，鄴定，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，擊管承於長廣，皆破之。遷捕虜將軍，封都亭侯。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，居乘氏，自請願徙詣魏郡。太祖笑曰：「卿欲慕耿純邪？」典謝曰：「典駑怯功微，而爵寵過厚，誠宜舉宗陳力；加以征伐未息，宜實郊遂之內，以制四方，非慕純也。」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。太祖嘉之，遷破虜將軍。與張遼、樂進屯合肥，孫權率衆圍之，遼欲奉教出戰。進、典、遼皆素不睦，遼恐其不從，典慨然曰：「此國家大事，顧君計何如耳，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！」乃率衆與遼破走權。增邑百戶，并前三百戶。

典好學問，貴儒雅，不與諸將爭功。敬賢士大夫，恂恂若不及，軍中稱其長者。年三十六薨，子禎嗣。文帝踐阼，追念合肥之功，增禎邑百戶，賜典一子爵關內侯，邑百戶；諡典曰愍侯。

李通字文達，江夏平春人也。〔一〕以俠聞於江、汝之間。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，衆多歸之。時有周直者，衆二千餘家，與恭、通外和內違。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。通知恭

無斷，乃獨定策，與直克會，酒酣殺直。衆人大擾，通率恭誅其黨帥，盡并其營。後恭妻弟陳邵，殺恭而據其衆。通攻破邵軍，斬邵首以祭恭墓。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。遭歲大饑，通傾家振施，與士分糟糠，皆爭爲用，由是盜賊不敢犯。

〔二〕魏略曰：通小字萬億。

建安初，通舉衆詣太祖於許。拜通振威中郎將，屯汝南西界。太祖討張繡，劉表遣兵以助繡，太祖軍不利。通將兵夜詣太祖，太祖得以復戰，通爲先登，大破繡軍。拜裨將軍，封建功侯。分汝南二縣，以通爲陽安都尉。通妻伯父犯法，朗陵長趙儼收治，致之大辟。是時殺生之柄，決於牧守，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。通曰：「方與曹公戮力，義不以私廢公。」嘉儼執憲不阿，與爲親交。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。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，劉表亦陰招之，通皆拒焉。通親戚部曲流涕曰：「今孤危獨守，以失大援，亡可立而待也，不如亟從紹。」通按劍以叱之曰：「曹公明哲，必定天下。紹雖彊盛，而任使無方，終爲之虜耳。吾以死不貳。」卽斬紹使，送印綬詣太祖。又擊郡賊瞿恭、江宮、沈成等，皆破殘其衆，送其首。遂定淮、汝之地。改封都亭侯，拜汝南太守。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，通攻破之。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，別遣關羽絕北道。通率衆擊之，下馬拔鹿角入圍，且戰且前，以迎仁軍，勇冠諸將。通道得病薨，時年四十二。追增邑二百戶，并前四百戶。文帝踐阼，諡曰剛。

侯。詔曰：「昔袁紹之難，自許、蔡以南，人懷異心。通秉義不顧，使攜貳率服，朕甚嘉之。不幸早薨，子基雖已襲爵，未足酬其庸勳。基兄緒，前屯樊城，又有功。世篤其勞，其以基爲奉義中郎將，緒平虜中郎將，以寵異焉。」^(一)

^(二)王隱晉書曰：緒字秉，字玄胃，有儁才，爲時所貴，官至秦州刺史。秉嘗答司馬文王問，因以爲家誡曰：「昔侍坐於先帝，時有三長吏俱見。臨辭出，上曰：『爲官長當清，當慎，當勤，修此三者，何患不治乎？』並受詔。既出，上顧謂吾等曰：『相誠敕正當爾不？』侍坐衆賢，莫不贊善。上又問曰：『必不得已，於斯三者何先？』或對曰：『清固爲本。』次復問吾，對曰：『清慎之道，相須而成，必不得已，慎乃爲大。夫清者不必慎，慎者必自清，亦由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，是以易稱括囊無咎，藉用白茅，皆慎之至也。』上曰：『卿言得之耳。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？』諸人各未知所對，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、尚書董仲連、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爲慎。上曰：『此諸人者，溫恭朝夕，執事有恪，亦各其慎也。然天下之至慎，其惟阮嗣宗乎！每與之言，言及玄遠，而未曾評論時事，臧否人物，眞可謂至慎矣。』吾每思此言，亦足以爲明誠。凡人行事，年少立身，不可不慎，勿輕論人，勿輕說事，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，患禍無從而至矣。」

秉字重，字茂曾。少知名，歷位吏部郎、平陽太守。晉諸公贊曰：重以清尙稱。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爲右司馬。重以倫將爲亂，辭疾不就。倫逼之不已，重遂不復自活，至於困篤，扶曳受拜，數日卒，贈散騎常侍。重二弟，尙字茂仲，矩字茂約，永嘉中並典郡；矩至江州刺史。重子式，字景則，官至侍中。

臧霸字宣高，泰山華人也。父戒，爲縣獄掾，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。太守大怒，令收

戒詣府，時送者百餘人。霸年十八，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，送者莫敢動，因與父俱亡命東海，由是以勇壯聞。黃巾起，霸從陶謙擊破之，拜騎都尉。遂收兵於徐州，與孫觀、吳敦、尹禮等並聚衆，霸爲帥，屯於開陽。太祖之討呂布也，霸等將兵助布。既禽布，霸自匿。太祖募索得霸，見而悅之，使霸招吳敦、尹禮、孫觀、觀兄康等，皆詣太祖。太祖以霸爲琅邪相，敦利城、禮東莞、觀北海、康城陽太守，割青、徐二州，委之於霸。太祖之在兗州，以徐翕、毛暉爲將。兗州亂，翕、暉皆叛。後兗州定，翕、暉亡命投霸。太祖語劉備，令語霸送二人首。霸謂備曰：「霸所以能自立者，以不爲此也。霸受公生全之恩，不敢違命。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，願將軍爲之辭。」備以霸言白太祖，太祖歎息，謂霸曰：「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，孤之願也。」乃皆以翕、暉爲郡守。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，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，故太祖得專事紹，不以東方爲念。太祖破袁譚於南皮，霸等會賀。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，太祖曰：「諸君忠孝，豈復在是！昔蕭何遣子弟入侍，而高祖不拒，耿純焚室輿櫬以從，而光武不逆，吾將何以易之哉！」東州擾攘，霸等執義征暴，清定海岱，功莫大焉，皆封列侯。霸爲都亭侯，加威虜將軍。又與于禁討昌豸，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，有功，遷徐州刺史。沛國（公）武周爲下邳令，霸敬異周，身詣令舍。部從事譔調不法，周得其罪，便收考竟，霸益以善周。從討孫權，先登，再入巢湖，攻居巢，破之。張遼之討陳蘭，霸

別遣至皖，討吳將韓當，使權不得救蘭。當遣兵逆霸，霸與戰於逢龍，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，與戰破之，還屯舒。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，分兵救蘭，聞霸軍在舒，遁還。霸夜追之，比明，行百餘里，邀賊前後擊之。賊窘急，不得上船，赴水者甚衆。由是賊不得救蘭，遼遂破之。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，與張遼爲前鋒，行遇霖雨，大軍先及，水遂長，賊船稍進，將士皆不安。遼欲去，霸止之曰：「公明於利鈍，寧肯捐吾等邪？」明日果有令。遼至，以語太祖。太祖善之，拜揚威將軍，假節。後權乞降，太祖還，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。

文帝卽王位，遷鎮東將軍，進爵武安鄉侯，都督青州諸軍事。及踐阼，進封開陽侯，徙封良成侯。與曹休討吳賊，破呂範於洞浦，徵爲執金吾，位特進。每有軍事，帝常咨訪焉。〔一〕明帝卽位，增邑五百，并前三千五百戶。薨，諡曰威侯。子艾嗣。〔二〕艾官至青州刺史、少府。艾薨，諡曰恭侯。子權嗣。霸前後有功，封子三人列侯，賜一人爵關內侯。〔三〕

〔一〕魏略曰：霸一名奴寇。孫觀名嬰子。吳敦名黯奴。尹禮名盧兒。建安二十四年，霸遣別軍在洛。會太祖崩，霸所部及青州兵，以爲天下將亂，皆鳴鼓擅去。文帝卽位，以曹休都督青、徐，霸謂休曰：「國家未肯聽霸耳！若假霸步騎萬人，必能橫行江表。」休言之於帝，帝疑霸軍前擅去，今意壯乃爾！遂東巡，因霸來朝而奪其兵。

〔二〕魏書曰：艾少以才理稱，爲黃門郎，歷位郡守。

〔三〕霸一子舜，字太伯，晉散騎常侍，見武帝百官名。此百官名，不知誰所撰也，皆有題目，稱舜「才穎條暢，識贊時宜」也。

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，假節，從太祖討孫權，戰被創，薨。子毓嗣，亦至青州刺史。〔二〕

〔一〕魏書曰：孫觀字仲臺，泰山人。與臧霸俱起，討黃巾，拜騎都尉。太祖破呂布，使霸招觀兄弟，皆厚遇之。與霸俱戰伐，觀常爲先登，征定青、徐羣賊，功次於霸，封呂都亭侯。康亦以功封列侯。與太祖會南皮，遣子弟入居鄴，拜觀偏將軍，遷青州刺史。從征孫權於濡須口，假節。攻權，爲流矢所中，傷左足，力戰不顧，太祖勞之曰：「將軍被創深重，而猛氣益奮，不當爲國愛身乎？」轉振威將軍，創甚，遂卒。

文聘字仲業，南陽宛人也，爲劉表大將，使禦北方。表死，其子琮立。太祖征荊州，琮舉州降，呼聘欲與俱，聘曰：「聘不能全州，當待罪而已。」太祖濟漢，聘乃詣太祖，太祖問曰：「來何遲邪？」聘曰：「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，荊州雖沒，常願據守漢川，保全土境，生不負於孤弱，死無愧於地下，而計不得已，以至於此。實懷悲慚，無顏早見耳。」遂歔歔流涕。太祖爲之愴然曰：「仲業，卿眞忠臣也。」厚禮待之。授聘兵，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。太祖先定荊州，江夏與吳接，民心不安，乃以聘爲江夏太守，使典北兵，委以邊事，賜爵關內侯。〔二〕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，有功，進封延壽亭侯，加討逆將軍。又攻羽輜重於漢津，燒其船於荊城。文帝踐阼，進爵長安鄉侯，假節。與夏侯尚圍江陵，使聘別屯沔口，止石梵，自當一隊，禦賊有功，遷後將軍，封新野侯。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，甚

急。聘堅守不動，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。聘追擊破之。(三)增邑五百戶，并前千九百戶。

(二)孫盛曰：資父事君，忠孝道一。臧霸少有孝烈之稱，文聘著垂泣之誠，是以魏武一面，委之以二方之任，豈直壯武見知於倉卒之間哉！

(三)魏略曰：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。時大雨，城柵崩壞，人民散在田野，未及補治。聘聞權到，不知所施，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。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見，又自臥舍中不起。權果疑之，語其部黨曰：「北方以此人忠臣也，故委之以此郡，今我至而不動，此不有密圖，必當有外救。」遂不敢攻而去。魏略此語，與本傳反。

聘在江夏數十年，有威恩，名震敵國，賊不敢侵。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爲列侯，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。聘薨，諡曰壯侯。岱又先亡，聘養子休嗣。卒，子武嗣。

嘉平中，譙郡桓禹爲江夏太守，清儉有威惠，名亞於聘。

呂虔字子恪，任城人也。太祖在兗州，聞虔有膽策，以爲從事，將家兵守湖陸。(襄陵)賁(襄)校尉杜松部民炆母等作亂，與昌豸通。太祖以虔代松。虔到，招誘炆母渠率及同惡數十人，賜酒食。簡壯士伏其側，虔察炆母等皆醉，使伏兵盡格殺之。撫其餘衆，羣賊乃平。太祖以虔領泰山太守。郡接山海，世亂，聞民人多藏竄。袁紹所置中郎將郭祖、公孫犢等數十輩，保山爲寇，百姓苦之。虔將家兵到郡，開恩信，祖等黨屬皆降服，諸山中亡匿者盡

出安土業。簡其彊者補戰士，泰山由是遂有精兵，冠名州郡。濟南黃巾徐和等，所在劫長吏，攻城邑。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，前後數十戰，斬首獲生數千人。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李條等，有功。太祖令曰：「夫有其志，必成其事，蓋烈士之所徇也。卿在郡以來，禽姦討暴，百姓獲安，躬蹈矢石，所征輒克。昔寇恂立名於汝、潁，耿弇建策於青、兗，古今一也。」舉茂才，加騎都尉，典郡如故。虔在泰山十數年，甚有威惠。文帝卽王位，加裨將軍，封益壽亭侯，遷徐州刺史，加威虜將軍。請琅邪王祥爲別駕，民事一以委之，世多其能任賢。〔二〕討利城叛賊，斬獲有功。明帝卽位，徙封萬年亭侯，增邑二百，并前六百戶。虔薨，子翻嗣。翻薨，子桂嗣。

〔一〕孫盛雜語曰：祥字休徵。性至孝，後母苛虐，每欲危害祥，祥色養無怠。盛寒之月，後母曰：「吾思食生魚。」祥脫衣，將剖冰求之，（有）少〔頃〕，堅冰解，下有魚躍出，因奉以供，時人以爲孝感之所致也。供養三十餘年，母終乃仕，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。

王隱晉書曰：祥始出仕，年過五十矣，稍遷至司隸校尉。高貴鄉公入學，以祥爲三老，遷司空太尉。司馬文王初爲晉王，司空荀顗要祥盡敬，祥不從。語在三少帝紀。晉武踐阼，拜祥爲太保，封睢陵公。泰始四年，年八十九薨。祥弟覽，字玄通，光祿大夫。晉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。覽子孫繁衍，頗有賢才相係，奕世之盛，古今少比焉。

許褚字仲康，譙國譙人也。長八尺餘，腰大十圍，容貌雄毅，勇力絕人。漢末，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，共堅壁以禦寇。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，褚衆少不敵，力戰疲極。兵矢盡，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杵斗者置四隅。褚飛石擲之，所值皆摧碎。賊不敢進。糧乏，僞與賊和，以牛與賊易食，賊來取牛，牛輒奔還。褚乃出陳前，一手逆曳牛尾，行百餘步。賊衆驚，遂不敢取牛而走。由是淮、汝、陳、梁間，聞皆畏憚之。

太祖徇淮、汝，褚以衆歸太祖。太祖見而壯之曰：「此吾樊噲也。」即日拜都尉，引入宿衛。諸從褚俠客，皆以爲虎士。從征張繡，先登，斬首萬計，遷校尉。從討袁紹於官渡。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，以褚常侍左右，憚之不敢發。伺褚休下日，他等懷刀入。褚至下舍心動，卽還侍。他等不知，入帳見褚，大驚愕。他色變，褚覺之，卽擊殺他等。太祖益親信之，出入同行，不離左右。從圍鄴，力戰有功，賜爵關內侯。從討韓遂、馬超於潼關。太祖將北渡，臨濟河，先渡兵，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。超將步騎萬餘人，來奔太祖軍，矢下如雨。褚白太祖，賊來多，今兵渡已盡，宜去，乃扶太祖上船。賊戰急，軍爭濟，船重欲沒。褚斬攀船者，左手舉馬鞍蔽太祖。船工爲流矢所中死，褚右手並泝船，僅乃得渡。是日，微褚幾危。其後太祖與遂、超等單馬會語，左右皆不得從，唯將褚。超負其力，陰欲

前突太祖，素聞褚勇，疑從騎是褚。乃問太祖曰：「公有虎侯者安在？」太祖顧指褚，褚瞋目盼之。超不敢動，乃各罷。後數日會戰，大破超等，褚身斬首級，遷武衛中郎將。武衛之號，自此始也。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，故號曰虎癡；是以超問虎侯，至今天下稱焉，皆謂其姓名也。

褚性謹慎奉法，質重少言。曹仁自荊州來朝謁，太祖未出，入與褚相見於殿外。仁呼褚入便坐語，褚曰：「王將出。」便還入殿，仁意恨之。或以責褚曰：「征南宗室重臣，降意呼君，君何故辭？」褚曰：「彼雖親重，外藩也。褚備內臣，衆談足矣，入室何私乎？」太祖聞，愈愛待之，遷中堅將軍。太祖崩，褚號泣歐血。文帝踐阼，進封萬歲亭侯，遷武衛將軍，都督中軍宿衛禁兵，甚親近焉。初，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，太祖以爲皆壯士也，同日拜爲將，其後以功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，都尉、校尉百餘人，皆劍客也。明帝卽位，進封牟鄉侯，邑七百戶，賜子爵一人關內侯。褚薨，諡曰壯侯。子儀嗣。褚兄定，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，都督徼道虎賁。太和中，帝思褚忠孝，下詔褒贊，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。儀爲鍾會所殺。泰始初，子綜嗣。

典韋，陳留己吾人也。形貌魁梧，旅力過人，有志節任俠。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讎，

韋爲報之。永故富春長，備衛甚謹。韋乘車載雞酒，僞爲候者，門開，懷匕首入殺永，并殺其妻，徐出，取車上刀戟，步〔出〕〔去〕。永居近市，一市盡駭。追者數百，莫敢近。行四五里，遇其伴，轉戰得脫。由是爲豪傑所識。初平中，張邈舉義兵，韋爲士，屬司馬趙寵。牙門旗長大，人莫能勝，韋一手建之，寵異其才力。後屬夏侯惇，數斬首有功，拜司馬。太祖討呂布於濮陽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，太祖夜襲，比明破之。未及還，會布救兵至，三面掉戰。時布身自搏戰，自旦至日昃數十合，相持急。太祖募陷陳，韋先占，將應募者數十人，皆重衣兩鎧，棄楯，但持長矛撩戟。時西面又急，韋進當之，賊弓弩亂發，矢至如雨，韋不視，謂等人曰：「虜來十步，乃白之。」等人曰：「十步矣。」又曰：「五步乃白。」等人懼，疾言「虜至矣」！韋手持十餘戟，大呼起，所抵無不應手倒者。布衆退。會日暮，太祖乃得引去。拜韋都尉，引置左右，將親兵數百人，常繞大帳。韋既壯武，其所將皆選卒，每戰鬪，常先登陷陳。遷爲校尉。性忠至謹重，常晝立侍終日，夜宿帳左右，稀歸私寢。好酒食，飲噉兼人，每賜食於前，大飲長歡，左右相屬，數人益乃供，太祖壯之。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，軍中爲之語曰：「帳下壯士有典君，提一雙戟八十斤。」

太祖征荊州，至宛，張繡迎降。太祖甚悅，延繡及其將帥，置酒高會。太祖行酒，韋持大斧立後，刃徑尺，太祖所至之前，韋輒舉斧目之。竟酒，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。後十餘

日，繡反，襲太祖營，太祖出戰不利，輕騎引去。韋戰於門中，賊不得入。兵遂散從他門並入。時韋校尚有十餘人，皆殊死戰，無不一當十。賊前後至稍多，韋以長戟左右擊之，一叉入，輒十餘矛摧。左右死傷者略盡。韋被數十創，短兵接戰，賊前搏之。韋雙挾兩賊擊殺之，餘賊不敢前。韋復前突賊，殺數人，創重發，瞋目大罵而死。賊乃敢前，取其頭，傳觀之，覆軍就視其軀。太祖退住舞陰，聞韋死，爲流涕，募閒取其喪，親自臨哭之，遣歸葬襄邑，拜子滿爲郎中。車駕每過，常祠以中牢。太祖思韋，拜滿爲司馬，引自近。文帝卽王位，以滿爲都尉，賜爵關內侯。

龐惠字令明，南安狁道人也。狁音桓。少爲郡吏州從事。初平中，從馬騰擊反羌叛氏，數有功，稍遷至校尉。建安中，太祖討袁譚，尙於黎陽，譚遣郭援、高幹等略取河東，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。惠隨騰子超拒援、幹於平陽，惠爲軍鋒，進攻援、幹，大破之，親斬援首。(一)拜中郎將，封都亭侯。後張白騎叛於弘農，惠復隨騰征之，破白騎於兩穀間。每戰，常陷陳卻敵，勇冠騰軍。後騰徵爲衛尉，惠留屬超。太祖破超於渭南，惠隨超亡入漢陽，保冀城。後復隨超奔漢中，從張魯。太祖定漢中，惠隨衆降。太祖素聞其驍勇，拜立義將軍，封關門亭侯，邑二百戶。

〔一〕魏略曰：惠手斬一級，不知是援。戰罷之後，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。援、鍾繇之甥。惠晚後於韃中出一頭，繇見之而哭。惠謝繇，繇曰：「援雖我甥，乃國賊也。卿何謝之？」

侯音、衛開等以宛叛，惠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，斬音、開，遂南屯樊，討關羽。樊下諸將以惠兄在漢中，頗疑之。〔二〕惠常曰：「我受國恩，義在效死。我欲身自擊羽。今年我不殺羽，羽當殺我。」後親與羽交戰，射羽中額。時惠常乘白馬，羽軍謂之白馬將軍，皆憚之。仁使惠屯樊北十里，會天霖雨十餘日，漢水暴溢，樊下平地五六丈，惠與諸將避水上堤。羽乘船攻之，以大船四面射堤上。惠被甲持弓，箭不虛發。將軍董衡、部曲將董超等欲降，惠皆收斬之。自平日力戰至日過中，羽攻益急，矢盡，短兵接戰。惠謂督將成何曰：「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，烈士不毀節以求生，今日，我死日也。」戰益怒，氣愈壯，而水浸盛，吏士皆降。惠與麾下將一人，五伯二人，彎弓傳矢，乘小船欲還仁營。水盛船覆，失弓矢，獨抱船覆水中，爲羽所得，立而不跪。羽謂曰：「卿兄在漢中，我欲以卿爲將，不早降何爲？」惠罵羽曰：「豎子，何謂降也！」魏王帶甲百萬，威振天下。汝劉備庸才耳，豈能敵邪！我寧爲國家鬼，不爲賊將也。」遂爲羽所殺。太祖聞而悲之，爲之流涕，封其二子爲列侯。文帝卽王位，乃遣使就惠墓賜諡，策曰：「昔先軫喪元，王蠋絕脰，隕身殉節，前代美之。惟侯式昭果毅，蹈難成名，聲溢當時，義高在昔，寡人愍焉，諡曰壯侯。」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，

邑各百戶。會勇烈有父風，官至中尉將軍，封列侯。(三)

〔二〕魏略曰：惠從兄名柔，時在蜀。

〔三〕王隱蜀記曰：鍾會平蜀，前後鼓吹，迎惠屍喪還葬，冢中身首如生。

臣松之案惠死於樊城，文帝卽位，又遣使至惠墓所，則其屍喪不應在蜀。此王隱之虛說也。

龐清字子異，酒泉表氏人也。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，會武威太守張猛反，殺刺史邯鄲商，猛令曰：「敢有臨商喪，死不赦。」清聞之，棄官，晝夜奔走，號哭喪所訖，詣猛門，衷匕首，欲因見以殺猛。猛知其義士，敕遣不殺，由是以忠烈聞。〔二〕太守徐揖請爲主簿。後郡人黃昂反，圍城。清棄妻子，夜踰城出圍，告急於張掖、燉煌二郡。初疑未肯發兵，清欲伏劍，二郡感其義，遂爲興兵。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，揖死。清乃收斂揖喪，送還本郡，行服三年乃還。太祖聞之，辟爲掾屬。文帝踐阼，拜駙馬都尉，遷西海太守，賜爵關內侯。後徵拜中散大夫，薨。子曾嗣。

〔一〕魏略曰：猛兵欲來縛清，清聞之，歎曰：「猛以殺刺史爲罪。此人以至忠爲名，如又殺之，何以勸一州履義之士邪！」遂使行服。

典略曰：張猛字叔威，本燉煌人也。猛父奐，桓帝時仕歷郡守、中郎將、太常，遂居華陰，終因葬焉。建安初，猛仕郡爲功曹，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，隔以河寇，上書求別置州。詔以陳留人邯鄲商爲雍州刺史，別典四郡。

時武威太守缺，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，乃以猛補之。商、猛俱西。初，猛與商同歲，每相戲侮，及共之官，行道更相責望。暨到，商欲誅猛。猛覺之，遂勒兵攻商。商治舍與猛側近，商聞兵至，恐怖登屋，呼猛字曰：「叔威，汝欲殺我耶？然我死者有知，汝亦族矣。請和解，尚可乎？」猛因呼曰：「來。」商踰屋就猛，猛因責數之，語畢，以商屬督郵。督郵錄商，閉置傳舍。後商欲逃，事覺，遂殺之。是歲建安十四年也。至十五年，將軍韓遂自上討猛，猛發兵遣軍東拒。其吏民畏遂，乃反共攻猛。初奐爲武威太守時，猛方在孕。母夢帶奐印綬，登樓而歌，且以告奐。奐訊占夢者，曰：「夫人方生男，後當復臨此郡，其必死官乎！」及猛被攻，自知必死，曰：「使死者無知則已矣，若有知，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？」乃登樓自燒而死。

初，清外祖父趙安爲同縣李壽所殺，清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，壽家喜。清母娥自傷父讎不報，乃幃車袖劍，白日刺壽於都亭前，訖，徐詣縣，顏色不變，曰：「父讎已報，請受戮。」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，娥不肯去，遂彊載還家。會赦得免，州郡歎貴，刊石表閭。(一)

(二) 皇甫謐列女傳曰：酒泉烈女龐娥親者，表氏龐子夏之妻，祿福趙君安之女也。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，娥親有男弟三人，皆欲報讐，壽深以爲備。會遭災疫，三人皆死。壽聞大喜，請會宗族，共相慶賀，云：「趙氏彊壯已盡，唯有女弱，何足復憂！」防備懈弛。娥親子清出行，聞壽此言，還以啓娥親。娥親既素有報讐之心，及聞壽言，感激愈深，愴然隕涕曰：「李壽，汝莫喜也，終不活汝！戴履天地，爲吾門戶，吾三子之差也。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，而自傲倖邪？」陰市名刀，挾長持短，晝夜哀酸，志在殺壽。壽爲人凶豪，聞娥親之言，更乘馬帶刀，鄉人皆畏憚之。比鄰有徐氏婦，憂娥親不能制，恐逆見中害，每諫止之，曰：「李壽，男子也，凶惡有素，加今備衛在身。趙雖有

猛烈之志，而彊弱不敵。邂逅不制，則爲重受禍於壽，絕滅門戶，痛辱不輕也。願詳舉動，爲門戶之計。」娥親曰：「父母之讐，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。」李壽不死，娥親視息世間，活復何求！今雖三弟早死，門戶泯絕，而娥親猶在，豈可假手於人哉！若以卿心況我，則李壽不可得殺；論我之心，壽必爲我所殺明矣。」夜數磨礪所持刀訖，扼腕切齒，悲涕長歎，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。娥親謂左右曰：「卿等笑我，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。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刃，令汝輩見之。」遂棄家事，乘鹿車伺壽。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，以白日清時，於都亭之前，與壽相遇，便下車扣壽馬，叱之。壽驚愕，迴馬欲走。娥親奮刀斫之，并傷其馬。馬驚，壽擠道邊溝中。娥親尋復就地斫之，探中樹蘭，折所持刀。壽被創未死，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，壽護刀瞋目大呼，跳梁而起。娥親迺挺身奮手，左抵其額，右樁其喉，反覆盤旋，應手而倒。遂拔其刀以截壽頭，持詣都亭，歸罪有司，徐步詣獄，辭顏不變。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娥親，即解印綬去官，弛法縱之。娥親曰：「讐塞身死，妾之明分也。治獄制刑，君之常典也。何敢貪生以枉官法？」鄉人聞之，傾城奔往，觀者如堵焉，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嗟嘆也。守尉不敢公縱，陰語使去，以便宜自匿。娥親抗聲大言曰：「枉法逃死，非妾本心。今讐人已雪，死則妾分，乞得歸法以全國體。雖復萬死，於娥親畢足，不敢貪生爲明廷負也。」尉故不聽所執，娥親復言曰：「匹婦雖微，猶知憲制。殺人之罪，法所不縱。今既犯之，義無可逃。乞就刑戮，隕身朝市，肅明王法，娥親之願也。」辭氣愈厲，面無懼色。尉知其難奪，彊載還家。涼州刺史周洪、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，稱其烈義，刊石立碑，顯其門閭。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，以東帛二十端禮之。海內聞之者，莫不改容贊善，高大其義。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，爲其作傳。玄晏先生以爲父母之讐，不與共天地，蓋男子之所爲也。而娥親以女弱之微，念父辱之酷痛，感讐黨之凶言，奮劍仇讐，人馬俱摧，塞亡父之怨魂，雪三弟之永恨，近古已來，未之有也。詩云「修我戈矛，與子同仇」，娥

親之謂也。

閻溫字伯儉，天水西城人也。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。馬超走奔上邽，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。溫止之，不能禁，乃馳還州。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，州乃遣溫密出，告急於夏侯淵。賊圍數重，溫夜從水中潛出。明日，賊見其迹，遣人追遮之，於顯親界得溫，執還詣超。超解其縛，謂曰：「今成敗可見，足下爲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，義何所施？若從吾言，反謂城中，東方無救，此轉禍爲福之計也。不然，今爲戮矣。」溫僞許之，超乃載溫詣城下。溫向城大呼曰：「大軍不過三日，至，勉之！」城中皆泣，稱萬歲。超怒數之曰：「足下不爲命計邪？」溫不應。時超攻城久不下，故徐誘溫，冀其改意。復謂溫曰：「城中故人，有欲與吾同者不？」溫又不應。遂切責之，溫曰：「夫事君有死無貳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，吾豈苟生者乎？」超遂殺之。

先是，河右擾亂，隔絕不通，燉煌太守馬艾卒官，府又無丞。功曹張恭素有學行，郡人推行長史事，恩信甚著，乃遣子就東詣太祖，請太守。時酒泉黃華、張掖張進各據其郡，欲與恭并勢。就至酒泉，爲華所拘執，劫以白刃。就終不回，私與恭疏曰：「大人率厲燉煌，忠義顯然，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？昔樂羊食子，李通覆家，經國之臣，寧懷妻孥邪？」

今大軍垂至，但當促兵以掎之耳；願不以下流之愛，使就有恨於黃壤也。」恭卽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、乾齊二縣。恭又連兵尋繼華後，以爲首尾之援。別遣鐵騎二百，迎吏官屬，東緣酒泉北塞，徑出張掖北河，逢迎太守尹奉。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；華欲救進，西顧恭兵，恐急擊其後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。就竟平安。奉得之官。黃初二年，下詔褒揚，賜恭爵關內侯，拜西域戊己校尉。數歲徵還，將授以侍臣之位，而以子就代焉。恭至燉煌，固辭疾篤。太和中卒，贈執金吾。就後爲金城太守，父子著稱於西州。〔二〕

〔一〕世語曰：就子數，字祖文，弘毅有幹正，晉武帝世爲廣漢太守。王濬在益州，受中制募兵討吳，無虎符，數收濬從事列上，由此召數還。帝責數：「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？」數曰：「蜀漢絕遠，劉備嘗用之。輒收，臣猶以爲輕。」帝善之。官至匈奴中郎將。數子固，字元安，有數風，爲黃門郎，早卒。數，一本作勃。魏略勇俠傳載孫賓碩、祝公道、楊阿若、鮑出等四人，賓碩雖漢人，而魚豢編之魏書，蓋以其人接魏，事義相類故也。論其行節，皆龐、閭之流。其祝公道一人，已見賈逵傳。今列賓碩等三人于後。

孫賓碩者，北海人也，家素貧。當漢桓帝時，常侍左悺、唐衡等權倖人主。延熹中，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，秩比二千石，而統屬郡。衡弟初之官，不脩敬於京兆尹，入門不持版，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：「虎牙儀如屬城，何得放臂入府門？」促收其主簿。衡弟顧促取版，既入見尹，尹欲脩主人，敕外爲市買。息又啓云：「〔左〕〔衡〕悺子弟，來爲虎牙，非德選，不足爲特酤買，宜隨中舍菜食而已。」及其到官，遣吏奉牋謝尹，息又敕門，言「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，用其箋記爲通乎？」晚乃通之，又不得卽令報。衡弟皆知之，甚悲，欲滅諸趙。因書與衡，求爲京兆

尹，旬月之間，得爲之。息自知前過，乃逃走。時息從父仲臺，見爲涼州刺史，於是衡爲詔徵仲臺，遣歸。遂詔中都官及郡部督郵，捕諸趙尺兒以上，及仲臺皆殺之，有藏者與同罪。時息從父岐爲皮氏長，聞有家禍，因從官舍逃，走之河間，變姓字，又轉詣北海，著絮巾布袴，常於市中販胡餅。賓碩時年二十餘，乘犢車，將騎入市。觀見岐，疑其非常人也。因問之曰：「自有餅邪，販之邪？」岐曰：「販之。」賓碩曰：「買幾錢？賣幾錢？」岐曰：「買三十，賣亦三十。」賓碩曰：「視處士之望，非似賣餅者，殆有故！」乃開車後戶，顧所將兩騎，令下馬扶上之。時岐以爲是唐氏耳目也，甚怖，面失色。賓碩閉車後戶，下前檐，謂之曰：「視處士狀貌，既非販餅者，加今面色變動，卽不有重怨，則當亡命。我北海孫賓碩也，闔門百口，又有百歲老母在堂，勢能相度者也，終不相負，必語我以實。」岐乃具告之。賓碩遂載岐驅歸。住車門外，先入，白母言：「今日出得死友在外，當來入拜。」乃出，延岐入，椎牛鍾酒，快相娛樂。一二日，因載著別田舍，藏置複壁中。後數歲，唐衡及弟皆死。岐乃得出，還本郡。三府並辟，展轉仕進，至郡守、刺史、太僕，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，仕至豫州刺史。初平末，賓碩以東方饑荒，南客荊州。至興平中，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，南詣荊州，乃復與賓碩相遇，相對流涕。岐爲劉表陳其本末，由是益禮賓碩。頃之，賓碩病亡，岐在南，爲行喪也。

楊阿若後名豐，字伯陽，酒泉人。少遊俠，常以報讐解怨爲事，故時人爲之號曰：「東市相斫楊阿若，西市相斫楊阿若。」至建安年中，太守徐揖誅郡中彊族黃氏。時黃昂得脫在外，乃以其家粟金數斛，募衆得千餘人以攻揖。揖城守。豐時在外，以昂爲不義，乃告揖，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。會張掖又反，殺太守，而昂亦陷城殺揖，二郡合勢。昂恚豐不與己同，乃重募取豐，欲令張掖以麻繫其頭，生致之。豐遂逃走。武威太守張猛假豐爲都尉，使齎檄告酒泉，聽豐爲揖報讐。豐遂單騎入南羌中，合衆得千餘騎，從（樂浪）（樂浪）南山中出，指趨郡城。未到三

十里，皆令騎下馬，曳柴揚塵。酒泉郡人望見塵起，以爲東大兵到，遂破散。昂獨走出，羌捕得昂，豐謂昂曰：「卿前欲生繫我頸，今反爲我所繫，云何？」昂慚謝，豐遂殺之。時黃華在東，又還領郡。豐畏華，復走依燉煌。至黃初中，河西興復，黃華降，豐乃還郡。郡舉孝廉，州表其義勇，詔卽拜駙馬都尉。後二十餘年，病亡。

鮑出字文才，京兆新豐人也。少遊俠。興平中，三輔亂，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，以飢餓，留其母守舍，相將行採蓬實，合得數升，使其二兄初、雅及其弟成持歸，爲母作食，獨與小弟在後採蓬。初等到家，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，以繩貫其手掌，驅去。初等怖恐，不敢追逐。須臾，出從後到，知母爲賊所略，欲追賊。兄弟皆云：「賊衆，當如何？」出怒曰：「有母而使賊貫其手，將去煮噉之，用活何爲？」乃攘臂結衽獨追之，行數里及賊。賊望見出，乃共布列待之。出到，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。賊走，復合聚圍出，出跳越圍斫之，又殺十餘人。時賊分布，驅出母前去。賊連擊出，不勝，乃走與前輩合。出復追擊之，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，出遂復奮擊賊。賊問出曰：「卿欲何得？」出責數賊，指其母以示之，賊乃解還出母。比舍嫗獨不解，遙望出求哀。出復斫賊，賊謂出曰：「已還卿母，何爲不止？」出又指求哀嫗：「此我嫂也。」賊復解還之。出得母還，遂相扶持，客南陽。建安五年，關中始開，出來北歸，而其母不能步行，兄弟欲共輿之。出以輿車歷山險危，不如負之安穩，乃以籠盛其母，獨自負之，到鄉里。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，欲薦州郡，郡辟召出，出曰：「田民不堪冠帶。」至青龍中，母年百餘歲，乃終，出時年七十餘，行喪如禮，於今年八九十，才若五六十者。

魚豢曰：昔孔子歎顏回，以爲三月不違仁者，蓋觀其心耳，孰如孫、祝菜色於市里，顛倒於牢獄，據有實事哉？且夫漢陽周氏不敢匿迹，魯之朱家不問情實，是何也？懼禍之及，且心不安也。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布，豈若二賢，厥義多乎？今故遠收孫、祝，而近錄楊、鮑，既不欲其泯滅，且敦薄俗。至於鮑出，不染禮教，心痛意發，起

於自然，跡雖在編戶，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？若夫楊阿若，少稱任俠，長遂蹈義，自西徂東，摧討逆節，可謂勇而有仁者也。

評曰：李典貴尚儒雅，義忘私隙，美矣。李通、臧霸、文聘、呂虔鎮衛州郡，並著威惠。許褚、典韋折衝左右，抑亦漢之樊噲也。龐德授命叱敵，有周苛之節。龐涪不憚伏劍，而誠感鄰國。閻溫向城大呼，齊解、路之烈焉。

三國志卷十九

魏書十九

任城陳蕭王傳第十九

任城威王彰，字子文。少善射御，膂力過人，手格猛獸，不避險阻。數從征伐，志意慷慨。太祖嘗抑之曰：「汝不念讀書慕聖道，而好乘汗馬擊劍，此一夫之用，何足貴也！」課彰讀詩、書，彰謂左右曰：「丈夫一爲衛、霍，將十萬騎馳沙漠，驅戎狄，立功建號耳，何能作博士邪？」太祖嘗問諸子所好，使各言其志。彰曰：「好爲將。」太祖曰：「爲將柰何？」對曰：「被堅執銳，臨難不顧，爲士卒先，賞必行，罰必信。」太祖大笑。建安二十一年，封鄴陵侯。

二十三年，代郡烏丸反，以彰爲北中郎將，行驍騎將軍。臨發，太祖戒彰曰：「居家爲父子，受事爲君臣，動以王法從事，爾其戒之！」彰北征，入涿郡界，叛胡數千騎卒至。時兵馬未集，唯有步卒千人，騎數百匹。用田豫計，固守要隙，虜乃退散。彰追之，身自搏戰，射胡騎，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。戰過半日，彰鎧中數箭，意氣益厲，乘勝逐北，至于桑乾，(二)去代二百餘里。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，士馬疲頓，又受節度，不得過代，不可深進，違令

輕敵。彰曰：「率師而行，唯利所在，何節度乎？胡走未遠，追之必破。從令縱敵，非良將也。」遂上馬，令軍中：「後出者斬。」一日一夜與虜相及，擊，大破之，斬首獲生以千數。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，將士無不悅喜。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疆弱，見彰力戰，所向皆破，乃請服。北方悉平。時太祖在長安，召彰詣行在所。彰自代過鄴，太子謂彰曰：「卿新有功，今西見上，宜勿自伐，應對常若不足者。」彰到，如太子言，歸功諸將。太祖喜，持彰鬚曰：「黃鬚兒竟大奇也！」〔三〕

〔一〕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，今北虜居之，號爲索干之都。

〔二〕魏略曰：太祖在漢中，而劉備栖於山頭，使劉封下挑戰。太祖罵曰：「賣履舍兒，長使假子拒汝公平！待呼我黃鬚來，令擊之。」乃召彰。彰晨夜進道，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，從漢中而歸。彰鬚黃，故以呼之。

太祖東還，以彰行越騎將軍，留長安。太祖至洛陽，得疾，驛召彰，未至，太祖崩。〔一〕文帝卽王位，彰與諸侯就國。〔二〕詔曰：「先王之道，庸勲親親，並建母弟，開國承家，故能藩屏大宗，禦侮厭難。彰前受命北伐，清定朔土，厥功茂焉。增邑五千，并前萬戶。」黃初二年，進爵爲公。三年，立爲任城王。四年，朝京都，疾薨于邸，諡曰威。〔三〕至葬，賜鑾輅、龍旂，虎賁百人，如漢東平王故事。子楷嗣，徙封中牟。五年，改封任城縣。太和六年，復改封任城國，食五縣二千五百戶。青龍三年，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，削縣二千戶。正始

七年，徙封濟南，三千戶。正元、景元初，連增邑，凡四千四百戶。〔四〕

〔二〕魏略曰：彰至，謂臨菑侯植曰：「先王召我者，欲立汝也。」植曰：「不可。不見袁氏兄弟乎！」

〔三〕魏略曰：太子嗣立，既葬，遣彰之國。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，冀因此遂見授用，而聞當隨例，意甚不悅，不待遣而去。時以鄆陵瘠薄，使治中牟。及帝受禪，因封爲中牟王。是後大駕幸許昌，北州諸侯上下，皆畏彰之剛嚴；每過中牟，不敢不速。

〔三〕魏氏春秋曰：初，彰問璽綬，將有異志，故來朝不即得見。彰忿怒暴薨。

〔四〕楷，泰始初爲崇化少府，見百官名。

陳思王植字子建。年十歲餘，誦讀詩、論及辭賦數十萬言，善屬文。太祖嘗視其文，謂植曰：「汝倩人邪？」植跪曰：「言出爲論，下筆成章，顧當面試，柰何倩人？」時鄴銅爵臺新成，太祖悉將諸子登臺，使各爲賦。植援筆立成，可觀，太祖甚異之。〔二〕性簡易，不治威儀。輿馬服飾，不尚華麗。每進見難問，應聲而對，特見寵愛。建安十六年，封平原侯。十九年，徙封臨菑侯。太祖征孫權，使植留守鄴，戒之曰：「吾昔爲頓邱令，年二十三。思此時所行，無悔於今。今汝年亦二十三矣，可不勉與！」植既以才見異，而丁儀、丁廙、楊脩等爲之羽翼。太祖狐疑，幾爲太子者數矣。而植任性而行，不自彫勵，飲酒不節。文帝御之以術，矯情自飾，宮人左右，並爲之說，故遂定爲嗣。二十二年，增置邑五千，并前萬戶。

植嘗乘車行馳道中，開司馬門出。太祖大怒，公車令坐死。由是重諸侯科禁，而植寵日衰。^{〔三〕}太祖既慮終始之變，以楊脩頗有才策，而又袁氏之甥也，於是以罪誅脩。植益內不自安。^{〔三〕}二十四年，曹仁爲關羽所圍。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，行征虜將軍，欲遣救仁，呼有所勅戒。植醉不能受命，於是悔而罷之。^{〔四〕}

^{〔二〕}陰澹 魏紀載植賦曰：「從明后而嬉游兮，登層臺以娛情。見太府之廣開兮，觀聖德之所營。建高門之嵯峨兮，浮雙闕乎太清。立中天之華觀兮，連飛閣乎西城。臨漳水之長流兮，望園果之滋榮。仰春風之和穆兮，聽百鳥之悲鳴。天雲垣其既立兮，家願得而獲逞。揚仁化於宇內兮，盡肅恭於上京。惟桓文之爲盛兮，豈足方乎聖明！休矣美矣！惠澤遠揚。翼佐我皇家兮，寧彼四方。同天地之規量兮，齊日月之暉光。永貴尊而無極兮，等年壽於東王」云云。太祖深異之。

^{〔三〕}魏武故事載令曰：「始者謂子建，兒中最可定大事。」又令曰：「自臨當侯植私出，開司馬門至金門，令吾異目視此兒矣。」又令曰：「諸侯長史及帳下吏，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？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，吾都不復信諸侯也。恐吾適出，便復私出，故攝將行。不可恆使吾（爾）（以）誰爲心腹也！」

^{〔三〕}典略曰：楊脩字德祖，太尉 彪子也。謙恭才博。建安中，舉孝廉，除郎中，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。是時，軍國多事，脩總知外內，事皆稱意。自魏太子已下，並爭與交好。又是時臨當侯植以才捷愛幸，來意投脩，數與脩書，書曰：「數日不見，思子爲勞；想同之也。僕少好詞賦，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。然今世作者，可略而言也。昔仲宣獨步於漢南，孔璋鷹揚於河朔，偉長擅名於青土，公幹振藻於海隅，德璉發迹於大魏，足下高視於上京。當此

之時，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，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。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，頓八紘以掩之，今盡集茲國矣。然此數子，猶不能飛翰絕迹，一舉千里也。以孔璋之才，不閑辭賦，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，鸞畫虎不成還爲狗者也。前爲書囑之，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。夫鍾期不失聽，于今稱之。吾亦不敢妄歎者，畏後之嗤余也。世人著述，不能無病。僕常好人譏彈其文；有不善者，應時改定。昔丁敬禮嘗作小文，使僕潤飾之，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，辭不爲也。敬禮云：『卿何所疑難乎！文之佳麗，吾自得之。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？』吾常歎此達言，以爲美談。昔尼父之文辭，與人通流；至於制春秋，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。過此而言不病者，吾未之見也。蓋有南威之容，乃可以論於淑媛；有龍淵之利，乃可以議於割斷。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，而好詆訶文章，倚撫利病。昔田巴毀五帝，罪三王，皆五伯於稷下，一旦而服千人，魯連一說，使終身杜口。劉生之辯未若田氏，今之仲連求之不難，可無歎息乎！人各有所好尚。蘭茝蓀蕙之芳，衆人之所好，而海畔有逐臭之夫；咸池、六英之發，衆人所樂，而墨翟有非之之論。豈可同哉！今往僕少小所著詞賦一通相與。夫街談巷說，必有可采，擊轅之歌，有應風雅，匹夫之思，未易輕棄也。辭賦小道，固未足以揄揚大義，彰示來世也。昔揚子雲，先朝執戟之臣耳，猶稱『壯夫不爲』也；吾雖薄德，位爲藩侯，猶庶幾戮力上國，流惠下民，建永世之業，流金石之功，豈徒以翰墨爲勳績，辭頌爲君子哉？若吾志不果，吾道不行，亦將採史官之實錄，辯時俗之得失，定仁義之衷，成一家之言，雖未能藏之名山，將以傳之同好，此要之白首，豈可以今日論乎！其言之不忤，恃惠子之知我也。明早相迎，書不盡懷。脩答曰：『不待數日，若彌年載，豈獨愛顧之隆，使係仰之情深邪！損辱來命，蔚矣其文。誦讀反覆，雖諷雅頌，不復過也。若仲宣之擅江表，陳氏之跨冀域，徐、劉之顯青、豫，應生之發魏國，斯皆然矣。至如脩者，聽采風聲，仰德不暇，目周章於省覽，何惶駭於高視哉？伏惟君侯，少長貴盛，體旦發之質，有聖善之教。遠近觀者，徒

謂能宣昭懿德，光贊大業而已，不謂復能兼覽傳記，留思文章。今乃含王超陳，度越數子；觀者駭視而拭目，聽者傾首而聳耳；非夫體通性達，受之自然，其誰能至於此乎？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，有所造作，若成誦在心，借書於手，曾不斯須少留思慮。仲尼日月，無得踰焉。脩之仰望，殆如此矣。是以對鵲而辭，作暑賦彌日而不獻，見西施之容，歸憎其貌者也。伏想執事不知其然，猥受顧賜，教使刊定。春秋之成，莫能損益。呂氏、淮南，字直千金；然而弟子鉗口，市人拱手者，聖賢卓犖，固所以殊絕凡庸也。今之賦頌，古詩之流，不更孔公，風雅無別耳。脩家子雲，老不曉事，彊著一書，悔其少作。若此，仲山、周旦之徒，則皆有愆乎！君侯忘聖賢之顯迹，述鄙宗之過言，竊以爲未之思也。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，流千載之英聲，銘功景鍾，書名竹帛，此自雅量素所蓄也，豈與文章相妨害哉？輒受所惠，竊備矇瞍誦歌而已。敢忘惠施，以忝莊氏！季緒瑣瑣，何足以云。」其相往來，如此甚數。植後以驕縱見疏，而植故連綴脩不止，脩亦不敢自絕。至二十四年秋，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，交關諸侯，乃收殺之。脩臨死，謂故人曰：「我固自以死之晚也。」其意以爲坐曹植也。脩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，太子立，遂有天下。初，脩以所得王髦劍奉太子，太子常服之。及卽尊位，在洛陽，從容出宮，追思脩之過薄也，撫其劍，駐車顧左右曰：「此楊德祖昔所說王髦劍也。髦今焉在？」及召見之，賜髦穀帛。

摯虞文章志曰：劉季緒名脩，劉表子。官至東安太守。著詩、賦、頌六篇。

臣松之案呂氏春秋曰：「人有臭者，其兄弟妻子皆莫能與居，其人自苦而居海上。海上人有悅其臭者，晝夜隨之而不能去。」此植所云「逐臭之夫」也。田巴事魯連子，亦見皇覽，文多故不載。

世語曰：脩年二十五，以名公子有才能，爲太祖所器。與丁儀兄弟，皆欲以植爲嗣。太子患之，以車載廢簏，內潮歌長吳質與謀。脩以白太祖，未及推驗。太子懼，告質，質曰：「何患？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，脩必復重。」

白，重白必推，而無驗，則彼受罪矣。」世子從之，脩果白，而無人，太祖由是疑焉。脩與賈逵、王凌並爲主簿，而爲植所友。每當就植，慮事有闕，忖度太祖意，豫作答教十餘條，敕門下，教出以次答。教裁出，答已入，太祖怪其捷，推問始泄。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，密敕門不得出，以觀其所爲。太子至門，不得出而還。脩先戒植：「若門不出，侯受王命，可斬守者。」植從之。故脩遂以交構賜死。脩子騭，騭子準，皆知名於晉世。騭，泰始初爲典軍將軍，受心膂之任，早卒。準字始丘，惠帝末爲冀州刺史。

荀綽冀州記曰：準見王綱不振，遂縱酒，不以官事爲意，逍遙卒歲而已。成都王知準不治，猶以其爲名士，惜而不責，召以爲軍謀祭酒。府散停家，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，以示懷賢尙德之舉。事未施行而卒。準子嶠字國彥，髦字士彥，並爲後出之俊。準與裴頠、樂廣善，遣往見之。頠性弘方，愛嶠之有高韻，謂準曰：「嶠當及卿，然髦小減也。」廣性清淳，愛髦之有神檢，謂準曰：「嶠自及卿，然髦尤精出。」準歎曰：「我二兒之優劣，乃裴、樂之優劣也。」評者以爲嶠雖有高韻，而神檢不逮，廣言爲得。傅暢云：「嶠似準而疎。」嶠弟俊，字惠彥，最清出。嶠、髦皆爲二千石。俊，太傅掾。

〔四〕魏氏春秋曰：植將行，太子飲焉，偃而醉之。王召植，植不能受王命，故王怒也。

文帝卽王位，誅丁儀、丁廙并其男口。〔一〕植與諸侯並就國。黃初二年，監國謁者灌均希指，奏「植醉酒悖慢，劫脅使者」。有司請治罪，帝以太后故，貶爵安鄉侯。〔二〕其年改封鄴城侯。三年，立爲鄴城王，邑二千五百戶。

〔一〕魏略曰：丁儀字正禮，沛郡人也。父冲，宿與太祖親善，時隨乘輿。見國家未定，乃與太祖書曰：「足下平生常喟

古賢「夕改」之勸，忍活苟全，則犯詩人「胡顏」之譏。伏惟陛下德象天地，恩隆父母，施暢春風，澤如時雨。是以不別荊棘者，慶雲之惠也；七子均養者，尸鳩之仁也；舍罪責功者，明君之舉也；矜愚愛能者，慈父之恩也。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。

前奉詔書，臣等絕朝，心離志絕，自分黃耆無復執珪之望。不圖聖詔猥垂齒召，至止之日，馳心輦轂。僻處西館，未奉闕廷，踊躍之懷，瞻望反仄。謹拜表獻詩二篇，其辭曰：「於穆顯考，時惟武皇，受命于天，寧濟四方。朱旗所拂，九土披攘，玄化滂流，荒服來王。超商越周，與唐比蹤。篤生我皇，奕世載聰，武則肅烈，文則時雍，受禪炎漢，臨君萬邦。萬邦既化，率由舊則，廣命懿親，以藩王國。帝曰爾侯，君茲青土，奄有海濱，方周于魯，車服有輝，旗章有敘，濟濟雋乂，我弼我輔。伊予小子，恃寵驕盈，舉挂時網，動亂國經。作藩作屏，先軌是墮，傲我皇使，犯我朝儀。國有典刑，我削我紕，將寘于理，元兇是率。明明天子，時篤同類，不忍我刑，暴之朝肆，違彼執憲，哀予小子。改封兗邑，于河之濱，股肱弗置，有君無臣，荒淫之闕，誰弼予身？煢煢僕夫，于彼冀方，嗟予小子，乃罹斯殃。赫赫天子，恩不遺物，冠我玄冕，要我朱紱。朱紱光大，使我榮華，剖符授玉，王爵是加。仰齒金璽，俯執聖策，皇恩過隆，祇承惶惕。咨我小子，頑

凶是嬰，逝慚陵墓，存愧闕廷。匪敢傲德，實恩是恃，威靈改加，足以沒齒。昊天罔極，性命不圖，常懼顛沛，抱罪黃墟。願蒙矢石，建旗東嶽，庶立豪釐，微功自贖。危軀授命，知足免戾，甘赴江、湘，奮戈吳、越。天啓其衷，得會京畿，遲奉聖顏，如渴如饑。心之云慕，愴矣其悲，天高聽卑，皇肯照微！」又曰：「肅承明詔，應會皇都，星陳夙駕，秣馬脂車。命彼掌徒，肅我征旅，朝發鸞臺，夕宿蘭渚。芒芒原隰，祁祁士女，經彼公田，樂我稷黍。爰有樛木，重陰匪息；雖有餼糧，飢不遑食。望城不過，面邑匪游，僕夫警策，平路是由。玄駟藹藹，揚鑣瀏沬；流風翼衡，輕雲承蓋。涉澗之濱，緣山之隈，遵彼河澨，黃阪是階。西濟關谷，或降或升；駢驂倦路，再寢再興。將朝聖皇，匪敢晏寧；弭節長驚，指日遄征。前驅舉燧，後乘抗旌；輪不輟運，鸞無廢聲。爰暨帝室，稅此西墉；嘉詔未賜，朝覲莫從。仰瞻城闕，俯惟闕廷；長懷永慕，憂心如酲。」

帝嘉其辭義，優詔答勉之。〔一〕

〔二〕魏略曰：初植未到關，自念有過，宜當謝帝。乃留其從官著關東，單將兩三人微行，入見清河長公主，欲因主謝。而關吏以聞，帝使人逆之，不得見。太后以爲自殺也，對帝泣。會植科頭負鐵鎖，徒跣詣闕下，帝及太后乃喜。及見之，帝猶嚴顏色，不與語，又不使冠履。植伏地泣涕，太后爲不樂。詔乃聽復王服。

魏氏春秋曰：是時待遇諸國法峻。任城王暴薨，諸王既懷友于之痛。植及白馬王彪還國，欲同路東歸，以敍隔闕。

之思，而監國使者不聽。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曰：「謁帝承明廬，逝將歸舊疆。清晨發皇邑，日夕過首陽。伊、洛曠且深，欲濟川無梁。汎舟越洪濤，怨彼東路長。回顧戀城闕，引領情內傷。大谷何寥廓，山樹鬱蒼蒼。霖雨泥我塗，流潦浩從橫。中逵絕無軌，改轍登高岡。修阪造雲日，我馬玄以黃。玄黃猶能進，我思鬱以紆。鬱紆將何念？親愛在離居。本圖相與偕，中更不克俱。鴟梟鳴衡轡，豺狼當路衢。蒼蠅間白黑，讒巧反親疎。欲還絕無蹊，攀轡止踟躕。踟躕亦何留，相思無終極。秋風發微涼，寒蟬鳴我側。原野何蕭條，白日忽西匿。孤獸走索羣，銜草不遑食。歸鳥赴高林，翩翩厲羽翼。感物傷我懷，撫心長歎息。歎息亦何爲，天命與我違。奈何念同生，一往形不歸！孤魂翔故域，靈柩寄京師。存者勿復過，亡沒身自衰。人生處一世，忽若朝露晞。年在桑榆閒，影響不能追。自顧非金石，咄咤令心悲。心悲動我神，棄置莫復陳。丈夫志四海，萬里猶比鄰。恩愛苟不虧，在遠分日親。何必同衾幃，然後展殷勤。倉卒骨肉情，能不懷苦辛？苦辛何慮思，天命信可疑。虛無求列仙，松子久吾欺。變故在斯須，百年誰能持？離別永無會，執手將何時？王其愛玉體，俱享黃髮期。收涕卽長塗，援筆從此辭。」

六年，帝東征，還過雍丘，幸植宮，增戶五百。太和元年，徙封浚儀。二年，復還雍丘。植常自憤怨，抱利器而無所施，上疏求自試曰：

臣聞士之生世，入則事父，出則事君；事父尙於榮親，事君貴於興國。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，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。夫論德而授官者，成功之君也；量能而受爵者，畢命之臣也。故君無虛授，臣無虛受；虛授謂之謬舉，虛受謂之尸祿。詩之「素餐」

所由作也。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，其德厚也；且三不讓燕、魯之封，其功大也。今臣蒙國重恩，三世于今矣。正值陛下升平之際，沐浴聖澤，潛潤德教，可謂厚幸矣。而竊位東藩，爵在上列，身被輕煖，口厭百味，目極華靡，耳倦絲竹者，爵重祿厚之所致也。退念古之授爵祿者，有異於此，皆以功勤濟國，輔主惠民。今臣無德可述，無功可紀，若此終年無益國朝，將挂風人「彼其」之譏。是以上慚玄冕，俯愧朱紱。

方今天下一統，九州晏如，而顧西有違命之蜀，東有不臣之吳，使邊境未得脫甲，謀士未得高枕者，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。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，成克商、奄而周德著。今陛下以聖明統世，將欲卒文、武之功，繼成、康之隆，簡賢授能，以方叔、召虎之臣，鎮御四境，爲國爪牙者，可謂當矣。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，淵魚未縣於鈎餌者，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。昔耿弇不俟光武，亟擊張步，言不以賊遺於君父。故車右伏劍於鳴轂，雍門刎首於齊境，若此二士，豈惡生而尙死哉？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。（一）夫君之寵臣，欲以除患興利；臣之事君，必以殺身靖亂，以功報主也。昔賈誼弱冠，求試屬國，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；終軍以妙年使越，欲得長纓占其王，羈致北闕。此二臣，豈好爲夸主而耀世哉？志或鬱結，欲逞其才力，輸能於明君也。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，辭曰：「匈奴未滅，臣無以家爲！」（固）夫憂國忘家，捐軀濟難，忠臣之志也。今臣居外，

非不厚也，而寢不安席，食不遑味者，伏以二方未克爲念。

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，年耆卽世者有聞矣。雖賢不乏世，宿將舊卒，猶習戰陳，竊不自量，志在効命，庶立毛髮之功，以報所受之恩。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，効臣錐刀之用，使得西屬大將軍，當一校之隊，若東屬大司馬，統偏舟之任，必乘危蹈險，騁舟奮驪，突刃觸鋒，爲士卒先。雖未能禽權、馘亮，庶將虜其雄率，殲其醜類，必效須臾之捷，以滅終身之愧，使名挂史筆，事列朝策。雖身分蜀境，首縣吳闕，猶生之年也。如微才弗試，沒世無聞，徒榮其軀而豐其體，生無益於事，死無損於數，虛荷上位而忝重祿，禽息鳥視，終於白首，此徒圈牢之養物，非臣之所志也。流聞東軍失備，師徒小衄，輟食棄餐，奮袂攘袵，撫劍東顧，而心已馳於吳會矣。

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，東臨滄海，西望玉門，北出玄塞，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，可謂神妙矣。故兵者不可豫言，臨難而制變者也。志欲自効於明時，立功於聖世。每覽史籍，觀古忠臣義士，出一朝之命，以徇國家之難，身雖屠裂，而功銘著於鼎鍾，名稱垂於竹帛，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。臣聞明主使臣，不廢有罪。故奔北敗軍之將用，秦、魯以成其功；〔三〕絕纓盜馬之臣赦，楚、趙以濟其難。〔三〕臣竊感先帝早崩，威王棄世，臣獨何人，以堪長久！常恐先朝露，填溝壑，墳土未乾，而身名並滅。臣聞騏驎長

鳴，則伯樂照其能；盧狗悲號，則韓國知其才。是以效之齊、楚之路，以逞千里之任；試之狡兔之捷，以驗搏噬之用。今臣志狗馬之微功，竊自惟度，終無伯樂、韓國之舉，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。

夫臨搏而企竦，聞樂而竊抃者，或有賞音而識道也。昔毛遂、趙之陪隸，猶假錐囊之喻，以寤主立功，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，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！夫自衒自媒者，士女之醜行也。干時求進者，道家之明忌也。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，誠與國分形同氣，憂患共之者也。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，熒燭末光增輝日月，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。〔四〕

〔一〕劉向說苑曰：越甲至齊，雍門狄請死之。齊王曰：「鼓鐸之聲未聞，矢石未交，長兵未接，子何務死？知爲人臣之禮邪？」雍門狄對曰：「臣聞之，昔者王田於囿，左轂鳴，車右請死之，王曰：『子何爲死？』車右曰：『爲其鳴吾君也。』王曰：『左轂鳴者，此工師之罪也。子何事之有焉？』車右對曰：『吾不見工師之乘，而見其鳴吾君也。』遂刎頸而死。有是乎？」王曰：「有之。」雍門狄曰：「今越甲至，其鳴吾君，豈左轂之下哉？車右可以死左轂，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？」遂刎頸而死。是日，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，曰：『齊王有臣，鈞如雍門狄，疑使越社稷不血食。』遂歸。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。

〔二〕臣松之案：秦用敗軍之將，事顯，故不注。魯連與燕將書曰：「曹子爲魯將，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，向使曹子計

不反顧，義不旋踵，刎頸而死，則亦不免爲敗軍之將矣。曹子棄三北之恥，而退與魯君計。桓公朝天子，會諸侯，曹子以一劍之任，披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，顏色不變，辭氣不悖。三戰之所亡，一朝而復之。天下震動，諸侯驚駭，威加吳、越。」若此二士者，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。

〔三〕臣松之案：楚莊掩絕纓之罪，事亦顯，故不書。秦穆公有赦盜馬事，趙則未聞。蓋以秦亦趙姓，故互文以避上「秦」字也。

〔四〕魏略曰：植雖上此表，猶疑不見用，故曰「夫人貴生者，非貴其養體好服，終竟年壽也，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。夫爵祿者，非虛張者也，有功德然後應之，當矣。無功而爵厚，無德而祿重，或人以爲榮，而壯夫以爲恥。故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。名者不滅，士之所利，故孔子有夕死之論，孟軻有棄生之義。彼一聖一賢，豈不願久生哉？志或有不展也。是用喟然求試，必立功也。嗚呼！言之未用，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。」

三年，徙封東阿。五年，復上疏求存問親戚，因致其意曰：

臣聞天稱其高者，以無不覆；地稱其廣者，以無不載；日月稱其明者，以無不照；江海稱其大者，以無不容。故孔子曰：「大哉堯之爲君！惟天爲大，惟堯則之。」夫天德之於萬物，可謂弘廣矣。蓋堯之爲教，先親後疎，自近及遠。其傳曰：「克明峻德，以親九族；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」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，其詩曰：「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」是以雍雍穆穆，風人詠之。昔周公弔管、蔡之不成，廣封懿親以藩屏

王室，傳曰：「周之宗盟，異姓爲後。」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，親親之義實在敦固，未有義而後其君，仁而遺其親者也。

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，體文王翼翼之仁，惠洽椒房，恩昭九族，羣后百寮，番休遞上，執政不廢於公朝，下情得展於私室，親理之路通，慶弔之情展，誠可謂恕己治人，推惠施恩者矣。至於臣者，人道絕緒，禁錮明時，臣竊自傷也。不敢過望交氣類，脩人事，敘人倫。近且婚媾不通，兄弟乖絕，吉凶之問塞，慶弔之禮廢，恩紀之違，甚於路人，隔閼之異，殊於胡越。今臣以一切之制，永無朝覲之望，至於注心皇極，結情紫闥，神明知之矣。然天實爲之，謂之何哉！退唯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，願陛下沛然垂詔，使諸國慶問，四節得展，以敘骨肉之歡恩，全怡怡之篤義。妃妾之家，膏沐之遺，歲得再通，齊義於貴宗，等惠於百司，如此，則古人之所歎，風雅之所詠，復存於聖世矣。

臣伏自惟省，無錐刀之用。及觀陛下之所拔授，若以臣爲異姓，竊自料度，不後於朝士矣。若得辭遠遊，戴武弁，解朱組，佩青紱，駙馬、奉車，趣得一號，安宅京室，執鞭珥筆，出從華蓋，入侍輦轂，承答聖問，拾遺左右，乃臣丹誠之至願，不離於夢想者也。遠慕鹿鳴君臣之宴，中詠常棣匪他之誠，下思伐木友生之義，終懷蓼莪罔極之哀；每四節之會，塊然獨處，左右惟僕隸，所對惟妻子，高談無所與陳，發義無所與展，未嘗不

聞樂而拊心，臨觴而歎息也。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，譬人之誠不能動天。崩城、隕霜，臣初信之，以臣心況，徒虛語耳。若葵藿之傾葉，太陽雖不爲之回光，然向之者誠也。竊自比於葵藿，若降天地之施，垂三光之明者，實在陛下。

臣聞文子曰：「不爲福始，不爲禍先。」今之否隔，友于同憂，而臣獨倡言者，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。有不蒙施之物，必有慘毒之懷，故柏舟有「天只」之怨，谷風有「棄予」之歎。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，孟子曰：「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，不敬其君者也。」臣之愚蔽，固非虞、伊，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，宣緝熙章明之德者，是臣慄慄之誠，竊所獨守，實懷鶴立企佇之心。敢復陳聞者，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。

詔報曰：「蓋教化所由，各有隆弊，非皆善始而惡終也，事使之然。故夫忠厚仁極草木，則行葦之詩作；恩澤衰薄，不親九族，則角弓之章刺。今令諸國兄弟，情理簡怠，妃妾之家，膏沐疏略，朕縱不能敦而睦之，王援古喻義備悉矣，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？夫明貴賤，崇親親，禮賢良，順少長，國之綱紀，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，矯枉過正，下吏懼譴，以至於此耳。已敕有司，如王所訴。」

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，曰：

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，君臣合德而庶政成；五帝之世非皆智，三季之末非皆愚，用與不用，知與不知也。既時有舉賢之名，而無得賢之實，必各援其類而進矣。諺曰：「相門有相，將門有將。」夫相者，文德昭者也；將者，武功烈者也。文德昭，則可以匡國朝，致雍熙，稷、契、夔、龍是也；武功烈，則所以征不庭，威四夷，南仲、方叔是矣。昔伊尹之爲媵臣，至賤也；呂尚之處屠釣，至陋也；及其見舉於湯武，周文，誠道合志同，玄謨神通，豈復假近習之薦，因左右之介哉。書曰：「有不世之君，必能用不世之臣；用不世之臣，必能立不世之功。」殷周二王是矣。若夫齷齪近步，遵常守故，安足爲陛下言哉？故陰陽不和，三光不暢，官曠無人，庶政不整者，三司之責也。疆場騷動，方隅內侵，沒軍喪衆，干戈不息者，邊將之憂也。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？故任益隆者負益重，位益高者責益深，書稱「無曠庶官」，詩有「職思其憂」，此其義也。

陛下體天真之淑聖，登神機以繼統，冀聞康哉之謠，偃武行文之美。而數年以來，水旱不時，民困衣食，師徒之發，歲歲增調，加東有覆敗之軍，西有殪沒之將，至使蚌蛤浮翔於淮、泗，鼪鼯謹譁於林木。臣每念之，未嘗不輟食而揮餐，臨觴而搥腕矣。昔漢文發代，疑朝有變，宋昌曰：「內有朱虛、東牟之親，外有齊、楚、淮南、琅邪，此則磐石之宗，願王勿疑。」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，中慮周成召、畢之輔，下存宋昌磐石之

固。昔騏驥之於吳阪，可謂困矣；及其伯樂相之，孫郵御之，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。蓋伯樂善御馬，明君善御臣；伯樂馳千里，明君致太平；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。若朝司惟良，萬機內理，武將行師，方難克弭。陛下可得雍容都城，何事勞動鑾駕，暴露於邊境哉？

臣聞羊質虎皮，見草則悅，見豺則戰，忘其皮之虎也。今置將不良，有似於此。故語曰：「患爲之者不知，知之者不得爲也。」昔樂毅奔趙，心不忘燕；廉頗在楚，思爲趙將。臣生乎亂，長乎軍，又數承教于武皇帝，伏見行師用兵之要，不必取孫、吳而闇與之合。竊揆之於心，常願得一奉朝覲，排金門，蹈玉陛，列有職之臣，賜須臾之間，使臣得一散所懷，攄舒蘊積，死不恨矣。

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，期會甚急。又聞豹尾已建，戎軒驚駕，陛下將復勞玉躬，擾挂神思。臣誠竦息，不遑寧處。願得策馬執鞭，首當塵露，撮風后之奇，接孫、吳之要，追慕卜商起予左右，效命先驅，畢命輪轂，雖無大益，冀有小補。然天高聽遠，情不上通，徒獨望青雲而拊心，仰高天而歎息耳。屈平曰：「國有驥而不知乘，焉皇皇而更索！」昔管、蔡放誅，周、召作弼；叔魚陷刑，叔向匡國。三監之釁，臣自當之；二南之輔，求必不遠。華宗貴族，藩王之中，必有應斯舉者。故傳曰：「無周公之親，不得行周

公之事。」唯陛下少留意焉。

近者漢氏廣建藩王，豐則連城數十，約則饗食祖祭而已，未若姬周之樹國，五等之品制也。若扶蘇之諫始皇，淳于越之難周青臣，可謂知時變矣。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，當權者是矣，故謀能移主，威能懾下。豪右執政，不在親戚；權之所在，雖疏必重，勢之所去，雖親必輕，蓋取齊者田族，非呂宗也。分晉者趙、魏，非姬姓也。唯陛下察之。苟吉專其位，凶離其患者，異姓之臣也。欲國之安，祈家之貴，存共其榮，沒同其禍者，公族之臣也。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，臣竊惑焉。

臣聞孟子曰：「君子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。」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，登山浮澗，寒溫燥濕，高下共之，豈得離陛下哉？不勝憤懣，拜表陳情。若有不合，乞且藏之書府，不便滅棄，臣死之後，事或可思。若有豪釐少挂聖意者，乞出之朝堂，使夫博古之士，糾臣表之不合義者。如是，則臣願足矣。

帝輒優文答報。〔一〕

〔一〕魏略曰：是後大發士息，及取諸國士。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，其遺孤稚弱，在者無幾，而復被取，乃上書曰：「臣聞古者聖君，與日月齊其明，四時等其信，是以戮凶無重，賞善無輕，怒若驚霆，喜若時雨，恩不中絕，教無二可，以此臨朝，則臣下知所死矣。受任在萬里之外，審主之所授官，必已之所以投命，雖有構會之徒，泊然不以爲

懼者，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。昔章子爲齊將，人有告之反者，威王曰：『不然。』左右曰：『王何以明之？』王曰：『聞章子改葬死母；彼尙不欺死父，顧當叛生君乎？』此君之信臣也。昔管仲親射桓公，後幽囚從魯檻車載，使少年挽而送齊。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，懼魯之悔，謂少年曰：『吾爲汝唱，汝爲和，聲和聲，宜走。』於是管仲唱之，少年走而和之，日行數百里，宿昔而至。至則相齊，此臣之信君也。臣初受封，策書曰：『植受茲青社，封於東土，以屏翰皇家，爲魏藩輔。』而所得兵百五十人，皆年在耳順，或不踰矩，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。正復不老，皆使年壯，備有不虞，檢校乘城，顧不足以自救，況皆復耄耋罷曳乎？而名爲魏東藩，使屏翰王室，臣竊自羞矣。就之諸國，國有士子，合不過五百人，伏以爲三軍益損，不復賴此。方外不定，必當須辦者，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，夫妻負糲，子弟懷糧，蹈鋒履刃，以徇國難，何但習業小兒哉？愚誠以揮涕增河，鱗鼠飲海，於朝萬無損益，於臣家計甚有廢損。又臣士息前後三送，兼人已竭。惟尙有小兒，七八歲已上，十六七已還，三十餘人。今部曲皆年耆，臥在牀席，非糜不食，眼不能視，氣息裁屬者，凡三十七人；疲瘵風靡，疣盲聾聵者，二十三人。惟正須此小兒，大者可備宿衛，雖不足以禦寇，粗可以警小盜；小者未堪大使，爲可使耘鋤穢草，驅護鳥雀。休候人則一事廢，一日獵則衆業散，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；常自躬親，不委下吏而已。陛下聖仁，恩詔三至，士子給國，長不復發。明詔之下，有若皦日，保金石之恩，必明神之信，晝然自固，如天如地。定習業者並復見送，掩若晝晦，悵然失圖。伏以爲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，居藩國之任，爲置卿士，屋名爲宮，冢名爲陵，不使其危居獨立，無異於凡庶。若柏成欣於野耕，子仲樂於灌園；蓬戶茅牖，原憲之宅也；陋巷單瓢，顏子之居也；臣才不見效用，常慨然執斯志焉。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，罷官屬，省監官，使解墾釋紱，追柏成、子仲之業，營顏淵、原憲之事，居子臧之廬，宅延陵之室。如此，雖進無成功，退有可守，身死之日，猶松、喬也。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，固當

羈絆於世繩，維繫於祿位，懷屑屑之小憂，執無己之百念，安得蕩然肆志，逍遙於宇宙之外哉？此願未從，陛下必欲崇親親，篤骨肉，潤白骨而榮枯木者，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。」皆遂還之。

其年冬，詔諸王朝六年正月。其二月，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，邑三千五百戶。植每欲求別見獨談，論及時政，幸冀試用，終不能得。既還，悵然絕望。時法制，待藩國既自峻迫，寮屬皆賈豎下才，兵人給其殘老，大數不過二百人。又植以前過，事事復減半，十一年中而三徙都，常汲汲無歡，遂發疾薨，時年四十一。〔一〕遺令薄葬。以小子志，保家之主也，欲立之。初，植登魚山，臨東阿，喟然有終焉之心，遂營爲墓。子志嗣，徙封濟北王。景初中詔曰：「陳思王昔雖有過失，既克己慎行，以補前闕，且自少至終，篇籍不離於手，誠難能也。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，公卿已下議尚書、祕書、中書三府、大鴻臚者皆削除之。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，副藏內外。」志累增邑，并前九百九十戶。〔三〕

〔一〕植常爲琴瑟調歌，辭曰：「吁嗟此轉蓬，居世何獨然！長去本根逝，夙夜無休閒。東西經七陌，南北越九阡，卒遇回風起，吹我入雲間。自謂終天路，忽焉下沉淵。驚飈接我出，故歸彼中田。當南而更北，謂東而反西，宕宕當何依，忽亡而復存。飄飄周八澤，連翩歷五山，流轉無恆處，誰知吾苦艱？願爲中林草，秋隨野火燔，糜滅豈不痛，願與根荄連。」

孫盛曰：異哉，魏氏之封建也！不度先王之典，不思藩屏之術，違敦睦之風，背維城之義。漢初之封，或權倖人

主，雖云不度，時勢然也。魏氏諸侯，陋同匹夫，雖懲七國，矯枉過也。且魏之代漢，非積德之由，風澤既微，六合未一，而彫翦枝幹，委權異族，勢同痍木，危若巢幕，不嗣忽諸，非天喪也。五等之制，萬世不易之典。六代興亡，曹問論之詳矣。

〔三〕志別傳曰：志字允恭，好學有才行。晉武帝爲中撫軍，迎常道鄉公于鄴，志夜與帝相見，帝與語，從暮至旦，甚器之。及受禪，改封鄴城公。發詔以志爲樂平太守，歷章武、趙郡，遷散騎常侍、國子博士，後轉博士祭酒。及齊王攸當之藩，下禮官議崇錫之典，志嘆曰：「安有如此之才，如此之親，而不得樹本助化，而遠出海隅者乎？」乃建議以諫，辭旨甚切。帝大怒，免志官。後復爲散騎常侍。志遭母憂，居喪盡哀，因得疾病，喜怒失常，太康九年卒，諡曰定公。

蕭懷王熊，早薨。黃初二年追封諡蕭懷公。太和三年，又追封爵爲王。青龍二年，子哀王炳嗣，食邑二千五百戶。六年薨，無子，國除。

評曰：任城武藝壯猛，有將領之氣。陳思文才富豔，足以自通後葉，然不能克讓遠防，終致攜隙。傳曰「楚則失之矣，而齊亦未爲得也」，其此之謂歟！〔二〕

〔一〕魚豢曰：諺言「貧不學儉，卑不學恭」，非人性分也，勢使然耳。此實然之勢，信不虛矣。假令太祖防遏植等，在於

主，雖云不度，時勢然也。魏氏諸侯，陋同匹夫，雖懲七國，矯枉過也。且魏之代漢，非積德之由，風澤既微，六合未一，而彫翦枝幹，委權異族，勢同痼木，危若巢幕，不嗣忽諸，非天喪也。五等之制，萬世不易之典。六代興亡，曹冏論之詳矣。

〔三〕志別傳曰：志字允恭，好學有才行。晉武帝爲中撫軍，迎常道鄉公于鄴，志夜與帝相見，帝與語，從暮至旦，甚器之。及受禪，改封鄆城公。發詔以志爲樂平太守，歷章武、趙郡，遷散騎常侍、國子博士，後轉博士祭酒。及齊王攸當之藩，下禮官議崇錫之典，志嘆曰：「安有如此之才，如此之親，而不得樹本助化，而遠出海隅者乎？」乃建議以諫，辭旨甚切。帝大怒，免志官。後復爲散騎常侍。志遭母憂，居喪盡哀，因得疾病，喜怒失常，太康九年卒，諡曰定公。

蕭懷王熊，早薨。黃初二年追封諡蕭懷公。太和三年，又追封爵爲王。青龍二年，子哀王炳嗣，食邑二千五百戶。六年薨，無子，國除。

評曰：任城武藝壯猛，有將領之氣。陳思文才富豔，足以自通後葉，然不能克讓遠防，終致攜隙。傳曰「楚則失之矣，而齊亦未爲得也」，其此之謂歟！〔二〕

〔二〕魚豢曰：諺言「貧不學儉，卑不學恭」，非人性分也，勢使然耳。此實然之勢，信不虛矣。假令太祖防遏植等，在於

疇昔，此賢之心，何緣有親望乎？彰之挾恨，尙無所至。至於植者，〔豈能興難？〕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，丁儀以希意族滅，哀夫！余每覽植之華采，思若有神。以此推之，太祖之動心，亦良有以也。

三國志卷二十

魏書二十

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

武皇帝二十五男：下皇后生文皇帝、任城威王彰、陳思王植、蕭懷王熊、劉夫人生豐愍王昂、相殤王鑠、環夫人生鄧哀王冲、彭城王據、燕王宇、杜夫人生沛穆王林、中山恭王褒、秦夫人生濟陽懷王琰、陳留恭王峻、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、王昭儀生趙王幹、孫姬生臨邑殤公子上、楚王彪、剛殤公子勤、李姬生穀城殤公子乘、郿戴公子整、靈殤公子京、周姬生樊安公均、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、宋姬生東平靈王徽、趙姬生樂陵王茂。

豐愍王昂字子脩。弱冠舉孝廉。隨太祖南征，爲張繡所害。無子。黃初二年追封，諡曰豐悼公。三年，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後，封中都公。其年徙封長子公。五年，追加昂號曰豐悼王。太和三年改昂諡曰愍王。嘉平六年，以琬襲昂爵爲豐王。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二千七百戶。琬薨，諡曰恭王。子廉嗣。

相殤王鑠，早薨，太和三年追封諡。青龍元年，子愍王潛嗣，其年薨。二年，子懷王偃

嗣，邑二千五百戶，四年薨。無子，國除。正元二年，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樂後。

鄧哀王冲字倉舒。少聰察岐嶷，生五六歲，智意所及，有若成人之智。時孫權曾致巨象，太祖欲知其斤重，訪之羣下，咸莫能出其理。冲曰：「置象大船之上，而刻其水痕所至，稱物以載之，則校可知矣。」太祖大悅，即施行焉。時軍國多事，用刑嚴重。太祖馬鞍在庫，而爲鼠所齧，庫吏懼必死，議欲面縛首罪，猶懼不免。冲謂曰：「待三日中，然後自歸。」冲於是以刀穿單衣，如鼠齧者，謬爲失意，貌有愁色。太祖問之，冲對曰：「世俗以爲鼠齧衣者，其主不吉。今單衣見齧，是以憂戚。」太祖曰：「此妄言耳，無所苦也。」俄而庫吏以齧鞍聞，太祖笑曰：「兒衣在側，尙齧，況鞍縣柱乎？」一無所問。冲仁愛識達，皆此類也。凡應罪戮，而爲冲微所辨理，賴以濟宥者，前後數十。〔一〕太祖數對羣臣稱述，有欲傳後意。年十三，建安十三年疾病，太祖親爲請命。及亡，哀甚。文帝寬喻太祖，太祖曰：「此我之不幸，而汝曹之幸也。」〔二〕言則流涕，爲聘甄氏亡女與合葬，贈騎都尉印綬，命宛侯據子琮奉冲後。一十二年，封琮爲鄧侯。黃初二年，追贈諡冲曰鄧哀侯，又追加號爲公。〔三〕三年，進琮爵，徙封冠軍公。四年，徙封己氏公。太和五年，加冲號曰鄧哀王。景初元年，琮坐於中尙方作禁物，削戶三百，貶爵爲都鄉侯。三年，復爲己氏公。正始七年，轉封平陽公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千九百戶。

〔二〕魏書曰：冲每見當刑者，輒探覩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。及勤勞之吏，以過誤觸罪，常爲太祖陳說，宜寬宥之。辨察仁愛，與性俱生，容貌姿美，有殊於衆，故特見寵異。

臣松之以「容貌姿美」一類之言，而分以爲二，亦敍屬之一病也。

〔三〕孫盛曰：春秋之義，立嫡以長不以賢。冲雖存也，猶不宜立，況其既沒，而發斯言乎？詩云：「無易由言。」魏武其易之也。

〔三〕魏書載策曰：「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，皇帝曰：咨爾鄧哀侯冲，昔皇天鍾美於爾躬，俾聰哲之才，成於弱年。當永享顯祚，克成厥終。如何不祿，早世天昏！朕承天序，享有四海，並建親親，以藩王室，惟爾不逮斯榮，且葬禮未備。追悼之懷，愴然攸傷。今遷葬于高陵，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，追賜號曰鄧公，祠以太牢。魂而有靈，休茲寵榮。嗚呼哀哉！」

魏略曰：文帝常言「家兄孝廉，自其分也。若使倉舒在，我亦無天下。」

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。二十二年，徙封宛侯。黃初二年，進爵爲公。三年，爲章陵王，其年徙封義陽。文帝以南方下濕，又以環太妃彭城人，徙封彭城。又徙封濟陰。五年，詔曰：「先王建國，隨時而制。漢祖增秦所置郡，至光武以天下損耗，并省郡縣。以今比之，益不及焉。其改封諸王，皆爲縣王。」據改封定陶縣。太和六年，改封諸王，皆以郡爲國，據復封彭城。景初元年，據坐私遣人詣中尙方作禁物，削縣二千戶。〔二〕三年，復所削戶邑。正元、景元中累增邑，并前四千六百戶。

〔一〕魏書載璽書曰：「制詔彭城王：有司奏，王遣司馬董和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，多作禁物，交通工官，出入近署，踰侈非度，慢令違制，繩王以法。朕用憮然，不寧于心。王以懿親之重，處藩輔之位，典籍日陳於前，勤誦不輟於側。加雅素奉脩，恭肅敬慎，務在蹈道，孜孜不衰，豈忘率意正身，考終厥行哉？若然小疵，或謬于細人，忽不覺悟，以斯爲失耳。」書云：「惟聖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聖。」古人垂誥，乃至於此，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。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，則德明矣；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，則心夷矣；慎行所以爲尤者而脩之，則行全矣。三者，王之所能備也。今詔有司宥王，削縣二千戶，以彰八柄與奪之法。昔龔、文作易，著休復之語，仲尼論行，旣過能改。王其改行，茂昭斯義，率意無怠。」

燕王字彭祖。建安十六年，封都鄉侯。二十二年，改封魯陽侯。黃初二年，進爵爲公。三年，爲下邳王。五年，改封單父縣。太和六年，改封燕王。明帝少與宇同止，常愛異之。及卽位，寵賜與諸王殊。青龍三年，徵入朝。景初元年，還鄴。二年夏，復徵詣京都。冬十二月，明帝疾篤，拜宇爲大將軍，屬以後事。受署四日，宇深固讓；帝意亦變，遂免宇官。三年夏，還鄴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五千五百戶。常道鄉公奐，宇之子，入繼大宗。

沛穆王林，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。二十二年，徙封譙。黃初二年，進爵爲公。三年，爲譙王。五年，改封譙縣。七年，徙封鄆城。太和六年，改封沛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四千七百戶。林薨，子緯嗣。〔一〕

〔一〕案嵇氏譜：嵇康妻，林子之女也。

中山恭王袞，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。少好學，年十餘歲能屬文。每讀書，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，數諫止之，然性所樂，不能廢也。二十二年，徙封東鄉侯，其年又改封贊侯。黃初二年，進爵爲公，官屬皆賀，袞曰：「夫生深宮之中，不知稼穡之艱難，多驕逸之失。諸賢旣慶其休，宜輔其闕。」每兄弟游娛，袞獨覃思經典。文學防輔相與言曰：「受詔察公舉錯，有過當奏，及有善，亦宜以聞，不可匿其美也。」遂共表稱陳袞美。袞聞之，大驚懼，責讓文學曰：「脩身自守，常人之行耳，而諸君乃以上聞，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。且如有善，何患不聞，而遽共如是，是非益我者。」其戒慎如此。三年，爲北海王。其年，黃龍見鄴西 漳水，袞上書贊頌。詔賜黃金十斤，詔曰：「昔唐叔歸禾，東平獻頌，斯皆骨肉贊美，以彰懿親。王研精墳典，耽味道真，文雅煥炳，朕甚嘉之。王其克慎明德，以終令聞。」四年，改封贊王。七年，徙封濮陽。太和二年就國，尙約儉，教敕妃妾紡績織紉，習爲家人之事。五年冬，入朝。六年，改封中山。

初，袞來朝，犯京都禁。青龍元年，有司奏袞。詔曰：「王素敬慎，邂逅至此，其以議親之典議之。」有司固執。詔削縣二，戶七百五十。〔二〕袞憂懼，戒敕官屬愈謹。帝嘉其意，二年，復所削縣。三年秋，袞得疾病，詔遣太醫視疾，殿中、虎賁齋手詔，賜珍膳相屬，又遣太

妃、沛王林並就省疾。哀疾困，敕令官屬曰：「吾寡德忝寵，大命將盡。吾既好儉，而聖朝著終誥之制，爲天下法。吾氣絕之日，自殯及葬，務奉詔書。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，吾望其墓，常想其遺風，願託賢靈以弊髮齒，營吾兆域，必往從之。」禮：男子不卒婦人之手。亟以時成東堂。」堂成，名之曰遂志之堂，輿疾往居之。又令世子曰：「汝幼少，未聞義方，早爲人君，但知樂，不知苦；不知苦，必將以驕奢爲失也。接大臣，務以禮。雖非大臣，老者猶宜答拜。事兄以敬，恤弟以慈；兄弟有不良之行，當造膝諫之。諫之不從，流涕喻之；喻之不改，乃白其母。若猶不改，當以奏聞，并辭國土。與其守寵罹禍，不若貧賤全身也。此亦謂大罪惡耳，其微過細故，當掩覆之。嗟爾小子，慎脩乃身，奉聖朝以忠貞，事太妃以孝敬。閨闈之內，奉令於太妃；閭閻之外，受教於沛王。無怠乃心，以慰予靈。」其年薨。詔沛王林留訖葬，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，宗正弔祭，贈賄甚厚。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，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。子孚嗣。景初、正元，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三千四百戶。

〔一〕魏書載璽書曰：「制詔中山王：有司奏，王乃者來朝，犯交通京師之禁。朕惟親親之恩，用寢吏議。然法者，所與天下共也，不可得廢。今削王縣二，戶七百五十。夫克己復禮，聖人稱仁，朝過夕改，君子與之。王其戒諸，無貳咎悔也。」

濟陽懷王玧，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。早薨，無子。二十年，以沛王林子贊襲玧爵邑，早

薨，無子。文帝復以贊弟壹紹玫後。黃初二年，改封濟陽侯。四年，進爵爲公。太和四年，追進玫爵，諡曰懷公。六年，又進號曰懷王，追諡贊曰西鄉哀侯。壹薨，諡曰悼公。子恆嗣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千九百戶。

陳留恭王峻字子安，建安二十一年封鄆侯。二十二年，徙封襄邑。黃初二年，進爵爲公。三年，爲陳留王。五年，改封襄邑縣。太和六年，又封陳留。甘露四年薨。子澳嗣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四千七百戶。

范陽閔王矩，早薨，無子。建安二十二年，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，封臨晉侯。黃初三年，追封諡矩爲范陽閔公。五年，改封敏范陽王。七年，徙封句陽。太和六年，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，改封敏琅邪王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二千四百戶。敏薨，諡曰原王。子焜嗣。

趙王幹，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。二十二年，徙封賴亭侯。其年改封弘農侯。黃初二年，進爵，徙封燕公。二三年，爲河間王。五年，改封樂城縣。七年，徙封鉅鹿。太和六年，改封趙王。幹母有寵於太祖。及文帝爲嗣，幹母有力。文帝臨崩，有遺詔，是以明帝常加恩意。青龍二年，私通賓客，爲有司所奏，賜幹璽書誠誨之，曰：『易稱『開國承家，小人勿用』，詩著『大車惟塵』之誠。自太祖受命創業，深觀治亂之源，鑒存亡之機，初封諸侯，訓以

恭愼之至言，輔以天下之端士，常稱馬援之遺誠，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，乃使與犯妖惡同。夫豈以此薄骨肉哉？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，士民無傷害之悔耳。高祖踐阼，祇愼萬機，申著諸侯不朝之令。朕感詩人常棣之作，嘉采菽之義，亦緣詔文曰：『若有詔得詣京都』，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。而楚、中山並犯交通之禁，趙宗、戴捷咸伏其辜。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毆壽張吏，有司舉奏，朕裁削縣。（令）〔今〕有司以曹纂、王喬等因九族時節，集會王家，或非其時，皆違禁防。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，加受先帝顧命，欲崇恩禮，延乎後嗣，況近在王身乎？且自非聖人，孰能無過？已詔有司宥王之失。古人有言：『戒愼乎其所不覩，恐懼乎其所弗聞，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，故君子愼其獨焉。』叔父茲率先聖之典，以纂乃先帝之遺命，戰戰兢兢，靖恭厥位，稱朕意焉。」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五千戶。

〔二〕魏略曰：幹一名良。良本陳妾子，良生而陳氏死，太祖令王夫人養之。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，遺令語太子曰：「此兒三歲亡母，五歲失父，以累汝也。」太子由是親待，隆於諸弟。良年小，常呼文帝爲阿翁，帝謂良曰：「我，汝兄耳。」文帝又愍其如是，每爲流涕。

臣松之案：此傳以母貴賤爲次，不計兄弟之年，故楚王彪年雖大，傳在幹後。尋朱建平傳，知彪大幹二十歲。

臨邑殤公子上，早薨。太和五年，追封諡。無後。

楚王彪字朱虎。建安二十一年，封壽春侯。黃初二年，進爵，徙封汝陽公。三年，封代

陽王。其年徙封吳王。五年，改封壽春縣。七年，徙封白馬。太和五年冬，朝京都。六年，改封楚。初，彪來朝，犯禁，〔青龍〕元年，爲有司所奏，詔削縣三，戶千五百。二年，大赦，復所削縣。景初三年，增戶五百，并前三千戶。嘉平元年，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淩謀迎彪都許昌。語在淩傳。乃遣傅及侍御史就國案驗，收治諸相連及者。廷尉請徵彪治罪。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，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，使自圖焉。〔一〕彪乃自殺。妃及諸子皆免爲庶人，徙平原。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，坐知情無輔導之義，皆伏誅。國除爲淮南郡。正元元年詔曰：「故楚王彪，背國附姦，身死嗣替，雖自取之，猶哀矜焉。夫含垢藏疾，親親之道也，其封彪世子嘉爲常山眞定王。」景元元年，增邑，并前二千五百戶。〔三〕

〔二〕孔衍漢魏春秋載璽書曰：「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，用戮不違親戚，至公之義也。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，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，古今常典也。惟王，國之至親，作藩于外，不能祇奉王度，表率宗室，而謀於姦邪，乃與太尉王淩、兗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，圖危社稷，有悖忒之心，無忠孝之意。宗廟有靈，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？朕深痛王自陷罪辜，旣得王情，深用憮然。有司奏王當就大理，朕惟公族甸師之義，不忍肆王市朝，故遣使者賜書。王自作孽，匪由於他，燕刺之事，宜足以觀。王其自圖之！」

〔三〕臣松之案：嘉入晉，封高邑公。元康中，與石崇俱爲國子博士。嘉後爲東莞太守，崇爲征虜將軍，監青、徐軍事，屯於下邳，嘉以詩遺崇曰：「文武應時用，兼才在明哲。嗟嗟我石生，爲國之俊傑。入侍於皇闈，出則登九列。威檢肅青、徐，風發宣吳裔。疇昔謬同位，情至過魯、衛。分離踰十載，思遠心增結。願子鑒斯誠，寒暑不踰契。」崇

答曰：「昔常接羽儀，俱游青雲中，敦道訓胄子，儒化渙以融，同聲無異響，故使恩愛隆。豈惟敦初好，款分在令終。孔不陋九夷，老氏適西戎。逍遙滄海隅，可以保王躬。世事非所務，周公不足夢。玄寂令神王，是以守至沖。」王隱晉書載吏部郎李重啓云：「魏氏宗室屈滯，每聖恩所存。東莞太守曹嘉，才幹學義，不及志、翁，而良素脩潔，性業踰之；又已歷二郡。臣以爲優先代之後，可以嘉爲員外散騎侍郎。」

剛殤公子勤，早薨。太和五年追封諡。無後。

穀城殤公子乘，早薨。太和五年追封諡。無後。

郿戴公子整，奉從叔父郎中紹後。建安二十二年，封郿侯。二十三年薨。無子。黃初

二年追進爵，諡曰戴公。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。三年，封平氏侯。四年，徙封成武。太

和三年，進爵爲公。青龍三年薨。諡曰悼公。無後。四年，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爲郿公，

奉整後。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千八百戶。

靈殤公子京，早薨。太和五年追封諡。無後。

樊安公均，奉叔父薊恭公彬後。建安二十二年，封樊侯。二十四年薨。子抗嗣。黃初

二年，追進公爵，諡曰安公。三年，徙封抗薊公。四年，徙封屯留公。景初元年薨，諡曰定

公。子諶嗣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千九百戶。

廣宗殤公子棘，早薨。太和五年追封諡。無後。

東平靈王徽，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。建安二十二年，封歷城侯。黃初二年，進爵爲公。三年，爲廬江王。四年，徙封壽張王。五年，改封壽張縣。太和六年，改封東平。青龍二年，徽使官屬撾壽張縣吏，爲有司所奏。詔削縣一，戶五百。其年復所削縣。正始三年薨。子翕嗣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三千四百戶。(一)

〔一〕臣松之案：翕入晉，封廩丘公。魏宗室之中，名次鄆城公。至泰始二年，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。詔曰：「翕秉德履道，魏宗之良。今琨遠至，其假世子印綬，加騎都尉，賜服一具，錢十萬，隨才敘用。」翕撰解寒食散方，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。

樂陵王茂，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。二十三年，改封平輿侯。黃初三年，進爵，徙封乘氏公。七年，徙封中丘。茂性傲很，少無寵於太祖。及文帝世，又獨不王。太和元年，徙封聊城公，其年爲王。詔曰：「昔象之爲虐至甚，而大舜猶侯之有庠。近漢氏淮南、阜陵，皆爲亂臣逆子，而猶或及身而復國，或至子而錫土。有虞建之於上古，漢文、明、章行之乎前代，斯皆敦敘親親之厚義也。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，長不務善道。先帝以爲古之立諸侯也，皆命賢者，故姬姓有未必侯者，是以獨不王茂。太皇太后數以爲言。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，欲脩善將來。君子與其進，不保其往也。今封茂爲聊城王，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。」六年，改封曲陽王。正始三年，東平靈王薨，茂稱嗌痛，不肯發哀，居處出入自若。

有司奏除國土，詔削縣一，戶五百。五年，徙封樂陵，詔以茂租奉少，諸子多，復所削戶，又增戶七百。嘉平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五千戶。

文皇帝九男：甄氏皇后生明帝，李貴人生贊哀王協，潘淑媛生北海悼王璉，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鑒，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，徐姬生元城哀王禮，蘇姬生邯鄲懷王邕，張姬生清河悼王貢，宋姬生廣平哀王儼。

贊哀王協，早薨。太和五年追封諡曰經殤公。青龍二年，更追改號諡。三年，子殤王尋嗣。景初三年，增戶五百，并前二千戶。正始九年薨。無子。國除。

北海悼王璉，黃初七年，明帝卽位，立爲陽平縣王。太和六年，改封北海。青龍元年薨。二年，以琅邪王子贊奉璉後，封昌鄉公。景初二年，立爲饒安王。正始七年，徙封文安。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三千五百戶。

東武陽懷王鑒，黃初六年立。其年薨。青龍二年賜諡。無子。國除。

東海定王霖，黃初三年立爲河東王。六年，改封館陶縣。明帝卽位，以先帝遺意，愛寵霖異於諸國。而霖性麤暴，閨門之內，婢妾之間，多所殘害。太和六年，改封東海。嘉平元年薨。子啓嗣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六千二百戶。高貴鄉公髦，霖之子也，入

繼大宗。

元城哀王禮，黃初二年封秦公，以京兆郡爲國。三年，改爲京兆王。六年，改封元城王。太和三年薨。五年，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。六年，改封梁王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四千五百戶。

邯鄲懷王邕，黃初二年封淮南公，以九江郡爲國。三年，進爲淮南王。四年，改封陳。六年，改封邯鄲。太和三年薨。五年，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邕後。六年，改封魯陽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中，累增邑，并前四千四百戶。

清河悼王貢，黃初三年封。四年薨。無子。國除。

廣平哀王儼，黃初三年封。四年薨。無子。國除。

評曰：魏氏王公，旣徒有國土之名，而無社稷之實，又禁防壅隔，同於囹圄；位號靡定，大小歲易；骨肉之恩乖，常棣之義廢。爲法之弊，一至于此乎！〔二〕

〔二〕袁子曰：魏興，承大亂之後，民人損滅，不可則以古始。於是封建侯王，皆使寄地，空名而無其實。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，以衛其國。雖有王侯之號，而乃儕爲匹夫。縣隔千里之外，無朝聘之儀，鄰國無會同之制。諸侯游獵不

得過三十里，又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。王侯皆思爲布衣而不能得。旣違宗國藩屏之義，又虧親戚骨肉之恩。

魏氏春秋載宗室曹罔上書曰：「臣聞古之王者，必建同姓以明親親，必樹異姓以明賢賢。故傳曰『庸勳親親，昵近尊賢』；書曰『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』；詩云『懷德維寧，宗子維城』。由是觀之，非賢無與興功，非親無與輔治。夫親親之道，專用則其漸也微弱；賢賢之道，偏任則其弊也劫奪。先聖知其然也，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；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，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，盛則有與共其治，衰則有與守其土，安則有與享其福，危則有與同其禍。夫然，故能有其國家，保其社稷，歷紀長久，本枝百世也。今魏尊尊之法雖明，親親之道未備。詩不云乎，『鶉鵲在原，兄弟急難』。以斯言之，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，同心於憂禍之間，雖有閭牆之忿，不忘禦侮之事。何則？憂患同也。今則不然，或任而不重，或釋而不任，一旦疆場稱警，關門反拒，股肱不扶，胸心無衛。臣竊惟此，寢不安席，思獻丹誠，貢策朱闕。謹撰合所聞，敘論成敗。論曰：昔夏殷周歷世數十，而秦二世而亡。何則？三代之君，與天下共其民，故天下同其憂。秦王獨制其民，故傾危而莫救。夫與民共其樂者，人必憂其憂；與民同其安者，人必拯其危。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，故與人共治之；知獨守之不能固也，故與人共守之。兼親疎而兩用，參同異而並建。是以輕重足以相鎮，親疎足以相衛，并兼路塞，逆節不生。及其衰也，桓文帥禮；苞茅不貢，齊師伐楚；宋不城周，晉戮其宰。王綱弛而復張，諸侯傲而復肅。二霸之後，浸以陵遲。吳楚憑江，負固方城，雖心希九鼎，而畏迫宗姬，姦情散於胸懷，逆謀消於唇吻；斯豈非信重親戚，任用賢能，枝葉碩茂，本根賴之與？自此之後，轉相攻伐；吳并於越，晉分爲三，魯滅於楚，鄭兼於韓。暨于戰國，諸姬微矣，惟燕衛獨存，然皆弱小，西迫彊秦，南畏齊楚，憂懼滅亡，匪遑相恤。至於王赧，降爲庶人，猶枝幹相持，得居虛位，海內無主，四十

餘年。秦據勢勝之地，騁譎詐之術，征伐關東，蠶食九國，至於始皇，乃定天位。曠日若彼，用力若此，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？易曰：『其亡其亡，繫于苞桑。』周德其可謂當之矣。秦觀周之弊，以爲小弱見奪，於是廢五等之爵，立郡縣之官，棄禮樂之教，任苛刻之政；子弟無尺寸之封，功臣無立錐之地，內無宗子以自毗輔，外無諸侯以爲藩衛，仁心不加於親戚，惠澤不流於枝葉；譬猶交刈股肱，獨任胸腹，浮舟江海，捐棄楫櫂，觀者爲之寒心，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，豈不悖哉！是時淳于越諫曰：『臣聞殷、周之王，封子弟功臣千有餘（城）（歲）。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，卒有田常六卿之臣，而無輔弼，何以相救？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，非所聞也。』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議，至於身死之日，無所寄付，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，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，至令趙高之徒，誅鉏宗室。胡亥少習刻薄之教，長遭凶父之業，不能改制易法，寵任兄弟，而乃師譚申、商，諮謀趙高；自幽深宮，委政讒賊，身殘望夷，求爲黔首，豈可得哉？遂乃郡國離心，衆庶潰叛，勝、廣倡之於前，劉、項弊之於後。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，抑李斯之論，割裂州國，分王子弟，封三代之後，報功臣之勞，士有常君，民有定主，枝葉相扶，首尾爲用，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，時人無湯、武之賢，姦謀未發，而身已屠戮，何區區之陳、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？故漢祖奮三尺之劍，驅鳥集之衆，五年之中，遂成帝業。自開闢以來，其興立功勳，未有若漢祖之易也。夫伐深根者難爲功，摧枯朽者易爲力，理勢然也。漢監秦之失，封殖子弟，及諸呂擅權，圖危劉氏，而天下所以不傾動，百姓所以不易心者，徒以諸侯疆大，盤石膠固，東牟、朱虛受命於內，齊、代、吳、楚作衛於外故也。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，忽先王之制，則天下已傳，非劉氏有也。然高祖封建，地過古制，大者跨州兼郡，小者連城數十，上下無別，權侔京室，故有吳、楚七國之患。賈誼曰：『諸侯疆盛，長亂起姦。夫欲天下之治安，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，令海內之勢，若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則下無背叛之心，上無誅伐之事。』文帝不

從。至於孝景，猥用鼂錯之計，削黜諸侯，親者怨恨，疎者震恐，吳、楚倡謀，五國從風。兆發高帝，釁鍾文、景，由寬之過制，急之不漸故也。所謂末大必折，尾大難掉。尾同於體，猶或不從，況乎非體之尾，其可掉哉？武帝從主父之策，下推恩之令，自是之後，齊分爲七，趙分爲六，淮南三割，梁、代五分，遂以陵遲，子孫微弱，衣食租稅，不預政事，或以酎金免削，或以無後國除。至於成帝，王氏擅朝。劉向諫曰：『臣聞公族者，國之枝葉；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。方今同姓疎遠，母黨專政，排擯宗室，孤弱公族，非所以保守社稷，安固國嗣也。』其言深切，多所稱引，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。至於哀、平，異姓秉權，假周公之事，而爲田常之亂，高拱而竊天位，一朝而臣四海。漢宗室王侯，解印釋綬，貢奉社稷，猶懼不得爲臣妾，或乃爲之符命，頌莽恩德，豈不哀哉！由斯言之，非宗子獨忠孝於惠、文之間，而叛逆於哀、平之際也，徒權輕勢弱，不能有定耳。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，禽王莽於已成，紹漢嗣於既絕，斯豈非宗子之力也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，襲周之舊制，踵王國之法，而徼倖無疆之期。至於桓、靈，闇豎執衡，朝無死難之臣，外無同憂之國，君孤立於上，臣弄權於下，本末不能相御，身首不能相使。由是天下鼎沸，姦凶並爭，宗廟焚爲灰燼，宮室變爲榛藪，居九州之地，而身無所安處，悲夫！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，兼神武之略，恥王綱之廢絕，愍漢室之傾覆，龍飛譙、沛，鳳翔亮、豫，掃除凶逆，剪滅鯨鯢，迎帝西京，定都潁、汝，德動天地，義感人神。漢氏奉天，禪位大魏。大魏之興，于今二十有四年矣，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，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；子弟王空虛之地，君有不使之民，宗室竄於閭閻，不聞邦國之政，權均匹夫，勢齊凡庶；內無深根不拔之固，外無磐石宗盟之助，非所以安社稷，爲萬世之業也。且今之州牧、郡守，古之方伯、諸侯，皆跨有千里之士，兼軍武之任，或比國數人，或兄弟並據；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閒廁其間，與相維持，非所以疆幹弱枝，備萬一之虞也。今之用賢，或超爲名都之主，或爲偏師之帥，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，有武者必

置百人以上，使夫廉高之士，畢志於衡輓之內，才能之人，恥與非類爲伍，非所以勸進賢能，褒異宗室之禮也。夫泉竭則流涸，根朽則葉枯；枝繁者蔭根，條落者本孤。故語曰『百足之蟲，至死不殭』，以扶之者衆也。此言雖小，可以譬大。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，威名不可一朝而立，皆爲之有漸，建之有素。譬之種樹，久則深固其本根，茂盛其枝葉，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，植於宮闕之下，雖壅之以黑墳，煖之以春日，猶不救於枯槁，而何暇繁育哉？夫樹猶親戚，士猶士民，建置不久，則輕下慢上，平居猶懼其離叛，危急將若之何？是以聖王安而不逸，以慮危也，存而設備，以懼亡也。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，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。」問，中常侍兄叔興之後，少帝族祖也。是時天子幼稚，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，爽不能納。

